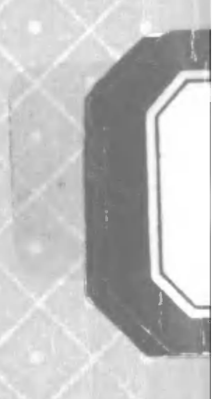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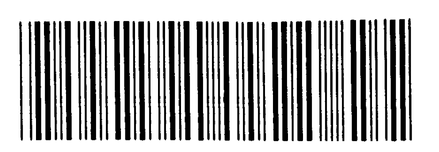
太炎文录续编

《民国丛书》选印

章太炎著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

太炎文録續編

沪新登字119号

太炎文录初编　太炎文录续编

章太炎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8 1/8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80569-471-0/Z·16

全二册　定价：15.80元

太炎文錄續編卷一目

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卷一

章氏叢書三編

漢學論上

清時之言漢學。明故訓。甄度制。使三禮辨秩。羣經文曲得大通。爲功固不細。三禮而外。條法不治者尙過半。而末流適以漢學自弊。則言公羊與說彝器款識者爲之也。循公羊之說。周可以黜。魯可以王。時制可以詭。史事狀可以顚倒。以春秋爲史耶。則沈約魏收所不爲。堅指以爲經耶。則吳廣之帛書。張角之九斗米道也。淸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餘毒遺蠚猶在。人人以舊史爲不足信。而國之本實蹶矣。循彝器款文之說。文不必見於字書。音義不必受之故老。苟以六書皮傅。從而指之曰。此某字也。其始猶不敢正言。逮及末嗣。習爲故然。直以其說破篆籀正文。而析言亂名者滋起矣。二者之敗。其極足以覆國。始之爲漢學者。盡瘁以善其事。收效不過參之一。後之爲漢學者。轉趣奇邪。禍乃流於人民種姓。所謂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者非邪。若不辨其名氏。不審其奧窔。一切以漢學籠之。則淸世之言漢學者。功未盈旨。其禍且滔天也。是何也。漢學者。或上應古文本事。或無所隱據。起於博士俗說。讖書妄作。固瑕瑜參者也。因而衍之。得失之差。固以千里矣。方東樹之屬不悟。爲漢學

商兌以彈之。商兌可也。其所商兌非也。彼以明故訓甄度制爲瓴。以疏棄宋儒爲敗俗。按清初顧炎武張爾岐皆獨行之士志節過人。次如臧琳陳啟源輩。亦尙貧而樂道者也。其後制行漸庳。然猶循履名檢。愈於佗不學者。及孫星衍之徒作。不修小行。漸以點汙。亦僅僅一二人耳。素位故不聞有邢恕之傾險也。守經故不聞有胡寅之絕母也。學之瓴無害於人之躬行。宋儒之制言。不能越於羣經。人固有樂羣經而厭宋儒語錄者。且行己之道。羣經已粲然明白矣。必以疏棄宋儒爲非者。後漢之士大氐放道而行。其時烏覩所謂宋儒書耶。乃若清世從政之士。制行苟婾。於前代爲甚。則建夷秉政之爲。建夷者以單容入國。事任專斷。鉗語拒諫。炕於秦皇父子。方鎮效之。貴倨即與人志無異。而更開賣官之竇。使賈豎嬖人階以上遂。是故鯁直敢言者必挫廉制特立者必困。下之化上。疾於風艸。是以讒諂乾沒者皆是。而正人之路日茀。湯斌之徒。乍一飛躍。及議關稅。終失氣噤口以死。吏道如此。斯時雖有程朱。烏能救之。安在言漢學者之咎耶。東樹不知清之流化足以蠱敗士行而有餘。而橫歸過於漢學。其訾漢學也又不知指公羊與彝器釋文之繆。而猥罪明故訓甄度制者。所謂聾者之聞蟻鬬以爲牛鳴。而不聞辟歷之下擊也。

漢學論下

清儒以漢學植名。薄魏晉經說不道。及湘潭王闓運。與陳澧談經大屈。歸。發篋讀注疏略上口。宣言清儒說經不逮注疏甚遠。然闓運本文人。以舊注文義淵雅過於時人。以是定是非。殊不能慊人志。余弟子黃侃嘗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說經雖精博。其根柢皆在注疏。故無清人經說無害也。無注疏。即羣經皆不可讀。其說視闓運爲實。要之清儒研精故訓。上陵季漢。必非賈孔所能並。其說三禮。雖本之鄭氏。然亦左右采獲。上窺周逸。旁撫漢師遺說。不局於鄭氏而止。謂其根柢皆在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盡之也。余謂清儒所失。在牽於漢學名義。而忘魏晉幹蠱之功。夫漢時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諸古文大師雖桀然樹質的。猶往往俛而汲之。如賈景伯鄭康成皆是也。先鄭許馬濡俗說爲少。然其書半亡佚。後人欲窺其微難矣。黃初以來。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尚書亦取馬鄭。而盡廢今文不用。逮三體石經之立。書春秋古文一時發露。然後學有一尊。受經者無所惟惑。故其時有不學者。未有學焉而岐於今文者。以是校漢世之學。則魏晉有卓然者矣。鄭沖無俚。盜石經之字以造古文逸書。爲世詬病。今所謂僞孔尚書是也。然今人知僞孔之非。爲訓說以更之者數家。猝然遇章句蹇棘。終已不能利解。就解其一二語。首尾相次。竟不知說何事。此有以愈於僞孔乎。無有也。清人說周易多撫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則鄭荀虞之義大備。然其例既爲王氏略例

所破。綴如三家之說有以愈於王氏乎。無有也。春秋言公羊者不足道。清世說左氏必以賈服爲極。賈服於傳義誠審。及賈氏治春秋經。例本劉子駿。既爲杜氏釋例所破。質之丘明傳例。賈氏之不合者亦多矣。易義廣大。不可以身質。王氏與鄭荀虞或皆有聖人之道焉。不敢知也。若春秋者。語确而事易見。凡例有定。不容支離。杜氏所得蓋什七。而賈氏財一二耳。夫若是者。非漢人之材絀而魏晉人之材優也。漢人牽於學官今文。魏晉人乃無所牽也。余少時治左氏春秋。頗主劉賈許潁以排杜氏。卒之婁施攻伐。杜之守猶完。而爲劉賈許潁者自敗。晚歲爲春秋疑義荅問。頗右杜氏。於經義始條達矣。由是觀之。文有古今。而學無漢晉。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者。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今退而求注疏。近之矣。必牽於注疏之名以爲表旗。是使何休鄭沖之徒復喬喬然而居上也。抑余聞之。子夏於經師爲最高。然仲尼作春秋。子夏不能贊一辭。唐宋諸儒說春秋者百家。皆忞爲高論。軼出繩外。以是疑春秋非經師所能喻。前者吳起賈誼者治春秋。此皆有王伯大略者。及晉則得杜預。宋有葉適。（習學記言有論春秋一卷）明有高拱。（有春秋正旨）預與適尙有文學名。拱即輔世之相而已。然其言悉爲經師所不能道。豈暇論其學云何哉。夫孔門之四科。亦有相倚者也。

尙書續說

一　說西伯戡黎序（黎今文作耆書）

尚書大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則稱王。太史周本紀則云。西伯出囚。於是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案密須犬夷皆在岐周以西。伐之固應在崇侯前。黎則漢之壺關。邘則漢之野王。文王不先伐崇。則東道梗塞。不得遠征甚明。伏生太史皆失攷地望。棼其先後之序。而伏生尤甚。且邘迺野王。去紂都朝歌。於古不滿三百里。果先用兵畿內。則紂勢已蹙。亦不得囚之。彼祖伊之懼。又不待至戡黎時矣。（據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集解・徐廣曰・鄂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然則邘侯被脯・紂必以所信代之・故文王伐焉・若被囚之前伐邘・是伐同作三公之邘侯也・事必不然・此亦一旁證・）又四伐皆見詩書。獨伐邘不可考。今詳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此字蓋依古文作手・故僞孔太誓誤改爲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所謂侵于之疆者。正伏生言伐邘所本。（韓非亦言文王侵盂・伏書無古太誓・大氏少時誦習得之・）以大誓稱周威德。多推本文王也。然則文王用兵。蓋莫盛于伐邘。此安得在被囚前耶。據三朝記少閒篇。紂不率先王之明德。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借爲恪・）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民明教

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所謂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者。即逸周書程典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僭爲崇）讒。震怒無疆。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時也。時尙未伐崇而得合六州諸侯者。文王爲紂之三公。故幷統東方也。出囚以後。已解三公之職。其與東諸侯通問。秖藉關河爲要衝。必先伐崇者。非徒以讒人宜翦。亦由崇地正當岐周東面。阻其孔道。於形勢不得不先除也。伐崇作豐。外通關河之道。於是用師河南。則自陝洛以訖于許。用師河東則伐魏。許既下。則南撫江漢。周南之形成矣。魏既下。則威被冀州。漸與紂分勢矣。然以河東去紂都猶遠。不在王畿。故祖伊未懼。而文王亦尙恪事天子。計自伐崇以後。又加從事許魏。最速亦宜有三四年。則伐崇時未得稱王。程典所謂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者。皆此數年事也。大雅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者。推本王迹始基。惟是爲規摹閎遠。自是以後。師行無阻。則形勢已成耳。虞芮與陝陽河質成。亦當在伐崇後。詩人言是歲文王稱王者。訟獄所歸。則王德著焉。可爲受命之端。究其實亦猶未也。且夫紂固可伐也。文王之德固可以王也。徒以曾作三公。不欲隳末冀與相竟云爾。及是殷始咎周。是必有責讓之辭。征討之命。則在伐魏後矣。端居而受討。其如諸侯何。如百姓何。恪事無益。於是改圖以從民望。始乘黎次

伐邘。黎東南抵朝歌。邘東北抵朝歌。皆不盈古三百里。兵入王畿。斬馘無忌。是明與紂爲敵。其勢不容不稱王。少閒篇所謂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者在此時。逸周書酆保篇所謂九州之侯咸格于周。周公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忍辱上有脫字）諸侯。莫大之綱。福（福字有誤）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二卽無貳附心之貳。言無貳心於周伯之卑位。發其違行王權也。）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云云。時已斥言商罪。又有三公九卿。而稱王可知。孔穎達張守節橫以天無二日士無二王爲疑。梁肅以下多從之。不悟紂在而文王稱王。猶更始未亡光武稱帝也。文王不稱王而可以兵突王畿。辟然犯順乎。苟犯順矣。於紂猶僞執臣節。挾詐相窺。恬無慚色。是惟王敦李茂貞能爲之。議者各比支王於光武。乃不憚夷之敦與茂貞之儔。取舍何其詭哉。欲據論語以爲服事。又不悟是時已致九州諸侯。非復三分有二。則事證又差也。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斯語果徵於鬼耶。抑徵於人耶。若人事可徵者。伐黎伐邘。卽受命伐殷。取其國邑臣其人民矣。稱王何足怪。抑文王之王。豈其始願。六州聽已。而以奉勤徒步出囚。而無怨色。伐崇下。許而不奮矜。恪事如此。其至也。殷猶詒周。不肯相舍。於是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則九州諸侯與民之公義迫之也。民之迫之。文王其焉避諸。序先書殷始詒周。次書周人乘黎見殷之

自促其命也。文王被囚七年。見春秋傳出而伐崇許魏。又當歷三四年。然後稱王戡黎。其去三分有二時已遠、據逸周書酆保在二十三祀。時始稱王。小開又稱三十有五祀。計稱王已十三年。然文傳篇乃文王顧命而稱文王受命之九年。則前二篇紀年有誤字也。大氐攷三代舊事。先當據當時紀載、次取故書雅記。遠出焚書以前者。則逸周書三朝記及孟子引大誓是也。伏馬二家言、聊爲參證耳。

又案殷周本紀皆云、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及丹坊等州也。案是時文王尚未伐崇。何得有崇國以東之地。呂覽順民篇但云。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似較本紀爲矜愼。然賜地廣及千里。亮爲言過其實。韓非難二謂文王舉酆。乃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亦較本紀爲近情。幷謂在侵盂後。則不然。而入地千里。亦是澒洞之辭。

又案立政稱文王置三亳阪尹。亳爲湯之舊都。文王乃爲置吏。則文王自外於殷明甚。鄭王僞孔皆謂是亳民之歸文王者。且文王果壹心事紂。豈可受其亡叛。若稱號相亢。何有於取其舊都。焉用是進退失據之辭。爲正義謂是武王時事。愈不慊矣。然則文王名義如

此。威德如彼。而終不直薄朝歌者。則三仁猶能拊循其民。勠力城守耳。（孟子答公孫丑語甚明。）當時殷周閧釁。首尾逾於十年。三仁亡而後卒滅。然後知三仁之爲仁也。

二　說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案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三年而興師。統計當作十有二年。或當時改元不待逾年。則未可知。）

舊說皆謂承文王受命之元。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皆本晚出大誓。載主本行軍舊典。若稱太子。則未即位可知。惟言上祭于畢。則爲文王已葬。較伯夷列傳所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者少異耳。（既葬而祔。始有桑主。未葬不得有主。伯夷傳之誤明甚。）晚出太誓。蓋周秦間人所作。以釋古太誓者。（伏生大傳太史公書皆稱之。時猶未得全文。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始得其全。）其說武王伐紂之年。當時已有異論。呂覽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以此序十一年爲武王即位之十一年。兩家書皆出晚周。是非無正。宜質之周初紀載。逸周書序。商謀啓乎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案其書云。惟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王召周公旦曰。烏呼。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其如何。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則伐殷在武王三年。謂立十二年者固非。謂在父葬前後者亦不然也。武王自有其元。而書序稱十有一年。鴻範稱十有三祀者。乃周家受命之元。逸周書書此。劃然有別。柔武篇稱維王元祀。大開武篇稱維王一祀。小開武篇稱

維王二祀。寶典酆謀二篇。皆稱維王三祀。每祀以王冠之。此武王卽位之元也。大匡文政二篇皆稱維十有三祀。武儆篇稱維十有二祀。（二字誤）每祀不以王冠之。此周家受命之元也。以受命紀元者。猶相如難蜀父老。發端書漢興七十有八載爾。世人乃謂子嬰父元。則比於唐中宗梁均王事宜。爲宋儒所疑矣。當知共和以前紀年之書未具。史官亦隨事書之。或用本元。或用受命元。或用革命元。（金縢書既克商二年是。）其他有月無年者尙衆。此不能以春秋義法相繩者也。

三　說金縢篇成王疑周公事

君殁。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古之常道。周公行之。管蔡不能間。成王亦不遽疑也。所爲疑者由武王一言之誤。逸周書度邑篇王曰。旦。乃今我兄弟相後。叔旦恐。泣涕共手。武儆篇則言王告夢。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其處事雖異于前。羣疑未盡解也。逮武王既殁。周公卒以冢宰攝政。臨衆發號。悉以王稱。雖宮室服御未知何如。要必如舜之攝堯可知。則雖邦君御事亦疑前之泣涕爲僞。而立嗣之命將隳也。管叔因以中之。豈徒成王疑周公。廷臣亦俱疑之矣。觀大誥所稱邦君御事皆右管叔。不直周公。豈以殷之叛爲癬疥不足憂耶。推嗣君之心。直以管蔡爲外援。雖失東方。且以牽制周公而殺其勢。彼邦君

御事猶是心也。周公力足以制諸侯。挾之東征。不使在內而生變故。猶士鞅刼魏氏以討欒盈矣。軍法部勒。衆不敢違。乃其心豈遂釋然耶。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逸周書作雒篇所謂二年作師旅臨衞政（借爲征）殷。殷大震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凌也。斯時成王自顧外援已絕。邦君御事亦已爲周公所制。而猶不敢訓周公者。（據太史公書王亦未敢訓周公・借訓爲順）順之則恐禍起肘腋。不順猶可藉二公以自衞爾。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見作雒篇）與周公同心。然亦不敢諫成王者。以其畏忌深。太公異姓之臣。春秋高矣。周家傳序。或世或及。己不敢與焉。風雷之變乍起其間。而成王以啟書驟悟。是亦有天幸焉。人謀則不及是也。說書者自太史而外。多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所自起。非謂克殷得管蔡。既與作雒篇相戾。又謂罪人既得。乃返鎬京而作大誥。身在兵間。可一日動耶。案金縢稱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欲推流言所起也。大誥稱今蠢。稱朕誕以爾東征。則三監之叛已聞。乃率諸侯征之也。其事不過在數月間。無闊遠至數歲理。據作雒篇。武王崩在十二月。其葬在明年六月。中間七月。則流言與叛先後足得相容矣。至歸禾嘉禾二篇。據序則周公時尚在東。（太史公稱東爲兵所・）而成王亦猶未悟。蓋藉以偵察爾。故贊者延周公。則稱假王涖政以嘗之。（見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逸嘉禾篇・）周公乃旅天子之命。足以解疑矣。然猶止於形迹之間。金縢未啟。疑終不破也。

若魏丁儀作周成漢昭論。謂昭帝不疑霍光。而成王疑周公。是昭帝賢於成王。不悟人主年少。固無定見。惟衆論所可否耳。昭帝之時。九卿皆碌碌無所短長。自上官桀桑弘羊而外。未有敢與霍光立異者。成王時則邦君御事皆疑周公矣。豈周之臣皆不如漢之臣耶。漢世傳序既久。霍光異姓。不得而代之。而成王時統一未久。猶依違殷制。兄弟相及殷道固然。是以霍光無可疑。而周公可有疑也。近觀宋世諸儒皆力言周公無攝政稱王事。身處二千年後。尙爲成王代憂。況成王親處其地者耶。

又案嘉禾序言旅天子之命。則周公實未居王位。豳風破斧言周公東征。是時人亦不以王稱之。然稱逸周書明堂篇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此爲攝政明文。言君天下者。王權在焉。且時時稱王命以莅衆。故荀子亦云。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即本明堂篇爲說。古書揚榷大體。不復細甄分辨。多如此。且雒誥記成王語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宛似未即位者。則成王亦自作函胡語矣。漢律歷志先書周公七年。次書成王元年。此用十二諸侯年表共和紀元之例。然逸周書序稱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則周公實無紀元之事。所以與共和異者。厲王流彘。國人欲得太子而殺之。時宣王藏匿。不敢與衆相知。而成王固無藏匿之事。是以共和不得不紀元。周公不得紀元也。乃宋儒

謂周公未嘗居攝。未嘗稱王命以莅衆。則末殺事實轉甚矣。君殁冢宰攝政之制。至康王即位而廢。蓋即懲於君臣相疑。故若大臣承制。後世雖時有之。周公事終與此異。蓋既書王若曰。又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不竟爲代王之辭。斯固後世所無有也。

疑年拾遺

書無逸。文王受命維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稱文王百年而崩。記文王世子稱文王九十七而終。皆與書相應。至言武王九十三而終。則周末傳譌也。逸周書度邑解。維王克殷至於周王曰。烏呼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克殷時武王祇六十歲。後四年而崩。則六十四歲也。依太史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云云。凡婦人免乳頻數。終不過踰三歲。十子則二十八年。過此即踰生育之期。然則武王管叔周公蔡叔各不過相差三歲。若武王以九十三終。其時管叔九十。周公八十七。蔡叔八十四。以八九十老人。不安恬逸。而思與殷人爲亂。正使得之。其享國幾何。此情事所無有也。

春秋記衛石曼姑圍戚。世以爲衛輒拒父。其實不然。爲說有三。據春秋傳。蒯聵返國時。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後之讓父如此。其順則前此必不得有拒父事。一也。孟子

稱輒曰衛孝公。當時立謚。雖非甚切。若悍然拒父。必不得以孝謚之。二也。春秋傳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是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至哀公二年而卒。年四十八耳。計蒯聵是時不過三十。則輒方在幼沖。未能聽政。三年圍戚之事。特衛之執政主之。而輒不與焉。三也。然而曰夫子不爲者。聞圍戚事。則當號哭求退矣。輒不能然。其去夷齊何遠哉。是以夫子不爲也。

春秋襄十四年傳記孫林父欲出獻公。謀于蘧伯玉。伯玉拒之。遂行。從近關出。伯玉特大夫之閒散者。而家卿逐君。必就之與謀。其聞望夙著可知。雖少亦必及三十矣。後八年。襄之二十二年也。孔子始生。則伯玉長于孔子近四十歲。孔子世家記衛靈公卒之歲。孔子主蘧伯玉家。孔子時年五十九。伯玉已近百歲矣。以德相友。固不問少長也。

記檀弓稱子夏喪明。曾子弔而訶之。此事難信。依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是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曾子年二十七也。六國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時威烈王十九年也。上去孔子卒七十二年。子夏年一百一。曾子年九十九矣。檀弓所記曾子訶子夏語云。老於西河之上。是其時子夏已自西河歸。在文侯受經後也。年過百歲。略一哭泣喪明。自易何爲怒而訶之。且以皤然二叟。不相敬禮。而瞋目怒叱如此。亦殊

遠乎人情矣。

帝王多不壽。皆以嬪御過多。自伐其性。唯梁武帝宋高宗過八十。由武帝五十卽斷房室。高宗以疾稟腐故也。其次如漢武帝唐玄宗雖踰七十。蓋以求僊爲名。實授房中之術矣。漢文躬行玄默。近幸獨一愼夫人。外有鄧通趙談耳。而壽止四十六。是何故。讀外戚傳。文帝十五而生景帝。其先尙有長公主嫖。皆竇姬所生。則嫖生時。文帝年止十四。乃知文帝不壽。以御女過早爾。其尤繆者。昭帝十二納上官后。后甫六歲。昭帝早夭。蓋亦以此。晉悼公稱國君十五而生子。疑當時嘗有其事。悼公因據爲故實。必非典禮如是也。然悼公晉杞時。年祇十四五。壽二十九而終。其鑑戒亦甚著矣。

大雅韓弈義

大雅韓弈首言倬彼梁山。梁山爲晉望。箋謂在馮翊夏陽西北。故說韓後爲晉所滅。其地則春秋韓原是也。次言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貉。馮翊韓原去燕二千里。地處中原。與貉猶隔絕。故箋訓燕爲安。其說追貉則云後爲獫狁所逼。稍稍北遷。然韓原在龍門下。去北塞猶遠。獨太史公匈奴列傳稱梁山之北有大荔戎。秦本紀稱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漢地理志左馮翊臨晉故大荔。此爲與韓原近。及覩春秋傳十五年傳。晉陰飴甥會秦

伯盟於王城。杜解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則是時尚未有大荔。況宣王中興時。且大荔本西戎小部。亦非貉。濊貉小水貉之類。自在東北。與高句驪同種。逸周書王會解已有濊人。漢時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東七縣。皆以濊爲名。小水貉則在西安平縣北。夫餘王印亦稱濊王。知貉本東北舊人。鄭云被逼東遷。史傳亦無其事也。王子雍知鄭說不合。故云涿郡方城縣在韓侯城。水經聖水注據其說。直云聖水東南經韓城東。按方城即今固安縣。北去京師一百二十里。以爲燕師所完。近之矣。聖水者今之流離河。水非深廣。流離河入永定河。即古桑乾河。而水產亦絕少。詩言川澤訏訏。魴鱮甫甫。皆聖水所無有。且固安平原。熊羆虎鹿亦不產焉。地雖偏北。其去貉亦尚遠也。余疑韓侯之國。即後漢書所謂三韓。梁山乃入覲周京所經之道。非其國有梁山也。依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接。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北與濊貉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求其方域。則三韓在濊貉南。濊貉在東沃沮南。東沃沮在挹婁南。而三韓隔海。與倭相望。則定爲今朝鮮地。其時全部未一。箕子所封在朝鮮者。不過一國。與馬韓等不相屬。則別有封國宜也。今依朝鮮所傳。馬韓即全羅道。弁辰即忠淸道。辰韓即慶尚道。其封域大

略如此。所謂因時百蠻者。沃沮挹婁之屬是也。所謂貊者。濊貊小水貊夫餘濊王是也。所謂川澤者。馬北有訾水。（即今鴨綠江）中有浿水。三面環海是也。所謂魴鱮者。水盛故其產富也。所謂熊羆貓虎者。北接不咸山。（今長白山）兼撫沃沮。得其深山大林所出之獸也。所謂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者。說文言貔出貉國。魏志東夷傳言濊饒文豹。逸周書王會解言東胡黃羆。任土而作貢也。所謂燕師完韓城者。周時遼東西皆屬幽州。故職方以醫無閭爲幽州之鎭。其始召公封燕。嘗以其衆兼築幽州部內諸城也。所謂實墉實壑實畝實藉者。孟子稱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故二十取一而足。近貉之國。城圮不知修。田大不知步。今乃成其地治也。凡是數者。明其與中原異狀。述事剴切。不宜有歧義。大氐幽州初置。本以燕爲侯伯。宣王以韓朝鮮濊貉西北訖於遼東地。皆絕遠。更分其地使韓侯統之。猶舜時置營州。漢時開玄菟等四郡。規模既遠。或建置宜備。不然則羈縻之州而已矣。且詩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借令韓在馮翊。去鎬京無幾。行李往來。至爲便速。蹶父雖屢至其國。不爲武。爲女相攸。亦不待盡歷諸國也。序言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若韓在方城者。繼世授策。亦其恆事。又何所美乎。以宣王令行海表。能繼肅愼致貢之績。蹶父佐王。懷遠不鄙裔荒。而申以婚姻。開下嫁和親之利。故詩人舉之不容口也。以此經略。東遷之後。醫無閭以東。猶不通於中

國。肅愼之貢不復至矣。後四五百年。燕將秦開始卻東胡千餘里。而置遼東遼西諸郡。然後略屬直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中國之馭東藩。如此其難也。弇韓之詩。其可以不作邪。凡州國名字。多不可說。三韓得名。不知其所自。淸人作滿州源流考。謂國語及蒙古語皆謂君長爲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統之。此大謬也。可汗之稱。始見北史蠕蠕傳。云社崙自號豆代可汗。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當魏道武秦姚興時。其後突厥回紇並襲是稱。蓋本匈奴語爾。蒙古之稱可汗。則效突厥回紇語者。滿州之稱汗。則效蒙古語者。猶是皇帝之稱。因於中國。非己國自有其語也。若夫兩漢之際。馬訾之南。以時則蠕蠕未興也。以地則與漠北懸隔也。謂其語言同貫。先稱可汗。是亦誣罔之甚矣。朝鮮人言韓之得名。自箕子後避衞滿稱韓王始。然據後漢書東夷傳。朝鮮王準爲衞滿所破。乃將其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則知馬韓在前。王準之稱韓王在後也。

問曰。春秋傳以韓爲武之穆。詩傳亦云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說者皆云武王後封韓原。今云三韓者。亦武王子邪，投謚親於大荒。古者宜無是。答曰。春秋曲沃莊伯之弟。已稱韓萬。韓原之國。入春秋不復見。其誠爲武王子故封以否。經記亦無正文也。姬姓之國。西南有巴。東南有吳。當時皆與蠻夷雜處。武王子之封三韓。亦不足異。余觀武庚作亂以後。周之甚殷

深矣。武庚滅。則以其地封康叔。箕子在朝鮮。則以其鄰封武王子。奄比殷而爲亂。旣踐奄。則以其地封周公。蒲姑比殷而爲亂。旣滅蒲姑。則以其地封太公。是皆懿親元勳。足以制餘孽安反側者也。且微子封於宋。子孫欲與淮夷合從。則魯得自其東禁之。箕子封於朝鮮。子孫欲自海道入寇。則齊得自其西阨之。微箕雖賢。猶以其後嗣有變爲懼。而箕子封地在絕遠。徒一齊不足以遙制。是故授權於韓。使犬牙相錯。其形格勢禁。亦可謂至矣。宣王之時。韓侯服屬已遠。懼其習於貉道。恃遠而僭。由是妃以將相大臣蹶父之女。以相柔也。其招攜懷遠。亦可謂盡心矣。韓原者。或韓侯朝周時湯沐之邑。或自爲周畿縣鄙。非必武王子之所封也。

喪服依開元禮議

國家昏亂。禮教幾於墜地。然一二新學小生之言。固未能盡變民俗。如喪服一事。自禮經以至今茲。二三千年。未有能廢者也。今雖衰麻室廬之制。不能一一如古。大體猶頗有存者。以民國未定喪服。民間訃告。則改遵制成服曰遵禮。問以依據何禮。即人人不能自言。蓋景附清禮而已。而清律所列服圖。與清通禮又相舛駁。常人多見清律。少見清通禮。喪服率依律行之。亦未得云清禮也。自達者觀之。粲代所定服制。格以禮經之法度。往往有軼出者。今朝市已遷。無取獨遵清禮。且繆於禮經者。亦獨清禮爲最甚。則由粲代刪改。積漸以至是也。定

喪服者凡四家。一曰禮經。二曰唐開元禮。三曰明孝慈錄。四曰清通禮。唐明之間。宋世尚略有更定。合之前四。共爲五家。夫禮經制服比例精嚴。其原則散見子夏傳中。蓋如刑律之有名例。服制雖無妨損益。要以不違原則不誤比例爲正。猶刑律有可損益者。要不得違其名例也。今之不能盡從禮經者。以尊降厭降諸條。獨可施於封建世卿之時。非秦漢以下所宜守。其餘代循行者。皆封建世卿以外之事。諦當而不可革者也。而開元禮又頗有剟定後之議者。多嘗當時君相作聰明而變舊章。然校諸宋明清三家。尚頗嚴謹。有法所以然者。六代禮書。訖唐初猶在。廷臣又多習禮家條例。故夫枉戾之言。不能出諸其口。非如後代三家。不以其事付白徒鄙儒。即付之刀筆吏也。清禮既不可用。而輕議禮者又多破碎。擇善從之。宜取其稍完美者。則莫尚於開元禮矣。今先舉三家之失。以明開元禮之是。條列如左。

宋世所失者一事

禮經。婦爲舅姑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自唐貞元時。禮法漸壞。婦爲舅姑。有從其夫服三年者。此乃民俗之譌。於國制無與。後唐比而從之。宋初魏仁浦等遂依以定禮。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且降爲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蓋爲夫斬衰。則其佗更不得與之同服。今爲舅斬衰三年。違於不貳斬之原則矣。且其言曰。夫居苫塊。婦被綺紈。以

是難執禮者。按唐李涪翁稱婦爲舅姑除服後。門庭尚素服靑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縑即今之紡紬。乃縵紬無文者。與綺之有文者異。）蓋自古相承如此也。魏仁浦起刀筆吏。不曉前代習俗。遂悍然以夫居苫塊婦被綺紈爲難。適自章其鄙陋耳。且其時夫已小祥。舍於外寢矣。安得尚寢苫枕塊耶。亦由刀筆吏不知喪服有變除也。詩稱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言鄰有喪。舂不相。凡處有喪者之側。未有可以服鮮華恣娛樂者。父之喪。子爲服斬衰三年。祖之喪。孫爲服齊衰不杖期。何不以父居苫塊子被綺紈爲難耶。此可推例以解其惑者也。

明孝慈錄所失者三事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喪紀之正。而服術之至文者也。生民之統。繫於父不繫於母。故服制亦殊。雖然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而爲母服乃四升。其去斬衰三升及三升半者相較無幾。於至親之恩非不篤也。故自禮經以逮宋人。未有議其薄者。明制爲母服亦斬衰。於是齊衰三年之服遂絕。此爲不知服術者。

禮經載三殤服。條目至詳。至明而殤服盡廢。是於幼穉爲無恩。且爲成人服大功小功皆有受。而爲殤服則無受。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夫文之不縟者。由其哀之未殺。昔人於男女未冠笄者隱之如此。今一旦盡芟薙之。斯亦不仁甚矣。且禮書無殤

服亦未得爲完書也。

齊衰杖期之服十五月始除。視不杖期者爲淹久。禮經所著。獨父在爲母。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及爲妻。四事。母妻皆至親。繼母不與因母同親。而得與爲比者。以從嫁則撫育不衰。故傳所謂貴終也。然且爲之報服。視之若此其重也。非此四者。雖至尊如祖父母。同氣如昆弟。祇齊衰不杖期耳。爲庶母服。禮不過緦。明祖以昵孫貴妃。故增庶母服至齊衰杖期。乃令庶母之尊親過於祖父母。斯於比例大繆者也。且爲庶母已齊衰杖期。爲庶母慈己者將何以加其服乎。如慈母服。則本無父命。不如慈母服。則何以異於凡庶母。此又進退皆窮者也。近世禁買妾。凡爲慈母爲庶母及妾爲父母昆弟諸服。似可不論。然記稱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今之奔者多矣。買妾雖止。奔妾故在。其喪服不得不精論之。

清通禮所失者一事

禮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至爲祖父母以上。禮經與絫代之禮皆無文。蓋如其本服爾。例以女子子爲祖父母。不論在室適人。皆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皆齊衰三月。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此絫代所不能立異者。蓋斬不可貳。而齊衰期等非不可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祖父母以上然。則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以上亦然。且爲其父母降服者。齊衰四升。

爲其祖父母不降者。依正服齊衰五升。雖同爲齊衰朞。其麻固有辨矣。淸通禮。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大功。爲其曾祖父母小功。爲其高祖父母緦。苟以旁尊視其本生邪。高祖父乃所後高祖父之昆弟。法當無服。何以尙爲之緦。若猶以至尊視其本生邪。則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今降其祖父母至大功。則不得不降其曾祖父母至小功。是乃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矣。進退失據。皆甚違於喪服之原則者也。

如上五繆。三家所有。而開元禮所無。故開元禮雖未能事事精整。猶可依以施行。乃如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前者未必不厭於人情。後者又非在絕不可增之例。爲舅小功。違於外親皆緦之義。然禮經爲從母已至小功。以此推例可也。嫂叔有服。雖違古制。準以同爨緦之例。推而行之。亦可也。惟舅之妻不可稱母。而玄宗手敕爲舅母緦麻。然開元禮撰定在前。未加改竄。故通典所載開元禮無此條。國官爲國君斬衰。旣葬除之。此爲今世所無。當從事實而刪者。其餘悉依開元禮爲定。上視禮經。誠猶瑾瑜之匿微瑕。下視三家。可謂玉之章章勝於珉之彫彫者遠矣。

難曰。今布大氐用木緜。俗惟斬齊用麻。功緦皆緜矣。縷之精粗。不能與其衰相當。況於降服正服義服之別。公爲此議。極不過施於訃告。徒文具耳。其實豈可得行邪。答曰。禮失而求諸

野。子謂麻衣盟亡乎。今沙門所服布單衣。皆麻織也。校其精粗。蓋猶在大小功間。獨欲爲十五升抽半者以白紵則可。以麻則不易成。紵亦麻也。取以爲緦固無害。故患士大夫無倡導者耳。有之。向患襄之不成。就其未成。施於訃告。不猶勝於世之爲金石例者乎。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循斯名也。而責其實。則倡導之端在茲矣。

喪服草案

斬衰三年（首尾二十七月）

正服

子爲父母。（生母同。）　庶子爲所生母。　女在室爲父母。（爲所生母同。）　女適人被出而反在室爲父母。（爲所

加服

子爲繼母。　女在室爲繼母。　女適人被出而反在室爲繼母。（凡女適人被出而反者。爲本宗服悉如在室。後不再舉。）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爲曾高祖父母承重者。

義服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及所後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承重。　妻妾爲夫。

齊衰三年首尾二十七月

加服

子爲慈母。

降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

齊衰杖期首尾十五月

正服

爲嫁母出母。女在室及適人皆服齊衰。惟去杖月算十三月。

加服

父爲長子。

義服

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首尾十三月

正服

孫爲祖父母。（爲人後者不降。其祖女孫雖適人亦不降。其祖高曾皆然。）爲伯叔父母。爲兄弟。爲姑姊妹在室者。父爲衆子及女在室者。（子雖爲人後不降。）母爲長子衆子及女在室者。（繼母同。）生母爲子及女在室者。慈母爲子。嫁母出母爲其子及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祖爲嫡孫。（嫡長子已歿始服。）爲姑姊妹女子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

加服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降服

女適人爲其父母。妾爲其父母。

義服

爲伯叔母。嫡子衆子及女在室者爲庶母。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爲養父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自知其所生者。）婦爲舅姑。婦爲夫所承重之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有姑在仍如本服。）妾爲嫡妻。妾爲夫之嫡子衆子及夫之女在室者。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婦人爲夫兄弟之子。及夫兄弟之女在室者。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首尾五月

正服

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首尾三月

正服

爲高祖父母。

義服

爲繼父昔同居而今不同者　爲繼父雖同居而偏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首尾九月

正服

爲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者　祖爲衆孫及女孫在室者。嫡長子在，嫡孫亦如衆孫。

加服

生而父母亡者爲同居再從兄弟

降服

父母爲女適人者。出母爲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女適人爲本宗伯叔父母。女適人爲兄弟與兄弟之子。女適人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義服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之慈母。爲夫之庶母。爲夫之伯叔父母。爲夫之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女適人者。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舅姑爲衆婦。爲兄弟之子婦、

小功 首尾五月

正服

爲伯叔祖父。爲同堂伯叔父。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爲祖姑在室者。爲從祖姑在室者。爲外祖父母。爲從母。婦人爲姊妹之子女。

加服

生而父母亡者爲同居族兄弟。

降服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　爲女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

義服

爲伯叔祖母。　爲同堂伯叔母。　婦人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爲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女孫在室者。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在則服・卒則不服・）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若母前卒者・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　爲嫡孫婦。（嫡婦歿始服・）　爲兄弟之妻。

緦麻（首尾三月）

正服

爲族曾祖父。　爲族伯叔祖父。　爲族父。　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　爲族祖姑在室者。　爲族姑在室者。　爲曾孫玄孫及曾玄孫女在室者。　爲兄弟之曾孫及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兄弟之孫及同堂兄弟之女孫在室者。　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外孫及外女孫。　爲舅。　爲舅之子女。　爲姑之子女。　爲從母之子女。　男子爲姊妹之子女。

降服

爲祖姑從祖姑及從祖姊妹適人者。　爲兄弟之女孫適人者。　爲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　女適人爲本宗伯叔祖父母。　爲本宗同堂伯叔父母。　爲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　爲本宗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　爲本宗同堂姊妹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義服

爲族曾祖父母　爲族伯叔祖母　爲族母。　爲衆孫婦。（嫡婦在。嫡孫婦亦如衆孫婦。）　爲兄弟之孫婦。　爲同堂兄弟之子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　爲乳母。　爲壻。　爲妻之父母。　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祖父母。　爲夫之同堂伯叔父母。　爲夫兄弟之曾孫及夫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爲夫之同堂兄弟及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孫在室者。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及夫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夫之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　爲夫兄弟之孫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妻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夫之從母。　婦人爲姊妹之子婦。

殤服總例（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男子已娶者。女子許嫁者。各從本服。）

應服期者。長殤降爲大功九月。　中殤降爲大功七月。　下殤降爲小功五月。　應服大功

者。長殤降爲小功五月。　中殤下殤降爲緦麻三月。　應服小功者。長殤降爲緦麻三月。

喪服總說明書

士禮開元禮凡言報者例不重出。然亦有不盡如例者。如士禮世父叔父與昆弟之子皆齊衰期。舅與甥妻之父母與壻皆緦麻。並出兩條。故明集禮於諸報服必彼此盡列。取易檢

禮注有降服正服義服之分。開元禮又著加服。古者衰服粗細刻定升數。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開元禮別著加服升數。亦仍與正服等。自宋末以來。緜布盛而麻布微。織紝淳制浸變古法。明禮五服但以麻布生熟粗細爲分。不能刻定升數。則降正義無以辨。故亦不著其名。今仍依開元禮分列。欲人知恩有隆殺。而衰麻月筭或不盡如比例。皆加服降服義服爲之。且言加服義服。則明其不可再加。言降服。則明其不可再降也。世父母叔父母之類。士禮明集禮皆在一條。今依開元禮以伯叔父伯叔母分列。亦由正服義服有異故然。

士禮開元禮皆有殤服。明以來去之。者不服。則於未成人者爲無恩。若盡如成人。則於童穉爲泰過。今悉還舊。然殤服與成人服之隆殺。本可例推。今但約例成文。列於最後。不必猶舊禮之列舉也。又開元禮於殤服亦分正降義三種。今謂殤已降等。何用區分。凡如此者一切

約之成簡。

喪服變除以升數爲節。今旣不能刻定升數。又以古今衣服異式。卒哭以後。時俗不復更著衰裳。故宋明以來。變除之節久廢。雖然茍得其意。服從今製。麻從今率可也。大氏斬衰成服。以齊衰之麻爲冠。齊衰成服。以大功之麻爲冠。大功成服。以小功之麻爲冠。三月卒哭。則以其冠之麻爲受服。三年之喪。自小祥以後。復漸以細者。能爲衰裳。固善。不能爲。但如今之衫袍。而以其麻爲之。使由凶趣吉。不至陵遽則止矣。唯齊衰三月。卒哭即除。殤服大功卒哭無受。此其特殊者爾。　又成服時所著衰裳雖用麻布。逮乎變除受服。從俗以綿布粗者爲之亦得。但約計升數。使有準爾。按古二尺二寸爲幅。容十五升。即千二百縷。二尺二寸者。今布帛尺一尺三寸也。縣織最粗者土布以二百四十簆成一尺二寸五分之幅。一尺三寸則四百九十九縷。約當古之六升。則可以爲斬衰卒哭之受服也。其次粗者爲甬布。以五百六十簆成二尺之幅。一尺三寸則七百二十八縷。約當古之九升。則可以爲齊衰卒哭之受服也。其稍精者爲桐鄉布。以七百簆成一尺八寸之幅。一尺三寸則一千十一縷。約當古之十二升有半。則可以爲大功卒哭之受服也。其舶來及廠織者䴴細不減十五升麻布。此可以爲吉服。亦可於三年之喪。大祥服之。大祥以前不得服也。

喪服說明書

駁正明清服制及禮制館通禮草案服制七事

明集禮斬衰章有養母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爲養之者服也。然有養母。無養父。又所謂自幼過房與人者義亦不甚分明。按通典載魏時有爲四孤論者曰遇兵凶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時田瓊王脩于達叔及後崔凱庾蔚之各有論列。據彼稱爲人收養。則公嫗同之。不得但有養母。明禮所謂過房與人者。乃似父母所命。又與四孤略異。然其不得但有養母則同也。服之輕重。應依王脩議以有識無識爲判。如生而父母亡者。生子不舉者。此已不復識其所生。雖服收養者如父母可也。遇兵凶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此其人或未有識知或已有識知不可前定。明禮所謂自幼過房與人者。卽貧困以子與人之謂。與饑饉賣子略相似。然亦當以有識無識爲別。無識者服之自如父母。有識則宜不異矣。王脩議曰。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于達叔議曰。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

棄絕天性而戴他族。不爲逆乎。宜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服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崔凱喪制駁曰。宜服齊衰期。方之繼父同居者。按凱議比例最切。父死子幼。隨母適人。受彼煦育。以其貨財築宮廟。謂之繼父。此其恩亦不薄。猶必兩無大功之親。然後爲服齊衰不杖期。有識之孤對於公嫗。何以加此。若庾蔚之議以爲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祀者。當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不杖期。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若爾繼父無後。亦當停繼父家耶。趙宋范仲淹從母適朱。少承朱姓。及成進士。入官仍還本宗。則知被養於人者苟識所生。雖姓氏已更。亦如范仲淹事可也。今議從王脩服。從崔凱。無識者既不知所生。亦無由知今之父母非其所生。雖長大以後聞人啟示。或彼宗族忌訟言訐發。既無明徵。焉可質信。此即幷入父母本服。不須別立名字。有識者能知所生。則服養已者如繼父。或始時無識。其後養已者示以所生。亦服之如繼父服。如繼父者謂之養父養母。

唐以前禮。父爲適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適長子齊衰三年。爲衆子皆齊衰不杖期。若父之身非適長。則服適長子與衆子同。明集禮父母爲適長子及衆子皆齊衰不杖期。不論父之身爲適長與非也。而爲長子婦與衆子婦則有齊衰不杖期與大功九月之分。比例差繆。今謂

父爲適長子應齊衰杖期、婦人無杖、故母爲適長子仍齊衰不杖期。母亦同。爲衆子齊衰不杖期。母亦同。爲衆子婦大功九月、母亦同。於例始允。古杖期本有禫。凡十五月。其視不杖期非獨形式有異。月制亦增。

唐以前禮爲庶母緦。明太祖欲尊孫貴妃使太子諸王爲之齊衰杖期。於是定適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按杖期之服。恩義獨至。夫之爲妻。子之爲出母嫁母。並不過此。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者。以本非因母。既踐二庭。猶加撫育。故亦隆之至杖期焉。庶母於義則輕。於恩則不相涉。乃亦爲齊衰杖期。可乎。然依禮士妾爲君之子從女君而服亦齊衰不杖期。而適子衆子但爲庶母服緦。輕重不倫。則古禮亦似難用。今謂伯叔父母與兄弟之子夫之兄弟之子彼此皆齊衰不杖期。相爲報服。則適子衆子爲庶母妾爲君之適子衆子亦以齊衰不杖期相報爲允。妻爲夫之庶母妾爲夫之子婦。並以大功相報爲允。

士禮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嫌大功以下又加也。大功以上固同財矣。按分財之法。古今雖異。然繼父同居爲之服期。必兩無大功以上親者。若有大功以上親。則爲繼父祇齊衰三月。此與不及知父母與小功以下兄弟居者義爲正負。唐明清但有繼父而去此一條。則軒輊不均矣。今悉如舊補入。

禮制館通禮草案。凡斬衰三年降期者。及本齊衰而明禮升爲斬衰三年者。皆擬改爲齊衰三年。按婦爲舅姑。唐開元禮尚祇齊衰期。劉岳書儀妄以與子爲父母同服。溫公書儀亦從之。至明遂爲定制。不悟溫公以前宋初律敕已自相差。尹拙與魏仁浦之爭論亦未決也。婦爲舅姑服斬。既達婦人不貳斬之義。且爲夫之父母斬衰。則與夫同。而爲夫之祖父母大功。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緦。又與其夫異比例。又相差錯。草案改爲齊衰三年。不竟從舊爲齊衰期者。祇以其夫小祥以後尚在喪中。而其婦已可衣錦作樂。魏仁浦議又云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祇服期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此最鄙妄。必如所論。爲父三年。爲祖期。爲曾祖五月。爲高祖三月。亦可云尊父而卑祖與曾高耶。故於齊衰則從舊。於三年則從今。以是爲酌中之道耳。不悟夫婦異服。固不止此。如適孫爲祖持重。而其母尚在者。其妻祇服大功。適曾孫爲曾祖持重。而其母若祖母尚在者。其妻祇服緦麻。夫婦異服之相懸。尚有甚於前者。是知婦爲舅姑齊衰期。必不容改。如懼夫在喪中。婦已衣錦作樂。但當以禮限制。使屏去絲竹。不御文綺可也。通典載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期采衣邪。荀訥答曰。子婦爲姑既期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是衣雖縞帛色。猶質素也。婦爲舅姑之服。既從古。則女子適人爲父母。亦當如舊矣。唯今之爲人後者。所後實非大宗。則爲其父母之服。升齊衰期爲三年可也。慈母本非因母名分。視適母繼母爲卑。恩視生母爲薄。亦仍舊服齊衰三年可

也。

禮制館通禮草案取張履說。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齊衰九月。此諸等服制所無。蓋疑大功不可以服祖父母也。然歷代禮服爲人後者皆不降其祖父母。至明集禮猶然。其降爲大功者。清時俗吏之譌妄耳。汪中引女子適人者爲祖父母不降。以此比例。誠爲契合。而張履則謂女子有歸宗之義。爲人後者持重大宗。降其小宗。與歸宗義異。故爲祖父母不得仍服齊衰期。抑思古之爲人後者唯後大宗。今之大宗。於譜牒雖或可辨。而族人視之已不重。士禮族人爲宗子齊衰三月。唐以來久廢此制。亦緣時俗不重大宗故。然其爲人後者。或爲小宗後。或爲諸父後。未嘗後大宗也。乃清世議繼嗣議兼祧者所謂大宗小宗。實則小宗與支子。而妄施大宗小宗之稱。誣罔甚矣。此種繼嗣之制。本不應禮。而俗多行之。所後者非大宗。乃猶爲之持重。名實爽繆。何其甚歟。晉諸葛武侯始撫其兄之子喬爲適子。而喬之卒在武侯子瑜先。當時持服輕重。無文可知。然世爵之家猶異凡庶。武侯既特起受封。爲之後者即爲大宗可也。今之繼嗣者又非可援世爵例也。晉皇甫謐嘗爲叔父後。以叔父有子。復還本宗。其爲本宗持服。亦無文可知。要之與後大宗之義不合。又賀循亦取從子紘爲子。循後有晚生子。遣紘還本。尋循父曰邵。邵父曰景。景父曰齊。景有兄達。則循實繼祖之小宗耳。而亦取紘爲子。以循深於禮學。必不自逾軌物。蓋此類自與後大宗者有異。未必降其所生也。緣飾典禮。降其父母。尙爲非法。又於禮所不降之祖父母而更降之。其繆不更甚乎。草案既於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增爲齊衰三年。則爲其祖父母齊衰期更無不適。不

應從張履說改爲齊衰九月也。若以經法相繩。今世之爲人後者釁相之射。必應擯斥。而爲人後者之服。亦非禮之禮。（唯兼祧制近起清時。最爲悖妄。必應廢。）

禮制館通禮草案擬爲舅之妻服緦。唐開元議此已有異同。宋明以來皆依士禮無服。按士禮舅祇緦服。從母以有母名而加至小功。舅之妻無名。自不得爲之服矣。今舅服增至小功。議者遂謂舅之妻當緦。不知其無名如故也。無名制服。於義不可。然又有疑者。明以來舅爲甥之妻服緦。而甥爲舅之妻反無服。似亦不倫。依士禮夫之所爲兄弟服。（小功以下爲兄弟。）妻降一等。甥爲舅本緦。則甥之妻爲夫之舅自降至無服矣。唐制增舅服爲小功。明清沿之。於是婦人爲夫之舅亦有緦服。而舅不得不報甥之妻矣。今謂爲舅宜如士禮服緦。舅之報甥亦以緦。則甥之妻爲夫之舅自降至無服。而夫之舅爲甥之妻亦可無服。如是甥亦可不爲舅之妻服。若如唐制舅服小功。舅之妻有服無服皆爲窒礙。　草案欲增妻之父母至小功。今舅仍還緦。妻之父母仍當依舊緦服。凡舅甥外舅外姑女壻皆緦。不以尊長卑幼分輕重。所謂報也。　外親無服者衆。若紛紛議增。其流無止。舅之妻既爲服緦。恐姑姊妹之夫妻之兄弟妻之姊妹亦不得但爾也。凡此流衍之議。悉宜截斷。

夏布說

古布皆以麻織。自宋末黃婆至江南。始有吉貝之布。吉貝行而麻布廢。獨夏布以麻織自若。然與絺綌又異。說文。絺細葛也。綌粗葛也。詩葛覃。爲絺爲綌。是絺綌乃今之葛布。夏布以麻爲之。與絺綌自殊矣。說文。紵緦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絟細布也。紵與緦與枲一類之別。通言皆曰麻。別言則有枲有緦有紵。今夏布粗者即紵。細者即絟。景十三王傳。繇王閩侯遺江都王建荃葛。師古曰。許愼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然則繇王閩侯所遺者。即今潮州細夏布也。楊雄蜀都賦云。筩中黃潤。一端數金。蜘蛛作絲。不可見風。按說文。䌖蜀細布也。祥歲切。師古音絟爲千劣反。千劣祥歲。一聲之轉。蓋粵謂之絟。蜀謂之䌖。爾楊子所說。即今四川細夏布也。急就章云。黃潤纖美宜製褌。以是夏布故宜褌。不宜袷也。然則夏布色白而漢人稱黃潤者。黃光聲義相通。非謂其色黃矣。魏晉間吳地有白紵舞。此即指今之江西夏布。今江西夏布亦有細者。舞曲云。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蓋以紵概絟也。大氐夏布細者爲絟。古今獨江南有之。粗者爲紵。古中原亦有其物。禹貢。豫州貢紵。天官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陳風。可以漚紵是也。春秋傳。季札與子產縞帶。子產獻紵衣。季札以此示蠻方非不能蠶。子產以此示中原非不產紵。然細至成絟。則中原所無有。亦由暑衣之屬。絲類有綃。今之生沙即古之綃。若古之沙縠則今之縐沙也。葛類有絺。靡細已甚。

不煩加功於紵耳。凡吉貝不能甚細。細極則脆薄不中爲衣。財可以作掌中巾帨。而枲與紵粗細皆得爲之。如斬衰之麻是其至粗者已。齊功及緦以漸致細。吉服則十五升麻布。十五升者。謂以一千二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二尺二寸當今木工尺一尺六寸三分耳。而能容千二百縷。則吉貝必不得爲是也。緇布冠又倍其縷。以三十升麻布爲之。三十升者。謂以二千四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此于女紅精良無比。故孔子以麻冕爲禮。用絲爲儉。紵亦猶是也。今夏布粗者亦不貴。其精者則値倍於綃綺。所謂一端數金。（漢時以金一斤爲一金）自漢至今無大異也。然則吉貝既入。麻布遂廢者。一以吉貝易成。二以麻枲雖數練治。冬日御之猶不勝寒。不如吉貝之温耳。獨絟紵宜于暑日。視葛布則潔白。視綃則堅久。吉貝必不足以攝代。故至今莫能廢也。

拜跪舉廢議

今之拜。書所謂拜手。太祝所謂空首。皆跪而行之。若稽首則拜頭至地。稽顙與頓首則拜頭叩地。亦跪而行之也。或者以爲古坐席地。故跪拜爲乘便。今既用倚凳。則跪拜煩而宜廢。此不然也。士禮所述。主人迎賓皆在門外。賓至即相向再拜。送賓至門外。主人亦再拜。時在步行之中。非燕坐席地。豈爲乘便也。且古之肅。即今之打躬。立而行之。若必爲乘便者。迎送當

行此禮。而必屈膝跪拜。則非爲乘便明矣。又太祝尙有奇拜。杜子春謂是漢時雅拜。何武所舉方正尙行之。其拜先屈一膝。滿洲俗之請安乃禮失而在夷者。夫坐本席地。則兩膝皆屈胡爲先屈一膝。此又非乘便明矣。吉凶賓軍嘉五禮。軍禮以介冑不拜。古今所同。賓禮則今之國制。雖謁大總統、亦祇三肅。推之長屬相對。朋友相處。並不宜有跪拜之節也。惟吉凶嘉三者宜如舊法。吉禮禘奠先師。今制行四拜禮。其餘祠祭。可以類推。嘉禮以昏爲大。依士禮。惟親迎奠雁。再拜稽首。女氏無答禮。及婦車至門。壻揖而入。入室合巹。壻婦皆與贊者相向而拜。而壻與婦無交拜。明日婦見舅姑。婦拜舅姑答拜。據彼稱舅姑既沒。三月奠菜。婦拜扱地。則生見舅姑。拜亦扱地。而非肅也。婦人以肅拜爲正禮、惟初見舅姑則拜至扱地。足徵其重。今時昏禮奠雁再拜者尙多。其他或婦人就位。與壻相向三肅。亦不違古。婦見舅姑。亦尙行跪拜。此皆上稽禮度、下適時俗。不宜有所變更也。喪禮自葬以前。古未有向尸柩而拜者。但以哭踊爲禮。非獨弔者。雖子姓亦然。而主人之于弔者。或拜稽顙。弔者亦不答禮。今踊既不行。惟有易之以拜。對于尸柩。子姓則稽顙。弔者則再拜可也。且主人之在喪次。匍匐就地。若弔客立而三肅。則賓主失倫。故自司馬書儀。喪禮已多有不拜。此亦今所當法、然古惟有再拜。至明始行四拜禮、過爲煩重。今宜如古制便。冠禮。母與兄弟尙拜冠者。則尊長之接卑

幼。不宜坐受。今宜以肅拜答之便。

凡言肅言肅拜言撎。三者一實也。字林云撎。舉首下手也。謂引首下至于手。故少儀注謂肅拜爲拜低頭。此但俛首不跪。今世謂之打躬。俗或謂之鞠躬。正名則當言肅言撎矣。顧今人必脫帽行之。此亦有所取法。按漢世多言免冠頓首。清時奏對叩頭亦必脫帽。以元服在首。則不便于叩地也。昔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郤至見楚王。免胄趨風。其見楚之使者。亦以免胄三肅承命。此由介者不便跪拜。故免胄以示稽首之意。今之脫帽鞠躬。昉于遠西。不拜以去煩。脫帽以見意。所謂告朔之餼羊者也。以郤至嘗有此事。故賓禮行之。不爲用夷變夏。

同一肅拜。其禮又有文質。字林言舉首下手。則必傴僂至于折腰。今日本人相見問候猶然。此禮之稍文者也。少儀注言拜低頭。則說文云頷低頭也。引春秋傳迎于門者。頷之而已。頷則視揖尙簡。視執手與言爲少恩。今人所謂鞠躬正然。但以疑立端容。表其致敬。書稱欽哉欽哉。欽卽頷也。其在車。低頭馮軾。則謂之式。記曲禮式視馬尾。注小俛。正義曰馬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軾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凡云君子式黃髮。入里必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依周官齊右注引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皆以低頭馮軾

爲敬。古車皆立乘。立而低頭。其實頷也。

駁金氏五官攷

下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注此殷時制也。金氏謂作五官攷。遂謂六官始於周。而殷以上皆五官。按鄭君注小戴記。見與周制不合者。輒云夏殷禮。此不得已而爲之辭。非有明效實據可徵者。古者五行之官。謂之五正。是祇見於少皞顓頊之世。唐虞已不專任。舜命九官。權位蓋亦相等。而金氏橫取秩宗司徒士司空后稷爲五官。旣爲臆決。幷謂殷亦五官。斯則惑之甚矣。論語。孔子答子張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爲高宗之前。已有冢宰。若如曲禮所說。太宰祇爲奉若昊天之官。其於司徒司馬等五官。初不相涉。君薨以後。百官何得總己聽之。雖然。殷之冢宰亦自有所從來。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見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蓋伊尹本有莘氏之庖人。以媵女歸湯。（見墨子尙賢。呂氏春秋本味篇。）惟其媵女。故商頌稱曰阿衡。書君奭篇稱曰保衡。保阿爲女師之官名。見列女傳。阿字說文作娿。或以女子爲之。則後漢書所謂阿母。其以士人兼之則所謂保衡阿衡。惟其爲庖人。故相傳有本味之說。有割烹要湯之說。其言臚陳珍異。或出

後人附會。要之由此出身事主則無疑。保阿庖人。其職皆賤。近在人君左右。故職掌亦得相兼矣。伊尹雖輔湯致王。然本以保阿庖人進見。革命代夏。參與帷幄密謀。其權尊矣。而本職猶是保阿庖人。猶子房初爲漢高畫策。臣未嘗受一命。子房爲太子少傅。乃漢定天下後事。李泌初從肅宗於靈武。猶以白衣同車也。逮其勢藉日崇。於是尊立宰舍。命其官曰冢宰。亦曰太宰。職掌雖與前大異。然宰之名不易。其保阿之稱亦未易也。自伊尹尊立宰舍以後。則庖官始特設膳夫。保阿之官始特設內宰。於是冢宰遂超然爲百官長。周因殷禮。以小宰宰夫爲冢宰之貳。而小宰猶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自餘冢宰所屬。不出次舍宮掖飲食衣服四種。宂官宛與漢時少府清代內務府相類。苟非沿襲伊尹舊制。名曰治官。曷爲乃與宂官治之。自周以後。始有宰相之稱。而漢時庖官猶有雍太宰。春秋時列國庖官猶稱宰夫。傳所謂宰夫胹熊蹯不熟。宰夫將解黿是也。漢官蓋沿襲秦制。春秋列國命官。不嫌以庖湢賤吏與王朝冢宰之貳同稱。是知百王損益。雖有殊科。其蹤迹固未盡泯矣。金氏知上攷五帝以見官制之同。乃不知下攷周官以見官制之流變。且於論語亦若忘之。何其遠見千里而不近見其睫也。

問曰。逸周書大明武解。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金氏舉爲周初五官之證。若爲通之。曰。楚語

云。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是五官者非曲禮所舉五官甚明。若大戴記千乘篇。公曰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四佐者卿也。五官者小卿也。諸侯三卿以爲經制。魯以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仲孫爲司空。是也。而三卿以外。亦往往有特設者。臧孫許臧孫紇與三家之卿並見於春秋經。公孫歸父叔弓之倫亦爾。是魯國不止三卿。鄭以伯國。且嘗置六卿矣。哀公所謂四佐。自亦舉時制言之。五官下於四佐。則爲小卿甚明。（諸侯有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無小宗伯。是謂五大夫。亦曰小卿。）小戴記曾子問。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與千乘篇所說無異。金氏駁正義說。謂國政掌於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不悟國君之出。必申守而後行。是以告戒丁寧。下及五大夫。言命五官。則命三卿可知。此所謂舉下以明上者。金氏滯於文句。以駁孔疏而成己說。亦已固矣。且金本云殷以前皆五官。周始有六官。至是乃謂周亦五官。此又宕而彌遠者也。

問曰。曲禮之說。既於殷制不合。作記者何自得之。曰。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杞宋已不足徵。作記者又遠在孔子後。今歷數其名稱職掌。若親見前代官儀者。非徒不關殷制。亦不關夏制也。七國自王。諸侯皆去其籍。其時口說流行。多有無所依據者。作記者亦姑錄其所聞爾。宋本殷後也。華父督爲宋太宰。此必非奉天之官。魯未嘗置太宰。而羽父亦因請殺桓公

以求之。鄭伯享晉趙武。時子皮執政。武曰。武請於冢宰矣。是鄭亦有冢宰也。由是言之。太宰一官。繼殷之國與周室分封之國盡有之。獨杞之官制不可知耳。曲禮所書。本諸口說。蓋由諸侯五小卿事展轉致誤。究之五官得名。亦有多端。千乘所稱。既與楚語異實。而晉國軍中五官爲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與五小卿又殊。漸及漢世。則光祿勳之屬有五官中郎將。而郡太守所屬有五官掾。所謂五官者。又不可究詰矣。

孟子大事攷

一孟子之書。　史記列傳。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題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也。此皆以其書爲孟子親作。今案孟子書中稱其弟子曰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辟陳臻萬章亦或稱徐子陳子萬子。師徒相稱。文宜從質。不應稱子以尊之。知其書非孟子親作矣。又其序述頗與史事不符。一如梁惠王生時實未稱王。六國表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齊宣王九年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田完世家亦同。魏世家并述襄王元年追尊父惠王爲王。此事之明白無疑者。其餘如呂氏春秋愛類篇說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謂惠施爲梁惠王襄王相。而云王齊王者。由襄王時齊以王號尊魏。魏亦以王號尊齊。故以王齊王事責

之魏相。此亦齊魏相王一旁證。惠王既未稱王。而孟子書述其與惠王問答稱之曰王者凡十。若書爲孟子自作。不當函胡至是。二如齊取燕事六國表在湣王十年。燕人立公子平在湣王十二年。若宣王時。非徒未有其事。且燕王噲亦尚未立也。而孟子梁惠王篇直系齊人取燕於宣王時。事之先後。孟子何由遽忘之。即萬章輩親炙孟子侍居於齊最久。亦不應錯亂至是。恐其書并非萬章輩作。乃孟子再傳弟子爲之。後人遷就其文。竟謂史記有誤。夫豈其然。案六國表及魏世家。孟子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時周顯王三十三年也。而惠王已稱孟子曰叟。計孟子當時必已及五十矣。自爾下至赧王十九年而魯平公卒。相去凡四十年。孟子書中已稱平公之謚。計時孟子當已九十。孟子生卒雖舊無明文。然於平公得書其謚。蓋亦後人爲之也。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臆造不足據。

二孟子之世系。　趙邠卿題辭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已衰微。分適他國。案據孟子歸葬事。則孟子本魯人不疑。元和姓纂孟氏下云。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曰孟孫。因以爲氏。孟敬子生滕伯。伯生廖。廖生軻。居高密。此述孟子世系。最爲翔實。惟云居高密。與太史稱孟軻鄒人者有殊。蓋傳聞異辭然也。三桓之微。不知在何世。據孟子言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則政已不在季氏。而孟子有費惠公師

子思語。楚人以弋說頃襄王亦云。鄒費郯邳者。羅鸗也。費本魯季氏邑。是時已列爲小國。故昔人疑季氏之後離魯自樹爲諸侯。費惠公師子思。則其事當在魯元公穆公間。是以魯政歸之公儀。若孟氏則疑於穆公時已漸降替。詳田完世家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六國表亦同。郕爲魯孟氏邑。爲齊所取。則孟氏自替矣。其年正當魯元公二十一年。明年即穆公元年也。孟氏既替與散秩大夫無異。故滕伯與廖皆無謚。後人不能知孟子父名。晚出孟氏譜稱名激字公宜。出於臆造。明嘉靖時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啟聖。獨孟孫氏不著其名。非徵諸姓纂何由知有孟廖者乎。

又案記檀弓云。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尋縣子爲魯穆公時人。所稱滕伯文者。鄭以其言古者。故謂爲殷時滕君。而疏謂孟虎是滕伯文之叔父。滕伯文是孟皮之叔父。夫殷時有滕國否。事在難徵。且當周之衰。又安能於殷代故事委悉如此哉。若即周時滕子。又當有謚。不應直舉其名。今疑滕伯文即姓纂所云滕伯。據喪服大夫爲世父叔父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然則孟虎爲滕伯之叔父。孟皮爲滕伯昆弟之子。爵皆爲士。滕伯當降服大功。而皆以齊衰服之。是依古不降也。蓋滕伯因縣子之言。遂依以制服。記禮者因而述之。非縣

子口語有此也。孟虎孟皮。正是孟氏而虎與皮爲其名。

三孟子所與游者。　孟子在齊稷下。與淳于髡愼到田駢環淵接子並處。自髡而外。不見有往復論難語。蓋諸子皆黃老名法之徒。而髡嘗撰王度記。爲明於禮樂者。於彼則外之。於此則內之。宜也。其不在稷下者。宋鈃獨爲孟子所敬。莊子雖以鈃與尹文並稱。而七略錄之入小說家。且以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與儒術初無抵觸。故獨被尊敬焉。外此則告子數與孟子論性。孟子言告子先我不動心。是必相知甚久者。郇卿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尋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則非學於孟子可知。其云兼治儒墨者。以墨子公孟篇嘗舉告子。爾詳墨子與楚惠王魯陽文子同時。而告子與之游處。必不得下至孟子時。是必別一告子。非孟子所稱者也。告子論性與孟子不同。此猶前有漆雕子世子。後有荀子。論性皆異孟子。未足爲怪。然則告子亦儒家別子。故孟子與之苦相往復。後人以郇卿兼治儒墨之文。竟視告子爲異學。其亦妄矣。

四孟子之遺學。　孟子學承子思。人所共憭。若其於六藝之學。獨短於禮。而小學則其所特長也。如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以一字爲訓。聲音小異。義已砉然。此非精於訓故者不能爲。七發又云孟子持籌而算

之。萬不失一。則孟子又特長九數之學。今七篇中唯圭田五十畝一條與九章方田術合。亦算術之淺者。其深者不可得聞矣。若荀子非十二子篇言子思倡說五行。孟軻和之。今七篇中絕無其語。豈皆在外書四篇中歟。

五孟子之後學者。　題辭言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案孟子高材卓犖。間世而生。其徒誠莫能仰企。至其詩書之說。非不可量材傳授。書至漢初。止存二十九篇。則孟子之說亦泯焉。詩則孟仲子傳之。以至毛公。周頌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又小雅小弁傳全引孟子駁高子語。是毛詩固遠承孟子之學。韓詩外傳亦引孟子十餘條。則韓詩亦與孟子有瓜葛者。其在漢初。徒黨固未盡也。

致知格物正義

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古今說格物者甚衆。溫公言格拒外物。則近於枯槁。徵公言窮至事物之理。則是集衆技而有之。於正心修身爲斷絕阡陌矣。顏易直舉鄉三物。而六藝於古爲小學。非大學之務。惠天牧說以絜矩。是乃平天下事。又非從入之塗。蓋四說無一合者。昔倉頡篇訓格曰量度。魏晉閒或取斯義。魏志管寧傳引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是則子貢方人之術也。孔子且不暇。而以教庠序鼓篋之士。亦大氾矣。新建之弟子王汝止曰。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所先後。是則近拾本記。不以佗說參之。據文若最安隱者。然若是遂可以誠意邪。本記言本末先後者爲下八目起本。八目有先後。故逆言是以引之。藉令致知格物舉不出是。則於文爲重沓也。今觀鄭君注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其義乃至卓。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由此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鄭君之說。上契孔子。而下與新建知行合一之義適相會。前望誠意。如木水之有本原。不知爲王學者何以忍諸。（新建弟子錢洪甫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所見不逵。鄭君殊違。）宋翔鳳輩不解鄭義。乃以五行符瑞說之。（按鄭解致知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此翔鳳所以誤說。文吉善也。凶惡也。古言吉士言凶人。猶皆此義。善惡吉凶。義同而文複耳。然本當云知善惡吉凶。今云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於義爲不了。蓋牽涉事有終始而誤。）是變精金爲敗鉛也。

新建知行合一之說。正同鄭君。其說大學乃以致知爲致良知。格物爲正物。蓋以鄭君兼舉善惡。有所不愜耳。按本記說誠意。尙舉小人誠中形外之事。然則格物致知誠意。君子小人盡有之。本記所論。依心法大體。示凡事不可以僞爲。猶未教學者以加功也。其教學者加功則自愼獨始。愼獨者誰任。任其良知。新建之楬良知。其實乃愼獨事。（新建自云愼獨即是致良知。斯論最允。）尙

非致知事也。

夫鄭王二說雖異。皆深達心要。又不違於孔孟。非大儒盡心知性者何以能道此。顧由其義。當云知至而後物格。於本記之文為因果相倒。猶懼非作者意也。余讀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下知字當依墨經訓接。鄭云每物來則又有知。非是。）然後好惡形焉。云物至知知者。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也。格者來也。致者送詣也。（說文）物來而知詣之。外有所觸。內有所受。此之謂致知在格物。受有順違。名曰好惡。是故墟墓則生哀。宗廟則生敬。孺子入井則生怵惕。少艾在前則生慕欲。精誠發於須臾。無佗念可以奪之。此之謂誠意。佛家說五識。身外與境觸。以速善惡成就。前後相引。略有五心。初率爾墮心。無間引生尋求心決定心。此物格而知至也。決定心後於怨住怨。於親住善。於中住捨。命之曰染淨心。於此持續有善不善轉。命之曰等流心。此皆誠意也。格物致知無善惡。誠意有善亦有惡矣。德潤身者。善之誠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人之視己若見其肺肝者。不善之誠者也。本記舉格物致知誠意。皆汎論心法自然。不待告教。不督以施功。督施功自愼獨始。猶樂記言施功始於反躬。後儒以三者為功。由是異論蠭起。若尋戈矛矣。若然。此三者為不待說。今本記特楬舉是何其辭之費邪。本記固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學治事為後。自修為先。自修安出哉。溯其本於

最先則必言心法矣。導江於岷山導河於積石者。行視其水勢所從來。非若下游之有浚治矣。且夫去物與知與夫好惡之誠者。其心如頑空。惡固不起。亦無以止於至善。是以君子不去也不去則不憚鄭重言之也。

然則鄭王於道最卑。而非本記文旨。小王隨其文也。於義無所取。顏惠之義或失則退。或失則越。溫公所持。山林獨往之道有在於是者。於本記則倍也。傅子所舉。其去道遠矣。徽公所補。其去道彌遠矣。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漢人短名理。故經儒言道亦不如晚周精至。然其高義儻見雜在常論中者。遂爲宋明心學導師。鄭康成說致知在格物。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是乃本於孔子之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從是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其後王伯安爲知行合一之說。則曰知之篤實處即行。行之精明處即知。其於鄭義無所異也。王子雍僞作古文尚書及孔叢子。古文尚書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改治孫卿所引道經之文。而宋儒悉奉以爲準。然尚非其至者。孔叢子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微特於儒言爲超邁。雖西海聖人何以加是。故楊敬仲終身誦之以爲不刊

之論。前有謝顯道。後有王伯安。皆云心即理。亦於此相會焉。此皆舉其犖犖大者。非若陳氏漢儒通義毛舉碎文以相附也。夫以康成純德高行。其中宜有所得者。子雍雖寡過。子雍與司馬宣王爲婚姻。然未嘗爲謀主。其後毌丘儉稱兵略爲景王畫策耳。世以爲助晉篡魏。則誣也。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劉寔以爲三反。其行不能令人無間然。所言能如是。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釋氏因有貧女寶珠之喩。豈不信夫。

王伯申新定助詞辯

高郵王氏父子精研故訓。所到冰釋。人以爲無間然矣。石臞苦心尋繹。積六十年。得之旣不易。言之殊未敢肆。伯申承其父業。與艱難構造者自殊。述聞一編。誠多精諳。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已者矣。其始創作經傳釋詞。晚又於述聞中著「語詞誤解以實義」一條。驟聆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强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今爲駁證數事。以盡後生之責。非欲苟爲立異。要使瑾瑜無瑕。方爲純美爾。

謂奈也。召南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奈道中多露何哉。小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不平。其奈之何也。　炳麟案以奈訓謂。雖見齊策高注。然

節南山箋訓謂何爲云何。辭氣本無不順。不知王何故易之。若行露之謂當訓爲曰。亦與訓云略同。此乃自作問答。言豈不欲夙夜而行邪。曰道中多露。爾道中多露。則不可行之意自見。又凡言何謂者。據名而求其實也。凡言謂之何者。據實而求其名也。凡言謂之者。據實而定其名也。王於謂之何悉解爲奈之何。然則何謂謂之。又將何解邪。

迪。發語詞也。般庚曰。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高后丕乃崇降不祥也。君奭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言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言古之人惟有夏也。炳麟案以迪爲發語詞。臆造無據。般庚君奭二迪字自當依釋詁訓道。般庚本文云。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乃祖乃父以此導（導古字祇作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也。君奭本文云。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迪字當讀屬上句。言非克有正道也。立政迪字當依釋詁訓作。說文作。起也。（本詩傳） 惟乃語助。古之人起有夏者。據三王之道言。夏爲最先也。

迪。又句中語助也。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又惟殷之諸臣與工也。馬融本君奭曰。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惟寧王德延也。　炳麟案以迪爲句中語助。亦臆造無據。釋詁。迪進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殷所進諸臣與工。猶大雅言王之藎臣矣。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進

思寧王德延也。

若。惟也。般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言予惟籲懷茲新邑也。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言惟昔朕其逝也。君奭曰。若天棐忱。言惟天棐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言惟古有訓也。祭統曰。予汝銘若纂乃考服。言惟纂乃考服也。　炳麟案以惟訓若。臆造無據。般庚之若當訓此。此猶今也。言予今籲懷茲新邑也。大誥之若亦訓此。昔即夕字。春秋傳爲一昔之期是。言此夕朕其往也。君奭之若。承上作轉語。與如同義。呂刑之若。與乃一聲之轉。漢人多言乃者。乃者即往者。此乃古有訓。言往古有訓也。祭統之若。止當訓汝。言汝言若言乃。其義悉同。而語勢輕重有異。猶一句錯見吾我二字。爾王反以舊解爲誤。顚矣。

徂。及也。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堂及基。自羊及牛也。　炳麟案以及訓徂。臆造無據。推王意以爲堂與基可言往。羊與牛不可言往。爾不悟羊牛各有頓置之處。就其處言。故云自羊往牛。舊說本無誤也。如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就其時代言。故得言由言至。若如王氏意。固不得由也。亦不得至也。

之。與也。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言作其鱗與而也。　炳麟案之而聲義通於芝栭。故舊說以爲頰頷。其實當云須鬣。爾王見其辭不偶儷。遽改訓之爲與。夫先秦

文字。安得悉以偶儷之法繩之。如詩言載獫歇驕。獫歇驕非與鱗之而同例乎。

所。語助也。大誥曰天閟毖我成功所。言天愼勞我成功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無逸也。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多歷年也。　炳麟案以所爲語助。臆造無據。君子所其無逸。所自當訓處。大誥君奭二所字即今許字。所許聲通相借。所所爲伐木聲。詩伐木許許。以許爲所。如何所作何許。爾所即爾許。或言如許。古人語簡言爾許。但曰許。多歷年所。言多歷年爾許也。天閟毖我成功所。言天閟毖我成功爾許也。此似語詞。而與汎言語詞者終異。

爽。發聲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　炳麟案以爽爲發聲。臆造無據。方言。爽。猛也。釋詁。惟。思也。然則爽惟即今之猛想耳。

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爲民。厥率化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曰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雒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漢石經尚書殘字曰亂謀面用丕訓德。率謀面用丕訓德也。　炳麟案王以梓材亂字今文作率。故以率解亂。率之爲語助義證尚未堅定。況以此爲亂字之義。尋詩章之終曰亂。故亂有終義。厥亂爲民者。其終爲民也。亂爲四輔者。終爲四輔也。亂厥明我新造邦者。其終勉力于我

新造邦也。詳見余所著古文尚書拾遺。

繇。於也。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言大誥於爾多邦也。　炳麟案繇之訓於。雖見釋詁。然釋詁繇亦有訓道一義。馬本大誥作繇。實亦與猷不異。多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今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多士篇猷正作繇。則知多方云猷告爾有方多士。亦必作繇告矣。但古字道導不異。繇之訓道。于此當從導義。而僞傳不知。又移猷字于大誥上。斯爲失耳。實則大誥繇爾多邦者。大告導爾多邦也。繇告爾多士者。導告爾多士也。繇告爾有方多士者。導告爾有方多士也。如王說。以誥繇爲誥於。則繇告可云於告乎。不得已乃言多士多方之猷告本作告猷。晚出古文改爲猷告。不知石經王曰繇三字相連。本非僞孔改作也。

攸。用也。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云云　炳麟案當云攸讀爲由。方得訓用。

夷。語助也。大雅瞻卬曰。靡有夷屆。靡有夷瘳。言無有終極。無有愈時也。昭二十四年左傳曰。紂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孟子盡心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言考其行而不掩也。

炳麟案秋官行夫。焉使則介之。故書作夷使。玄謂夷發聲。詩之夷屆夷瘳。自可從發聲之說。若孟子之夷考其行。夷正借爲焉字。焉。於是也。言於是考其行也。此在荀子。則音小變作

言矣至春秋傳引書之紂有億兆夷人。與余有亂十人相對。必當有所指斥。何得氾以語助解之。

誕語助也。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云云。 炳麟案以誕爲語助。雖不誤。然誕當讀爲延。釋詁。延間也。王未引此。亦爲專輒。

韻學餘論

自孔氏詩聲類始分冬于東鍾江。自爲一部。然其所據聲母。無過冬中宗衆躬蟲戎農夅宋十類而已。偏列其字。不滿百名。恐古音不當獨成一部。按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沖陰爲韻。小戎。騏騮是中。騧驪是驂。中驂爲韻。思齊。雝雝在宮。不顯亦臨。宮臨爲韻。篤公劉。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飲宗爲韻。蕩。其命匪諶。鮮克有終。諶終爲韻。雲漢。蘊隆蟲蟲。自郊徂宮。靡神不宗。上帝不臨。寧丁我躬。蟲宮宗臨躬爲韻。此六事者。皆冬與侵同用。是知冬當幷入侵部。非自爲一部也。孔子易傳東冬蒸侵多合用。然如屯象傳以從禽也。往吝窮也。禽窮爲韻。比象傳位正中也。失前禽也。上使中也。中禽中爲韻。艮象傳危熏心也。止諸躬也。心躬爲韻。此皆同部而非合用。孔氏固云冬古音與東鍾大殊。與侵最近。乃不能幷冬于侵。蓋創作之始。不敢不愼也。余向作文始。尙沿其說。及作二十三部音準。亦未攷正。由今思

之古音但有侵部而已更無冬部也。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段氏始分之支脂爲三。六朝以上有韻文字證據具足。而不能自言其聲勢之殊。晚節乃反質之江有誥。江亦不能言其故。由今思之。段氏拘于唐韻次第。以韻目在先者爲正音。以韻目在後者爲變音。故無以分三部聲勢耳。三部之中。唯支佳一類。支爲正音。佳爲變音。若之咍一類。則咍爲正音。而之乃變音也。脂微齊皆灰一類。則微灰爲正音。而脂齊皆乃變音也。支也。咍也。微也。取此三韻辨之。則聲勢較然易別矣。支之音橫。咍之音縱。微則闔口。其對轉之韻。支對轉青。青亦橫也。（青韻古音當如今呼先仙韻。見二十三部音準。）咍對轉蒸。蒸亦縱也。微對轉諄。諄亦闔口也。

祭泰夬廢又殊于脂。此一類有去入無平上。其聲勢當如今呼麻韻去聲。說見二十三部音準。

質櫛屑一類。段氏以承眞臻先。孔氏亦不能別。今既知陽聲自侵覃以外皆無入。則質櫛屑當自爲一類。亦有去入無平上者也。其去聲字。如至疐致躓痓懿豷饐㯋侐嫉祕毖閟泌秘鮅痺。唐韻皆在至韻。然標目當用質字。以唐韻至本承脂。易于混淆也。余向用王懷祖說。以至字標目。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或謂廣韻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平入相配而古音則不相謀此但知其分不知其合也。

按說文奄盍皆訓覆弇訓蓋盦訓覆蓋此四字聲義大同而弇本從合聲乃讀爲平盦字廣韻在平聲覃韻又在入聲盍韻盍本讀入而從盍聲者又有豔字又媕鞥皆從弇聲廣韻仍在入聲合韻其從奄聲者則罨庵踚鞥在入聲合韻敆在入聲葉韻腌殗稖㡋錇餣在入聲業韻是此四字之類平入皆通外此如湆從音聲（廣韻又有罯在合韻・䨢在帖韻）・㪱從甚聲（廣韻又有歁在合韻）・敜從念聲（廣韻又有捻諗捻錜諗苶皆在帖韻・與敜同紐）・帖姑詁笘䑠從占聲厭從猒聲濕隰㬤從㬎聲（渠飲切）・趛㜗從參聲（廣韻又有遪在合韻）・砭窆貶從乏聲褻墊從執聲（廣韻墊字亦去入兼收）寁從疌聲平入同類之迹尤更顯然唯古音平與入本不相叶其相叶者乃古音本不讀入而讀平者也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其聲平入本自相轉但平入業已異讀則有韻之文不能相叶而非絕不相謀也

漢儒識古文考上

世疑漢儒識古文與今人釋銅器款識者無異此未識古今之變也款識之學始宋時楊南仲劉原父歐陽氏集古錄用之楊劉二子非有所從受也直臆決之耳秦盄和鐘不顯皇且受天命竈又下國竈從穴從䵼文䵼此竈字也周禮故書以竈爲造廣雅釋詁造始也然則竈又下國者始有下國云爾而南仲說爲奄字鼄敦之鼄本說文鄦字亦或古文鄦有從邑

者。而原父說爲鄭字。呂大臨又說爲邿字。古無邿字弡中簠之弡從弓耳聲。古耳字多作巨毛公鼎文武耿光耿作臥可證乃弭字也。而原父說爲張字。然此乃一器一字之誤耳。其通于諸器者。如皀不知何字也。案其器又與禮圖之敦異。而妄說爲敦字。盨即說文櫝盨字。負戴器也。蓋食器可以首戴者。而妄說爲簋字。此之迷誤。亙八百年而莫能理。自楊劉以下。若呂大臨王俅王楚薛尙功之徒。轉相承襲。或加穿鑿。皆于字書無徵。近代則阮元龔自珍大體如此。而吳大澂尤誕妄。觀其所說。有甚于安石字說者矣。聚諸家所詮釋。終之無一器可以卒讀者。持之旣無故。言之又不成理。夫漢人豈若是乎。武帝所藏銅器。案刻即知爲齊桓公物。而太史公十歲卽誦古文。若如今之釋款識者。伏念浹歲。始成釋文。而又彼此互異。交相疵點。然則銅器且不可驟決。而況讀其書邪。蓋漢初以八體試吏。史篇未缺。大篆固易知。而太史掌集遺文古事。又主課八體。故古文則太史氏習之。其可以博訪者。則七略所謂問諸故老是已。自秦焚書以逮景武間。河間王魯王廣得古文之時。財七八十年耳。故老者何。當高惠呂后朝。有婁敬叔孫通陸賈固嘗識古文。其弟子雖不傳古文經。必有傳其字者。其餘郡國不遇之士。以古文轉相傳授。令百家書可得習讀。如賈祛之倫者。蓋什伯于此。景武間孔安國說古文尙書。桓公說古文禮。逸書多二十四篇。逸禮多三十九篇。此不能以他本對校者。獻王于周官安國于

論語亦然。今其存者。唯尙書數篇難讀。周官論語悉明白如家人言。彼著錄款識者。曷能若是。是無他。則由先問故老。不決則問太史。非以臆穿鑿故然也。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十九萬言。張蒼以授賈生。遂爲訓故。計賈生在漢廷得事張蒼。裁一歲所耳。是時公羊未著竹帛。雖經文猶無可對核。而況于傳。一年之中。張蒼爲賈生說十九萬言。此豈字字講畫之哉。亦通其假借。辨其國邑世系云爾。所以傳授如此其速者。賈生生高帝中。計其父知文字。當在秦焚書以前。其所事吳公。少嘗師事李斯。知文字亦在秦焚書前。是以賈生之于古文。豫有所從受也。若近代釋款識者。十九萬言之書。恐說之百年亦不盡。盡矣。其文義尙紾戾難知。安得條達如此邪。亦由文字有定。不以臆穿鑿故也。元朔以後、通一藝以上。得補卒史。于是八體試吏之法衰。司馬遷下腐刑。其後太史專主星歷。不與文史之事。而太史可以不誦古文、雖諸故老知古文者。亦漸零落以盡。獨治古文逸經者。以是傳授。始爲專家之業耳。若然。董仲舒以心持二一爲患。淮南王以鉛爲金之公。此皆在武帝初。繆己如是。何也。曰私智穿鑿爲之也。自董氏以下。太學博士之于文字。有不如令史者矣。

漢儒識古文攷下

秦雖燔詩書。稱同一文字。而大篆爲八體首。秦權書法度量則依之。雖古文亦未絕。秦權疊

及石刻並有廿字。說文稱秦石刻有乁字。此皆古文。繹山石刻戒作戎。亦以古文甲省爲十。沿舊未改隸書戎早卓等字。悉依古文而變。不依大小篆。此其濫觴也。漢世篆刻。如開母廟石闕止作疋。返作彶。視作眂。皆古文。則作劃。爲籀文。不盡依小篆。其隸石見存與墨本之流傳者。略得百種。合之婁氏字原所摹。洪氏隸釋隸續所錄。則二百六七十種。其間古文不損三十字。籀文不損二十字。常見者且勿論。如楊震碑風作凬。綏民校尉熊君碑風作凬。孔謙碣家作𡨄。孔龢碑作羊篆雜篆亦撫篆字偏旁爲之 鄭固碑孔耽神祠碑華山亭碑禮皆作礼。祝睦碑譙敏碑典皆作籅。楊統碑衡方碑作蒷變竹爲艸 高彪碑艸作屮。梁休碑二作弍。朱龜碑播作𢬵。桐柏廟碑獸作獸。三公山碑作[illegible] 無極山碑曲作𠃊。袁良碑絕作㡭。皆古文希見者。至如韓勑後碑。楊君石門頌蒼頡廟碑。景北海碑陰。孟皆作盂。古文作呆 樊敏碑殺作𣏂。孫叔敖碑武良祠堂畫象殺皆作𢁔。古文作豖 袁良碑張遷碑哲皆作喆。古文作嚞 此雖稍有增損。然非習識古文者曷能爲是。曹全碑癰作癃。袁良碑勛作勳。劉修碑艱作囏。校官碑邊作邉。孔宙碑兵作兵。則作劃。楊著碑秋作龝。斥彰長田君碑若作𧧅。楊統碑迹作速。皆籀文希見者。其餘如繁陽令楊君碑地作墬。無極山碑地作墬。籀文作墬 袁良碑華山亭碑牆皆作𤖨。籀文作牆 非習識籀文者亦不能省作也。後漢書碑者多文俗吏。且去八體試吏之世亦遠矣。然吏家尚有舊聞。得其一二而爲太學五經師所未嘗

道者不絕。又如校官碑親臤寶智。師臤作朋。合于古文以臤爲賢。德本作悳。古文唯見三體石經。其佗周之銅器秦之刻石皆作德矣。然漢篆刻如開母石闕。隸刻如婁壽碑。鄭固碑。北海相景君銘。猶存悳字。乃校周代款識爲精嚴。推而上之。當漢武元朔以上。八體試吏之法尚峻。而醫卜種樹之書皆前代古文。得與經典相校。則孔安國河閒王之倫一覩古經。即字字有所從問可知矣。

疏證古文八事

尚書初出壁中。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則如闕讀爲關。三讀爲四是也。其以聲音訓故展轉求通者。盧亦不少。今壁中古文殘存于正始石經。而孔氏所讀者。多存于太史公書。石經所錄。上古文。下師讀。若櫱獄爲迷亂。中宗爲仲宗。皆上存眞本。而下以師讀通之。其師讀訖馬而止。已不盡安國舊訓。若經典釋文尚書正義史記集解所引馬鄭諸說。云馬作某鄭作某者。兩家有異。則其一必爲改讀之字。兩家相同。亦或爲相沿師讀之字。不應執是以求壁中古文也。周官始出山巖屋壁。蓋未有校勘者。杜子春以下。多所發正。誠如晦之見明。然以意擅定者亦不少。今取尚書太史公本及周禮故書各四事。爲疏通證明如左。後之賢者。其將觸類而長諸。

堯典嵎夷。說文引作堣夷。今文作禺鐵。唯五帝本紀作郁夷。此爲安國所得壁中眞本。堣夷嵎夷乃後漢諸儒之治古文者以今文改字耳。按毛詩周道倭遲。韓詩倭作郁。知此郁夷即倭夷。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是也。

堯典昧谷。據虞翻奏本作丣谷。鄭始讀爲昧谷。今文尙書作柳穀。文見大傳。五帝本紀則作柳谷。知孔安國之讀丣谷。丣亦依大傳作柳。而谷則不改爲穀。大傳柳穀。鄭注以柳爲聚。周禮縫人注亦同。賈疏謂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若孔作柳谷。則異于是。案魏志明帝紀注引搜神記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又引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是柳谷乃西方地名。非謂日入色聚也。據漢地理志河西四郡皆太初時開。而武帝紀元狩二年昆邪王來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則張掖自在其中。是時武帝立裁二十年。安國得見其事。故據實以說書。伏生固不及知。其爲異說。亦無舊焉。

微子今殷其淪喪。宋世家作典喪。此古文本作𥮥字。後人不能說。以爲字形近侖。改作侖。讀爲淪耳。錢大昕曰典喪即殄喪。禮古文以殄爲腆。攷工記之頎典。鄭仲師亦讀典爲殄也。

洪範曰圛。說文亦引之。云圛升雲半有半無。宋世家作曰涕。據詩齊風箋。古文尙書以弟爲

圛。弟當作涕。鄭以涕圛得通。證弟亦可讀爲圛。今作弟者後人以詩本文改之也。古文本作涕。其作圛者則後漢經師所讀說文亦因師讀而引之。與引堣夷正等非壁中眞本如是也。段氏云、詩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圛以字爲後人所加、此臆說也。

周禮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互。按巨者古文渠字。引伸有鉤距之義。參距者謂以三者相鉤距也。不當讀互。又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梎者。故書互爲巨。亦謂所以距止人者。說文梐枑也。楊雄賦木雝槍纍。以爲儲胥。是其義。鄭司農讀爲互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行人。亦不必爾。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故書實或爲賓。按作賓者是。堯典寅賓出日。寅淺內日。此賓柴即賓淺。淺之作柴。猶柴奇作棧奇。柴車即棧車也。若謂實牛柴上。與燔燎何以異。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按說文帝諦也。諦審也。詩傳曰審諦如帝。則帝繫世者謂審繫世也。不當改奠。又瞽矇世奠繫。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按此或帝世繫倒爲世帝繫。或以帝繫相屬爲辭。世帝繫者謂譜次五帝之繫。若改爲奠。文不可通。

攷工記妢胡之笴。故書笴爲笱。杜子春云。笱當爲笴。笴讀爲稿。謂箭稿。今本笴誤爲笱、段氏依唐石經校正。此

大誤也。按大雅維筍及蒲。傳曰筍竹也。筍與竹析言則別。通言則同。妢胡之筍即妢胡之竹。猶言會稽之竹箭矣。若轉形爲筍。讀筍爲稿。迂曲亦甚。

古文六例

古文器異則體異。亦如秦書八體之例。

鐘鼎雜有古籀。而筆勢或有增減。三體石經亦然。此尚不爲異體。然如蛟篆壺吳季子子逞劍。純用鳥篆。則體已不同。金布文省借無方。絕非古籀正字。蓋鑄錢自用此體也。今人所得龜甲。眞僞難知。若果爲古物。其文詭異。又出金布之外。則亦自爲一體而已。說者以此疑古籀正書。是猶見秦璽而疑秦碑秦權也。

八卦爲未具體之古文。

說文序稱蒼頡造字。必先推宓犧畫卦。如☵即水字。☰即气字。（天積气也。故气字本於乾卦。）則蒼頡又本於宓犧者矣。荀子解蔽云。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明蒼頡以前。已有造字者。今皆不傳。獨八卦存耳。

古文已有艸書雜入正體。

以裨諶艸創。屈原屬艸稿推之。知古已有艸書。其間有雜入正體者。如二十幷作廿。票從

弄省以一爲奴𢀶變作米。皆牽連無義。是即古之艸書。

古文有形音同而字異者。

古文形同字異者。如丆爲豕。又爲亥。廿爲二十幷。又爲疾。王爲天下所歸往。又爲石之美者。（其後古文變王作玉。增王作玉。蓋亦所以爲識別而已。然石經瑚器亦王字仍作王。說文錄古文珇𤦡二字。左旁亦祇從王。）士爲事。又爲地之吐生物者。此類多矣。（如𠙴爲張口。又爲𠙴盧飯器。前者音口犯切。後者音去魚切。此本一音之轉。恐實一字。由張口引伸爲飯器耳。釆爲辨別。糞字從釆。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未知何據。恐正是度使字。借釆爲之也。此二字非形同字異之例。）亦有形音皆同而字異者。包從巳爲子未成。㠯從巳又爲手。（知二形皆成字者。子未成之後出字作胎。𢑚手之巳反之爲㠯。㠯者能左右之。知必從𢑚手之巳反之矣。知二音同者。一據胎音。一據㠯音定之。）川爲通流水。首從川。又爲髼。匕爲相與比敍。又爲飯匙。十爲數之終。於彝器又爲古文甲字。十音如叶。與甲音亦無大異。此類形音皆同。義則各別。而象形指事各自可說。非聲近通借也。許書說解。多存一曰之例。蓋皆二字形音適同。不得盡謂爲假借也。

說文所錄古文或有聲近通借之字。

莊古文作㛸。其字從歺。與葬從死同。從爿聲。與三體石經所載古文葬字從爿同。丌者下基所以薦之。猶小篆葬字從一。然則此爲古文葬字。自古借爲莊嚴字。故說文錄爲莊古文爾。小徐本手部播下有古文作徙。正同小篆徙字。徙與播音義皆遠。其實乃迣字耳。彝

器古文十作|。故世作止。形與下基之止混。漢郊祀歌，泄萬里。孟康音逝，與㽞同在古音泰部。故古文借爲㽞字。說文亦錄以爲㽞之古文焉。世省作止。又見汗簡引石經黃字。汗簡雖讀爲光。實古文黃字也。黃從田從炗聲。炗從廿火。表其多。而石鼓庶字作庻。以說文革字從廿說爲卅字證之。則庻下之炗從卅火。亦表其多也。此石經黃字從田從炗。上體如止者。亦是世字。古文世卅本相通。亦從卅火也。世亦有省作山者。嘯堂集古錄周蛟篆鐘萬葉無疆。葉字作末實乃葉字。省世爲山。與下木字相聯。故全似未字耳。又有小篆本無其字。而古文有之者。乃不得不錄爲小篆之重文。如次爲不前不精。古文次作𠕁。乃周官掌次之次。彼云設重帟重案。鄭司農云。帟平帳也。重帟故作三重形以象之。小篆乃祇有次字。故錄𠕁爲次重文云。

說文不錄古文俗字。

小篆有俗字。古文亦有俗字。說文於小篆俗字錄之。於古文俗字不錄。所以示謹嚴也。票從火。熛則從重火。眘從目。睯則從重目。咎從人。倃則從重人。堇從土。墐則從重土。此小篆俗字也。說文錄之。士昏禮古文止作趾。乃從重止。是爲古文俗字。說文則不錄矣。豋𤼷二字本當從未。今從豆者。小篆俗字。說文錄之。盂鼎文王武王作玟珷。或云。玟珷字從玉。乃借他字爲之。猶丁公作玎公也。然珷字諸書未見。不得以玎字爲比。此以言王故字從王。謚法本兼爲天子諸侯。何得見王而從王也。此爲古文俗字。依說文例亦不可錄。

附餘杭先生與黃季剛書

古文多繆。自漢志已言孔子傷其浸不正。初非肊說。求文字之根本。莫先於古文。故不得不尊。文字轉寫繆誤。亦莫甚於古文。故不得不汰。此蓋許君之志也。其間亦有一字千金者。如說文弗字。說解以爲從韋省。知非從弓者。石經古文弗字五見。字皆作弗。蓋韋省當作弟。弗當作㢭。以結體不便。稍變爲弗。若從弓。則不得如此作也。阮雲臺見顏氏韋賢傳注云。黻作弜形。爲古弗字。因謂弗本從弓。殊不知以弜爲弗。乃出僞孔古文。今莫高窟所出經典釋文九載績用弗成。弗字作弜。是其證也。舊皆云黻爲兩已相背。顏氏信僞孔古文。其說獨異。阮氏仍之。乃云黼畫斧實有其物。黻畫兩已兩已何物耶。其說見積古齋鐘鼎欵識及研經室集。乃阮氏得意之論。不知說文夒字說解云。止已夊象手足形。則已亦手也。舒之指見則爲止。握之爲拳則爲已。兩止相背爲癶。足剌撥也。兩已相背爲兜。義亦正同。音黻。與癶之音撥又同。蓋兜即癶字耳。得說文夒字而兩已之義明。得石經弗字而兩弓之義破。阮氏時石經固未出。然於說文亦不能精心比度。至彝器亞形。上下耑皆相聯。而强以弜字傅會。則尤不相涉矣。又如師毀敦。乃祖考有𧷸于我家。𧷸字王俅薛尙功皆讀爲婚字。形實與籀文婚字不近。據說文難字古文有作雖者。則查㐭皆堇字之變。從

㠯堇聲。當即㨷之或體。借㨷爲勤耳。命官賜器。當述其祖宗世功。不當言姻婭之私也。以上二則。自謂精審。其餘尚有數事。俟足下來詳論之。大氐研尋古文者。當以說文爲律度。著其信善。而匡其紕繆。如顧氏之作隸辨。予奪由心。無或軌法。方於小學有所補助。今人知隸書有正俗。不知古文亦有正俗。說之不當。與馬頭長人持十初無異也。或者謂許君後漢人耳。以後漢人之說。是非周代舊文。疑於以今衡古。是則不然。形有保氏六書之法。聲有三百篇之韻。且說文所錄獨體之字。與其稱古文作某者。合之尚得六七百字。悉可比例而知。今亦遵修舊文而已。非竟以許君作倉頡觀也。近世好言古文。往往繆戾。由其道。非徒于小學無補。且爲小學之蠹賊焉。足下篤於雅故者。亦有意於是乎。

黃季剛上餘杭先生書

竊謂㠯易殊體。浸成奇字。大氐不出省變二塗。然必不省不變者尚存。始有可說。故革字若亡。即革字不可說。弟字若亡。即弟字不可說。其或省變之柢雖亡。而仍能說者。則必師訓相傳。確可信據。故家從豭省。宕從碭省。自非博考。寧非武斷。此外則古文有存其形而終不能說其爲何字者。今所見古器物文多此類。有知其爲何字而終不能說其形聲者。故許書每言古文某如此。云古文某者。從師讀而知之。三體石經古文亦類是矣。云如此

者。往往不知所以下筆。其所從既不可說。故以疑辭了之。或並不言如此。又不說所從。亦準闕疑之例。昔徐鼎臣錄篆文筆蹟小異諸字。其意實本許書所云某字從古文之體。既有此例。而後知古之爲字。有筆意可說與筆勢從變二科。顏之推云學者不覩說文。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義。此但就筆意言。未足以馭筆勢之變也。夫丄丅二文即作二二。尚爲可說。變爲上下。則旁二注無可說矣。一貫三爲王。象三玉之連。及其貫爲玉。以二字相溷。推王之中畫近上以爲別。則無意矣。李陽冰說無據不悉筆勢有變。而一點一畫求之。必至於妄說。近世鐘鼎之家。免於妄者少矣。許君言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侃竊願竺守斯言。尚願先生更進而教之。

指南針攷

近世羅盤之制。以慈石作針定子午。謂之指南針。航海者賴之。西人謂自中國往也。當羅盤未作時。於古有指南車。鬼谷子稱肅愼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周官因作指南車以送之。洪範五行傳曰。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中才矣。得指南車而悟。失之則惑。管仲桓公指南車也。御覽指南車部引鬼谷作於周末。洪範五行傳成於西漢。自是時已有指南車之稱。則必已有其物矣。然鬼谷云周公所作。則殊未諦。蓋周禮成於周公。考工記復在其後。

記稱匠人建國。爲規識日出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則是時未有指南之器也。據考工稱秦無廬。則其書當作於東周。是時指南針猶未就。逮鬼谷在七國時已有其器。是當起於春秋戰國間也。然偶有作者。其傳未廣。魏書馬鈞傳稱馬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指南車成。引同上。亦見魏志杜夔傳注引傅子。至晉鹵簿令稱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巾幘絳衫大口袴。引同上 則用於朝廷以爲儀器矣。而崔鴻後趙錄稱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引同上 則百年之中傳其術者已多矣。蓋指南針必用慈石。周秦間諸子多言慈石取鐵。顧未嘗言其指南。則知是時偶有識者。始知用之。他人猶不喻也。至馬鈞作車既成。相距百年。而解飛又作。是必慈石指南之說已傳於世人也。其後以作車不便。更作羅盤。然推其名可見者。實自鬼谷始。推其成器備用。實自馬鈞始。

銅器鐵器變遷攷

今所見古人利器。大抵以銅爲之。春秋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解古者以銅爲兵。學者因謂經傳所述利器皆銅也。按記中庸言白刃可蹈。莊子言王脫白刃待之。惟鋼鐵故色白。若純銅則色當赤。周東序所陳

赤刀。蓋太古之器。於周時已不任也。若鍮石。（今之黃銅）以銅錫相合。則色當黃。武王所杖黃鉞。亦祗以爲儀杖也。實用者必以白刃。而白則表剛鐵之色。是豈銅爲之乎。顧說者猶謂春秋以後始有白刃。前此蓋無不用銅者。依攷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其言金齊。金與錫相糅爲之。則金自指銅言。然此諸器。惟鑒燧必用銅錫。鐘鼎亦宜以銅爲之。矢鏃直往。所任在鋒不在鍔。戈戟爲鉤兵。不以懸斫。故用銅。不憂其無任。而鄭注矢人悉謂其鏃用鐵。則與本記已異。若斧斤則以斬木。或以斬人。大刃刀劍之屬。亦有懸斫破堅二用。此必不得用銅者。呂覽別類篇曰。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此謂赤銅體輭。雜錫爲鍮。始不屈曲。非曰金錫合則剛鍔銛利也。又說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黃所以爲牣。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此亦但以完久不敝爲良。而終不可施於懸斫。夫器之華樸。古今之異也。器必有用。而銅鐵或任或不任。古今無以異也。其斧斤大刃而不任用。造之將何爲。意者攷工言斧斤。通指將帥所仗之鉞。樂舞所操之戚。其言大刃。亦但及佩帶爲容者。皆儀杖之具。而非取斫斷裁割之用邪。

其以爲實用者、是必以剛鐵爲之。或疑生鐵易化、銅稍難化。而熟鐵剛鐵非周初粗工所能鍊、生鐵不可以作利器。故且以銅爲之。然按禹貢梁州厥貢鏐鐵銀鏤砮磬。說文及鄭氏注皆謂剛鐵可以刻鏤。故謂之鏤。是則鐵爲生鐵、鏤爲剛鐵。禹時已有之。獨於周世失其傳邪。依司馬法。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左執黃鉞。右秉白旄。由采色以徵其質。則黃鉞者銅爲之。玄鉞者以熟鐵爲體而銜剛。白鉞者通體以剛鐵爲之。夏尚忠。殷尚質。儀杖與實用不異。周尚文。儀杖與實用始離矣。逸周書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斬之以黃鉞。二女縊。武王斬之以玄鉞。由今推校。自縊者骨肉如故。非鐵鉞不可斬。自燔者肉枯而骨銷。其質浮疏。故儀杖之銅鉞亦得斬焉。世之自燔者固少有。則知儀杖以外不得無鐵鉞明矣。其他斧斤大刃鑽鑿諸器。復以餘事明之。攷工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此皆裁革爲札者。而於禮服有韋弁革帶。於駕被有韅靷鞅靽。靡不以革爲之。夫裁革之刀。於諸刃爲最利。非剛鐵不可作。若謂周初祇有銅刃。是諸革器者。又何以就焉。春官典瑞。有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此皆彫玉以成象者也。又有瑑圭璋璧琮。亦皆瑑爲圻鄂者也。此非以鐵器錐鑿。必不可就。彼銅其能勝之乎。秋官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司刑刖罪五百。注曰。斬以鐵鉞。殺以刀刃。刖斷足也。此皆截斷骨骼。非銅斧銅刃所能也。若夫虞人伐木。匠人治材。是必前乎周而有之。攷工記言

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自宮室始就。已備棟柱。喪禮粗成。必有棺槨。瓦棺蓋防泄臭而作而虞書言禹乘四載。則是時已有舟車。縱令刳木爲俞。椎輪作駕。亦必有伐木治材之事在其先。是諸木質能以銅斧斵之。銅鋸解之乎。由此觀之。古之有熟鐵剛鐵也久矣。傳記言鐵之用者。莫詳於管子。海王篇。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詳管子本旨。欲藉稅於鐵。以足國用。而因計鐵器之需。則知是諸鐵器。必成於管子前矣。顧或者曰。耒耜本以熟鐵最劣者爲之。斤鋸雖淬之成廉。非務於至精者。女子裁衣則用剪刀。其本不妨用熟鐵。其口乃以剛鐵爲之。所需剛鐵猶至少。故其他不必備也。余按今之冶者。先以鐵礦鎔爲生鐵。次以土釜炒之。漸去其滓。椎段以爲熟鐵。乃以熾炭然之。以椎段之。如是五次。重百者爲五十。然後可以作刀以給庖人。如是八次。重百者爲二十五。然後可以爲良刀劍。凡以熟鐵爲器。有小鑪則段。有大鑪則鑄。鑄者不如段者堅。刀劍既成。必淬之以水以出剛。淬道有良楛。適水火之齊。則刀劍良。不適其齊。則刀劍楛。其工至煩重。古之良冶。隱匿學技。而不肯授之他族。是以冶人至寡。所冶纔供鞄人玉人匠人刑人之用。若夫兵器。則布在行伍。所需衆矣。小國一軍。猶萬二千五百人。千八百國。則其器當二三千萬。剛鐵

必不足以徧給也。而以生鐵擊刺。則有芒刃頓挫之患。以熟鐵粗而不淬者擊刺。則有鋼鈍不入之慮。不得不以銅承乏。銅器懸斫。其口無有不卷者。是故攷工說兵車六等。司馬法述長兵短兵。無過矛與戈戟。而刀劍在所不用。以刀劍非銅所任。矛爲刺兵。戈戟爲鉤兵。矛之用在直刺。戈之用在橫戾。與陵處斬斫者有異。則可以銅任之也。且已能以鋼鐵作刀。而不能直以作戈矛。已能以此裁革爲甲。而不能以浴鐵爲鎧。則良冶少。剛鐵乏之故也。若自兵器而外。所需既少。何惜於剛鐵而不用邪。管子之時。與周初又稍異。雖兵器亦始以剛鐵爲之。齊語曰。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劚。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夫以劍試馬。卽漢時所謂斬馬劍也。此非剛鐵至利者不能斷。而鑄戟與劍同齊。是管子始以剛鐵爲戟也。斤鉏之屬。海王篇已言用鐵。然則美金卽剛鐵。惡金卽熟鐵。與剛鐵之不精者也。自管子以剛鐵鑄戟。而晉亦因之。春秋文二年傳。晉襄公使萊駒以戈斬囚。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古者戈爲鉤兵。不任斬斫。晉乃用以斬人。則必易銅爲鐵。亦明矣。他如魏絳用鉞以戮揚干之僕。楚靈王以斧鉞負慶封。因速殺之。斧鉞之用剛鐵。則固可知也。春秋之末。剛鐵鑄劍。其術愈精。而良工多起於吳越。莊子所謂干越之劍。漢時所謂歐刀。皆謂越人歐冶子所鑄者也。據越絕書。龍淵太阿工布三劍者。則歐冶子干將取茨山鐵英

爲之。吳越春秋。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流。于是斷髮揃指。投之鑪中。金鐵乃濡。此皆以鐵爲劍者也。然其言純鉤。則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其言湛盧。則謂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苟如是。則純鉤不過佩帶之劍。湛盧以四金糅成。必不得爲名器。是蓋傳之者誤爾。荀子彊國篇。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此又以莫邪爲銅錫所成。果若是。安得劙盤盂刎牛馬哉。蓋亦大儒未審之言。其時吳越既有良劍。中原亦多以劍爲兵器。春秋昭二十一年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此即今之衝鋒。以肉薄取勝者也。劍可以入軍。則爲剛鐵所造可知。其視之亦不甚珍貴矣。及墨子備穴篇。有鐵鈇鐵鉤鉅。鈇與斧斤同類。鉤鉅則墨子新爲之。蓋中原治鐵者益多矣。下逮亡國。鐵劍之用彌廣。雖刺兵鉤兵亦漸無用銅者。秦昭王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蘇秦說韓王。言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索隱引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則鐵劍已爲軍中常用也。荀子議兵曰。楚人宛鉅鐵鉇。慘如蠭蠆。鉇即矛之異稱。合諸蘇秦所言韓之劍戟。是刺兵鉤兵亦已不用銅也。綜觀變遷之迹。則農具之用熟鐵。裁革刻玉行刑之用剛鐵。自古以然。周初已取剛鐵爲斧鉞刀劍。爾數少不能布於行伍。行伍所用矛戈戟。皆銅質。管子有試馬之劍。劍已漸爲軍用。而戈戟

亦始以鐵鑄。七國以後。凡兵器。無有用銅者矣。安可以周初兵器用銅而謂斧鉞刀劍皆然哉。且左氏稱虞叔有寶劍。虞公求之。穀梁氏稱孟勞者魯之寶刀。太史公稱伍胥解劍以與漁父曰此劍直百金。是皆春秋時事也。夫唯鑄以剛鐵。或以段工萬辟千灌成之。然後謂之寶。然後足以當百金。古者言一金。周以斤數。秦以溢數。其直皆萬錢。百金則直錢千緡矣。若徒一銅劍也。上制之劍。其重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不當二銖之鉞千枚。其可以直百金邪。若然今世而見古刀劍。皆以銅爲之者。是或佩帶爲容儀。或殉葬之明器。必非施於實用者也。且漢時不以銅爲利器。其事至明。然今所見漢劍亦銅質。非容儀與明器。將安用之。古之鐵刀劍。今無一存者。此以鐵易鏽潰。不能久存。雖幸存。其欵識漫汗不可的知。故若徒據所見古器以爲準。豈特周時無鐵刀劍。雖漢晉亦未之有也。

伯夷叔齊種族考

魏志及裴松之所引魏書稱烏丸鮮卑。即古之東胡。而扶餘高句麗東沃沮挹婁濊貉三韓則稱東夷。大抵自遼水以東。東越粟末南逾馬訾。爲東夷。昔所謂貉。唐以來所謂高麗女眞。皆一族也。自黑龍江西部南及遼水之源。逾遼而西。爲東胡。其後分爲烏丸鮮卑。在遼西者古謂之山戎。韋昭解齊語。以山戎爲今之鮮卑。此一族也。淸時水平所屬盧龍遷安灤昌黎

撫寧臨榆及錦州所屬錦寧遠。于漢時皆屬遼西盧龍則漢之肥如遷安則漢之令支。齊語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是即鮮卑之近中國者。至後漢遷徙漸遠。而徙河。（即錦與寧遠）隸遼東屬國都尉。是必鮮卑居之。及魏晉間。則慕容氏以興。今自黑龍江西部南至開原。皆有錫伯人。錫伯即鮮卑轉語。其語言與女眞種族自署滿洲者有異。此東胡與貉之分。乃及唐時柳城雜胡。（安祿山李光弼皆其種）明時兀良哈三衞。皆山戎鮮卑遺種。而鳥丸浸微矣。伯夷叔齊者。莊子讓王篇以爲處於孤竹。太史列傳以爲孤竹君之二子。史記索隱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曰。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二說雖小殊。然令支即今遷安。南去盧龍亦不過四十里。于周時未必分。以桓公伐山戎斬孤竹觀之。則夷齊爲山戎種。所謂鮮卑大人者是。其姓墨胎。亦虜姓。非漢姓也。其後所隱首陽。史記正義引說文首陽山在遼西。而曹大家謂在隴西。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曹馬蓋以首陽亦稱西山。故置之中國西部。不悟是時天下宗周。夷齊欲與中國遠。則當退于蠻夷絕域。若隴西近隸雍州。爲周畿內。河東蒲坂與雍州亦衹隔河。非避周之地。惟說文指言遼西者。此正夷齊故國。而周初定中原。其威力尙未能東被。隱于是爲宜。今盧龍東南二十五里有陽山。即古首陽。孤竹在盧龍西十五里。是首陽本孤竹所轄。稱西山者。

蓋以東對碣石。碣石在昌黎縣。時尚未沒于海。則謂之西。非九州之西也。所謂采薇而食之者。毛詩艸木疏謂薇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似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即今之野豌豆苗。古者豌豆無專名。則葉與實皆得名薇。按管子稱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亦舉戎菽爲說。釋艸戎菽謂之荏菽。舍人樊光李巡郭璞皆以爲胡豆。此即今之豌豆。詩鄭箋乃以此爲大豆。驗今遼河兩岸大豆爲天下最。中原雖先有荏菽。然種不如山戎之美。故齊桓因而布之。鄭說似近。以夷齊采薇相稽。說爲胡豆者亦近。大抵戎人名穀。不如中土之能分辨。大豆胡豆或通以戎菽爲稱爾。夷齊在山戎。不食大豆。但食豌豆者。據漢律歷志引武成篇。武王殺紂在二月。逸周書世俘解武王成辟在四月。成辟即所謂天下宗周。時則夏正二月也。夷齊自是避之首陽。道途回遠。非一二月不至。至則在夏正四月。是時豌豆方成。而大豆猶未成莢。故就取豌豆食之。及秋大豆已穫。何必不食大豆耶。世傳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壞。寧知薇非四時所有。焉得常服以盡三年也。夷齊不食周粟者。謂不食周室養老之餼。非謂率土之毛出于民力者悉當厭而吐之。徒以東胡無米。三國志引魏書。烏丸俗以四節耕種。地宜青穄東牆。米常仰中國。鮮卑習俗與烏丸同。獨饒產豆。故就所有者爲食。必不偏取豌豆而棄大豆也。其稱餓者。夷齊就周養老。常得肉食。鮮卑戎人又素以飲酪食肉爲主。比其歸時。年老不任弋

獵。胡俗賤老。三國志注引魏書·烏丸俗賤老·鮮卑習俗與烏丸同·亦無以肉相餉者。乍食植物。則歉然如餒耳。借令今人得豆類爲常食。首夏食豌豆。長夏食豍豆。秋食大豆。大豆堅實。又可熏暴以備冬春之需。其味豐腴甘美。視稻麥或不逮。視黍稷乃遠勝之。何餓之有焉。其言餓且死者。夷齊老矣。雖日食芻豢亦自斃。後人欲高其節。故以餓死連言。終之非如龔勝之所爲也。夷齊鮮卑人。武王與紂皆非其主。與龔勝爲漢臣者異。撰直由素性廉讓。不直武王所爲。故走而避之。孟子所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據三國志注引魏書·烏丸鮮卑皆髡禿以爲輕便·毛毳爲衣·伯夷鮮卑人·實未嘗朝衣朝冠·孟子特舉此爲喩耳·斯伯夷之旨也。太史以伯夷與許由同論。周末如陳仲輩皆聞其風而悅之。此皆非有亡國之痛。直以清風絜行。蟬蛻貪濁之表而已矣。凡種類不同。禮俗素異之人。有能化及中原。永爲世範者。自釋迦以前。未有過于伯夷者也。

張仲景事狀攷

林億傷寒論序引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名機。南陽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何顒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

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貰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皇甫謐甲乙經序。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

抱朴子至理篇。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案何顒在後漢書黨錮傳。南陽襄鄉人。別傳言同郡張仲景。則名醫錄稱仲景南陽人信矣。顒于郭泰賈彪爲後進、而能先識曹操荀彧。仲景與操彧殆行輩相若者也。顒別傳載王仲宣年與甲乙經序不同、尋魏志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然則甲乙經序稱年四十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視何顒別傳爲得實。仲宣終于建安二十二年。前二十年遇仲景時。則建安二年也。魏志粲年十七。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仲景生南陽。仕爲長沙太守。南陽長沙皆荊州部。故得與仲宣相遇。然據劉表傳及英雄記。長沙太守南陽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桓

楷傳。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及旁三郡拒表。則是建安四五年閒事也。羨死。懌繼。父子據有長沙。是時仲景不得爲其太守。意者仲景先在荊州與仲宣同依表。表既幷懌。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宜在建安七年後矣。南陽張氏自廷尉釋之以來。世爲甲族。故廣韵列張氏十四望。南陽次於清河。仲景自序言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則其支裔小小者耳。伯祖仲景羨懌皆同望。其親疏不可知。然觀桓階說羨叛表。城陷自賢。表尚辟爲從事祭酒。則于仲景固不忌也。何顒嘗與王允謀誅董卓。未遂而卒。計卒時未篤老。仲景則爲其所獎進者。自序稱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則傷寒論成于建安八九年。上與何顒同時與操彧相校。其時不過中身也。王冰素問序言魏有張公華公。則知荊州降後。仲景亦入中原矣。抱朴稱仲景穿胸以納赤餅。其絕技乃與元化相類。而法不傳。魏晉閒人多以元化仲景並稱。其術之工相似也。計元化長於仲景蓋數十歲。何以明之。魏志華佗傳。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爲太祖所收。荀彧請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後愛子倉舒病。乃悔之。倉舒即鄧哀王沖。卒於建安十三年。元化死復在其前。而年且近百歲。其視仲景蓋四十年以長。然兩人始終無會聚事。穿胸之術亦不自元化得之。抱朴至理篇。淳于能解顱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滌胃。此則倉公已有刳治之術。仲

景元化蓋並得其傳者也。元化臨死。出其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孫奇以爲即金匱要略。亦無據。尋抱朴雜應篇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明元化書亦稱金匱。奇乃談以仲景相傳耳。仲景處荊州。元化譙人。蹤迹多在彭城廣陵間。年齒又相去遠。仲景歸魏。當在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荊州降時。時元化已死。故兩人終身不相遇。且甲乙經序稱華佗性惡矜技。焉肯謂佗人書能活人也。仲景在後漢書三國志皆無傳。史通人物篇曰。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書廣列諸傳。遺此不編。今謂仲景事何顒依劉表。交王粲。所與遊皆名士。疑其言行可稱者衆。不徒以醫術著也。言時才重於許洛。即謂劉琮納士以後。仲景在魏也。建安十三年。歲在戊子。而劉琮以荊州降。至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歲在庚辰。而高貴鄉公遇弒。甲乙經成于甘露中。已稱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則相距五十年爾。

雜說三篇

說龍

龍之爲物。以前代傳之過神。遂爲人所不信。近湘潭王氏說易。謂馬八尺以上爲龍。易所言

龍皆馬也。若然。所謂潛龍躍淵飛龍在天者則不可通。且古書亦數以龍蛇並稱。非專指馬八尺以上者明矣。左氏記蔡墨言古者畜龍。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此則龍亦常物。所謂能幽能明能巨能細能短能長者無有也。古書所載瑞應容多附會。若左氏載龍鬭洧淵。子產弗禳。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三年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井中。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述高貴鄉公言龍者君德。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此皆詳述變異。宜不爲誣造者。按漢書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是則龍形與蜥蜴同。今俗謂蜥蜴爲潛龍。亦曰地龍。南洋羣島有蜥蜴躍起數尺。俗即謂之飛龍。此亦積古相傳之義。其大者曰鼉鱷。並似蜥蜴。鼉出大江中流。而鱷生於南海。其形正同。然則鼉鱷即龍屬矣。說文。蛟龍之屬也。武帝紀元封五年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樅陽則今桐城。是今江道自九江而下。牛渚而上。兩岸時患蛟水。然亦未有言蛟狀者。惟鼉至多。往往被生得。俗稱豬婆龍。依本草陳藏器說。鼉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江岸。是蛟水則鼉攻隄岸爲之。稽以漢武射蛟之地。言射蛟者實射鼉耳。神農本草有鮀魚甲。別錄云生南海池澤。陶隱居云鮀即鼉也。陳藏器按鼉性嗜睡。形如龍。

此物靈强。既是龍類。應去其魚。以此證之。鼉與龍亦小別耳。東方朔雖言龍有角。然依廣雅釋魚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蘢〔即虯字〕龍。無角曰蚒龍。是龍無角者甚衆。蚒即螭字。古音無舌上。呼螭止與鼉同。一轉由舌頭變舌上爲豬婆反。再轉由歌變支爲恥支反。而俗猶存豬婆之音。春秋傳以螭與魅並言。陶隱居亦說鼉能爲魅。語雖無稽。明自古知鼉即螭矣。鼉鱷亦同物。以生江海之異。隨地而立名。別錄所謂生南海池澤者。即今之鱷。鱷上陸能與師子鬥。此南洲人所恆見。與藏器言能攻江岸者其力亦相若。是故鼉螭字異而名同。鼉鱷名異而物同。鼉蛟物有小別而類同。是數者皆龍矣。其一種有角者。此猶吳羊無角。山羊有角。其爲羊則一也。奚足異焉。昔遠西人未至南洲時。馬來人不習射擊。能持咒捕鱷。先以二人躍入海內。鱷魚來。一人當其前與鬥。一人即騰上鱷魚背。以布纏其項至口。爲五六匝。結之。鱷力在尾。纏其頭則尾不掉。於是持布爲轡。跨之而出。度古所謂御龍者亦是術也。若韓非云龍之爲蟲可狎而騎。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殺人。今鱷魚項下正有逆鱗。而馬來人纏市者不避。則韓非未之知也。

說鵬鯤

說文。朋鵬鳳本同字。莊子逍遙游。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斯固寄言無實。

宋至對楚王問。鳥有鳳而魚有鯤。道其飛躍。與莊子語相類。當時鵬鳳固不別也。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釋鳥爰居雜懸。樊光云似鳳皇。司馬彪莊子注爰居舉頭高八尺。然則鳳之大亦不過是。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有五鳳皇見於郟縣。注引東觀記鳳高八尺。正與爰居同。京房易傳謂鳳皇高丈二。則視爰居爲大。郭璞注釋鳥謂鳳高六尺許。乃反小於爰居。要之言八尺者目擊之言。爲得其中。爰居似鳳而爲海鳥。說文言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是亦指東海也。說文又云五方神鳥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爽北方幽昌中央鳳皇。春秋傳唐成公有兩鷫爽馬。馬融說鷫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此則大雁與鳳爲比。頸如駿馬。依此可以得鳳之形。郭璞云漢元帝時瑯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亦其類也。鳳以高飛爲材。故諸文采之鳥莫能比。鷫爽爰居亦相似。若漢時條支所獻馬爵。今所謂駝鳥者。此雖具鳥之形。力弱不能高舉。與鳳鷫爽爰居皆異矣。又釋典有金翅鳥王。妄者以大鵬附之。彼自鷹鶚類。能高飛而性殘戾。與鳳大殊。今川東至湖北鄖陽亦有大鳥。夜出攫食小犢。土人輒以大鵬呼之。不知其爲鷹也。鯤之字說文作鰥。齊風其魚魴鰥。傳曰鰥大魚也。詩以鰥與魴鱮並稱。是亦常魚。顧古者鳳鰥連舉。說文言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許氏所據爲漢書宣帝紀。紀稱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

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此當時目驗也。而鰥字乃獨引伸爲鰥寡義。與朋黨正相反。以今所見魚之大者莫如鯨。然非近海所有。江中所有者大莫如鱘。俗謂之尋黃魚。近海所有者大莫如沙。古謂之鮫。亦謂之鮨。釋魚鱀是鮨。郭璞以爲鮨屬。大者長丈餘。胎生。今沙魚亦胎生。自遼海以訖粵海皆有之。海濱人言沙魚無陰陽之交。以目對視爲交。疑古所謂鰥者亦即沙魚。以其交不由形體。故引申爲無妻。釋名說鰥字從魚。目恆不閉。亦由對視轉其義也。舉斯以校。鵬高不過八尺。鯤長不過丈餘。以朋黨與鰥寡相反。故古者連類而言。莊生宋玉張之。則侈言無驗矣。

問曰。釋魚鯤魚子。而莊生宋玉以爲大魚。詩傳說鰥爲大魚。鄭箋又以爲魚子。若是其戾者何也。答曰。凡動植物之名。一字往往異義。即以魚類言之。詩傳云鯊鮀也。此爲吹沙小魚。長僅數寸。而說文云魦魚出樂浪潘國。乃正今所謂沙魚。釋魚鯉鱣。毛公舍人許氏並以鱣即鯉魚。此即三十六鱗者。而陸璣郭璞則云鱣身形似龍。縱廣四五尺。長二三丈。此又今所謂尋皇魚。後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即以鱣爲鱓。說文鱓魚名。皮可爲鼓。則又以鱓爲鼉。其字即同。其物大小殊絕至是。然則鯤鰥之義。或爲魚子。或爲大魚。未足怪也。

說鬼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从儿由象鬼頭。鬼陰氣賊害故从厶。由鬼頭也。象形。按鬼頭非人所能見。且禺爲母猴屬。而禺頭與鬼頭同。今所見猴亦衆矣。以爲其頭似鬼。則人所必不信。畏字鬼頭而虎爪。世亦未見其形也。余以爲鬼頭既有形。初造字時必不謂是死者之靈。以聲求之。鬼與夔正相似。說文夔卽魖也。魖耗鬼也。東京賦曰。殘夔魖與罔象。夫以耗鬼爲夔。則鬼爲生物可知。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韋解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罔兩山精。效人聲而迷惑人。若然。夔面似人。其身似猴。是亦猴之屬。其能言則與猩猩相似也。禺頭似鬼。正謂與夔頭同。夔與罔兩同類。能迷惑人。故从厶。史記秦始皇本紀。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楚辭有山鬼篇。素未知山鬼何物。讀杜甫有懷鄭十八司戶詩。言山鬼獨一脚。乃知山鬼卽夔。杜時蓋猶見古訓。楚辭稱山鬼窈窕慕人。含睇宜笑。正與罔兩迷惑人等。由此諸證。則知造鬼字時殆卽夔之或字。其後以死者之靈不可言狀。乃因怪物之名以命之。魂魄諸字。則字義引申後所從出。古文又有䰟字。則特爲死者之靈製文。要於鬼之初義無與也。山繅爲物。今貴州四川皆有之。聲如小兒。其足迹亦似人。民呼曰小神子。甚畏憚焉。誠所謂木石之怪者。古謂夔一足。或如鶴有兩脛。常縮其一。非眞一足也。更以說文鬼部之字證之。彪爲老精物。从彡象鬼毛。魃爲鬼服。彪固生物。是以得有毛。魃之爲鬼服者。則

楚辭所謂披薜荔帶女蘿者非死者之靈甚明。凡人年老則智勝而黠、物亦如之。老精物者蓋非生而能然、山魈之初生。亦常猴而已矣。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其是之謂歟。

救學弊論

士先志。不足以啓其志者。勿教焉可也。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足以致高明光大者勿學焉可也。末世綴學。不能使人人有志。然猶什而得一。及今則亡。諸學子之躁動者。以他人主使故然非有特立獨行如陳東歐陽澈者也。且學者皆趣側詭之道。內不充實。而外頗有諛聞。求其以序進者則無有。所謂高明光大者。亦殆於絕迹矣。

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攷辨。其步驟然也。今之學者。能攷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得盛雨爲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然亦不能盡責也。識字者古之小學。晚世雖大學或不知。此在宋時已然。以三代之學明人倫。則謂教字從孝。以易之四德元合於仁。則謂元亦從人從二。此又何責於今之人邪。若夫記誦之衰。仍世而益甚。則趣捷欲速爲之。蓋學問不期於廣博。要以能讀常見書爲務。宋人爲學。自少習羣經。外即誦荀揚老莊之書。自明至清初。雖盛稱理學經學者。或於此未悉矣。明徐階爲聶豹弟子。自以爲

文成再傳。亦讀書爲古文辭。非拘於王學者。然陳繼儒見聞錄載其事。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法言。公即於臺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是明之大儒未涉法言也。淸胡渭與閻若璩齊名。於易知河洛先天之妄。於書明辨古今水道。卓然成家。然尙書蔡沈傳有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胡氏以爲文義不通。不悟殂落而死語亦見法言。且揚子於元后誄亦云殂落而崩。以此知法言非有誤字。必以文義不通爲詬。咎亦在揚子。不在蔡沈矣。是淸初大儒未涉法言也。夫以宋世佔畢之士所知。而明淸大儒或不識。此可謂不讀常見書矣。自惠戴而下。誦覽始精。有不記必審求之。然後諸攷辨者無記誦脫失之過。顧自諸樸學外。粗略者尙時有。章學誠標舉文史校讎諸義。陵厲無前。然於漢藝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誤仞爲趙公子勝。於是發抒狂語。謂游食者依附爲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爲校讎之學邪。是亦可謂不讀常見書者矣。如右所列。皆廢其坦途。不以序進。失高明光大之道。然今之學者。又不必以是責也。吾嘗在京師。聞高等師範有地理師。見日本人書嚴州宋名睦州。因記方臘作亂事。其人誤以方臘爲地名。遂比附希臘焉。而大學諸生有問朱元晦是否廣東人者。有問段氏說文注是否段祺瑞作者。此皆七八年前事。不

知今日當稍進邪。抑轉劣於前邪。近在上海聞有中學教員問其弟子者。初云孟子何代人。答言漢人。或言唐宋明淸人者殆半。次問何謂五常。次又次問何謂五穀。則不能得者三分居二。中學弟子旣然。懼大學過此亦無幾矣。然余觀大學諸師。學問往往有成就者。其弟子高材勤業亦或能傳其學。顧以不及格者爲衆。所乃惡制陋習使然。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習之陋者。積年旣滿。無不與以卒業證書。與往時歲貢生等。故學者雖惰廢。不以試不中程爲患。學則如此。雖仲尼子輿爲之師。亦不能使其博學詳說也。夫學之弇鄙。無害於心術。且陋者亦可轉爲媚也。適有佻巧之師。妄論諸子。冀以奇勝其儕偶。學者波靡。舍難而就易。持奇詭以文淺陋。於是圖書雖備。視若廢紙。而反以辨麗有稱於時。師以是授弟子。是謂誣徒。弟子以是爲學。是謂欺世。斯去高明光大之風遠矣。其下者或以小說傳奇爲教。導人以淫僻。誘人以傾險。猶曰足以改良社會。乃適得其反耳。苟徵之以實。校之以所知之多寡。有能讀三字經者。必堪爲文學士。有能記鮑東里史鑑節要便讀者。則比於景星出黃河淸矣。

老氏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夫學者之循大道亦易矣。始驅之於側詭之徑者。其翁同和潘祖蔭邪。二子以膏粱餘蔭。入翰林爲達官。其中實無有。翁喜談公羊。而忘其他經史。潘好銅

器款識。而排說文。蓋經史當博習。而說文有檢柙。不可以虛言僞辭說也。以二三子當路能富貴人。新進附之如蟻。遂悍然自名爲漢學宗。其流漸盛。康有爲起。又益加厲。謂羣經皆新莽妄改。謂諸史爲二十四部家譜。既而改設學校。經史於是乎爲廢書。轉益無賴。乃以墨子經說欺人。後之爲是。亦誠翁潘所不意。要之始禍者必翁潘也。他且勿問。正以漢學言之。漢人不盡能博習。然約之則以論語孝經爲主。未聞以公羊爲主也。始教兒童皆用倉頡篇。其後雖廢。亦習當時隸書。如近代之誦千字文。然未聞以銅器款識爲教也。蓋爲約之道。期於平易近人。不期於弔詭遠人。今既不能淹貫羣籍。而又以論語孝經千字文爲盡人所知。不足以爲名高。於是務爲恢詭。居之不疑。異乎吾所聞之漢學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爲文學之宗。患人不能博習羣經。或博習而不能見諸躬行。於是專取四事爲主。漢世蓋猶用其術。降及明代。王汝止爲王門高弟。常稱見龍在田。其實於諸經未嘗窺也。然其所務在於躬行。其言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者。爲能上窺孔顏微旨。借使其人獲用。亦足以開物成務。不必由講習得之。所謂操之至約。其用至博也。誠能如是。雖無識字記誦攷辨之功。何害。是故漢宋雖異門。以漢人之專習孝經論語者。與王氏之學相校。則亦非有殊趣也。徐階政事才雖高。躬行

不逮王門者舊遠甚。即不敢以王學文其弇陋之過。且在職在督學。督學之教人。正應使人讀常見書。己不能讀。而諸生知之。於是痛自克責。是亦不失爲高明光大也。若翁潘之守公羊執銅器。其於躬行何如。今之東書不觀。而以哲學墨辨相尙者。其於躬行復何如。前者既不得以漢學自飾。後者亦不得以王學自文。則謂之誣世盜名之術而已矣。是故高明光大之風。由翁潘始絕之也。

夫翁潘以奇詭眇小爲學。其弊也先使人狂。後使人陋。盡天下爲陋儒。亦猶盡天下爲帖括之士。而其害視帖括轉甚。則帖括之士不敢自矜。翁潘之末流。敢自矜也。張之洞之持論。蹈乎大方。與翁潘不相中。然終之不能使人無陋。而又使人失其志。則何也。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漢宋之學者皆然。明雖少異。然涉艱處困之事。文儒能坦然任之。其在官也。雖智略絕人。退則家無餘財。行其素而不以釣名。見於史傳者多矣。張之洞少而驕蹇。弱冠爲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爲豪舉。以其豪舉施於學子。必優其居處。厚其資用。其志固以勸人入學。不知適足以爲病也。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後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學子家居無是也。僕從周備。起居便安。學子家居無是也。久之政府不能任其費。而更使其家任之。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

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於營利轉甚。其後學者益崇遠西之學。其師或自遠西歸。稱其宮室、輿馬衣食之美。以導誘學子。學子慕之。惟恐不得當。則益與之俱化。以是爲學。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徧於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微特遺大投艱有所不可。即其稠處恆人之間。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向之父母妻子。猶是里巷翁媼與作苦之婦也。自以級階與之殊絕。則遺其尊親。棄其伉儷者所在皆是。人紀之薄。實以學校居養移其氣體使然。觀今學者競言優秀。優秀者何。則失其勇氣。離其淳樸是已。雖然。吾所憂者不止於庸行。懼國性亦自此滅也。夫國無論文野。要能守其國性。則可以不殆。金與清皆自塞外勝中國者也。以好慕中國文化。失其樸勁風。比及國亡。求遺種而不得焉。上溯元魏。其致亡之道亦然。蒙古起於沙漠。入主中夏。不便安其俗。言辭了戾。不能成漢語。觀元時詔書令旨可知。起居亦不與漢同化。其君每歲必出居上都。及爲明所覆。猶能還其沙漠。與明相爭且三百年。清時蒙古已弱。而今喀爾喀猶獨立也。匈奴與中國並起。中行說告以勿慕漢俗。是故匈奴雖爲竇憲所逐。其遺種存者猶有突厥回紇。橫於隋唐之間。其遷居秦海者。則匈牙利至今不亡。若是者何也。元魏金清習於漢化。以其昔之人爲無聞知。後雖欲退處不毛。有所不能。匈奴蒙古則安其土俗自若也。夫此數者惡野而少文。保

其野則猶不滅。失其野則無噍類。是即中國之鑒矣。中國人治之節。吾所固有者已至。文物用則比於遠西爲野。吾守其國性可不斃也。今之學子慕遠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處田野。計中國之地則田野多而都會少也。能處都會不能處田野。是學子已離於中國大部。以都會爲不足。又必實見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然後快。此與元魏金淸失其國性何異。天誘其衷使遠西自相爭。瘡痍未起置中國於度外耳。一日有事。則抗節死難之士必非學子可知也。且夫儒者柔也。上世人民剛戾始化以宗教。漸又化以學術。然後殺伐之氣始調。然其末至於柔弱。是何也。智識愈高則志趣愈下。其消息必至於是也。善教者使智識與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智識爲務。中土諸書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務揚其智識。而志趣則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慕遠西。墮其國性。與啖人以罌粟膏醉人以哥羅方無以異矣。推學者喪志之因。則張之洞優養士類爲之也。

吾論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且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閉門五年然後啓。冀舊染汙俗悉已湔除。於是後來者始可教也。教之之道。爲物質之學者聽參用遠西書籍。唯不通漢文者不得入。法科有治國際法者。亦任參以遠西書籍授之。若夫政治經濟則無以是爲也。然今諸科之中唯文科最爲猖披。非痛革舊制不可治。微特遠西之文徒以纖其靈悅。不足任用

而已。雖所謂國學者亦當有所決擇焉。夫文辭華而鮮實。非賈傅陸公致遠之言。哲學精而無用。非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術。欲驟變之。則無其師。固不如已也。說經尙矣。然夫窮研訓故。推攷度制。非十年不能就。雖就或不能成德行。不足以發越志趣。必求如杜林盧植者以爲[illegible]。則又不可期於今之教員也。此則明練經文粗習注義。若顏之推所爲者。亦可以止矣。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經典明白者。若周禮左氏內外傳。又可移冠史部。以見大原。（昔段若膺欲移史記漢書通鑑爲經。今移周禮左氏爲史。其義一也。）其所從入之途。則務於服學。不務耳學。爲師者亦得以餘暇攷其深淺也。如此。則詭誕者不能假慕外者無所附。頑懦之夫亦漸可以興矣。厥有廢業不治。積分不足者。必不與之卒業證書。其格宜嚴。而不可使濫。則雖誘以罷課。必不聽矣。然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尙文辭而忽事實。蓋太史蘭臺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於實錄。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繼二公爲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尙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好其櫝也。二曰因疏陋而疑僞造。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羣材輯治。不能相顧。其外漏宜然。及故爲回隱者。則多於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史通曲筆之篇。通鑑攷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別裁。近代爲諸史攷異者。又

復多端。其略亦可見矣。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僞。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爲僞也。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橧。存而不論可也。尙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爲啟事。墨子說甘誓以爲禹事。伏生太史公說金縢風雷之變爲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爲周公居東事。如此之類。雖閉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馬也。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審邊塞而遺內治。蓋中國之史。自爲中國作。非汎爲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鄂羅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以餘暇攷此。固無害。若徒審其蹤迹所至。而不察其內政軍謀何以致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夫文章與風俗相係。固也。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於末已。且淸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

有經術之儒。其人雖不自襮於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適中。今徒標揭三數文士。以爲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揚榷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人治史。摭其枝葉。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爲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遯而爲此。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與也。吾所以致人於高明光大之域。使日進而有志者。不出此道。史學既通。即有高材確士。欲大治經術。與明諸子精理之學者。則以別館處之。誠得其師。雖一二弟子亦爲設教。其有豪傑間出。懷德葆眞。與宋明諸儒之道相接者。亦得令弟子赴其學會。此則以待殊特之士。而非常教所與也。能行吾之說。百蠹千穿。悉可以使之完善。不能行吾之說。則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史鑑節要便讀者。猶愈於今之教也。

論碑版法帖

清中世以後。論書者皆崇碑版而賤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轉傳摹。失其本眞。而碑猶當時故物也。二曰閣帖題署。往往舛譌。爲黃伯思所駁。碑版歲月緣起。猶可質也。三曰晉末石刻。猶近分隸。法帖箸二王手筆。略無舊風。疑隋唐以下所僞作也。夫以王箸末學。貫穿古今。乃使章帝筆耑預啓千字。劉葛問對。易以手書。斯乃討論之失。不關傳刻之非。

但論字佳。不問誰手可也。若乃邊鄙之人。篤于守舊。都邑之士。巧于創新。是故羌胡廣武之碑。寧州寶子之石。書法敦樸。猶有漢遺。二王貴勝。則其爲書矯然獨異。旁及郗庾。靡不同茲。斯名士野人之分也。亦猶二謝作詩。率標新格。而鮑照寒素。猶似建安。推其所至。輿馬餐服。莫不皆異。豈徒札牘之閒哉。二端疑難。似是實非。唯謂傳刻轉譌。最得綱要。然一二善書者。皆從法帖得津。次及碑版。則形神可以不離。其壹意石刻之士。持論則高。大氐得其形模。失其神采。是何也。石刻雖眞。去時積遠。刓弊隨之。昔歐陽詢觀索靖碑。留之不去。斯由載祀未遙。鋒穎無失。故觀之足以會悟也。秦漢石刻至今幾二千歲。唐碑至今亦千餘歲。其閒風雨所蝕。椎榻所鎔。至于刻淺字粗者。十有七八。則用筆之妙。不可盡見。觀醴泉銘懷仁聖教序輩。其石至今未毀。而字畫斷爛。筆勢擁腫。豈復右軍率更之舊。又況其遠者乎。法帖自淳化以後。雖轉經傳刻。其失眞猶未若是甚也。繹山碑摹自徐鉉。畫不甚粗。其祖本宜即棗木傳刻者。唐人已謂字肥失眞。返觀琅邪石刻至今猶存八十餘字。而汗漫肥腫。視繹山爲甚焉。夫繹山猶法帖。琅邪則眞石也。衡其筆迹。誠有以相愈哉。又自晉而上。未有紙背鉤摹之技。所以仲將題榜。必緣梯絙。伯喈刻石。先自書丹。淸代得王基斷碑。書成未刻。其徵愈明。晉書稱戴逵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是乃以白代丹。書之于石。若有紙背鉤摹之術。則無

以是爲也。凡筆得丹則肥。縱不磨鉛。其字畫已視墨書爲豐碩矣。今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及舊鄐君開通褒余石刻。石經則小篆瘦勁。鄐君則悉如錐畫。此于書丹最爲難能。石門西狹二頌。點畫明審。猶勝鄐碑。然以石門之圓勁。方西狹之肥滯。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矣。非徒筆勢有殊。其用丹亦有工拙也。以是爲量。漢碑有石未刓缺而字或失肥者。皆書丹不調所致。今者濡墨箸紙。豈得依是爲劑也。且書丹之術。立石而對書之。運筆自與紙素有異。凡懸腕虛掌之則。蹲鋒鋪鋒之用。大氐爲紙上說耳。立石對書。其石則橫。橫則腕力之赴筆端者。易以失其節制。顧其勢猶完健。則風骨可知。使彼卓筆親紙。其輕矯當何如乎。惜自筆陳圖以來。未有爲書丹運筆之說者。孫虔禮張長史廣談筆法。亦竟于此闕然。意者古人悉能題壁。題壁有力。則書丹自易。今人題壁作書。力減平素。不可勝計。幸其多爲行押。猶可自蓋。令作眞書。無有不蹎。況于篆籀分隸之邈焉者乎。然則規摹碑版。非倜儻有識之士。心知其意者。則視摹法帖。爲尤難。其必以淺深辨堅鉛。以丹墨校肥瘦。以橫卓通運用。然後可與昔人競力耳。世之論碑版者。徵存缺于一字之內。分明暗于數畫之閒。非不詳審。而大體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眞僞。而不足以別妍蚩。自大興翁氏專求形似。體貌愈眞。精采愈遠。筆無己出。見誚諸城。後之習者。筆益褻劣。至乃模寫泐痕。增之字內。一畫分爲數起。一磔殊爲數段。猶

復上誣秦相。下詆右軍。則終爲事法帖者所誚已。

菿漢閒話

昔人說致知格物者。皆博通墳籍之士。非於義支離。卽於文顚倒。溫公以爲格拒物欲。最爲少病。乃亦近於枯槁。非大學之教也。泰州王汝止起自竈丁。讀書甚少。獨知知卽知所先後之知。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斯義一出。遂成千古定論。非泰州之智獨過前人也。博學者記憶不專。故語在目前而有不省。寡學者終日相對惟此一編。故俛拾卽是也。董遇云。書讀百徧而義自見。自古有載籍。極博而下筆不能成條理者。亦有寡學著書。反勝博學者。無他。前者失之鹵莽。後者得之讀百徧耳。若夫無而爲有。約而爲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離經辨志。不異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卽發露頭角矣。自爾以往。又當以愚自處。不過三年。昭然如披雲霧見青天者。斯後智愚雜用。無所不可。余弟子中獨季剛深窺斯旨。

處官涉務。常苦無暇求學。然經記至言。所謂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涉務稍久。乃知爲不刊之典。其深造有過於讀書者矣。王文成稱知行合一。於此亦見一斑。

東原云。大國手門下。不能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反能出大國手。蓋前者倚師以爲

牆壁。後者勤於自求故也。然東原之門。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過其師者。蓋東原但開門徑。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門而入。始盡見宗廟百官耳。前世如張蒼門下有賈太傅而賈長卿輩經術不過猶人。梁肅門下有韓退之而籍湜輩文學去退之已遠則眞所謂二國手三國手門下能出大國手大國手門下不能更出大國手也。

曩胡適之與家行嚴爭解墨經。未有所決。余嘗曉之曰。昔人治諸子多在治經後。蓋訓故事實待之證明。不欲以空言臆決也。今人于文字音義多未昭晳。獨喜治諸子爲名高宜其多不安隱矣。時有難者曰。郭象豈通經明小學者。而注莊子。後來莫及。公何未之思耶。余曰郭氏專意玄言。自有傳授。則不藉通經明小學而得之。然大體雖得義訓猶不免粗疏。今之治諸子者本非專門。乃是從旁窺伺如王懷祖與曲園先生皆是。然則微旨固難審知而知者特文句耳。非得其訓故。稽其事實。何由說之。

今人謂文字不用於時者。即爲死字。不悟用與不用。亦無恆準。如說文㸬。二歲牛。犙。三歲牛。牭四歲牛。羣書未見有用者。而清時作蒙古律用之。又嘗憶少時。見有兩造爭地契眞僞者。老吏批牘言所呈文契紙色蔫舊。時余初習說文。不甚省記。問蔫字何義。答云。俗稱顏色不鮮曰蔫。此字是也。歸檢說文。云。蔫。菸也。菸。鬱也。乃知吏判實有由來。此類甚多。類篇已列五

萬字。原其始造。必有是語然後製是字。雖古今語變。日有洮汰。亦當日存一二三。窮詢方語。自可周知。安得悉爲死字哉。

文以載道。今人多不喜其說。余謂文安能篇篇載道。要當不爲非道之言。然則道墨名法。自儒者視之。爲道耶非道耶。此則道之爲言。條流至廣。彼諸子者亦各自以爲道。惡得以儒術一概排之。若爾傳奇平話。復爲道邪非道邪。夫苟爲無裁制之言。則傳奇平話無非文。雖黃稗屎溺亦孰非道也。

楚辭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其義本不可知。而明清間遠西談天者。有九重玻璃天之說。戴東原頗采其說以注屈賦。唯不云玻璃耳。是說今雖已廢。可知當時遠西學者。拘滯已甚。案莊生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已疑天體之非實有。晉天文志述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者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郗在莊後。竟以天爲無有。而下距明清間已千四百餘年。乃其所見卓犖如此。彼言玻璃天者。亦可愧矣。

中土論時病。率謂因於風寒暑溼。而遠西以爲熱病皆由細菌。余謂此方智者。蓋已億度及之。以無實證。故醫家不用耳。據宋玉風賦以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分言由風之所過有異。故寧體便人與爲病亦殊。其論庶人之雌風云。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故其風中人。歐温致溼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是風非自能病人。由其所傳濁溷腐餘爲之。則與空氣傳播細菌之說不謀而同。又推溯之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苛毒與大風並言。所謂自空氣傳致者。非烏頭野葛之倫可知。案說文苛小艸也。毒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害人之小艸。非細菌云何。惜當時無顯微鏡。無由實驗。故說多支離不能專守耳。

王小徐季同以佛法難惟物學說。余因問曰。所以知惟物者。信現量耶。信比量耶。曰。彼謂推論至極。非物莫屬。則所信者比量也。余曰。若爾亦可爲景教辯護。以爲推論至極。非上帝莫屬也。蓋物之本質。所謂電子原子者。本不可見聞。而上帝亦不可見聞。則彼此無以相難矣。惟物之說。祇可局論礦物耳。若動植諸物。化分之固皆礦物所形成。而生物學家不許言有機物爲無機物所化。是則動植之力能攝取鑛物以供己之材料。其能攝取者。則必在礦物以外矣。或謂之生理。或謂之生機。在佛法則謂之阿陀那識。苟捨佛法而他求之。展轉推論。

亦可歸之上帝。一因礦物而推致電子原子。一因動植物而推致上帝。寧不可立爲二元耶。唯上帝帝釋與梵天王等。執著名稱。隨入人格。而景教所謂七日造世界者。尤爲鄙淺。造化之稱。見於莊子。遠視彼等諸名爲超越。因而用之。則必可與惟物論分峙矣。

長沙葉奐彬德輝富於藏書。善辨眞僞。而拘牽宋本。謂字字皆直千金。又牢守漢學。不肯改移。余嘗問之曰。宋本說文云。中。而也。君信之乎。答曰。信之。而訓頰毛。而上耑橫豎二畫本象鼻際人中。則知中之本義。當爲人中。且從本從丨。引而上行。讀若囟。由人中引而上行。則頭會腦蓋也。不得宋本何由明之。奐彬又言。君治小學。好言雙聲疊韻。是乃永明詩人之說。不當糅入小學。余曰。郭冠軍婢能作雙聲語。則知雙聲本是常稱。非永明詩人所造。但其名出晉後。漢人未有耳。奐彬言漢人所無。言漢學者即不當采。余曰。豈特雙聲。反語起孫叔然。漢人說經亦不用也。如君意。必當言讀如某讀若某耶。應曰。然。此二事可謂通人之蔽。

王壬秋記曾湘鄉評曲園先生語云。蔭甫可謂近代聞人。猶未得與于作者也。案作者之謂聖。先生何敢當。即大儒如孟荀。次如二劉賈許。後人亦豈易企也。然目以聞人。義亦未契。此正俞理初輩當之。先生雖廣涉羣書。先務自有所在。與夫氾濫記誦無所歸宿者固殊矣。當云近代經師。不當云近代聞人也。

李蒓客王壬秋相傳並是肅順幕客。而李頗識王。爲江湖游食之徒。今謂博聞廣見。常識完具。李自勝王。若以文辭相校。李之不如王亦遠矣。蓋其天性妬娼。於並時學者。無不吹毛索瘢。非徒壬秋一人而已。余嘗謂宋代小說最知名者。莫如容齋隨筆。時俗小說最名知者。莫如紅樓夢。二者不可得兼。能兼之者。其惟越縵堂日記乎。

唐語林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文有冒子。若我爲之。便說討叛矣。自來評是碑者。皆以不特敍李愬功爲病。姚鉉特載段文昌碑。而置韓碑不錄。亦以事實不詳爾。若品藻文字。未有如柳侯之深。至者韓聞之。當亦灑然心服也。然柳作封建論。發端云。天地果無初乎。生人果有初乎。亦是冒子。乃知文章通病。雖至精者不能免。

策鋒出而平文衰。四六興而儷辭壞。方姚以來。平文漸起。儷辭尚多尨雜。汪容甫出。苦欲上規晉宋。單複並施。然觀晉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飾。眞如飄風涌泉。絕非人力。蕭選以沈思翰藻爲主。故所棄反多。爾容甫刻意鑄詞。轉近方幅。于蕭選所錄者。尙多慙色。況其未錄者也。

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若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尙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

或者拘攣過甚。同爲名物。尙以天成人巧動物植物瑣細分之。流衍所極。必有如宋人說滕王閣序以落霞爲霞蛾者。高郵王氏父子。首明辭例。亦往往入於破碎。如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與有條有梅相偶。同爲名物之辭也。王氏以其屬對未精。必依白帖改紀堂爲杞棠。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傳曰。球玉也。共法也。亦間爲名物之辭。王氏又以屬對未精。必依大戴記一本及淮南高誘注改共爲拱。引廣雅拱球法也說之。苟充其類。則霞蛾之說亦不可破矣。

詩商頌長發篇。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球。玉。共。法。自有據。案呂氏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此所謂受小法大法也。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此所謂受小玉大玉也。蓋玉以班瑞羣后。法以統制諸侯。共王之守。莫要於此。是以受之則爲下國綴游。爲下國駿厖矣。逸周書世俘解說武王克殷。亦云矢珪矢憲。其意並同。凡觀古者當先核其事。次求其義。非徒以虛文籠罩而已。王氏據廣雅拱球並訓法。此或三家詩有之。要未得其實事也。

詩邶風新臺篇。籧篨不鮮。傳曰。籧篨不能俛者。又云。得此戚施。傳曰。戚施不能仰者。此本晉

語爲說。而爾雅釋訓則云。遽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王氏從爾雅說。駁毛傳云。豈有衞宣一人兼不能俛不能仰二疾者乎。案毛傳從晉語不從爾雅。取舍之旨不可知。若謂一人不能兼有二疾。不知僂尪之病。今有所謂雞胸龜背者。欲俛則礙於胸。欲仰則礙於背。正是二疾兼之。王特未審此耳。

公羊隱公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何解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釋文。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唐扶頌分郟之治。字亦作郟。則漢代所傳已有兩本。成王定鼎於郟鄏。以爲天下之中。周召分治。自宜以此爲界。然作陝亦非無說。陝即今陝州。其下四十里。有底柱之險。常漂溺漕舟。漢楊焉唐李齊物兩次鑿之。石墮水中。激水愈怒。竟改爲陸運焉。其上六十里。即函谷關。自漢武而上。此百里澗。皆爲陝縣地。水湍陸隘。實天下之險。故令周召扼之。則王公守國之道也。然武王猶云未定天保者。周之盛德。在得周南。其地北起洛陽。南至南陽南郡。今守險於陝。則周南反在規外。是故更建洛邑。而分陝之任廢矣。分陝蓋文王時事。所謂阪尹者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案春秋傳。再宿爲信。詩言有客信信。則信宮者。暫宿之宮。秦都咸陽。本在渭北。故渭南祇暫宿爾。若漢太后所居名長信

宮。則以后無外事。終身宿此不移也。

秦本伯國。設官與天子不同。及幷天下。因而用之。非特自立異也。然如御史內史太僕皆本周官。而奉常特司常之變耳。典客即掌客之異名耳。

或疑老子書爲七國人僞作。以其書稱萬乘之主稱偏將平上將軍。春秋時大夫稱主。不通於天子諸侯。將軍之名。亦起周末也。案春秋內外傳大夫稱主者。爲對面相呼之稱。若汎語則不專繫大夫。書多方篇三言民主。是天子亦稱主也。春秋成公傳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是諸侯亦稱主也。老子書本是汎語。豈得以對面相呼之稱概之。將軍名起春秋之末。左氏昭公傳云。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又大戴記有衞將軍文子篇。其人亦與孔子同時。則非七國時始有此稱也。惟偏將軍上將軍之目。春秋未見。蓋老子自據楚制爾。

管子地員篇。夫管子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後有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至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始止。舊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案泉在地中。非尺可量。此施乃以鑿地者。其長正七尺耳。據說文。鉈短矛也。方言作鍦。荀子議兵篇宛鉅鐵鉇。慘如蠭蠆。楊倞注。鉇與鍦同。矛也。史記禮書引之作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管子施字。與

此正同。蓋以鐵把短矛長七尺者剌地求泉。與今人開井新術用鐵錐剌地者正同。

楚辭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案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見有蹇脩者。此蓋以上有宓妃。故附會言此耳。今謂蹇脩爲理者。謂以聲樂爲使。如司馬相如傳所謂以琴心挑之。釋樂。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則此蹇脩之義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蕢野人聞擊磬而歎有心。鐘磬可以喻意明矣。

昭明序陶徵士集。以閒情賦爲白璧微瑕。故文選不錄狹邪之什。然於賦獨標情目。洛神一首。舊記妄稱感甄。何屺瞻已知其非。謂魏都洛陽。洛神乃指魏帝。其說韙矣。高唐神女本一賦分爲上下。其詞淫豔。若更甚於洛神者。頃王壬秋謂高唐齊地。玉因懷王以絕齊交致禍。故諷襄王使結婚於齊。巫山據楚上游。蓋欲遷都其地。所說大體近是。然謂高唐齊地則非。案其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則高唐是楚觀名。絕不屬齊。後言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以高唐巫山並舉。則知地本相近。此二賦但說一事。於齊無與也。尋楚世家。懷王至秦。秦閉武關。因留懷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懷王不許。及頃襄王獨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

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蓋巫郢一航可達。所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楚上游之險。惟在於此。懷王雖被留。猶不肯割以予秦。襄王既立。宜置重兵戍守。而當時絕未念及。故玉以賦感之。人情不肯相捨者。莫如男女。故以狎愛之辭爲喻。然神女賦但道瓌姿瑋態。高唐則極道山川險峻。至有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諸語。豈敍狎愛者所當爾乎。此二賦蓋作於襄王初載。至二十年後。其事乃驗。吳陸抗臨終上書。稱西陵有失。則荆州非吳有也。玉之所見。大氐類此。

湘人云。道州象祠至今尚存。昔王文成記其事。以明人性本善。此純儒之語。非其實也。象雖傲很。其就封必有官衞羽儀。而天子又使吏治其國。蠻夷之人。乍見中原文物。自爾壹心內附。文教始開。象之往惡。非彼所知。而近功則已犖犖可見。微象就封。雖儒宗如周茂叔。工書如何子貞。亦終椎髻而已。崇德報功。事固宜爾。又云。九嶷舜廟。前代常遣官致祭。及民國。祀典不舉。而蠻人警香禱祝。至今不衰。此則明德當祀。百世更非象廟比也。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然楊子暮年。但能絕之不爲。竟不能爲其麗則者。太玄法言。擬易論語。賦亦有荀卿可擬。卒無一篇。何也。溫雅者獨有宦箴爾。

太炎文錄續編刊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七	八	三四	支	文
一	九四	四	一八	所	斯
一	九六	三	一三	東	東
五上	三〇	二	二四	移	姼
五中	一一	一二	一二	盦	會
五中	一九	四	一二	得	躡
五下	四一	九	四	租	祖
五下	四三	一〇	二六	⿰亻敝	徶
五下	四三	一三	一〇		耜
七下	八	六	一七一八	天黃	黃天

卷五上大總統黎公碑有改本見制言三十一期茲編未及照改特補錄於下

「且曰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才請以民政長輔公」十八字刪去

「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愕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促公至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上大夫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踊躍稱聽命即」六十字刪去

「諮議局就選」上增「促公」二字

「瑞澂亡二日矣」「二」改作「遁」

「誅鉏賊猾亦近二萬人」改作「誅鉏驕悍亦幾千數」

卷五中黃梅胡君墓表有初本改本二稿茲編所錄爲初本校印匆遽未及附錄改本他日彙刻章氏叢書三編時當兩存之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目

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

章氏叢書三編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

至人無常教。故孔子爲大方之家。心齋克己。誨顏氏也。則能使坐忘不改其樂。次如冉閔。視顏氏稍逡巡矣。及夫由賜商偃。才雖不逮。亦以其所聞自厲。內可以修身。外則足以經國。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隨所挹飲。皆以滿其腹也。宋世道學諸子。刻意欲上希孔顏。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傑抗志爲學。初在京師。嘗與湛原明游。以得江門陳文恭之緒言。文恭猶以心理爲二。欲其泯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國格物之論瓦解無餘。舉世震而愕之。余觀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爲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斯行之。終身無宿諾。其奮厲兼人如此。文成以內過非人所證。故付之於良知。以發於事業者或爲時位阻。故言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知之眞切篤實處即行。於是有知行合一之說。此乃以子路之術。轉進者要其惡文過。戒轉念。則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則無忮求。用世則使民有勇。可以行三軍。蓋自子路奮乎百世之上。體兼儒俠。爲曾參所畏。自顏閔二冉以外。未有過子路者。晚世顧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後能與其學。其託與

陸子靜同流者。直以避末俗之譏耳。其後學者尊之。以爲優入聖域。或言自其說出。儒釋疆界。邈若山河。金鏡墜而復懸。余論文成之徒。以羅達夫王子植萬思默鄒汝海爲過其師。達夫言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子植言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謂生生之眞機。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二公所見。則釋氏所謂藏識恆轉如暴流者。宋明諸儒獨二公洞然燭察焉。然不知藏識當捨。而反以爲當知。我在以爲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貴無首。而坤惡堅冰。資生之後。不能順乾爲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爲堅冰。是爲有首。所謂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識非我。由意根執之以爲我。然又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爲主宰。是固未能斷意根者。所謂儒釋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爲較然。顧適以見儒之不如釋爾。孔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教顏淵克己。稱生生之謂易。而又言易無體。曷嘗以我爲當在。生爲眞體耶。自宋儒已旁皇於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從之。末由以是言優入聖域。豈容易哉。豈容易哉。唯汝海謂天理不容思想。顏淵稱如有所立卓爾。言如有。非眞有一物在前。本無方體。何可以方體求得。今不讀書人止有欲障。而讀書更增理障。

一心念天理。便受纏縛。爾祇靜坐放下念頭。如靑天無點雲作障。方有會悟。又言仁者人也。識仁者識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見。毋求其有相。唯求其無相。此與孔子無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及釋氏所謂智無所得爲住。唯識者義皆相應。然汝海本由自悟。不盡依文成師法。今謂文成優入聖域。則亦過矣。降及清世。詆文成之學者。謂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遠於孔顏。其去子路無幾也。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自文成三傳至何心隱。以刼質略財自梟。藉令子路生於後代。爲之師長。焉知其末流之不爲盜也。鳳之力不與鵰鶚殊。以不擊殺。謂之德。不幸而失德。則變與鵰鶚等。要之不肯爲雞鶩審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儻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對哀公則獨取十五儒爲主。漢世奇材卓行若盧子榦王彥方管幼安者。未嘗談道。而岸然與十五儒方。蓋子路之風猶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學雖修。降臣賤士亦相屬。此與爲盜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與倡優爲伍。亦幸矣。當今之士。所謂捐廉恥負然諾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釋之同異。與夫優入聖域以否。於今爲不亟。亟者乃使人遠於禽獸。必求孔顏以爲之師。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則又多義解少行證。與清談無異。且佛法不與儒附。以爲百姓居士於野則安。以從政處都市。涉患難則志節隳。彼王維之不自振。而楊億趙抃之

能確然棄儒法與循儒法異也。徒佛也。曷足以起廢哉。徑行而易入。使人勇改過促爲善者。則遠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術爲上方孔顏。下擬程伯淳楊敬仲。又非謂儒術之局於是也。起賤儒爲志士。屛脣舌之論以歸躬行。斯於今日爲當務矣。雖然宋儒程楊諸師。其言行或超過文成。末流卒無以昌狂敗者。則宋儒視禮教重。而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也。文成諸弟子。以江西爲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極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爭以其術爲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諂面諛導其君以專快意刑誅。肆爲契薄。且制禮之化。流爲齋醮。糜財於營造。決策於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爲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傳習錄稱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事者。世儒祇講伯學。求知陰謀。與聖人作經意相反。今勿論文成行事視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爲間諜。以知宸濠反狀。安在其不尙陰謀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詣軍門降。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正使子路要之。將無盟而自至。何竊議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也。夫善學者。當取其至醇。棄其小漓。必若黃太冲之持門戶。與東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爲一先生衞。懼後人之苛責於文成者。甚乎嚮昔之苛責於宋賢矣。中華民國十

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王文成公全書後序

後序曰。文成之復古本大學。湛原明以爲不亟。久漸與之會。由今觀之。非復章句文義之間也。昔徽公以親民爲新民。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前則爲專己。後則爲外騖。誠行其術。則國政敗。士行斁。顧徽公訓說則然。自爲學乃自禪入。未嘗齋萬物。其在宮。亦不欲改易百姓視聽。其後爲朱學者亦未切切於是也。必比以洪水猛獸。斯爲酷矣。然自李光地以僞儒張朱學。輔其僞主。以天文歷數相尙。曼衍以至今。學者浸重物理。而置身心不問。且有正心修身而不察乎物之理者。則謂之迷罔之人。謂之天之戮民。由是本末倒挈。以身爲形役。率人類以與鱗介之族比。是則徽公窮至物理之說導其端也。本記稱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斯所謂親民。晚世縱弗能至。然猶順人情因舊常以爲政。蓋未有云新民者。康誥稱新民。以其漸去商紂之化。大雅稱新命。以周始有王迹。本記引之以證君子日新其德。固不與所引者同旨。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專己自是。以拂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餘年。如削趾適屨。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縱敗常而已矣。是則徽公新民之說導其端也。原

其始。不過失於文義、而妄者借以爲柄。贏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者。文成力爲之閑。不驗於明、而驗於今之世。誦其書者宜可以戒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孟秋餘杭章炳麟。

音韻學叢書序

自吳才老始言古音。至三山陳氏而有本音之說、逮及清世。作者十餘家。學者苦不能盡備。渭南嚴穀孫爲擇取十四種刻之。而言等韻與考古今韻目及唐韻者五種亦附焉。刻成。以余粗識古音條貫。屬序其耑。余以爲江氏以上所務在於抉發事證。古韻標準之成。其所援據已備矣。而段氏又發見之支脂異部之徵、戴本段氏師反屈而從之。比嘉慶中段氏已耄矣。能知三部異用之徵。顧不能成其理。更質之江晉三。謂得聞其義而死。是以瞑目。江亦竟不能對。自是以後。言古音者漸舍事證而專求之聲勢。其根柢則猶所謂本音者是也。顧自孔氏謂南北異音。古今人又不相及。張皐文父子本之。謂但當求事證。不宜以意決稱本音。余謂本音之說亦不始陳氏。集韻。天有鐵因切。馬有滿補切。下有後五切。是宋子京始窺本音之秘。顧不著其名耳。今之以聲勢擬儀者。誠不必確然無閒。要之得其近似。謂之假定則可矣、今遠西各國讀拉丁文。往往就其國所習讀者以爲定。固不盡羅馬正音。然不能不謂之近似也。非是則瘖者之識字而已。余於古韻漸自得者亦寡。今見是刻之成。略論大體以

書其首穀縣視之以爲何如也。民國廿四年八月。章炳麟。

讀太史公書

甚矣。曾國藩之妄也。其言曰。司馬遷書大半寓言。史家之弊。愛憎過其情。與解覯失實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橫爲寓言者也。國藩之意。豈不以遷載六國時事瑰特譎麗。與周漢事狀絕殊。故疑其出於胸臆耶。案六國史記遭秦燔滅。不復見。遷書六國表具言之。然則其記六國大事。取秦記。其人自爲傳者。取於其人之遺書與其徒所傳述而已。自商君而下。蘇秦張儀魯連虞卿皆有書。魏公子有兵法。其佗陳軫之倫所著不傳。短長書或載焉。屈原傳乃本淮南王。藺相如荆軻事。大氐劍客之所稱道。史既燔滅。非此無可徵者。百家之自述也。辯必己勝。策必已效。或什百於庸衆而無算。非徒駕說之士然。孟子孫卿尙往往有是。故其瑰特譎麗。上軼周下踰漢。非恆情所有。乃其人與其徒自爲增飾使然。遷安得有寓言乎。遷知其增飾而不能去。顧楊子以遷爲實錄者。何也。曰。遷雖才。屬辭不過景帝以下。前即伯夷老莊孟荀。其佗結集與施訓故而已。如六國分裂之世。奇材固多。悉棄則不忍。悉信則非國史所傳。爲是移寫其文。不敢有增損。以厠傳疑之列。乃所以爲實錄也。若寓言者。可以爲實錄乎哉。

書唐隱太子傳後

史之失官。莫如書唐隱太子與明建文事。建文紀年被革除。因不爲著實錄。其時政令遂不可知。顧史官闕文而已。隱太子事。加誣乃已甚矣。按玄武門之訟。太宗率長孫無忌等伏兵門側。而隱太子無衷甲之衞。是太子無欲殺太宗心。借曰計慮不及。魏徵之智豈後於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徵亦未嘗勸之殺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怨于神堯者。與煬帝怨太子勇語絕相類。被鴆心痛。亦飾爲之耳。而又攻及隱昧。云太子與宮嬪亂。誰見之誰證之者。其誣愈可知矣。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吳競劉昫不能爲同異。雖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獨一劉餗明楊文幹事爲誣告。而國史不采。司馬公頗欲闕疑。然不能盡汰也。夫以神堯素染胡俗。非滯於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過於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憚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隱太子無所變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義之謀。本裴寂劉文靜啟之。太宗在側。故附成其說。隱太子不在側。故不得附成其說。太宗非有以過其兄也。其決策之大者。莫如師次賈胡。久雨糧乏。羣議欲返太原。惟隱太子兄弟沮其計。使神堯仡然西進。終成大業。此其功亦二人秉之。觀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記。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溫大雅後亦爲太宗用。而創業起居注未嘗刪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編。今其書具存。）知太子非庸謹不可與立者。神堯所以卒無異志爲此也。其後削平東夏。實太宗之功爲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後王魏勸太子

親將討劉黑闥以立功。事雖卒就。比於太宗尙不逮。要創業時功非有異也。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爲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爲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其慮之也亦深。神堯雖闇。獨懲於隋之高祖。訟者知其不決。則剸刃以先之。事乃有甚於煬帝者矣。蓋史者所以督視人君。唐初兩朝實錄。則房玄齡刪定以奏御者。其書玄武門之變。太宗且教令肆書之矣。是故論功則盡歸於此。舉惡則盡委於彼。此猶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獄。獄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雖然。有時直坐罪。齊王而稱建成仁厚。此亦周內之不能盡者也。

論東林誤國事

任宮府之事。失之於梱外之事。踦材也。罪必弃夫功。葉向高以東林黨首爲相。諸名士輔之。差足以制忠賢。向高去。忠賢始橫。然東林故與熊廷弼不恰。不欲專任。故使王化貞旁掣之。以召河西之挫。所挫者豈獨一隅。繫明之存亡。是係任其責者非向高則誰乎。其後論廷弼死罪者。鄒元標幾欲貰之。又抗疏力爭者魏大中。此二子皆東林之著者。向高已負誤國之罪。而二子又加厲焉。其去周宗建顧大章之風何遠哉。周顧非東林。故右廷弼。從其書廷弼可無死。其死者。大中爲之也。獄既成而爲忠賢所借。廷弼死。大中亦與周顧偕受誣以死。事

之反覆。有若此者。吾謂忠賢者爲大中任過者也。殺其身。載其戮良將之罪以自予。至今人人切齒忠賢。未有詬大中者。爲怨半焉。爲德亦半焉。惜哉向高之罪。非忠賢所能代也。

書曾刻船山遺書後

王而農著書。壹意以攘胡爲本。曾國藩爲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興。遽刻其遺書。何也。衡湘間士大夫以爲國藩悔過之舉。余終不敢信。最後有爲國藩解者曰。夫國藩與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於攘滿洲者。國藩緩於攘滿洲者。自湘淮軍興。而駐防之威墮。滿洲人亦不獲執兵柄。雖有塔齊布多隆阿輩伏匿其間。則固已爲漢帥役屬矣。自爾五十年。虜權日衰。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之倫。時抗大命。喬然以桓文自居。巡防軍衰。而後陸軍繼之。其卒徒皆漢種也。於是武昌倡義。盡四月而清命斬。夫其端實自國藩始。刻王氏遺書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謂悔過者也。余謂國藩初起。抗洪氏時。獨以拒祆教保桑梓爲宣。或云檄文宜稱大舉義旗。以申天討者。國藩不肯用。然則種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綱紀不具。又訹於異教之說。士大夫雖欲爲之謀不可得。國藩之屈而之彼。勢也。及金陵已下。戲下則有惰歸之氣。而左李諸子新起。其精銳乃踰於舊。雖欲乘勝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獨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勢。清之可覆與否。非所覩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謂制人不制於人。其計亦或如論

者所言。觀其刻王氏書。無所剟削。獨於胡虜醜名。爲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誣昔賢。亦彰彰矣。雖然。論國藩者。如公羊之賢祭仲。漢史之與平勃可也。自君子觀之。既懷陰賊以覆人國。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譎之甚矣。狄梁公爲武氏相。卒復唐祀。其姑猶以事女主爲諂。國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婦人哉。

問者曰。湘潭王闓運嘗言國藩在翰林時。數趨穆彰阿之門。以是驟貴。及其與遠西列國交。事事縮朒。斯誠受教於穆彰阿者。其性不愛國。至是。謂其志覆滿洲可乎。應之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雖聖哲不能易其事。國藩於外交。蓋有穆彰阿所不爲者矣。觀其立江南製造局以儲兵械。不內就奧區。而暴露於海上。敵兵突至。則是以其械予敵也。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斃清宗。以之應遠西。其闇劣乃如是。此非獨國藩一人然也。當曾胡合兵克安慶時。乍一外艦溯江而上。使林翼望風歐血。以至於死。此則心讋氣奪。固已久矣。夫力所不敢校者。如鼠遇狸。其神智鑠焉以盡。此與摧破洪氏事校優詘相去。何其遠哉。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謂其不欲覆清。則未可也。

傷寒論單論本題辭

隋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唐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

卷。又傷寒卒病論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題王叔和。則傷寒論在其中。今傷寒論單論本十卷。金匱要略則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數。然要略亦尚有闕文。據林億序。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稱要略則不詳言蠹簡則不備可知也。五藏風寒積聚篇脾無中寒。腎無中風中寒。億等已知其闕矣。又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見其語。其奪失甚明。若宋志別有金匱玉函八卷、稱王叔和集。林億序要略亦云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今驗金匱玉函經則傷寒論別本也。又隋志有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宋志有張仲景療黃經一卷。此乃出于要略而別行者。宋志有張仲景脈經一卷。宜卽辨脈平脈諸篇。是數者皆複出。不足數。獨隋志稱梁有張仲景療傷寒身驗方一卷。評病要方一卷。宋志有張仲景五藏論一卷。五藏榮衞論一卷。口齒論一卷。皆非論略所有。今並不存。知仲景書亡逸者多矣。御覽七百二十二引高湛養生論。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爲三十六卷。大行于世。由是推其全數。宜不止十五卷。以今日所有則十五卷而不足。此古今損益之大略也。傷寒論十卷者。梁時稱辨傷寒。以諸篇悉冠辨字名。（如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是也。叔和辨不可發汗辨可發汗諸篇亦以辨字冠首。）宋開寶中高繼沖獻其書。治平二年林億等校定。元祐三年開雕。明趙開美以宋本摹刻。與成無己本並行。

至清而逸。按趙開美仲景全書序，先以成注傷寒論金匱要略合刻，命之曰仲景全書。既刻已，復得宋板傷寒論，復并刻之。然清世所傳唯成注本，而單論本則清修四庫書時已不可見。入日本楓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堅又重摹之。自是復行于中土。其與成本異者。卷首各有目錄。所謂三百九十七法。方下亦多叔和校語數事及億等校語。成本乃盡刪之矣。叔和于方下或云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終不敢以己意刪劉。以是知其編次審愼。宋文憲習于金華口耳之學。顧謂叔和變亂仲景故書。此足以杜其口。林校雖簡。亦甚有精善者。太陽篇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二方。寒熱僢馳。疑論蠭起。及檢金匱玉函經千金翼方。悉云與三物小白散。而林校所引一本與彼二書正同。成注本不著林校。則終古不可得決矣。信乎稽古之士宜得善本而讀之也。千金翼方所錄論文太陽篇。則孫氏以己意編次。誠不如本書善。檢其文字。往往符於玉函。䩨皆作堅。千金方同。固瘕亦作堅瘕。蓋玉函與孫氏所據爲梁本。按唐書隱逸孫思邈傳，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是時去梁亡不及三十年，故得見梁本。繼沖所獻億等所校者爲隋本。故一不避隋諱。一避隋諱也。近世治經籍者皆以得眞本爲亟。獨醫家爲藝事。學者往往不尋古始。方喻以下。恣意顚倒。清世唯有成無已注本爲稍完善。然尚不能窺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論古技者之幸歟。或曰昔禮記已行。而魏徵有類禮。說文以形分部。徐鉉復爲之韻譜。厥在醫經。素問不刊之書也。然甲乙太素即重

爲詮次。傷寒論錄在千金翼方者。太陽篇乃以方劑部署。其後朱肱作活人書。又類證而列焉。今獨爲其編次何也。應之曰。近代治傷寒論者若柯琴徐大椿據方爲次。即千金翼方例。尤怡又據諸篇分列正治權變救逆諸法。亦于活人爲近。是二者非吾所訾也。方喻諸師橫以叔和所編爲失次。自定其文。謂仲景本書故然。則誣罔亦甚矣。今以孫朱柯徐尤諸書差示學者。比于類禮韻譜可也。然不得禮記說文眞本。卽亦無以信後。存其本迹以爲審觀其會通以爲明。上工之事也。且以仲景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中遭水火兵事無算。而其書亡逸者三分有二。存者如金匱要略亦頗不具。此傷寒論十卷獨完好。與梁七錄無異。則天之未絕民命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未能珍於此也。

王叔和者。高平人。名熙。說在余所述葑漢微言。世稱叔和爲晉太醫令。按皇甫謐甲乙經自序爲甘露中作。已稱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則叔和魏時已爲太醫令也。仲景自序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撰論宜在建安八九年。下去魏甘露中未滿六十年云。

論中脈法及可不可諸篇。明清諸師多謂叔和所增。今案脈經第五卷有張仲景論脈。卽平脈篇問答辭。是脈法爲仲景本文明矣。可不可諸篇。論中所錄纔及汗吐下。玉函更有溫灸

刺水火。熱病陰陽交并諸篇。脈經亦盡載焉。然不稱仲景。是爲叔和所集無疑也。林億所條三百九十七法。實兼太陽諸篇與可不可共論之。多有複重。要之目錄當然有其舉之。亦不敢廢爾。

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

金匱玉函經八卷。淸康熙末學士何焯所鈔宋本。而醫師陳世傑爲之校刻者也。其書卽傷寒論。顧篇第條法方目或少異。宋林億等校定序目略言之矣。案宋史藝文志醫書類張仲景傷寒論十卷。又金匱要略方三卷。注張仲景撰。王叔和集。又金匱玉函八卷。注王叔和集。三者劃然不以相亂。紹興秘書目有金匱玉函八卷。卷數與宋志相應。自晁公武讀書志混金匱玉函經與金匱要略方爲一。其後馬端臨徐鎔皆不能別。訖於淸修四庫。且無金匱玉函經之目。當晁氏作志時。蓋聞有金匱玉函名。未窺其書。故强以要略方皮傅。懸牛頭賣馬脯。不自知其非。然於八卷三卷之異。亦不比考。何其疎失至於是也。明中葉葉文莊次菉竹堂書目。有玉函經一册。不著卷數。其爲是書與。爲杜光庭玉函經。未可知也。余觀趙開美所刻傷寒論。方下有林億等校語。頗引玉函以見異同。成無已傷寒論注。許叔微本事方。亦時時道及之。而千金方診候篇引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藏六府等二百五十

七字。不知所從來。及得是經。則諸家所引皆在。其千金診候篇所述。即是經證治總例之文也。詳其編次。先以證治總例。其文與叔和傷寒例絕異。刪平脈篇。視論本爲闕。入熱病陰陽交并生死證篇。視論本爲增。厥陰惟錄綱領四條。而厥利嘔噦自爲篇。汗吐下可不諸條外。更有可溫可火可灸可刺可水。而水火灸刺復有不可。又出叔和法外。惟千金翼方傷寒宜忌別出九目。本於是經。此篇第與傷寒論有不同也。痙溼暍篇有脊強者五痙之總名等三十一字。論本與要略方皆無之。太陽篇有太陽病三四日不吐下見芤乃汗之一條。亦論本所無。而千金翼方所述有是。又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白散。與千金翼方所述及林億等所引一本皆同。不云可與小陷胸湯。此條法與傷寒論有不同也。列方凡一百十五道。蓋增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湯。又別有甘草湯。即甘草一味者。皆舊所不著。此方目與傷寒論有不同也。仲景游宦之迹多在荆州。江南諸師聞其遺法者蓋衆矣。億等校定是經。謂亦叔和所集。宋志因之。尋叔和已集傷寒論。必不自爲歧異。且其證治總例言地水火風合和成人。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起。此乃本之釋典。非中土方書所有。叔和當魏晉間。釋典雖已入中國。士人鮮涉其書。知是經非叔和所集。而爲江南諸師秘愛仲景方者所別編。南朝人多好佛。故得引是以成其例耳。唐時獨

孫思邈多取是經。宋館閣雖嘗校定。傳者已稀。元明以來不絕如線。幸有何氏得宋本寫授其人刻之。下去乾隆校集四庫時幾六十餘歲。而四庫竟未列入。蓋時校錄諸臣於醫書最爲疏略。如傷寒論祇錄成無已注本。不錄趙開美所刻治平原校之書。即其比也。餘如聖濟總錄但錄程林纂要二十六卷。不知有大德本。內臺方議程永培已爲購求得之。亦不入錄。知其疏略之甚。余前得日本覆刻陳本。驚歎不已。後十餘歲。醫師徐衡之章成之又以陳氏初印本進。距其校刻時二百十六年矣。衡之等懼其書不傳。將重爲鏤板以行。而質於余。余觀陳刻亦間有不正者。如駃改爲駛。失氣改爲失氣。皆由不達古字古言以意點竄。今悉爲校正。其俗字可通者皆仍其故。並列何陳舊序於前。以志緣起。校成授衡之等覆刻。乃爲題詞云爾。民國二十一年十月。章炳麟。

曲石唐志目四跋

王之渙志印泉在雒得唐人墓誌九十三石。此王之渙一石。稱其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是即盛唐詩人王之渙無疑。其詩迄今祇存六首。而黃河遠上一絕。使伶官競拜。至今皆以爲絕句之最。誦其詩而不悉其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詳本末。眞大快也。昔人以唐書無韋應物傳爲恨。然韋之仕宦蹤迹具存於詩。若王爲文安縣尉。及其平生高節。非此石孰爲傳之。明清間編全唐詩者。謂之渙有兄之咸之賁。按此石稱弟永寧主簿之咸。則稱

曰兄者誤也。

黑齒常之志。黑齒常之本百濟人。歸唐至左武衛將軍封燕國公。爲周興搆死。唐書有傳。此誌敍事與史相應。前數歲雒陽新出泉男生墓誌。逾五六年而此志繼之。二子皆樂浪名將。地不愛寶。先後獻瑞。豈三韓王氣未盡。猶有楚人三戶之望耶。

黑齒俊志。黑齒俊。即常之之子。唐書未載其事。得此可補史文之闕。

清淇公志。淸淇公志不書姓氏。其敍家世緣起云。三徙稱賢。闡儒風於魯國。指孟子。又云。寒林抽筍。彰孝子之情。指吳司空孟宗。知淸淇公孟氏也。孟氏出魯公族孟孫。故又推本及於文王。爾據所述後主播遷。中原鼙亂。公援戈召募。元凶就戮。知隋時從破楊玄感有功者也。下述大唐義寧元年正朔。尙屬隋恭帝。而竟書大唐。斯甚非法。然其文字姸雅。不知作者爲誰耳。民國廿一年九月。章炳麟識。

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下　　章氏叢書三編

題中央大學所刻黃先生紀念册

季剛既歿七月。其弟子思慕者爲刻其遺著十九通。大率成卷者三四。其餘單篇尺札爲多。未及編次者不與焉。季剛自幼能辨音韻。壯則治說文爾雅。往往卓躒出人慮外。及接之故籍。成證確然。未嘗從意以爲奇巧。此學者所周知也。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然不欲輕著書。以爲敦古不暇。無勞於自造。清世說制度者。若金氏求古錄。辨義訓者。若王氏經義述聞。陳義精審。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剛猶不好也。或病其執守泰篤者。余以爲昔明清間說經者。人自爲師。無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獨以漢儒爲歸。雖迂滯不可通者。猶順之不改。非惠氏之戇。不如是不足以斷倚魁之說也。自清末訖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爲傀異。又過於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取注疏。所謂猶愈於野者也。若夫文字之學。以十口相授。非依據前聞不可得。清儒妄爲彝器釋文。自用其私。以與字書相競。其謬與馬頭長人持十無異。宿學如瑞安孫氏。猶云李斯作小篆。廢古籀爲文字大厄。伏生毛公張蒼已不能精究古文。說文以秦篆爲正。所錄古文。蓋据拾漆書及款識爲之。籀文則出於史篇倉沮舊

文。雖雜厠其間。而叵復識別。觀其意直謂自知黃帝時書者。一言不智。索隱行怪乃如是。季剛爲四難破之。學者亦殆於悟矣。十九通者。余不能盡覩。觀其一節。亦足以知大體。願諸弟子守其師說。有所恢擴。以就其業。毋捷徑窘步爲也。民國廿五年四月章炳麟序。

經籍舊音題辭

承古音之緒而爲唐韻先範者。其漢魏南北朝音耶。往時言古音者。獨取羣經傳記有韻之文爲例。足以明部類。未足以辨紐弄。自顧寧人爲唐韻正。稍取證於經典釋文。其後洪稚存集漢魏音。亦粗具矣。顧君考辨雖詳。不暇求思理。洪氏不知音。拘於漢法。獨著直音而反語俄空焉。夫所以審變遷辨弇侈者。獨恃反語刻定之耳。凡出於脣吻者作始也簡。而其末也緐。分韻固然也。雖分紐亦猶是也。漢世不見韻書。至魏晉乃有聲類韻集之流。顏之推稱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是上旣不同於古。下又與唐韻小殊。部類旣異。紐亦可知也。不盡取漢魏南北朝諸師所作反語。觀其會通。於道誠未備也。歙吳承仕檢齋素好聲韻之術。從余講論。欲紹明江戴諸公舊藝。全謂之曰。世以反語起孫叔然。蓋施於經典者耳。服子愼應中遠訓說漢書。其反語已著於篇。明其造端漢末。非叔然創意爲之。且王子雍與孫叔然說經相攻如仇讎。然子雍亦用反語。其不始叔然可知也。檢齋由是刺取

前代音讀。以爲經籍舊音。蓋以陸之釋文顏之漢書李之文選所引爲宗。其餘諸書有一音一讀者率鈎致無所遺。分別部居。以唐韻爲經紀。取近古也。又以時有久近。生有南朔。復取諸師事狀。如作序傳。程以三年而後成書。其審音攷事皆甚精。視寧人之疏。稚存之鈍。相去不可以度量交矣。明清諸彥大抵能辨三代元音。亦時以是與唐韻相斠。中間代嬗之迹。闕而未寘。檢齋之書出而後本末完具。非洽聞强識思辨過人者其未足與語此也。

音學通論題辭

余昔治古今音韻。弟子蘄黃侃最能通其理。歙吳承仕亦嘗審漢魏南朝舊音。然皆能調之口舌。非徒以豪素傳者。衡陽馬宗霍後及吾門。以音韻教于學官。嘗有所滯。則趨走以問。余曰顧江戴錢段孔嚴七家理古音備矣。雖然。求古音者必先明今韻。今韻者則廣韻是。不明廣韻。無以知聲音之畔界。而治古音將有所惑。自顧江二君以古韻正今韻。其聲勢有異者必以反語明之。使可宣於脣吻。顧綱紀未是也。戴氏始以影母之字標韻。合平入凡二十五。錢氏始明古音無舌上輕脣。然後條理整娖。隱秘畢宣。雖起古人於丘冢與之對語可也。余夾加以討論。則知娘日二紐古皆歸泥。視錢氏稍密。又以爲之咍一類。以咍爲準。咍者縱口聲勢也。故以埃表之。支佳一類。以支爲準。支者橫口聲勢也。故以烓（廣韻烏攜切）表之。脂微齊皆

灰一類。以微灰爲準。微灰者闔口聲勢也。故以韡（廣韻於非切）表之。祭泰夬廢曷末月黠薛一類。以泰夬曷末黠爲準。泰夬曷末黠者張口聲勢也。故以遏表之。（去聲則戴君以靄表之・靄正如烎俗呼亞之開口・大抵此類聲勢正如今之麻韻・而麻韻古正同歌・廣韻麻與歌戈雖分・然亦不作是音・今金陵呼麻韻最合・）然後昔人所疑有其具無其聲者。發之脣吻。較然有別。對轉蒸青諄寒而無所闕。（青古韻如今先仙韻）其他各部稍與戴君出入。大齊不甚異。大凡以影母標韻者二十三。以是揆度方言與古音合者所在而有。其匡戾者可以削之繩外。是故汀贛間呼猪如都。以知歸端。此合於古紐者也。呼州作丁流切。則非古紐也。通語呼爾如禰。（俗作你）以日歸泥。此合于古紐者也。呼泥如尼。則失古紐者也。通語呼大如柁之長音。燕薊間呼自如詐之平聲。（俗作咱）浙東呼泰夬諸韻悉如麻韻之去聲。此皆張口呼之。合於古韻者也。若夫呼晝如話。則非古韻也。衡嶺間呼子如宰。以之韻縱口呼之。此合於古韻者也。若夫呼帝如戴。呼弟如待。則甚失古音者也。是故不置權衡。不可以辨輕重。不陳繩墨。不可以知曲直。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爲古音。此誣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域殊語。乃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余又語之曰。昔人以反語起孫叔然。今觀服應二君注漢書。悉有反語。尙在孫叔然前。明漢末明是已久。不然。王肅與孫素有異同。安得承其反語之術也。昔人以廣韻所注同用獨用起許敬宗。余疑爲宋初所定。不然。張說李白之詩以東江同用。清

青同用。何以與是異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檢漢書舊訓。著反語者尚有文穎蘇林。文在孫前。蘇亦與孫同時者也。又檢唐人詩歌。起貞觀訖大歷。脂微同用。東冬鍾同用。寒桓先仙同用者往往而是。其有意效古者不與焉。乃知敬宗所定。大氐仍依齊梁成式。而非今廣韻所注也。由是廣略韻書。次及等韻門法諸家。通其思理。別其韙非。成音學通論九篇四十四章。蓋古今韻紐之流變略具是矣。其以教授諸生。不必具用。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既成。屬余爲題辭。夫古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不能招之與晤言也。今音者陸法言孫愐之書韻紐畢備。于今方域殊言。未有能盡其聲者也。勞心于是何爲哉。不明古音。則文字形聲不可知。而于聲類假借多惑。則訓詁無以理。不明今音。則韻部聲紐不能得其都數。于北方之無入聲閩粤滇黔之無撮口者。皆以爲音埋本然。且或以誣古矣。是故審音者將以有所施也。雖然。今之人固不欲求古訓。淺者且取異域侏離之語以求古音。前者廢棄以自荒。後者傅會以滋謬。學校雖以音韻列科。徒文具耳。然則宗霍爲是。固將以質世之知音者也。乃爲序而歸之。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章炳麟。

今字解剖題詞

小學至清而盛。亦至清而衰。桂段嚴王諸公。剸志許書。眇達神指。由形體以洞聲義。自是故

訓可通。經記可說。流澤被于學者廣矣。故曰盛。清廷自爲康熙字典。編次者多鄙生白徒。分部舛戾。點畫乖繆。而學官弟子多宗之。故曰衰世之學者不逮學官弟子之衆。雖盛猶不足以償衰也。明時書稽察之字曰縩。至清譌爲查。書鳥卵之字曰彈。至清譌爲蛋。書圓石平地之字曰輥。至清譌爲滚。以大校論。清世小學之衰。有逾於明世者矣。繆誤之起。誠有多端。要之必以字典爲大宗焉。嘉慶時。有王錫侯者。私作字貫。以不承用字典誅。自是雖研精小學之士。欲以古義糾正字典。觸於刑綱。亡柰之何。大儒如高郵王氏。有所獻替。亦爲律令所格。不能成書。徒作考證一編。猶以粉黛刻畫嫫母。無以弇其質已。余同舍生王純甫。事德清俞先生最後。比遭世變。而純甫亦須白矣。數以文字教授諸生。常苦篆隸殊形。諸弟子莫能窺其原本。喟然曰。凡事矯枉過正。難爲力。因勢利導。易爲功。與其力崇小篆。斥今隸之非。不如旁搤今隸。蹟小篆之末。因是作今字解剖十三篇。其言形者六。言音義者七。亦不得已而爲之者已。按前世玉篇類篇。皆以今隸爲本。而分部與說文無大殊絕。蓋沿流以得原。數莖以尋本。雖今隸固可通於小篆。清初諸鄙生不知。始强以今隸自爲區處。過在其人。不在今隸。純甫之作。蓋亦窺顧馬二公之意者也。鼓篋之士。得其書讀之。豪素閒亦可以無大過矣。抑今世之所患者。非字典俗書而已。穿鑿之徒。皮傅彝器。隨情定字。夫其游談不根。蓋有過於

安石字說者。重以龜書刻骨。眞僞難知。而妄者乃欲以傾奪摍斯。彼其滅裂故書。寧獨如字典而止乎。純甫誠有意六書。於此亦宜加之意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章炳麟。

廬山志題辭

余友吳宗慈譪林爲廬山志十二卷。義寧陳翁序之。舉目錄詳矣。復求序於余。余曰。內則棲逸民。外則容桑門者。古之廬山也。以巖穴處䵢僧。以灌莽起華屋者。今之廬山也。中國名山數十。自五嶽及終南青城點蒼峨眉。近道有黃山括蒼。其地或僻左。或當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獨廬山枕大江。游客俗士所易窺。其變遷乃如是。固地勢然也。雖然。自今而往。山日樸。市日廓。欲隱於其地者。非高貲則不能已。人之情。求仕不獲。猶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竄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歟。譪林負俗之士也。屢以議員走南北。幾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後未嘗爲不義屈。常居是山。期與昏狂相遠。其自重若斯之篤也。所爲志。往往芟去華。於昔之勝迹。今之變故。詳矣。山政一卷。尤質實足以備故事。其情之趨。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廬山。必與譪林所期者稍遠矣。吾知乃天之鼓物。果不與聖人同憂樂也。題其耑云爾。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臺灣通史題辭

偉哉。鄭延平之啓臺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彊胡百萬之衆、至於今遂爲海中奧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爲必有遺民舊德在也。直富有票舉兵。余與其人多往復。爲有司所牽。遯而至臺灣。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猶以鄭氏舊事。不敢外視之。逾十年。漢土光復。又十四年。遺民連雅堂以所作臺灣通史見示。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爲親。志其事者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故署曰通史。蓋華陽國志之例也。鄭氏多武功。政治闊略。清人得之。從事亦尙簡。故所言不能如華陽國志詳備。若其山川邑落物產謠俗之變。則往往具矣。然非作者之志也。作者之志。蓋以爲道土訓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臺灣在明時。無過海中一浮島。日本荷蘭更相奪攘。亦但羈縻不絕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鄭氏受封。開府其地。孑遺士女。輻湊於赤嵌。銳師精甲。環列而守。爲恢復中原根本。然後屹然成巨鎭焉。鄭氏繫於明。明繫於中國。則臺灣者實中國所建置。其後屬清。屬日本。視之若等夷。臺灣無德於清。而漢族不可忘也。余始至臺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得一二。今觀雅堂之有作也。遮幾遇其人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鄭氏也。後之豪傑。今不可知。雖然。披荆棘。立城邑。於三百年之上。使後世猶能興起而誦說之者。其烈蓋可忽乎哉。雅堂之書。亦於是爲臺灣重也。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章炳麟。

最近之五十年序

上海諸日報申報最久。萌芽于河北流寇之滅。下暨民國。更建國者五。積算得五十年。以五十年變遷之迹。各爲區目。屬諸文學之士論之。排纂既畢。以所論復于予。人事之遷嬗。其猶天之有晏陰耶。人日處於晏陰之中。至于老者而不能紀其數。最者州縣甸爲一牒。亦未嘗排纂焉。故盡國中之士。問以平生所更晏陰幾何。則不能讎也。又乃況于據今之所更者。以推無窮之變乎哉。人事日夜之積。不翅于晏陰。而枝條又多。晏陰之不能數。則人事愈可知已。日報者雖小道也。日以所聞于人事者。謁之于百姓。比日而觀之。則可以知政俗消長。積日而分部之。則可爲之區目。以備衆甫。其益于人亦閎矣。如是猶以爲未厭也。又使人以其所知分科以究其趣。由五十年之所更者。則無窮之變可以辜較而知也。予雖無以贊之。固所願聞也。自今以觀光復之始。其事已稍微矣。又因以觀湘淮諸雄與海外獨逸日本數才傑者用事之世。則又有微焉者矣。此其犖然甚大藏于匈中者而猶若是。若後之未著者何後。不可知也。今與昔之不忘。則若可以得後之倪已。雖然無窮之變。其果可以若是推邪。自有書契以訖于茲。其爲五十年者。不知其幾也。其變之亟。略無有過于今者。以今之五十年中解之。後之變者又轉亟于前。持論之士無慮數十人。非徒隨之。且有造之者矣。當其造也。

不知其奚以造也。變既成矣。已處于變之中。而又恇然不知所如往。坐而議之。若執符契。然少選可於畜焉不自得者。此其故何也。以其變不勝推也。吾惡知夫後之五十年者。其變不轉亟於今。其造變者不乃動于幾而不自知耶。後之五十年之不能任。若問無窮焉。其焉能任之。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惟聖人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民國十一年季春章炳麟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

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至武昌倡義凡十一年。自武昌倡義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狀紛拏，未嘗有信史。故舊或勸余爲之。余猶豫未下筆。蓋身不與其事者。非審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忮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爲同志光寵。是以默而息也。南海馮自由與同盟會最久。又嘗爲稽勳局長。以其所見。又徧訪故舊而作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雖未周悉。然阿私之見少矣。其以開國前名者。以爲情有誠僞。事有輕重。事後之所爲者。不得與事前比。且將以前之艱難曉示後進。使無敢侮耆舊擅興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異族逼處于此幾三百年。猝然欲還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勝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與實行。其功相衡。其人亦衆多。莫適爲主。當提倡時。小小舉兵固有焉。而皆

襲其邊垂。事不久長。及夫據形勢。擣中堅。往往實行者自爲之。謂不在提倡者度中。誠不可。若乃起某時。攻某地。發令而告。刻日而會。則非提倡者所能與也。且事常有素所輕忽。或異同錯雜其閒、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慮所不及也。光復會比于同盟會、其名則隱。然安慶一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啓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爲之也。孫黃在同盟會、所見頗異。時多謂黃迂闊不足應變。然廣州之役。震動侔于安慶、而爲武昌事先驅、則黃興趙聲爲之也。譚人鳳宋教仁素親黃興、廣州之役。則二子以爲輕舉。黃興亦不肯聽其言。然還入中原。引江上之勢。而合武昌之羣黨、未半歲遂以集事。則譚人鳳宋教仁爲之也。共進會出同盟會後。黃興在日本東京。聞之不怡。與其首領焦達峯爭辯。焦亦抗論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黃興所不與知也。譚宋雖和會其人、乃謂舉兵當俟三年後。及決策奮起。後引湘中。而前舉漢上。豪帥制兵。齊勢並舉。則焦達帥爲之。而自孫武以下。率兼入共進會者也。自徐錫麟死。光復會未有達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員耳。而能復振其業。返歸滬海。與湘軍東伐者相結。江南製造局之役。事敗氣熸。乃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則李燮和爲之也。徐錫麟趙聲最先死。達峯事成亦遽死。教仁與人鳳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爲世詬病。故自民國九年以後。知當時實事者已少。夸誕之士。乃欲一切籠爲已有。亦局

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慎也。開國以還。惟蔡鍔起抗帝制。有恢復功。其餘或事易不足數。或其始頗循名義。而終自負其言。操之太蹙。則于國家人民禍福未可知也。自由之爲此。蓋痛生民之無告。念亂流之不已。謂其本皆由不窺前事致之。亦可謂發憤有作者矣。余于開國前後諸大事。聞其謀與其役者頗衆。雖不敢謂有功。自視亦庶幾無疚。獨民國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發憤與中央政府抗。余亦頗與焉。稽之大法。蓋不可以爲至當矣。顧其時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勳。與南方人士相鬬。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汚。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綜觀開國以來十餘年中。贊帝制。背民國。延外患。參賄選。及諸倍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省者皆優爲之。獨復辟事不與。則事前訓練之功猶不可沒。此余所願舉以告天下者也。民國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癸亥政變紀略序

民國與十有二年。爲總統者。若眞若僞。凡五。其一以憂悸死。其二被逼以去。項城自作不靖。西南致討。而大命踣。固無蔕焉。徐氏起不以正。悖而得之。悖而失之。亦宜。獨黃陂首義武昌。行事順。則兩居極位。未嘗有所陵犯于人。亦兩被逐。古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乃若是其無驗耶。承平者尚文。處亂者任武。無中堅爪牙之力。而偃居于驕將亂卒之上。雖唐堯不能終日安也。當北賊黜其大酋徐世昌也。余聞黃陂將再起。從上海密致二書。說以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言不見從。固知其敗也。黃陂既就職。又告以西南數省。不稟號令。猶孫劉在建安。然其實則外援也。愼毋曰言統一。以召自侮。斯言雖見聽。僅支一年。而終不可療矣。信乎。部曲既散。則不可以爲亂世之元也。雖然。西南亦不能無過焉。當黃陂退處上海。其地猶彈丸。雖置政府。非有東晉南宋之勢。然密受成言。期于致果者。猶有數部。是故置政府者。非有規利。其實爲西南分憂。西南諸省。獨雲南最遠。始聞政變。不能無疑沮。及爲之釋言。交以信使。則豁然無異辭。其他多爲撟虔者所制。議論嘩沓。不肯決策。政府亦卒不就。由是强賊恣睢。無所憚甚。而西南被其兵。全蜀淪陷。其餘皆槷鼿不能自保。一言之間。至于喪其邦。斯誰之咎歟。謀國大事也。異于家人生產。然今人多易言之。黃陂既不戒于前。而西南又輕脫少算。以自取禍。若是者人謀之不善也。非天道也。國會議員雲南劉楚湘爲癸亥政變紀略。蓋道其實也。

墨子大取釋義序

遊心於堅白同異。以勝人爲極者。名家之志也。名家無執守。墨氏以尊天尚同兼愛貴儉敬

鬼爲務。則既有其執守矣。所爲辯者。將以成吾之旨。而使人不能破。非汎以脣舌雄者也。治經訓者必通六書。步天官者必知九數。爲墨道者必取名理。六書九數名理爲利器。取之者乃以利器爲用。其分職不同。余懷是亦久矣。近得鄧人張子晉大取釋義。其言曰。大取以學說爲主。而論理爲制斷者。小取及經說上下以論理爲主。而學說爲左證者。是言出。使墨與別墨爲二。爲其學者乃有所歸宿矣。釋義爲辭不繁。不輕劖定文字。然皆犁然有當於心。是治墨學者之秀也。余以是深祭墨氏用心。知其利病。則有所質於子晉者。墨子戀利並舉。不直以衷心煦然爲能事。必將多爲法藝以左右民。異乎小儒無具者也。愛人之心無窮。而天地物產有極。則不足以共其求。是故以貴儉爲輔。荀卿譏其汲汲爲天下憂不足者是也。憂不足愈甚。其懲盜之心亦愈亟。故小取言殺盜非殺人。則幾以去黃稗除蝗螟相擬矣。今夫殺人者。使人失其生也。折傷人者。至於敗陰陽廢手趾。使人失其體也。略人者。誘人者。使人失其權也。使人失其親也。使人盡失其所有也。盜者。使人偏失其所有也。以若相校。是盜於四累最居下。末代之法。盜或與殺人者同辟。滅齊乃與傷人致死等。猶在折傷人略人誘人上。是重視人之所有。而輕視人之體與權與親。於其所有者。又重視其偏失。而輕視其盡失也。故余以爲刑法者。草昧之世。蚩尤九黎之徒所制。所知不過財幣器用。以其他爲微末。且

交相盜取。則捕戮他盜亦至嚴。至今萬國循其繩尺焉。猶以保衛公安自文。公安安在乎。其惟鄧通石崇之倫據之也。墨子特自揭以兼愛。顧猶以殺盜爲踰。其牽於世俗之法耶。將過憂不足之心掣之也。大取稱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子晉以殺盜爲不得已。所謂害之中取小者。則無倍於兼愛之義。夫知其不得已而不知其可已。則猶憂不足之心掣之也。爲甲憂不足而不爲乙憂不足。則於兼愛利之道猶相伐也。將墨子所謂盜者。非局於刦奪之事耶。按唐律。殺人者。强盜取財者。略人誘人者。皆在賊盜律。獨傷人乃在鬥訟律中。古者或以四累通謂之盜。其可也。在四累者皆可殺。則猶重視財之過也。願子晉教我也。民國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序

附考

唐律。諸謀殺人者。已殺者。斬。　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　諸鬥。若刃傷及折人肋。眇其兩目。墮人胎。徒二年。　諸鬥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即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致篤疾。若斷舌及毁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　諸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絞。爲部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按略人略賣人語見漢書甚衆。當是漢律舊文。春秋左傳集解。不以道取爲略。正義引今律略人略賣人爲證。甚是。古虜略字如此作。今人作掠者。聲借耳。律疏乃以方略爲說。明律因之。謬矣。）和誘者。各減一等。　諸强盜持仗者。雖不

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

按此治强盜律。與鬥毆殺人略人略賣人爲奴婢者等。而校爲部曲者及折傷人誘人者爲重。

明清律。凡謀殺人。造意者斬。　凡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故殺者斬。　凡鬥毆。折人肋眇人兩目墮人胎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者。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人兩肢損人兩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人舌及毀敗人陰陽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　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爲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和同相誘及相賣良人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　凡强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按此治强盜律。謀殺人故殺人等。校鬥毆殺人折傷人略人誘人皆重。治略人略賣人律無至死者。則校唐律又輕。

清末民國律。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傷害人。致死或篤疾者。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致廢疾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　略誘人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　和誘人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略誘人者。按此即略賣人。處無期徒刑。

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和誘者。處二等至三等有期徒刑。 被略誘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者。非離婚後。其告訴爲無效。按被和誘人與犯人爲婚姻。容本是淫奔。然淫奔自當列入姦罪中。非和誘也。和誘者。所望使其人爲苦工。或爲樂人。不必販賣。亦不關淫奔也。若被略誘人與犯人爲婚姻。非強暴脅迫。何以致此。此與強姦及強占良人妻女爲妻妾者同實。舊律特減略人爲妻妾者爲徒三年罪。已爲乖謬。新律竟言非離婚告訴無效。是眞獎勵略誘矣。 強盜。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 強盜侵入現有人居住或看守之第宅建築物礦坑船艦內者。及結夥三人以上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 強盜結夥三人以上在途行刦者。及在海洋行刦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

按此治強盜律甲條與折傷人等。乙條則與傷人致死等。丙條竟與殺人等矣。其略誘人者。唯意圖營利。罪與此乙條等。尚輕於丙條。而尋常略誘和誘及意圖營利而和誘者。罪皆輕於乙丙兩條。且諸略誘人者。亦多結夥至三人以上。何不別爲之條而加之等耶。若云強盜擾害公安特甚。略誘人者之擾害公安何減於強盜耶。至意圖營利略誘之後。又輸送於國外者。今律雖有死刑。然與國權國性有關。非國內國人自相侵犯之比例。故今不與強盜罪相校。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序

老子以內聖外王之道自持。得其政治之術者。莫若韓非。其後微言漸絕。其緒餘猶足以爲

天下。漢孝文皇帝所行是也。次及王輔嗣輩。始以玄言號召天下。晉治以衰。蓋老子尙樸。而玄言之徒貴華。其根株不同。故其藏於心術以發於事業者。其治亂不同亦如此。余三四十歲時紬解老喻老之文。稍得指要。其論議散在諸篇。今年夏濬縣孫至誠思昉來及吾門。以所著老子政治思想概論求正。思昉固嘗讀吾書者。故議論亦頗相似。與蘇文定吳文正異流。要之於老子亦得其一耑者也。余嘗謂老子如大醫。徧列方齊。寒熱攻守雜陳而不相害。用之者則因其材性與其時之所宜。終不能盡取也。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傾於君主獨裁者。觀韓非揚權篇義亦如是。是所謂徧列方齊。任人用之者也。漢世傳其術者甚衆。陳平得之爲陰謀。蓋公得之爲淸靜。汲黯得之爲卓行。司馬遷父子得之爲直筆。數子者材性不同。而各以成其用。與夫墨氏之徒。沾沾守一隅之術者異矣。夫民治之與獨裁。其道相反。獨孝文能兼用之。處承平之世。獨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遠西諸國可也。若夫姦人成朋。貴族陵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賊其民。庶非有老子韓非之術者。固無以應之。蓋孝文爲能得其一二。後之曉此者寡矣。今國家之亂。甚於春秋七國之間。思昉誠有意爲國。於此得無深思之乎。余耄矣。無以佐百姓。願來者之能任是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章炳麟序

中國觀人論題辭

朋黨之勢成。則賢愚之實亂。唐宋明之季是也。獨漢末黨錮成於上。清議不失於下。蓋郭林宗許子將品目人物之功。今之所謂朋黨者。又去唐宋明絕遠。其人因以貴族自居。與昔之清流異撰矣。南昌邵潭秋痛之。則始搜集前世閱人之法。爲中國觀人論十四章。蓋依劉氏人物志而廣其義。以是施於今世。猶雲門九韶不可入於里耳。要以格量賢愚。分辨玉石。非是莫由也。雖然。前代稱知人者。唯林宗爲平恕。其末或失之爁。子將與文休不協。排擯不齒。使其人幾於淪廢。斯不能無愛憎之見者。人物志確然成理。惜其未施行也。平恕而不爁。又不隨於愛憎者。唯堯與文王行之。堯之於舜。岳牧咸薦。識其仁孝。猶歷試諸艱。不以驟進。及文王以九徵觀人。其道益精。晚世人主。既不能行堯文王之術。於是始任吏部。後有廷推。今之議會可決。即廷推之意也。以人主與吏部一人之力。不能精鑒。故廣之於廷推。既有廷推。則不得不分朋黨。朋黨既成。而賢愚之實復亂。是故得其道。一人可以辨賢愚。失其道。雖聚千百人議之。猶無益也。且任之一人。則有賄賂之弊。今任之衆人。而賄賂亦如故。一人受賄。持法者猶得治之。衆受賄則不可盡治。所以成官邪者。又莫此爲甚焉。潭秋之爲書。其將有見於是者也。潭秋南昌人也。聞其鄉里耆舊徐孺子之言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潭秋雖有所論著。其將卷而懷之。乎抑猶棲棲然爲林宗之所爲也。民國二十年九

月章炳麟

周易易解題辭

余少嘗偏治諸經。獨不敢言易。嘗取乾坤二卦以明心體。次乃觀治亂之所由興。與憂患者共之而已。君明仲翔之多端。康成之專固。余不敢知之也。季長慈明庶幾洒然有當于心。然亦不欲極其義也。故人沈瓞民以其先人竹礽先生周易易解來。且云。先生故善形法家言。所至必觀其山川條列。著書爲葬師示。其治周易。蓋聚諸家說解至二千種。凡所采擇。上極漢師。而下兼綜宋世先天之術。余謂自言漢易者觀之。必曰京虞是。陳邵非也。雖然等之多端。亦何足以相非笑哉。而余終不敢知也。形法之說。自山海經以來。變遷亦多矣。先生旣專志于是。其于周易。宜有所會通者。易道大矣。誠無所不具。顧余嘗取八卦方位觀之。知古之布卦者。以是略識中國疆理而已。中國于大地處東北。而北不暨寒帶。北極乃正直其西北。故以處乾。求地中者當赤道下。于馬來則稍西。乃正直中國西南。故以處坤。北限瀚海。故以處坎。南限日南。故以處離。當坤之衝爲山脈所盡。而長白諸山猶屹然焉。故以東北處艮。東南濱海。不得大山以遮之。故多烈風。而颶風自臺灣海峽來。故以東南處巽。澤萬物者莫沛于江河之源。故以西方處兌。動萬物者莫烈于海中火山。故以東方處震。八卦成列。義如此

其精也。爲先天之圖者。離東坎西。猶有說。及以南處乾。以北處坤。則于方位大舛矣。彼徒以陰陽相配。不知庖犧之作八卦。嘗觀地之宜也。唐人作疑龍撼龍諸經。以識形法。其人蓋嘗巡見山川者。然于江河嶺外猶相及。自蜀以西南自燕薊以東北。則不能至焉。括囊大體。孰有如易之至者乎。余不獲識先生。無由知其觀覽所極。逝者不可作已。旣民固莽。繼其術者。其不以余言爲澶漫否乎。于是以題其耑也。民國二十年八月章炳麟

傷寒輯義按序

武進惲鐵樵少知某道文學。壯而治醫方。尤長於中風五水。晚見醫術之偷。窮治傷寒論數歲。取日本丹波元簡輯義爲之後按。辯論剴切。要於人人易知。屬序於余。是時中西醫師方以其術相傾。而鐵樵固欲爲中醫立極者也。乃序之曰。自素問靈樞說藏府經脈之狀。於今多不驗。訐者遂謂中土無醫。余聞之莊生。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夫醫者以愈病爲職。不貴其明於理。而貴其施於事也。不貴其言有物。而貴其治有效也。治苟有效。無異於得魚兎。安問其荃與蹄爲。今有劇病。中外國工所不療。而鈴醫不識文字者能起之。人亦不能薄鈴醫也。況過於是者哉。且前世醫經猥衆。漢志錄黃帝內經而外。又有扁鵲白氏二家。益以旁篇二十五卷。而黃帝復有外經。是數者仲景宜見之。按以五

情歸五藏。又以魂魄神志屬之者。素問之互論也。然又言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神將奪矣。此爲自相舛駁。而與說文思字从囟遠西以神識屬腦者相應。夫以一家之言猶有同異。况於餘家旁篇。仲景雖言撰用素問九卷。然諸藏府經脈之狀。仲景不明言安知其必與素問九卷同也。雖然。前世論生理雖有岐異。必不若近世遠西之精也。治錮病者不素習遠西新術。病所不定。誅伐無過。不可以言大巧。金匱要略方雖在。不中要害者猶什二已。若夫傷寒卒病。略校脈證則病所易知。然其因循之害。誤治之變。乃危於錮病遠甚。微汗小下。而疾不去。刼之以冰。而變愈多。遷延始愈。則曰病衰待時也。變劇至斃。則曰熱甚宜死也。以校仲景。高天下澤。不足以爲優劣之比。是故他書或有廢興。傷寒論者無時焉可廢者也。觀其綱領病狀。包五種傷寒。正治權變救逆之術。靡有不備。違之分秒。則失以千里。故曰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宜奉其文以爲金科玉條。舉而措之。無不應者。固無以注釋爲也。顧自宋金以下。六經有一日一傳之說。太陽病有三方鼎立之論。拘文則以太陽爲旁光。妄稱傳足不傳手則以少陰爲腎。方喻之徒。又以己意變亂。其後張錫駒陳念祖雖少愼。而更以五運六氣相皮傅。瑾瑜匿瑕。川澤納汙。使人違之不能。從之不可。爲後按者但以簡前注之誤。使大論還於純白。斯止矣。傷寒論諸本有注者。以成氏爲最先。然於文義或多疏略。而東土訓詁獨詳。

故鐵樵依丹波輯義爲本。次下己意。以爲後按。其取材博。其持論審。於近世爲希有。以大論文辭與雅。方術亦奇正相變。闕疑者猶百之二三。要其大指不合者鮮矣。雖然。醫者以愈病爲職者也。由博而返約。推十以合一者。又精義之事也。吾願世之治傷寒論者。不蘄於爲博士。而蘄於爲鈴醫。大義既憭。次當諳誦論文。反覆不厭。久之旁皇周浹。漸於胸次。每遇一病不煩窮思。而用之自合。治效苟著。雖樵采於山澤。賣藥於市閭。其道自尊。然則漁父可以儆上聖。滮鹽之氓可以抗大儒矣。豈在中西辯論之間也。戊辰仲秋。章炳麟序。

日知錄校記序

昔時讀日知錄。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毀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憒躓。已然。結轖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雍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纚纚千餘言。其書明則曰本朝。涉明諱者則用之字。信其爲顧君眞本。曩之所疑。于是砉然凍解也。顧其書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今歲春。余弟子黃侃因爲校記一通。凡今本所缺者具錄於記。一句一字皆著焉。其功信勤矣。頗怪次耕爲顧君與徐昭法門下高材。造膝受命。宜與恆衆異。乃反剟定師書。令面目不可盡覩。何負其師之劇耶。蓋亦懲於

史禍。有屈志而爲之者也。今校記既就。人人可檢讀以窺其眞。顧君千秋之志得以無恨。而侃之功亦庶幾與先哲並著歟。于時戎禍紛拏。倭爲溥儀蹂熱河之歲也。章炳麟序。

天放樓文言序

余壯歲與吳江金松岑交。論文則規蒦周秦。而松岑風議感槩。文在季漢三國間。遭離患難垂三十年。余文辭數變。松岑亦老。不屑意當世。民國十五年冬。以其文幾百首稱天放樓文言者示。且屬爲之題辭。覩之匪色益壯。氣體又下兼南北暨于隋唐。覩壯年所爲亦少變矣。乃爲序曰。自明茅順甫采唐宋八家爲文章藝極。其後歸方姚惲取之。雖才力有異。其所餼稟一也。及其弊。則專取格勢。有名言無情實。明季陳夏已漸異趣。始規摹洛京。顧辭采稍縟。寡淵古之氣。近代汪李爲之。加以節制。高者往往似晉宋。而文章奇偶之爭亦自此起。余謂韓柳與宋六家固異。夫其含元氣入無間。天實縱之。乃若積勢造辭。則近自燕許來。退之碑銘效後漢石刻。轉益瑰怒。子厚亦多爲儷體。非若晚世分北之嚴也。與韓柳先後者有若李華獨孤及呂溫劉禹錫皇甫湜之屬。大體多相似。今獨舉韓柳二家。則不足盡其原也。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二家已不類。是時。蘇子美高材而黜。獨爲屈奇。而尹師魯近慤。劉原父消選至嚴。義盡則辭止。近世戴東原頗方物焉。最醇者乃莫

如司馬公。此宋蘇尹劉司馬五家者。能事異歐陽。其差第亦相若。今悉不取。獨取曾王蘇與歐陽爲六。又不足以盡其變也。宋時儷語豐杼肉稱。而幾於諧矣。觀六家之文。兩制用儷語者勿論。然常文或時不檢。亦以是糅入焉。此尙不足與宋莒公頡頏。況晉宋之翔雅者乎。由是言之。苟醇矣。奇偶皆古之流可也。苟駮矣。奇偶皆俗之變可也。文章之多術。猶味之廣樂之繁。各專其美而不以相易。其可以一耑盡諸。松岑之爲文。蘄抗志于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氣駿發。常恐局促跬步之間。欲必恢之以盡其才。故節制不能如汪李。視陳夏則駸駸過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文之久而變者。亦易道然也。雖然。文者所以宣其質也。苟內屢空而美于外。美之將焉用。昔梅伯言習于姚氏。顧謂世祿之文徒能不失律度。有豪傑之文者則恢張王霸是也。夫姚氏則世祿矣。所謂豪傑者。伯言不鑿指。而其文或爲方姚所訶。若唐杜牧之。近世易堂九子猶近。觀松岑讀五代史諸首。極論前事以刌今玆之弊。明若爐火。效若蓍龜。豈所謂豪傑之文者耶。于是宜觀其質也。民國十六年二月章炳麟序。

治平吟草序

詩以道性情。六義衰。性情之間始有有僞飾者。然唐以上猶少。是隱遯則有長往之辭。軍旅則有不可犯之色。榮辱得失。亦各如其所遇。以形於言。雖乾沒如宋之問輩。亦舉念不忘富

貴而已。自宋以後。詩與性情離。怙權而稱恬退。馮生而言任達。得意恣欲而爲牢愁之聲。雖有名章曼辭。爲世所稱道者。欲依詠以觀其志。則不能已。騰衝李學詩希白。淸時以從軍積官至副將。與滇軍光復之役。自爾出牂牁。下駱越。更戎事幾十年。晚而退居蘇州。其從弟卽李根源印泉也。當是時國家多故。而希白亦幾老。兄弟偕隱。希白時爲歌詩以抒其意。逮印泉母歿。廬居山中。希白以好山水從之。居二年中。積詩幾二百首。題曰治平吟草。治平者。其所寓山中佛寺也。始余與希白遇於蘇州。未知其能詩。及觀吟草。灑然有風人之思。其功力亦副之。意其少時必素習詩者。恨篇什不多見。獨其近作存耳。世言介冑之詩。貴在安閑。不欲其過豪。豪卽近獷。余以爲不然。如曹公劉越石所作。豈以獷爲患哉。希白處吳下久。見其山水佚麗。而士女溫恭。誠不能數作豪語。然其傷往古。悼逝者。感慨之氣。猶時見聲律間。斯正性情之眞也。晚世夸誕之子。好爲異言。以街談巷語爲詩。謂之淸眞。然觀其人。則汲汲爲貨利者。而詩中隱誨如故。匿其性情。則言已飾僞矣。焉論其辭之文質也。因序希白詩。縱言及之。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餘杭章炳麟序。

游廬山詩序

蘄黃侃以往教江西之隙。登廬山。爲古今體詩三十七首。都爲一集。歸而因驛致于余。廬山

天地之壯觀。非緜歲不能窮其奧。侃以往教十日之頃。倘然望之。爲已略矣。雖然。世之道廬山者。率以遠人賃居之地爲根。佗直附贅耳。名曰記廬山。其實記牯牛一嶺也。侃所觀者。乃在山川之勝。往史之迹。于賃地略一道。蓋聾而語之。非有流連荒亡之樂。斯所以異于俗士也。天地之有奧區。固不可終閟。然山林之與市朝。其情必有分矣。余家瀕杭之西湖。少時游此。其廬里不飾。其器服不雕。爲能與山澤稱。比壯觀之道皆劇。滲朱門崇甍鱗比乎其間。以干自然之美。斯猶載鶴以軒。被巢父以韍冕。其不衷亦甚矣。㪚然者久之。今以廬山大隱所宅。而爲賈豎據焉。其不衷有甚于西湖者也。雖然。茲山之廣。閱月踰時而不可以徧省。苟觀其大。則是牯牛嶺者。猶蟁蝨之屯也。亦何足以相滓乎。侃爲詩素慕謝公。及是篇什多五言。猶近古。七言或時雜宋人脣吻。獨其所爲四言。上不逮仲宣。而下幾與叔夜元亮伉矣。亦足以見其所抱也。因書其首歸之。戊辰六月。章炳麟

璞廬詩序

吳汪東寶旭初從余學。亦好爲詩。民國十年秋。以其兄之子重英詩來。蓋學古而見情性者也。婦人詩率能爲綺靡。不能爲樸雅。重英好陶靖節詩。所作贈兄七哀諸篇。彬彬乎質有其文焉。雖文通所擬。子瞻所和。未能過之也。七言近體。猶有閨中隱約之聲。要本之中誠者。不

不能易也。重英適何氏。年二十六卒。秀而不實。其家內外皆哀之。昔之賢媛擅文學致老壽如班昭者。慮不過一二人。重英雖中夭。觀其襟度。近代士大夫所不能擬。其遺澤之存於世者。亦可以爲化也。才雖不其然乎。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目

章氏叢書三編

卷之上

卷之下

缺 页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上

章氏叢書三編

武昌首義紀念宣言

太史公曰。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其于楚漢之際則然也。明起東南。轉戰至薊丘。再傳卒建都焉。地直北而迤于東。少異漢矣。民國之興自武昌。終乃都明故處。武昌南國之紀。而形勢爲土中。轉而宅薊。直其東北陬。與漢事差愈遠。由此言之。廢興之端。各以其時。茲謀國者之所怵惕也。當武昌未起也。義夫材勇散植于四方。謀幾十年。斷骼遺齒者蓋千百人。而武昌夏口當中央。陰爲斡柄。卒以鐵道小釁。黔然如霆雷而起。南北從之者十餘省。閱事四月。胡命以傾。大建中夏。不失舊物。所謂合從討伐軼于三代者。唯是乃當之。誠非漢明所得擬也。隆于仁短于義者。其附麗士民如易。然其握權不牢。且謂建虜已覆。無所事兵革。未嘗自營湯沐之澤。爲族黨求蔽障也。而因授之北方。四達之地。寇來不遮。曾不再稔。而荊楚爲丘。至于今不復。曩者倡義之士。殺身者有矣。屏于閭巷者有矣。轉從溝壑妻子無所覆露者有矣。漢之興也。復豐沛之民。世世無所役賦。明之北徙也。則金陵爲留都。以今之武昌方之。蓋不當其豪忽焉。功大如此。而報薄如彼。于是舊勳吳北麟等九人喟然歎曰。靡

頂踵以利天下。終于納侮。智者不爲也。利及行道之人。而伐其肺府。仁者不爲也。相與起武昌首義紀念冀形之實事。以扶傷撫孤紀功爲主。然後事不滅沒。而國殤虛厲有所附。其存者免于莩殣。其胤嗣得以長育。比于漢明之道則未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謀于抱冰堂。既成。言以書走三千里。告于餘杭章炳麟。炳麟與武昌諸勳一體也。六七年中欲拯其民于水火者三矣。謀幾成而卒無效。得其書曰。使首義之績廢隊。至于是者。吾之恥也。斯事也。固將縞素而從之。虞殰而道之。于是宣示大義。以對于天下。以訢𠣘于國之人。其事列左。

一設紀念大學

二設公園置倡義紀念碑

三設功裔教養所附幼稚園

四設傷軍養濟院附工廠

五鑄張文襄銅像

國學會會刊宣言

自清末訖今三十有餘歲。校官失職。大經斁而賊民興。其有秉德樹惇不失教本者。蓋百不過四五。然猶爲衆所咻。無以流澤於世。姦言朋興。覃及校外。察其利害。或不如絕學捐書爲

愈。余去歲游宛平。見其儲藏之富。宮牆之美。赫然爲中國冠弁。唯教師亦信有佳者。苦於薰猶雜糅。不可討理。惜夫聖智之業而爲跖者資焉。或勸以學會正之。事緒未就。復改轍而南。深念扶微業輔絕學之道。誠莫如學會便。其秋蘇州有請講學者。其地蓋范文正顧寧人之所生產也。今雖學不如古。士大夫猶循禮教。愈於佗俗。及夫博學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見。愾然歎曰。仁賢之化何其遠哉。顧念文學微眇。或不足以振民志。宜更求其遠者。昔范公始以名節厲俗。顧先生亦舉行己有恥爲士行準。此舉國所宜取法。微獨蘇州。顧沐浴膏澤者莫蘇州先也。於是範以四經而表以二賢。四經者謂孝經大學儒行喪服。二賢者則范顧二公。其佗文獻雖無所不說。要以是爲其蒦。視夫壹意章句忽於躬行者。蓋有間矣。講浹月。將還海上。自恐衰老不能時詣蘇州。又念論述古義學者或不能得其本。效顧先生讀經會制。以付與會者主之。其事甚質而基莫固焉。是於佗州或不能舉。蘇州則有能舉之者也。後數月。諸子復定名曰國學會。以討論儒術爲主。取讀經會隸之。時有所見錄爲會刊。烏呼。斯會也。其於中國猶大山之礨空而已。尙未得比於五季之睢陽衰晉之涼州諸子也。持以弘毅。何遽不可以行遠。凡事有作始甚微。其終甚鉅者。仲尼云。人能弘道。與會諸子。其勉之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章炳麟

制言發刊宣言

今國學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書爲帳簿也。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有是三者。禍幾于秦皇焚書矣。其間頗有說老莊理墨辨者。大抵口耳剽竊。不得其本。蓋昔人之治諸子。皆先明羣經史傳。而後爲之。今即異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耶。其次或以筆記小說爲功。此非徧治羣書。及明於近代掌故者。固弗能爲。今之言是者。豈徒於夢谿鄱陽遠不相及。如陸務觀岳倦翁輩。蓋猶未能仿佛其一二也。此則言之未有益。不言未有損也。余自民國二十一年返自舊都。知當世無可爲。講學吳中三年矣。始曰國學會。頃更冠以章氏之號。以地址有異。且所招集與會者所從來亦不同也。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余未嘗別作文字。今爲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曾子云。博學而孱守之。博學則吾豈敢。孱守則庶幾與諸子共勉焉。章炳麟

太炎文錄續編卷三下

章氏叢書三編

居賓虞先生八十壽序

廣濟居覺生少而岐嶷。出身與光復事。中遭喪敗。奔竄島嶠之間。勢稍振。又起與權要抗。比稱兵。又隨衆入議院。有聲吳楚閒。太公賓虞先生老矣。雖遭顛沛。而未嘗有戚容。處得沖而用之若不盈。民國十年。覺生將以其時爲壽。來告曰。吾父以夏正六月十一日生。今八十歲。吾母胡亦七十三矣。請所以爲頌禱者。以右觴豆也。余問事狀。即應曰。吾父家故貧。常飯牛。未嘗廢讀。年十三。直洪秀全兵起。轉徙無恆居。十六而孤。無半菽之食。猶不輟書。淸同治初。洪秀全敗。而張樂行以偏軍蹂江淮。吾前母歿焉。寂父又被略以去。亂既定。廬舍皆盡。自拾斷甓。親版築。結草而處。藉殘磚。收燼書。日夜誦之。脅未嘗着稿薦。稼事起。又出灌溉。年二十八。始補縣學生。以教授養吾大母。年六十。義和團起。東鄉民聚爇禮拜寺。外人誅求苛甚。知縣欲加徵給之。使吾父主其事。乃視事產厚薄稱算以償。外人民賴以安。平生愨恪無苟心。比老而形不衰。今猶健步云。吾母年二十一來歸。產子女十三人。督教甚厲。晚歲勤苦無閒。詰日常先諸婦起。制馀僮御。以相吾父。其較略如此。余曰。有士之行。以爲民紀。可以爲鄉里

型矣、抑不知覺生所以顯親養志者何如也。覺生起未有言。余曰。白頭之人。恆苦朋輩無幾。自其少時所習識雖屠沽騶卒。幸而存者。猶暱之異於恆衆。況太公之少空乏者乎。虜漢變復吾同志多有功。獲譽於都會。及歸宗族聚處。卒不能無閒言。或反以其聞望驕穉長老者亦多矣。故舊交讁。則其親不台。而平居清素之名亦損。昔顏竣貴用事。父延年謂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延年豈娼妒其子哉。諸矜已者。其遇人多疏嫚。雖父黨且以名勢臨之也。夫出則爲名士顯人。施歸里巷。濬然若無所有。與農圃耦語。不改其素。撰杖奉屨。而內外諸老皆晏如。然後榮名及親。逾於圭組。此其事非甚卓絕。而今人以爲至難矣。膏粱之子。不足以責也。今太公醇樸如此。而覺生自少觀其法行。且識其少年困頓時事。其意者能以韙讓之行。施於比閭。以虞其親而褒大其德素歟。抑亦將如稠人所爲者歟。覺生勉之矣。遂書此以爲祝。中華民國十年季夏穀旦餘杭章炳麟太炎甫撰

合肥段公七十壽序

日本陷熱河之明年。合肥段公年七十矣。三月二十三日。於夏正直公生日。義故欲舉觴爲祝。公謂國家多難。非其時。於是餘杭章炳麟言曰。所爲祝公者。非琱瑑曼辭以爲諛。顧欲公任其難耳。君子急病而讓夷。公不宜引避。公辭弗獲。乃許。按公平生行事。馳說者慮有異同。

惟與中華民國終始不能異。再造共和之績。夫人所知也。自遼瀋事起。本兵者失計於前。侵尋三稔。寖北半陷。北畿瀕寇。祇以長城爲界。其危如纍棊。人所欲僥幸者。恃蘇維埃與日本一戰耳。北方勝。中國幸而瓦全。然亦不能收失地。東方勝。即河朔一切淪於小腆。今之形勢。非若晉宋二代。可以江左延命也。此中智以上所爲危。其與民國終始如公者。固當計及之矣。公於日本。初亦主親善。然不肯蹙地以媚之也。及三省陷。東人覘國者數以好言餂公。公力折之。蓋始之不欲恃氣矜以攖人之怒者。鄰交之道也。終之必以正色相遇者。體國之義也。曩關東陷後數月。炳麟在天津與公從容論事。公嘗恨往者人情不恕。外蒙古已送欵。復爲內兵牽制失之。語次愀然。誠令公計不挫。即漠南北皆列巨鎭。足與東三省相扶。就不幸失三省。熱河必不動矣。此公之經略最閎遠者。而今日當爲追痛者也。水之未潰也。一丸泥足以障之。及其既潰。日夜負土樵石。猶不過殺其少半。今所望於公者。非遽以盡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長城以內。敵人不得恣意蹂踐。察哈爾綏遠兵足自固。猶始終爲中國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覘。任其難者。非公當誰屬耶。去歲日本陷熱河時。適與公生日相直。公聞之歐血。病幾不支。今鑽燧已改矣。而公幸伉健。往事紛紜。宜無可追述。後之事猶幸公以全力任之耳。昔郭汾陽有大勛於唐。爲讒夫所搆。廢處里第。清代李肅毅

亦以兵䘏罷鎮。蓋偃臥賢良寺者三年。及吐蕃犯闕。天子幸陝。終賴汾陽拯之。八國聯軍陷京師。亦賴肅毅出與支拄。得以講解。雖厚致歲幣。終無割地之辱。今公之遇。不過如郭李。且其天性弘廓持重。與汾陽相似。而肅毅又其鄉里先進。素嘗聞其風烈者也。天果不亡中國。雖有猜忍之士。百計墊之。終不能抑之不起。炳麟爲中國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嘏有辭。古之制也。遂書以爲序。

李誠甫先生配易夫人六十偕老序

沅水至于常德而趣洞庭。漢以南一都會也。余昔讀晋人所爲桃源記。疑宋時所析桃源縣者莽平無岡。不可以避秦。前代武陵郡疆土甚廣。避秦則宜在辰沅以上也。後以事留沅陵。觀其山川深阻。外侮所不能至。以爲古之桃源或隱奧在五谿中。然以地不交會。山寇時發。而清淳之氣亦盡。處之甚不便。沿沅而下。次于常德郭外。日月晧旰。天地闓廓。乃勝于避秦之處遠矣。常德自宋始盛。至清末置商場。聽外人貿易其中。主之者則縣人李誠甫先生也。余未與先生游。今年夏。其嗣祚輝來。乃識先生。建置常德商場事。先生爲人信厚而知世變。少讀書。兼習賈。以貲雄于其鄉。嘗督修瀕湖八垸。以止洚水。新學始興。羣情櫐疑。則以貲規設小學于城東。命祚輝入學。爲衆倡。其事爲鄉里所稱。卒以建商場得罪巨室。謝之以去。遂

不復與世事。然其後常德亦竟通商。中外轉轂。百姓以爲利。常德大川芮隩之處也。物用所萃。雖欲閟無由。其上不過百里而谿谷湍暴。連山相紐。民或至老不相往来。易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避秦者否之謂也。通商者同人之謂也。時變質文。固不可以一端盡。先生處于市垣。獨能與萬物消息。以通其變。非有弦高朱公之識。其何以致是歟。自是而後。祚輝兄弟數人各以學自立。而先生亦漸老。歲七月二十一日。先生滿六十歲。夫人易氏。與先生同年生。祚輝等以其時爲壽。徵言于余。直時多故。常德當其衝。百事槍攘。民其或者厭昔之通而欲受之以否。則又不可以一端盡也。人生盈一甲子。更事已多。斯可與通方不窮矣。故因是以稱祝焉。民國十二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序。

雷君泉理暨德配葉宜人六十壽序

昔仲尼欲徙於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然則豈徒九夷哉。雖西羌南蠻猶是也。稽古大禹之所甸者。南不逾五嶺。東不過會稽。自是以外。所謂弃服者也。然自堯典已著南交。至周官職方則版圖暨於七閩。意者徒以文德羈縻。不能與九州同貫。及漢。始開南越九郡。東訖於閩。交趾九眞日南則今之越南也。時已設郡。且刺史治交趾爲九郡紀綱。而閩地裁屬會稽東部都尉。吳晉之間始置建安晉安二郡耳。當是時。閩中文化下於交趾數等也。唐之中

世。常衰治閩。稍啓庠序。則始有舉進士者。而歐陽詹爲其魁。然是時姜公輔挺於日南。以制科高第掌內制。先幾知變。用籌策登爲宰輔。意是時交峰雖愛之士。登朝廷居右職者亦多矣。自漢元鼎以至唐之建中貞元。八百有餘歲。而閩之不衡於交也如是。宋之興。交阯雖名附中國。大人世及。不能復以郡縣流官治之。而閩之才士雲起。蔚薈徧於朝野。文學吏事爲前古所未有。迆及南渡。閩學乃與關洛競爽。明張詡有言。天旋地轉。浙閩爲天地之中。豈不爽然殊絕矣哉。是時交阯離中國久。永樂朝雖嘗設布政司。幾二十年。亦且開科舉登才俊。不不旋踵復棄之。其士人亦未有達者。故自宋氏以來至於今九百餘歲。交之視閩。乃與前世絕相反。觀其盛衰之故。足以愀然使人動容矣。故清優貢生雷君泉理者。閩產也。世著籍南安。而父遠商越南。故能習交人風土。君自少好學。從侯官林紓琴南游。充儒學生員。甚有聲。既壯。以優行貢國子監。例得州判。以家饒於財。不喜仕宦。直母某太宜人年高。遂不赴選。家居爲鄉里解紛難。振貧病。又以其產設豐城學校。斥宅爲校舍。配葉宜人。治家勤。能爲君相。內外之治。條貫秩然。士習其教。民載其德。六七年矣。民國三年。山寇起閩南。君遽與妻子避之越南。返舊游也。越南自明宣德後雖自帝。猶繫中國。受冊封。及清末遂與中國絕。而君以芻蕘小冠。懇然舍先世墳墓遠適異國。永爲賓萌。說者或謂君憤時泰過。自君子觀之。古之

人遭中土失紀。憒而遠游。終以不返者。蓋亦衆矣。君既以越南爲先人所游射。與其士耦俱有舊好。而中土商旅之服賈於是者。君爲其俊雄。故衆被選爲越南南圻福建學校常務委員及主商會館事。化行徼外。淳澤無既。此雖在交。猶在閩也。德之休明。則越裳貢其白雉。其回遹失統。而使搢紳之士不能寧居。以屏於異域。斯乃長國家者之恥。而君何病焉。雖然。閩與交。漢唐時舊兄弟也。交之文化不逮閩也久矣。君既服於周公孔子之道。兼能文章。而又爲其人所嚴敬。宜優游教導。輔其乏無。縱未能使復於唐世之盛。庶幾跂及域內郡縣。此則所以報先德而惠同胤也。昔閩之盛也。非常袞能驟致之也。直唐之徼。而中州士大夫之違難者保於王氏。故其所濡染至於是也。夫交亦然。漢末崩離。士燮以交趾太守久統其地。則中土賢良從之者以百數。如許靖劉熙陳徽之倫。雖不久處。其言行風采之足以漸入者多。是以其民興起。粲然與內郡比隆也。今君之處交。非若許靖劉熙陳徽之暫也。既懷其道。而資又足以將之。非若前者數公之藉於人也。聞君有五子六孫。皆已駸駸能繼其聲。然則膏澤所衍。始於門內。汪於方域。顧行之何如耳。何患其不至乎。君之徙于越南十五年矣。今歲夏正七月二十一日生六十周。葉宜人亦與君齊齒。邦人之流寓者欲進爲壽。以視辭請於余。夫教思無窮。越千百祀而民勿諼者。壽之至也。於是推次前說爲之辭。

洪益生六十壽序

耕稼興而有程品。故九數以方田粟米造端。至均輸數稍賾。商功形亦滋繁矣。然其所道積斛圓困委米依垣諸術。悉依于農。此蓋力田者戶知之也。今語貨殖之子曰。百分而寸。百寸而尺。方三尺一寸六分强者什而爲一丈。必色然駭之。是雖至易者猶不省已。然其轉九置數。出納較如也。未嘗有所失。而稍遠者固不道。審角度。列方程。愈無以爲也。反是令善爲算者持籌以校米鹽。則三反而不決。豈術有細大。不可以轉施歟。將自尊寵其道者歟。獨元時郭太史明徐文定既以算術推步。亦能治農田水利。自是以來。明四元理八線者尤衆。然徒以衍算。不乃施之天官。其試于田疇力作者。吾聞責語矣。未見其人也。鄞之大農洪益生者。八九歲知開方。稍長理代數幾何甚精。亦善楷法。能關弓擊劍。人以爲奇才通藝之士也。以父兄早亡。承其家業。故絕意進取。置法書弓劍不用。退而劭農。終歲督部曲。勤樹藝。手足爲胝。數年。其業大起。猶盡力耕作不敢息。衣大布。食脫粟。車乘蠕用。不見其侈。而穀日以登。于古九數蓋能識其本者。近規郭徐。可謂有師法者矣。既以良奥稱于鄉里。有河渠道路諸役。必以貲倡之。所居地高仰苦旱。自其先世嘗欲爲陂豬水。未果。及君卒就焉。規蔓素定。不逆地阞。水屬理孫。爲淵句乎矩。既成。命其陂曰壽封。一方藉以灌溉者至百萬畝。亦郭徐遺法

也。然君素讀書。知六藝。以宗族多失學。爲設燉陽學校。燉陽者。洪氏以燉煌丹陽爲望也。其他任卹之事尤衆。有不給又命其長子友諭佐之。蓋賴以舉火者。內外又數十家。余初識君于友人余雲岫所。聞其家多碑版。卒卒未及問平生學行。既而雲岫以是告也。夫知數而不任于用。與虛言名理無異也。能以其術自饒。顧遴弗能施予人。猶治算者知正不知負也。擅數之用。至于濟生成務者。其洪君之謂歟。于是歲陽在上章。陰在敦牂。月在橘壯。二十二日甲子。某洪君生六十周矣。諸友欲趣爲壽。而屬雲岫徵辭于余。余嘗讀阮氏疇人傳。見算師多喜談天。日夜窺旋機。撫圭表。以察日星之行度。校及秒忽。不損益于歲功于民事。顧遺焉。聞江愼修能作機關木人。爲人守藏。然亦不益務本之道。心甚少之。及觀當世勤苦治生之士。有聞望于鄉邑者。又碌碌無藝能。不足以述。如洪君者。其與諸子異撰者耶。故不爲恆辭。推言藝周于用。且以成德者祝之。且壽亦算也。固所以爲壽也。

桃源饒子六十壽序

桃源饒十。以商起家。年六十。其夫人謝氏與同歲。余弟子衡陽馬宗霍介爲祝辭。壽序之興。蓋近自元明間。至崐山歸氏以來轉盛。頃世鴻筆巨材。靡不爲之。歸氏所爲祝者。多鄉里老儒。其言平淡則宜。及近世或以施於將相有成名者。辭多矜張。無山澤之儀。綜明清以來文

士可稱者四五十家。其壽序使人往復諷誦者幾何。余頃歲亦時應人所求。其辭氣非不諦愼。於事亦不敢緣飾。既成覩之。往往多公家言。未有卓然可以動人者。豈辭之不至。將其事之不足以振吾辭。蓋亦參而有焉。以是爲此益倦。幾不欲著紙筆矣。今饒子與粵人競貿茶之利。數數折閱。轉益增殖。湘茶行於海外者。必以饒子爲有聲。既展國利。又使山農無饑饉之色。業非不閎也。家既給足。即所居蘆花潭。修輿梁。設學校。舉平糶。皆費鉅萬就之。功非不劭也。謝夫人雖富。猶躬操作。日夜教子女。平明而起。無得後時。應物端和。常以餘財振乏。內行非不備也。然計其事。猶不足以震發文章。固吾辭之不至歟。將自有限之者也。必也不恃其業。不有其功。不伐其行。塵芥外物。而深固根柢。則庶可以覩其長世乎。蓋桃源者。昔陶靖節張之。以爲有避秦之士。人人老壽。訖晉世猶在。固長年者生聚之域也。而桃源置縣始宋時。其地與辰之沅陵連界。山水奇峻。靖節所述。違此當不遠。饒子夫婦既產其地。得山川之氣。其壽固宜。顧秦世黔中逴遠。吏役徵調尤希。是故其民寧壹。避世者居之。足以長壽。今洞庭之船。一日千里。桃源去之咫尺耳。任輦輻湊。良賈稗販。無日不至。饒子又以貿茶足國算。竊秋豪果得與昔時處桃源者比耶。雖然。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地之塵囂。殊不足以滑吾性也。後漢時武陵蠻凡五叛。劉尚之敗。馬援之困。皆在是。今沅陵尚有劉尚城。而壺頭則援

所爲曳足望敵者也。是時四郊多壘。人無固志。雖避世者奚以自安。卒以致慮守靜。不擾其眞。雖烽燧徧起。吾心澹泊自若也。故能持形以度亂世。逮及晉時。亦幾忘劉馬事矣。今饒子所處。稍近市闠。以是勤生。固非有漢代兵事之棘也。故曰爲壽者亦寧其心而已。地之塵囂不足以滑吾性也。且今之世。非全盛之世也。他日或有效避秦之事者矣。險阻日夷。固不能以窟穴求全。雖纍纍之高士。遇之。亦將混跡市廛。緣督以養其生而已。饒子苟知是。雖今之桃源。亦何以異於古之桃源也。以是起吾辭。宜與世之祝者少異矣。

陳子壎五十壽序

非年之難。能免於亂世之爲難。人之年不問於貧富治亂。而亂恆患其富。昔者榮啓期鹿裘帶索。年九十而鼓琴以歌。是時名卿大夫亦往往以多積爲戒。是猶平世之論也。厥在亂世。若和嶠王戎石崇之徒。攎良田。覆華屋。乾沒無已。或不免於虎口。或雖幸脫。日布算籌以至於老。家有珍果。懼人得種而鑽其核。此欲求瞬息之樂無有也。至於今。侯服玉食者徧海上。而其釁亦著。內疑刦請之賊。外畏寇攘之患。處則周候衞。出參不敢獨行。滿心戚醮。若失其生者。蓋所在而有。以此長世。則無寧去之矣。是故貧富唯求其中。又有術以將之。則可以經治亂。處治則曰壽。處亂則曰免。而不以天之假我者滋吾之困。吾年幾六十。所更世變亦多

矣。直生之日。朋輩或時奏酒爲壽。吾無所於樂。獨坦然以得免爲幸。今年秋。有人以鄞陳子壎事告者。云陳子年五十。夏正十二月則其生日。爲之祝矣。先生可以一言乎。余從客問其行迹。其人則以商起者也。其於貧乏無弗周也。其所好則古圖書也。以貨殖爲名。而能行其德。且有以自樂者。余曰。若此。則庶乎免矣。雖然。猶未也。吾聞莊生之言。緣督以爲經。可以盡年。督者何。則所謂中者近是耶。備物以將形。物不能備也。而先竭吾智慮。又惕然有戒心於外。故君子必求其中。苟足自適。其重不可以軼銖錘。如是。於形則順。於智則逸。於外物則無不可必之憂。是之謂緣督。陳子觀於並世同處之士。有其家給富而不爲物役者乎。有不求巡徼不固扃牡者乎。有與暴人遇不涉其藩而狎之以無患者乎。有鼻間之氣栩栩然者乎。陳子勉之矣。從吾之言。所謂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然。治亂貧富處之若逆旅也。夫何不免矣哉。蓋聞昔之養老者曰祝噎祝哽。哽噎小累也。猶以得免爲幸。而況亂世之所遇有過於是者乎。陳子方艾歲。猶未及乎哽噎。吾爲是言。其亦可以祝矣。客稱善。遂復理前論。令持歸書之。

楊太夫人百歲歌詩序

民國十九年春。賓川楊如軒以其母楊太夫人百歲建坊事來告。余既爲篆其石闕矣。其夏

七月如軒復以所徵歌詩如千首屬爲之序。以刻于石。序曰。古之養老者。祝噎祝哽。蓋亦有辭矣。其體或如詩。或如平文。未聞施于金石刻畫也。壽莫如石。人之致敬于耋老者亦欲其辭之壽也。然其人或無本末。雖老。不足以矜式當世。足以矜式矣。而力或弗能爲。有力矣。其地平原廣隰。具材則不易。雖風物又不足以副之。是以相率弗舉也。賓川于中國爲坤維。北負繩水。則大江之原。南承點蒼。壁立千仞。天地之壯觀在焉。開闢稍晚。其民樹惇而不佚游。足以長世。昔周公陳無逸以爲老壽之階。華佗亦言人體欲得勞動。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太夫人少遭閔凶。其勤過于恆人。又徧得山川之氣。壽度百歲。蓋不足以盡之。以其地之據形勢。與其盤石巨材之易致。而其人又足以副。數者參會。刻此以著經紀也則宜。余昔嘗游雲南。蓋自交趾邪趣會城。其中部奧區大理之域。嘗鄉往之而不能至。捫登西山。則方志所謂金馬山者。雖稍峻。不足以發舒意氣。有所歌詠。未嘗著於巖崖之間。今又十三年。得以是爲諸作者前驅。以刻于石。亦自愜矣。凡歌詩如千首。具列作者姓名如左。

胡母韓太夫人八十壽序

韓太夫人年七十時。余嘗爲序以祝。今又十年。而齒亦隨以增矣。其間世事之遷嬗。民生之

哀愉。國計之得失。都市之盛衰。蓋不可與曩十年比。而太夫人老益丁壯。子姓孳衍。乃有盛於昔者。其子若孫又以祝辭屬余。余年亦運而往矣。筆札凋燥。不能爲盈辭。顧亦有可道者。當世之亂。人皆求速化而患有身。昨歲倭寇掠吳淞時。飛丸庣火集人屋宇。民求窟穴避之且不得。欲負擔轉徙。更以旄倪爲累。比寇退。廛閈之間。出入者十減三四。蓋上海之變。未有劇於昨歲者也。雖犬且失其字。遂人雖有彭聃之壽。祝之者言若哇矣。今太夫人八十生日。適後於兵事一期。民物生聚。雖未逮往時。然一方猶安。害氣將究。農夫工女咸帖然保其性。會有壺觴之獻。得恣飲大噍。無所慮。此殆適其時也。曩仰曾從余游。中道遷化。距太夫人七十時。纔六七年耳。餘思未忘。余爲序亦多致感慨焉。東方朔有言。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故奉觴酒以銷憂。然終非其時也。今者又逾十稔。其思慕亦淡淡然去矣。而嗣子又日益長。漸及加布。登堂撰杖。縉綷相侍。一飯一歡。足以佐歡者愈廣。比於昔時樂未畢而哀繼之者。固有閒矣。然則時事雖異也。庭廡以內。乃益恬蕩無所失。於是祝之。蓋所謂時然後言者歟。余聞蜀之開縣有李老人者。實生淸康熙中。今二百五十餘歲。飲啖行止。常如四五十人。此其人非有導引之術。化色五倉之傳也。直以徒步采藥。與世相棄。治亦不知也。亂亦不知也。故能安其形性。至乎後凋。夫人之獲上壽者。豈必

待於有道之世耶。故舉是義爲太夫人祝。若夫內行之美教誨之。篤。前序已詳之。故今不更及也。

金母裘太夫人八十壽序

越之教本乎句踐。而范蠡爲之師。蠡苦身勠力。候時轉物。三致貲累巨萬。而三散之。今越俗以孅治生。米鹽瑣屑。未嘗棄遺。惰窳者擯而不得齒。獨於施舍有所不能忍者。於蠡之道蓋得其半矣。未得其半也。盡蠡之道。唯嵊金母裘太夫人能之。太夫人初來嬪也。即以孝謹稱。金君商海上。獨持家政。諸饘餰汙澣煩辱之事。皆身任之。時家未大起。雖節衣食。其於族姻貰貸。已廓然無所踧。及金君商日起。藏日厚。思所以散之。而以咨於夫人。乃設學校。建祠堂。置義莊。皆從旁助焉。性惻怛。尤矜老人。金君設養老堂於縣。既斥田八百畝矣。即有物故。襲斂殯葬之費。夫人曰。於我取之。比年七十。復以銀幣二千版置產。附養老堂。爲增其員數。自是老羸失業者皆得全。金君既沒。遺志未竟。太夫人則以纘服述事命其子。縣西萬金隄始圮於水。壞田數千畝。金君存時。欲修繕未果。則命其子築而完之。縣北三界鎭不戒於火。延燒幾盡。傍谿舊閣亦毀。則命其子懸銀幣三萬版。興復市廛。以賃屋者十年之租庚償。償盡則歸其人。岐旁劇驂。廣於其素。旁建新閣。而市人會之。行旅愒之。金君嘗爲崇仁區置小學。

凡五六所。獨女學未備。則命其子經始成之。民國十八年。田多螟蝱。食穀殆盡。其冬又大雪積丈餘。粒食騰貴。僵尸蔽野。則命其子比戶振之。諸所爲施舍者如此。自奉布衣練裙。園蔬之食。雖老習女紅如少壯時。未嘗休止。其勤又如此。斯豈非盡范民之道而能爲越之母儀者乎。蓋智者之於貨殖也。始從事。患其不勤也。既勤矣。患其不蓄也。既蓄矣。患其不散也。是故古者之於貨幣命之曰泉。言其如泉之流而無或雍閉湫底以害其性。范氏之言曰。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此其術至明白易行。顧世人非好奢淫。則積斂無涘。藏之篋笥。秋豪不能有所舍。觀其人非不讀書知古今者。太夫人未嘗讀范氏書。顧其道冥然如合契。亦可謂難能者矣。或曰古之賢女蓋深植德本以言教人。魯之敬姜。漢之班昭是也。坤道吝嗇。雖周易不以爲病。未聞以任卹爲女宗者也。余以爲仁義之塗。丈夫婦人所同繇。古者婦人無祿邑。故不責以施予。秦漢以降。有豪行者亦多矣。是故呂母貰酒以報子。周氏縫袍以相夫。漂母釋餐以飯信。湛氏截髮以饌賓。此其事或係軍國。故記於史籍。傳於人口。其鄉黨六行著在方志者。亦往往而有。顧國史不及載耳。晏子有言。當如布帛之有幅焉。今亂世征斂既亟。刼奪恣行。常恐人之不知幅利。以其多藏得其厚亡者矣。嵊之民精急高氣。輕爲椎剽。然則民衆既殷。毋曠其衆以爲亂梯。固范蠡之所以教越王也。有國既然。有家者

得無儆於是哉。如太夫人所行。非徒以熏然慈仁爲本。乃亦監於世之險巇者也。民國二十年。太夫人年八十矣。四子八孫一曾孫森然成列。子元瑞等將以其生之日獻觴。太夫人猶弗欲。乃相屬以辭發之。夫知稼穡之艱難以致老壽者。恆人之所習聞也。好行其德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是爲衞生之經。恆人之所未聞也。視哽之辭盡於是矣。以太夫人生於越中。故揭范蠡事以爲表。豈徒視之。又欲越人之轉相師也。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炳麟與衡山劉霖生從事于草昧之中。霖生任中國同盟會餘部。炳麟任民報社。同處日本東京。危疑之事無弗與也。時霖生弟炳生以謀光復就義于長沙。未幾。太公某亦下世。禁網嚴密。猝不得歸視。故義故中遭難最烈者稱劉氏。民國興。霖生起家爲工商總長。而炳麟亦任籌邊于東三省。旋各謝去。炳麟以嫌忌被羈京師。鬱鬱無與歡。歲時伏臘。霖生獨爲謀燕樂。及帝制議起。當國者素未甚嫉霖生。然霖生卒不與。亦不見譴。其後十餘年。兩人之迹時離時合。及十六年冬。而霖生復來化我。契闊道故。甚相得也。霖生曰。明年夏正二月朔。吾母張太夫人生七十周矣。子能爲吾母祝乎。以炳麟與霖生之交。登堂奉巵。職也。顧道茀。或不得遂。文辭雖拙。其敢辭。夫婦德之略。蓋在事尊章。相夫子。教子姓。勤織紝。窮而貞者。若黔婁

之婦是也。達而修者。若公父文伯之母是也。是數者太夫人已具踐之。雖它人亦能舉之矣。獨其處廢興順常變無道不避禍。有道不變塞者炳麟宜爲言。當炳生遇禍時霖生亡在外。隸役遮羅。闔其門巷而太公適病風痹炳生婦毀瘠不能治喪紀。家又素貧鄉人以法嚴。唯恐有連染乞貸亦絕。亡者殆于委溝壑。存者亦日莫不自保。太夫人以一嫗持門戶送往撫存。不失其序。子歿而哀之婦歿而哀之夫歿而哀之。唯霖生一子當主血食。五年之間未嘗以片言踰海教之降志斯事也。至今思之。猶令人振振心悸。可謂處廢而知順變者矣。霖生既被任爲閣員時太夫人家居。無喜色。其後就養邸中。教霖生猶嚴。服御餐食不愆于素。時時步屧出郊外。見者不知爲貴家母。炳麟曩歲在稠人中視霖生亦無異能。及數遭變通不失介軒輣得中與人久要。不以菀枯貳其心者。唯霖生爲能。子孝叔爲炳生後。游學遠西六七年。得業歸恂恂如寒畯。未嘗有游子華囂之氣。觀孝叔足以知霖生之教也。觀霖生足以知太夫人之教也。可謂處興而知順常者矣。今太夫人年及大耋神明不傾。壽固不待祝。獨以前事觀之。茹痛處辱如此其至也。昔人云。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然後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謂丈夫然也。處坤道者無大任。而勞苦佛亂中之德慧益進。于是受天之祚。則宜其老壽矣。斯可以爲太夫人祝

乎。雖然。獨是備乎哉。夫勛著于國。義存于家。有是美也。而厲之以德操。行之以忠信。劉氏之世其昌矣。獨是備乎哉。

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

昔福山王照圓。經術與其夫棲霞郝君埒。郝君治爾雅。多援其說爲徵。閨門之內。蓋齊如畫一矣。百餘年而棲霞有馬夫人作。其良人曰謝君一塵。當清之末。慨然以光復舊物爲念。雖夫人亦參革命事焉。此其行迹與郝王不相似。其夫婦同方。相與齊郝。猶郝王遺事也。初夫人以俗貴男賤女。婦姑間又往往多詬誶。思有以革之。而與謝君游學日本。時中國多事。士人爭扼腕欲覆滿洲政府。始集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謝君與夫人皆與盟。山東之有同盟會自此始。未幾歸。就烟台設東牟公學。端本女學。同盟會人自張繼以下皆嘗爲其教授。指斥滿洲無所顧忌。事爲兩江總督端方所聞。密使山東吏偵之。下令逮捕。夫人與謝君皆亡命。而學校亦廢。其後夫人又教於崇實女學校。直武昌倡義。夫人奮然與謝君謀曰。清廷殆覆矣。夫婦各率義故謀響應。山東巡撫孫寶琦知不可奈何。陽召謝君謀。樹白旗以應武昌。陰遣之赴南京。謝君去。寶琦有異志。捕同盟會人甚急。夫人乃率子女避之青島以免於難。會清亡。故其家得全。夫人初適謝氏時。貲裝甚備。後設學校及謀倡義。皆斥賣田宅以奉

之。光復事成。其夫婦亦耦俱無等差。然所求施於國中男女者終未就。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夫人生六十年矣。其女謝蘭馨。適桂林鄧家彥。亦同盟會舊人也。欲舉觴爲壽。而問其辭於余。余以爲男女平等。其說亦久矣。古者稱夫婦曰伉儷。又曰。妻者齊也。是陰有其意而不盡施於法制。韓非載華士在齊。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妻老而拜之。竟以是爲太公所殺。漢樊英疾。妻遣婢詖之。英下牀拜。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時雖舉是最美談。效之者亦少至於今。法制所具。蓋幾於平等矣。然人之相與。其度量至不齊。彼以智能相君勢利相傾者。固非法制所能均也。曩時雖有貴男賤女之俗。及以才能權力自怙。則父有屈於子。舅姑有屈於婦者矣。況閨房之際乎。余嘗疑文化愈進。男女之階愈以不齊。昔驪山女佐周爲元勳。高涼洗夫人亦以兵佐梁陳有功。此皆僻在羌蠻。故女子得爲其雄長。及華夏則無是。母后時有聽政者。而舉世以爲昏制也。古者君主之世。有命夫命婦。唐以來。婦人之封。與其夫散階相應。今者散階既廢。夫雖仕宦至國相。其室人猶與販婦均也。名義且吝之。何事於實。或雖許女子入官。然得仕者亦希。由是言之。法制者徒文具耳。其必有謝馬扶義之事。而又資以郝王之學。然後權位寵祿不足言。智能又不足以俛仰之。坦然相處。左右平平。以相率從。斯齊之至已。詰朝登之崇之顚。觀白日上出。回顧月落。一東一西。其平如引繩。是舉觴爲壽之時也。

是爲序。

王大家五十壽序

家富而能施。五十而言壽。雖盛稱之。世以爲少褒也。雖然。有異。諸以厚祿自持者。雖富必不敢自表襮。不自表襮則無有敢大施舍者。其次農賈之族。積絫鉅萬者亦多矣。遭値亂世而惡其富之著也。是故飲食必菲。衣服必敝。卑宮而處。羸馬而出。務自弇閟以逃其名。然後免於上暴下奪之患。有求貸一錢者。必低首蹙頞汲汲然以匱乏辭矣。非其性吝。處於亂世而不敢伸也。有如達者則不然。積斂無涯。而轂以終身。則不如費之酒食游觀之爲得也。有如仁者則不然。盈其囊橐而使人虛。侯服玉食而使人凍餒。不可以爲子愛。則不如散之之爲得也。有如仁且智者則不然。冬則爲之饘鬻。夏則爲之瓜麩。足以使貧者蘇息而不足以保扞。則不如散之勇士之爲得也。是故處亂而富者有四絫。保扞爲上。弇閟爲下。如鄞之王大家者。其可謂知保扞者歟。大家姓楊氏。年十六而嬪於王。王氏故高貲。大家之來也。年雖少。承事威姑。調御童僕。既秩然有條章矣。時時以私財周人急。而衣服環瑱數歲未嘗增一事。王君性豪健。所與游無少長貴賤皆平視之。夜必相將入酒家。劇飲盡歡。非雞鳴不歸。大家初疑其輕。久之竊喜其爲丈夫行也。及民國三年。寧波商團成。舉王君爲之率。寧波者。故鄞

縣地。以府號命其縣者也。每團員集王氏。短衣箭袖。瞋目而語難。大家與王君朝夕治具。醇酎炮炙盈溢杯案。人人厭其所欲。及客醉飽歸。大家則喜曰。吾夫得之矣。有以知士氣之壯什伍之睦也。聞者感奮。故寧波商團爲東南冠。年四十五。王君歿。大家督六子承其家事。所施與不可勝紀。然非其至。至者乃在助王君就商體事。此其犖犖可稱者也。今大家年五十矣。古者五十曰艾。謂髮蒼白如艾也。記稱五十異粻。得杖於家。蓋以是爲老壽之始。聞大家常訓其子正錫曰。汝雖服賈。交游亦廣矣。努力效而父事其士大夫之賢者。友其仁者。毋孑孑自守其私。觀其言論風采。足以長王氏之世。非獨壽其一身而已。此又其可稱者也。鄞之人當明清交。異材怪偉往往閒出。有志者率傾財結之。山砦峻絕。雖淸鐵騎莫能度。得自衞者幾二十年。其後。人民習爲懋遷。饒於財而稍謹畏。如大家夫婦之舉商團。蓋特其儻見者耳。今天下魚爛矣。共產之論日沸於市。自全楚以逮章贛之濱。二百餘縣。殘破者什六七。浙中甌江之上亦有起者。不及時絕其題牙。蔓於浙東。而誅財賄。則鄞其首也。以大家之才力。且未篤老。其可無恢廓商團以爲鄉邑干掫耶。大家以夏正十月生。正錫等欲以其生之日爲壽。而來徵辭。余承人子之屬。爲祝其親者數矣。大抵事類多相似。灌木聚莽。彌望一色。屬筆厭倦。不足以發其意。今者事非絕奇也。壽非大耋也。然而盛稱之不爲泰褒。是以成於此辭也。

太炎文錄續編卷四目

章氏叢書三編

缺页

太炎文錄續編卷四

章氏叢書三編

喻培倫傳

民國之興。以气矜慴清吏獨行奇材相繼也。浙江則徐錫麟。於廣東則温生財。在四川則喻培倫彭家珍。培倫兩發難。始入宛平。欲擊清攝政王載灃。不得。後與百餘人入廣州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與七十一人俱死。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豨駾者其气奪也。培倫者字雲紀。內江人也。先世爲江西人。明時有官四川者。遂家內江。培倫性精敏。好技術。少時見時辰表。即仿爲之。又嘗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聞塾師說史事及國家興廢種族代起狀。必動容質其所從來。師訶之乃已。其光復之志始萌矣。清光緒末。與弟培棣游日本。入同盟會。初學警監。後入經緯學校。旋習工。培棣好尙與兄異。然皆銳身任國事。自黃興攻河口。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復轉入南洋羣島。散甞財無算。培倫素多病。欲致命遂志。而責培棣承家事。故所爲皆獨力徑行事也。初。培倫在日本。嘗習化學。又入千葉醫學習藥科。由是能造爆藥。技甚精。時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者。培倫以試銀藥傷臂。求所以安全者。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講於日本人藤澤氏。質衣物以供藥。藥成。著書道其利病。爲同志

法。故中土言爆葯者本之培倫。清宣統初。與汪兆銘謀擊清直隸總督端方。不果。遂入宛平。與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灃。造爆彈重二十餘斤。夜匿橋下。俟明載灃車過。以電發之。未及期。橋外犬驚吠。居人起視。覺有物。培倫跳得去。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外人視其爆彈曰。幸不發。發則二十里中無噍類矣。培倫既脫。即東行更造藥。聞宛平不可入。遂已。以饔食於香港。歲餘。黃興起廣州。以手銃數百挺潛渡。令培棣與吳永珊主轉運。方到。培倫已挾彈至。謂培棣曰。吾分死。爾當嗣吾宗。麾之去。會温生財擊殺清廣州將軍孚琦。省會戒嚴不可動。培倫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或曰。公一臂廢。何苦自送。培倫奮曰。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興熊克武但懋辛等將百餘人攻督部。擲大彈洞其壁。登陴散丸如雨下。當者皆糜碎。身創甚。賊羣至。被執。自承王光明。死。與七十一人叢葬黃花岡。後五日。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銳師突騎皆走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贈大將軍。而克武懋辛培棣亦以蜀軍立於四川。

贊曰。漢族光復。藉狙擊之威。餘烈訖於數歲。袁世凱已定江南。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藥取人命於顧眄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戎卒相角。抑有由哉。

焦達峯傳

焦達峯初名大鵬。字鞠蓀。湖南瀏陽人。在長沙。或稱焦煜。而之日本。自署焦達峯。故世稱達峯云。少豪健。每讀書塾中散歸。輒集兒童爲兩部。決戰。已不勝。必復之。敵潰然後已。年十五。入瀏陽學堂。瀏陽先有譚嗣同唐才常以悟貴幸及起兵死。達峯聞人道其事。必怒目抵案而立。持論剛斷。不苟言。競走蹴鞠皆兼人。校中戲呼之曰譚唐。或擬以俾斯麥克納爾遜。亦不讓也。年十九。東游日本。與鄉人禹之謨善。緣是入中國同盟會。首領黃興等未之奇也。欲習陸軍。格於例。乃入東斌學校。講戎事。幾二年。同盟會成立已三歲。集才多。然未有所用。時轉掠邊徼。不能爲利害。及徐錫麟殺恩銘。天下震動。錫麟又非同盟會人也。達峯則與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恢湖北孫武等集共進會。和者數十人。多山澤豪帥。與手臂技擊之士。期就腹地以勇氣振之。而達峯游學未返。占名同盟尚如故。時興自交趾來。問達峯何故立異。答言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興曰。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將誰爲正。達峯笑曰。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興爽然無以難也。興就大森起體育會。達峯亦赴之。會清新主立。袁世凱罷歸。達峯知勢可乘。遂返。明年三月。抵夏口。始立共進會總統。分在武昌。江漢間附者甚衆。七月。返至湘東。更名左燿國。集瀏陽醴陵萍

鄉諸豪。內設部長沙。明年三月。以軍法部勒其衆所統已千數百人矣。九月。復與楊任余華祿等徧通常德辰沅宗帥。衆益盛。明年春至夏口。漢上諸子期以秋操起兵。患北軍自武勝關徑下。欲長沙先發。武昌應之。咨於達峯。達峯曰長沙發難易耳。然十日武昌不應我必擊武昌。皆諾。亦以武昌先長沙應要達峯。達峯亦諾。自是湖北軍官蔡濟民等多赴共進會立盟誓矣。五月。達峯與陳作新說長沙新軍及巡防營倡義。皆受約。其秋八月十九日武昌以謀泄先發。檄到。達峯欲如十日期。衆猶豫。時淸軍已駱驛度武勝關。湖南巡防統領黃忠浩謀以師北上應之。達峯憤急曰。中國廢興在今日矣。尙觀望耶。九月朔。自統新軍攻小吳門。令陳作新攻北門。遇巡防軍。即探白布綰其臂。皆笑受之。遂入據軍械局。巡撫余誠格走。忠浩不降。殺之。明日。就咨議局擧帥。以達峯充都督。作新副。達峯集黨財四歲。上溯湘下沿漢。義從如牆。淸吏不能禽制。徵達峯。堅諾。武昌固不敢動。湘軍起。又與夏口結言相應。於發難功最高。視事數日。議出師援武昌。以第四十九標爲前列。以第五十標與巡防營番上。而急練民軍承其乏。計定。請辭職北征。衆未聽。初衡湘間多貴族子。達峯以寒微起爲帥。參佐大抵椎少文。搢紳間獨龍璋與善。佗多嫉之。知達峯譽聞狹可動。則以術撓其慶賞。而揚言武昌濟餉數十萬。達峯持不下。又新軍有功不遷官。將盡黜用。激怒其衆。標統梅馨忿。九日。密

謀於求忠學堂。明日。市中小騷。作新軍騎行視。即馬上擊殺之。斷其頭。遂引兵攻督府。達峯困。請拜軍旗而死。許之拜起殺焉。乃推故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為督。衆始定。竟不孰何譽。故湖南北頗有異論。後十餘歲。譽失兵居上海。患乳癰將死。達峯義故鄧玉麟往視。曰。得無焦公為厲耶。譽歎曰。當時直為人作獵狗耳。達峯死時年二十五六矣。延闓葬之嶽麓山。民國五年。劉人熙督湖南。始立石冢上。曰瀏水墮淚之碑。諸述達峯事者。率承變亂時所錄。後起勢盛。故人多雷同。其語絕誣。余以身在日本所見。及孫武鄧玉麟李根源所述。譚人鳳所記。兼撫吳慰祖李某所作事略。校其同異。為之傳。

贊曰。達峯年少蹶起義。屈元耆。而其言卒中。智勇仁彊。實出儕輩上。故能平行湘漢。制其錧轂。桀然為義師樞。盛哉。斯陳項之亞已。夫首義者固多強死。銜釁不整。陳王且有莊賈之禍。又況於餘子。重以民黨日偸惡直上諛。揚浮名。沒實功。達峯已死。而後來者掩以為上勳。衆口幡幡。又曷足校哉。

秦力山傳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三。故江蘇吳人。父文丙。客食湖南。遂寄籍為長沙人。力山少慧。為文數千言立就。嘗師瀏陽譚嗣同。入南學會。未弱冠補縣學生。督學徐仁鑄奇其才。遺遊學日

本。八國聯軍陷京師之歲。唐才常謀起兵漢上。力山與同學林圭蔡中浩畢永年歸赴之。被推安徽後軍統領。將緝私水師巡防諸營。據大通鹽局。與蕪湖防軍相持七晝夜。兵敗走免。督部營務處陶森甲獨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與圭等皆死武昌。力山日歐血數升。雖病。志未嘗挫。才常者本與梁啟超合謀。啟超時在日本橫濱。軍興饋餉。皆闕其手。力山亡命貧困。求假貸不與。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號。名義不順。欲力振刷之。遂與啟超絕。自作少年日報。道漢族自主義。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余與力山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和者雖不廣。亦不怪也。滄州張溥時年二十。游學與力山同舍。力山獨偉視溥。為余言狀。余因得與溥交。溥即今張繼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謀再舉。數年。孫公與黃興等集中國同盟會於東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慶。與巡撫衞隊營管帶孫道毅結謀。自安慶下薄江寧。據形便為根本。事泄。亡奔香港。復以言攖主者怒。西去。與胡漢民之仰光。而騰越張成清自密只那來會。為序其緬甸亡國史。力山既遭名捕。不得返中國。業避地仰光。乃客干崖土司刀安仁所。時往來野人山。短衣負銃。為其

民道漢族光復事。冀藉邊裔爲寢宅。因以倡義。安仁故夷種。亦本離中國自立。力山數誚之。然終知其不爲已用。時作樂府道悲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爲安仁所害。及武昌倡義。雲南應之。而力山不逮見矣。安仁集諸土司揭旗稱興夷滅漢。師長李根源自騰越遣使涖問。安仁辭詘。南都自歸雲南。發其叛迹及殺力山狀。乃錮之陸軍獄。數月。傳至京師。病死。根源已定干崖。求力山尸不得。爲立祠騰越。與雲南死難者並祀焉。無子。以弟鈞彝之子修竹爲嗣。

贊曰。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游。自爾羣士輻湊。歲逾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爲維首焉。及謀舉江寧不成。竄迹蠻左。不忘奮飛。豈謂藉是可以定大業哉。亦致命遂志而已。抱奇無施。卒遭陰賊。悲夫。

胡景翼傳

胡景翼字笠僧。一曰勵生。陝西富平人也。少讀書。聞清季受創四裔事。畫鷹。日射之。大言自負。人以爲狂。生年十五。入西安健本學校。讀孫子及古名將相傳。慕明中山王徐達爲人。因自號中山。清宣統二年。因井勿幕于右任宋元愷入中國同盟會。陝西民黨多文士。而景翼獨發議與耆帥刀客交。旋與同舍生李仲三馮毓東等密盟於小雁塔寺。出入同蒲。窺關河

阨塞。尤善手臂義故多鄉之。明年春。復盟於雁塔寺。其秋。武昌兵起。陝西應之。推張鳳翽爲復漢軍大統領。景翼亦率王守身馬正德胡彥海等起耀州藥王山。被任第一標統帶。時勿幕爲陝北安撫招討使。屯三原。遂率其衆從會山西民軍。失利。勿幕往救。而升允以甘肅軍來攻。進至三水淳化間。勢張甚。景翼率部應戰。遇之張戶原。械少。鏖戰終日。未進食。突進。遂破之。返營疾呼取飲。立盡半缶。陝西自是安。民國元年。勿幕請解兵。陝北諸部悉願屬景翼。景翼自以年少學未就。不敢當。與張義安等赴日本。入成城學校。會漠北蒙古拒命。遊學諸生大憤。請景翼歸任征討事。至上海。知政府無遠略。乃已。二年夏。黃興以宋教仁被殺事起兵討袁氏。約陝西諸軍爲應。不能得。景翼聞之。歎曰。陝軍若出關據洛鄭爲調人。事尙可爲。今如此。必助長袁氏勢。天下自此多事矣。三年一月。復遊日本。時民黨多亡命東京。置浩然社。肄兵。景翼亦入社。得徧識南北才傑。數月。歸因謁前臨時大總統孫公。孫公屬以西事。曰。佗日當給若數萬金。景翼笑曰。數萬金無益。我有精神。無不濟也。孫公益奇之。初。河南豪帥白朗宣入陝西。袁世凱令陸建章馳擊。事定。建章裁陝西軍略盡。唯陳樹藩破白朗宣功多。所部第四混成旅得不廢。景翼歸。請入旅部教導營軍官連。樹藩甚異之。畢業。棄還遊擊營營長。屯兵富平。五年春。世凱稱制。建章助帝制尤力。關中諸民黨謀出兵河南。因薄京師。據

中央令四方。建章知民黨根本在渭北。盛陳兵。循行以讋之。令其子承武率模範團按行富平。兵甚精。景翼屬櫜鞬訝承武入縣署。夜半伏兵起。擊之。二日。殲其衆。俘承武以歸。建章哭。乞盟。衆因推景翼爲總司令。趣會城。景翼曰。有旅長在。乃推樹藩爲都督。樹藩令景翼以兵趣臨潼。斷建章歸路。景翼至長安東關。建章部盡伏。事定。論功第一。以忌序遷。爲第一旅第二團團長。景翼卽移屯商。治兵龍駒砦。紀律嚴整。陝西所盛稱十大連者也。六年夏。國會解散。遷廣東。始有護法之役。樹藩暱時相。張義安起兵擊之。十二月。拔三原。景翼馳至。稱陝西靖國軍總司令。爲南方援。樹藩軍來攻。迎擊大破之。令義安圍長安。樹藩城守。求救於河南鎭嵩軍。鎭嵩軍入關。長安圍解。義安力戰死。景翼盡調兵渡渭自保。樹藩自將來攻。景翼令岳維峻禦之。戰數月。敵不能進。會麥熟。令前軍固守。民得刈麥。敵亦不敢逼。胡陳兩軍久相持。渭北諸縣困於饋饟。盜賊乘間起。適于右任自間道來。景翼以兵柄讓之。而身赴固市與樹藩所部議和。被紿入長安。幽之。景翼辭色不撓。樹藩亦重景翼破建章功。不忍害。至九年秋乃得出。時直隸吳佩孚始盛也。十年夏。閻相文入關。樹藩軍潰。景翼知力不敵。恐重傷人民。亦會相文所部旅長馮玉祥善撫軍。乃與相結。助收陳部餘衆。收編爲陝西第一師師長。明年夏。直隸關東戰起。河南督軍趙倜與關東有連。玉祥東征。景翼從。及鄭。倜攻玉祥急。景

翼令鄧寶珊李紀才弓富魁進戰。大破偶軍。五月九日。景翼至軍前。令岳維峻李雲龍等攻其郊外。衆克多莊八郎砦金臺子諸壘。俘斬甚衆。十日。自鄂河進逼上岡楊村姚莊諸壘。敵殊死戰。景翼出奇兵繞其後。敵大潰。乘勝遂下開封商丘河南大定。當是時。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兼直魯豫巡閱副使。開莫府洛陽。勢耦國。恃材武。欲盡并南北諸部。識景翼才。而惎其自民黨起。不敢委任。令以二十四師屯河朔爲京漢道守。有衆二萬。與饟甚少。將士皆嗟怨。景翼忍之不與校。陝西諸將獨景翼最有聲。及歸佩孚。衆以爲貳。景翼亦不自列。佩孚嘗欲令征四川。景翼辭。曰。身起民軍。與南方將士有瓜葛。將焉用之。若東征者。遲速唯命。於是衆始識景翼風采。然佩孚驕。未以爲大虞也。十二年秋。大總統黎公以逼狩於上海。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者。即六年稱兵廹散國會者也。緣問被選爲大總統。景翼與戲下語曰。亂且至。吾輩宜宿戒。毋徒飽食蹴鞠爲也。明年秋。佩孚集諸道兵攻關東。徵調徧南北。景翼知錕可乘也。則密令李仲三劉守中劉治洲往來玉祥軍中。謀因釁除曹吳。謝天下。洛陽動員令下。景翼率所部至通。頓兵不進。佩孚數促之。以軍實不繼辭。佩孚自出與關東軍戰於臨渝。不勝。復遣使促景翼。景翼以一旅駐通。其餘絡驛度喜峯口至平泉。爲小勝以堅佩孚。而玉祥已還收京師。與直隸旅長孫岳繫曹錕府中。景翼馳歸。與玉祥岳改軍號曰國民軍。設攝政

內鬨。佩孚聞。趣至天津。令旅長潘鴻鈞等扼楊村。京師震慴。景翼令維峻趣唐山。紀才雲龍爲左右翼。會玉祥軍迎戰。紀才夜襲破鴻鈞。禽之。關東軍亦入冷口。至灤。佩孚軍大崩。浮海自江道入夏口。歸至洛陽。謀北犯。景翼南行至安陽。與敵遇。轉戰至鄭。佩孚走。十二月。景翼入開封。就臨時執政段祺瑞所任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職也。佩孚嘗令鎭嵩軍劉鎭華憨玉琨引兵下洛陽。至是玉琨陽言受執政命。景翼與戰。大破之。是時國政久不綱。景翼以民黨少年特起。慨然有澄淸之志。海內鄉風。景翼亦自發舒。期以河南爲根本。次第匡復。病丁疽甚。十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開封。景翼爲人闊達痛快。士大夫有志略者無少長皆與盡歡。未嘗記小過。性不獨食。庖人或爲獨設饌。必移就客盡之。諸義故來與見。御短衣不過髀。遇儒先長者。即訪政。俠少年也。即與角抵歌舞爲樂。聞一善言。即呼參佐下書行之。體肥重。喜臥。作書至百字。輒三四寐。及覺。書未嘗失次。或時賓友滿坐上。景翼隱几寐。寐中鼾能識人語。與外賓食。至沒頭乳酪中。少頃。復語笑如故。少善馳。後肥。不時跨馬。每戰。箚將以前。至戰處。即下輿步。指麾終日。意不衰。戰罷即又臥。外若無訾省者。故遭吳氏得全。始所部二萬人。比至河南。新舊逾十萬。部勒甚疏。而士皆樂爲用。戰時未嘗謹斥候。身在前。敵後百里不戒嚴。不檢私書。不苛索閒沟。部將入謁。皆字呼笠僧。未嘗責以禮。然持法嚴。禹縣士民嘗

小拒命。團長王祥生縱兵擊殺之。即斬以徇。河南人士初聞陝軍至。驚怖欲走。及至。乃更如遇平人。軍壘所在。乞兒嫠婦環求食。悉下錢及黍飯與之。故劉憨不能差也。旣善技擊。視財幣尤輕。與故人交。散萬金立盡。囊中無餘錢。妻林氏。猶日績紝。事親孝。卒時。其父撫之曰。汝身已付國家。吾不得私。悲失孝養之子耳。景翼卒時年三十四。少能文辭。誦太史公書皆上口。稍長。能草隸繪畫。積日記至尺餘。始秉延威將軍。卒以陸軍上將卹。

張化臣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名以南。字化臣。其先居山東萊陽。明永樂中。初徙北直隸滄。自是爲滄人。先生少時。家給富。不樂爲舉業。讀兵法。欲以戎事自見。其後好杜岐公馬貴與書。故於典章尤明。補州學生。數隨衆赴鄉試。不中式。自以不習。未嘗有觖望。中歲入蓮池書院。爲古文辭。其本師張裕釗廉卿吳汝綸摯甫也。是時桐城義法行於直隸。人人知學古。不至者乃苟爲促謹。先生雖得師法。未嘗顓守所學。時軼出其外。作詩尙氣。慕李白。與時俗好尙異。矜重節操。而惡夫以學干祿者。以爲聖人之道自此窮。師或貴通達。以楊雄爲聖儒。先生不由也。始明崇禎中。清騎數略畿南。滄州屯舊族七十二姓。存不過三四。張氏之族以拒虜死者尤衆。先生嘗適墓。見族姓丘壟以百數。不能舉名字。以是憤胡人甚深。得顧氏三朝野史寫本。甚寶之。

移書刻行於世。清光緒中攜小子繼游學蓮池。中道見駐防軍暴肆。而爲繼言太平軍破滄州戮胡男女二千九百五十四人事。過高陽。指孫文正祠因道明季胡寇略畿南狀。辭色切厲。其素所蓄藏如此。清末嘗南游武昌。東上臨川。西溯沅水至於辰州。文章益奇。然性卓岸。下視卿相貴人。有所論撰。或不具眞艸。故不大顯于世。繼既冠。東遊日本。思父言。始有光復之志。又舉王伯安顏易直諸學說以質父老。皆謂繼狂穉。而先生獨習以爲有子。繼時時出入臨渝關。有所遊說。清下令鉤捕急。先生亦不動。民國興。先生年六十七矣。明年。繼以參議院議員被推爲議長。未三月。大總統袁世凱擅貸善後借款。又以賊殺宋教仁事。南方諸帥競欲擊之。繼遽引去。先生堅之曰。見幾遠引。不攖萬圜之祿。于職爲不貟。又二年。袁氏招民黨亡命者。令自首。繼時在巴黎。獨不肯屈。先生亦與書。教以守節不孫之道。故繼于袁氏世能自完。年七十餘。行未嘗扶杖。家居劭農。親鉏瓜種菘植蒲陶數畝。老齒落。更生細者。民國十二年春四月八日。歿於家。配孫夫人。繼配王夫人。子二。繹。先先生卒。次即繼。炳麟嘗侍先生於上海。爲表其先世墓道。語及族望。因從容問馮國璋得無馮道後邪。先生笑曰。近之矣。道家在獻縣。至今名相國村。國璋族里姓行皆相似也。以此知其閎覽博物。能以義制。及觀繼所述行事。所謂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擇乎中庸者矣。乃刺其著者爲傳。

二等嘉禾章農商部顧問楊君行狀

曾祖宮椿。清贈榮祿大夫四品卿。　祖元照。清贈榮祿大夫四品卿。　考徵。清龍遊縣學訓導。贈榮祿大夫四品卿。　浙江吳興縣馬軍巷楊兆鏊年七十六狀。

君字信之。故歸安人。民國省縣。爲吳興人。家世爲儒。亦善賈。同產昆弟六。君其叔也。少辯慧。能文章。未及就。會太平軍略湖州。贈君避地之上海。而君奉王母朱太夫人處圍城。城陷。朱太夫人物故。君被執。脫出走晟舍。匿閔媼智池中。稍出。飢甚。有丈人啖以角黍。得無恙。閒行達上海。兄弟猶攻苦誦書。君獨事商。亦以閒暇習英吉利語。卒以此起其家。湖州之絲。稱衣被天下。自中外通商。所求給亦益多。諸鬻絲者皆集上海。以君長者。習情僞。屬綱紀其事。其後江蘇安徽諸商悉歸之。君亦自置繅絲場于上海蘇州。持業六十年。凡絲事利病。析及秒忽。所行皆有條理品式。一方稱良賈。桄及海外。比利時致其佩章。年及耋老。而爲貨殖者宗。性坦易。未嘗設城府。尤樂振貸。卒之前一歲。浙江大潦。君已病。猶力疾任華洋義振會隊長。浙西民賴以濟。嘗繕頔塘。及爲湖州商旅設會館義園公學于上海。公學弟子至千六百人。道逢飢人。必稱所乞與之。其喜周急如此。自奉約省。衣不過綈褐。食不過署預胡餅。善飲酒。盡數大尊不亂。弟兆鋆。清時以京卿使比利時。家門貴盛。君亦援例得候選直隸州知州。民

國興。被聘爲農商部顧問。予二等嘉禾章。君顧恬靚。視之泊如也。清末嘗以建築滬杭甬鐵道權畀外人。浙人湯壽潛等爭之亟。政府讋言浙人能自築。即任浙人。意其力不濟也。書下。君宣言湖州有貲五百萬。由兆鎏任之。聞者愕眙。浙江諸府與江蘇相繼起。清政府屈。卒以建築權返之民。是時微君。浙民幾爲隸。鄉人陳其美者少讀書不就。爲稗販。即大言光復事。人以爲妄。君獨偉視之。貲其遊說。及所以號召義從者幾萬金。其美益發舒。數歲。竟起兵定上海。蘇杭應之。而下江得蘇。其美既建牙。君猶時過從之。不爲甚親疏。及其美敗。執政亦未敢譙君。此二事。其深識大略尤著者也。君少時。出九死爲完人。常獨自負。謂必不槁項無聞以沒。其後有高訾。德足以膏沐鄉里。猶若未副。觀此二事。其過人誠遠矣。宜矣天之贊之也。君生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卒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日。年七十六。配同縣高夫人。側室二。汪周。子男三。泰清先君卒。泰頤美利加哥倫比大學經濟學碩士。泰華。女子子四。長適吳。次適許。次適張。孫承樾。女孫四。君卒後。遺卅三日脫難記一卷。述少時事也。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日。勳一位前東三省籌邊使餘杭章炳麟狀。

處士王君行狀

曾祖瑤芝　清國子監生　祖大田　清汝州學正　考五玉　清新安縣學廩膳生

君諱焯。字子亮。先世本山東諸城人。明初有諱貴者。以總旗爲伊厲王守河南新安寢園。遂爲新安人。君少從父讀。家貧田不滿四十畝。年十六。即爲童子師。夜五鼓猶誦不輟。遭父憂。財用益絀。乃與長兄謀。請自任耕稼。農事畢。猶讀誦如故。季父某。以舉人居鄉。好唐人書。摹醴泉銘皇甫誕碑各數百本。君從觀用筆。得其指法。季父喜曰。使爾盡所學。所就豈在吾下哉。年十九。娶洛陽尤氏。產五男一女。及長男久慶任耕。君自課諸子讀。爲講詩書春秋傳及唐人詩。誦不上口。譴責無所貸。嘗與次男儒慶憩桐樹下。即爲說孟子拱把桐梓義。其因事啟發多如此。清光緒二十六年。歲饑。君督諸子采槐子杏葉野菜以食。而課讀未嘗弛。會八國聯軍陷京師。清帝走西安。君始督鄉邑少年習手臂。備非常。蓋唐時山棚遺法也。明年。清帝歸自西安。道磁澗。君覩鹵簿儀物之盛。歎曰。肉食者猶不自悔。國其殆矣。未幾。清廷詔罷科舉。設學校。君命第三男廣慶入縣學習業。後九年。陝西革命軍起。時河南未反正。傳將逮與事者家。良久始已。民國元年。廣慶自軍中歸省。君喜曰。爾學未就。富貴非所望。顧能不失爲正人。吾與汝母甘敝衣薄粥矣。當是時。南北交征。君諸子或入官。或避走海外。呼吸不能自主。至十一年。廣慶主新安官礦局。去家近。時君家掌禮村。兒童多失學。君爲延師授以書傳。又乞得桑楊槐柳數萬株。徧村內外植之。鄉人歸心焉。君自入民國。以子仕宦稍自給。家

藏金石拓本甚備。而性不樂居城市。不欲廣慶爲縣邑長吏。嘗知四川開縣及臨潁。皆敦諭去職。十六年。新安兵民鬨。家藏圖史及糧粻衣被牛馬皆盡。君避難鐵門數月。徒步歸視。見村中伏尸如積。廬舍樹木無完者。潸正流涕。病自此始矣。會廣慶官河南建設廳。就養開封。時摹漢碑自遣。陰雨即誦春秋傳。然形神衰矣。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病篤。指諸子誦詩日。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諸子請申其意。君曰。謂爾輩宜近正人耳。遂卒。春秋七十。君性嚴重。然終身未嘗詈人。叱禽畜。始貧困時。嘗熬豆勃鬻之。豆焦。或取焦粒麗之。欲雜入未焦者。君執不可。曰。以僞濫欺人。心其安邪。藏時鄰里有告貸者。必資之。滿其意。里中諸少年聚戲。見君至。必攝衣起。其誠信感人如此。子男久慶儒慶廣慶隆慶臨慶。女莊。孫男九人。女四人。君殁踰月。廣慶屬爲之狀。近世無議謚之制。君又不仕。然其操行純固。足以表式鄉國。他時郡縣志宜載其事。故書以備采焉。餘杭章炳麟狀。

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

先曾祖諱均。字安溥。自署治齋。生清乾隆中。家素給。承箕世業。緒廢居田畜。貲產至百萬。入縣學爲增廣生。援例得訓導。教於海鹽儒學。當是時。海內殷賑。吾家處餘杭東鄉。民樸務本。先曾祖雖多貲。治家儉素。教子弟通經。戒華衣酒食及諸嗜好。而身爲德鄉里。出萬餘緡起

苕南書院。又置田千畝。爲韋氏義莊。右爲家塾。教族人讀書。時宗族三百餘人。貧者多就家塾習業。卒皆成就。爲一方冠冕。嫡婦孤子有養焉。年六十四。淸道光十二年卒。妣仲孺人。子男六人。先祖最少。先祖諱鑑。自署曉湖。少從項先生梅侶習經算。稍長。入縣學爲附學生。援例得國子監生。喪親時已三十矣。釋服。與諸兄分處。然門戶皆連構。無日不相過食飲也。性廉靖。不欲仕宦。自受學項先生。識諸耆舊。知百家學術。有奇羨。輒以購書。蓄宋元明舊槧本至五千卷。日督子弟講誦。自就春風草廬。諷詠其下。中歲好醫術。自周秦及唐宋明淸諸方書悉諳誦上口。以家富。不受人餉糈。時時爲貧者治療。處方不過五六味。諸難病率旬日起。嘗言藥多則治不專。幸而中之。許胤宗所謂落原野張罝羅以待雉兔也。晚遭兵亂。轉徙苕霅間。日在水次。猶數爲窮民下藥。賴以全者千數。年六十二。淸同治二年卒。妣黃孺人。孫孺人。子男四人。先考其伯也。先考諱濬。字輪香。少慧辯。自十五已好學。家多藏書。得恣誦習。爲文華妙淸妍。尤善詩。以查愼行爲法。年三十六。從先祖避兵。不持一錢。獨取家譜藏之。時諸子獨有兄籛方九歲。雖奔竄。不廢督課。亂已定。家無餘財。獨田一頃在耳。素有風操。不肯遊宦。用家貧。遊江南浙西諸縣。嘗客淸杭州府知府譚鍾麟所。鍾麟遷河南按察使。直流寇起。從軍佐莫府者皆有功。鍾麟知先考才。欲與俱。以母老辭。故知府薛時雨教於敷文書院。見

先考文辭，大愛之。欲令執摯，亦不往也。時東南民流轉數歲，田蕪，湘軍退伍者率來開治。多占名焉。義莊田始千畝，亂定，占名財四百畝。先考以術鉤問，知首尾沂鄂，卒盡得諸隱沒者。晚歲里居，伯兄籛已成學，則親課仲兄箴及炳麟讀書，點竄文字，必躬親之。始所治不過舉業，先考時舉藏書目錄及平生師友學行以詔諸子，由是發憤爲學。年六十六，清光緒十六年卒。妣陸孺人、朱孺人。子男四人，長殤。次籛，嗣，清光緒戊子浙江鄉試舉人，嘉興儒學訓導。次箴，清光緒壬寅浙江鄉試舉人。次炳麟，民國東三省籌邊使，授勳二位。吾家當明之盛，始遷餘杭，族居東鄉，四五百祀，子姓樸謹，未嘗有大過、亢曾祖以下三世，尤以才行學誼稱。先考嘗以廩膳生援例得知縣，治事過疇輩，而不樂仕。炳麟幼時聞先人餘論，讀書欲光復漢績，先考亦不禁也。嘗從容言，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斂，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詣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炳麟聞之，尤感動。及免喪，清政衰矣，始從事光復，遭纍紲，遇狙擊，未嘗敢挫。幸而有功，此皆先世遺教之所漸成也。龕定以來，執政者好妄舉，靡歲不亂，炳麟以嫌疑寄帑海上，不得望先人丘墓、大懼舊德不宣，無以詒子孫爲世法，故略次事狀如此，未能盡什一云。民國八年二月，章炳麟記。

伯兄教諭君事略

君諱籛。初名炳森。字椿伯。先考輪香府君之元子也。年十歲。始通論語。遭太平軍下浙江。盡室竄徒。三年乃得返。家貧。或勸爲賈。先考難之。君亦不肯廢書。習五經。三年。皆上口。年十六。補餘杭縣學生。爲知府荼陵譚君所知。文行漸著。年二十八。以廩膳生試優行高第。不得貢。凡八赴浙江鄉試。始中式。時年三十七矣。三赴會試。皆不第。初以勞績敘訓導。既中式。改教諭。歷署建德浦江縣學事。年四十七。選嘉興府學訓導。就管嘉興中學校。當事甚重之。秩滿。以賢能薦。當送部。君淡于榮利。又承祖訓。州縣吏多墮廉節。戒勿輕就。遂不赴。選充餘杭教教會會長。兼主南湖局事。未幾。選充浙江諮議局議員。淸宣統三年。浙江光復。被推臨時省議會議員。以病未就。民國元年。充餘杭縣議會議員。三年。縣會解散。是時君年六十三。老不欲與世事。杜門十餘歲。年七十六。卒于家。時民國十七年一月也。君自少至長老。不好弄。性儉。雖弊帖殘紙。未嘗棄。與人和。對僕隸未嘗大聲色。晚病縶。杖而後行。然遇人迎送必如禮。及接大吏。亦如平人。交治事周愼。自仕宦至充代議士。事有不悉。不强言。然于鄉邑利病。持之至堅。尤習水利。其主南湖局也。謂將軍塘衰壩爲下游障遏。亟修之。某公司數欲于運河南渠間行輪船。君以南渠陝。兩岸脆薄。輪船激水漱之。必壞岸。集耆老力拒之。某公司百計關說不遂。則請出千金爲質。備他日工振。耆老頗爲動。君獨不許。曰。破數千家田宅。千金足

償邪。且金有盡。而激水漱岸無已時。雖鉅億不足以備不虞也。卒請于官。刻石永禁焉。初議塞九連池以固谿隄。會去不就。常自恨。民國初。君已家居。猶上巡按使書。請永禁侵墾南湖。且言修隄備水爲治末。濬谿濬湖爲治本。具論其法。雖不行。然自是侵墾者益稀。充縣教育會會長時。會員多樹黨相競。君化以恬靜。競者自止。每鄉人族黨有大議。君至。爲委曲陳說。歸之正義。雖貪戾者皆厭服。時人以爲難。少遭兵失學。兵事止。諷誦甚苦。弱冠從錢塘張韋父先生遊。始知六書。年二十五。交仁和吳承志祈父。乃識儒先治經條例。以貧數橐筆從長吏遊。自恨不得壹意爲學。然經史大體。率皆明練。素不習算。年五十餘。治句股三角法皆通。吾家三世皆知醫。至君尤精。其所師錢塘仲昴庭先生也。家居又宦遊所至。有窶人子求治疾者。必應之。所全活甚衆。然未嘗以技自暴。懼爲顯要役也。雅性方直。顧不甚窺宋明儒書。晚乃好王文成一家言。兼覽釋典。得其會通。云配孟氏。側室李氏。皆不育。以弟箴之子恆年爲嗣。炳麟少時嘗問君行己之道。君曰。聖賢難幾也。士君子不敢不勉也。識君之行六十年矣。接人恭敬而容不懾。處事中正而辭不厲。終身蠠沒而神不紛。雖古之篤行者無以加也。又其德施鄉邑。于世宜有稱。而君素不自矜伐。海內知君者猶寡。懼潛德隱曜。沒而不章。故書其事略。存之家系。以爲子孫法。

亡女㸚事略

亡女㸚、字蘊來。性端簡。生十歲喪母。余適以事遭胡清逮捕。故㸚從其伯父受學。三年。余違難抵日本東京。始通書存問。又四年。㸚東行。余教之詩。不深好也。適嘉興龔寶銓年十七矣。寶銓素與會稽陶成章善。亦數離患東走。從余學。故成章爲致辭。既婚。未得歸國。濡滯東京。歲餘。武昌軍興。余始與寶銓㸚先後歸上海。而成章解遘遇禍。寶銓不自聊。夫婦居錢唐西湖。無問世意。民國元年夏。復與寶銓同赴東京治疾。逾年歸。㸚性狷好潔。平居衣履有小褻垢。必擊蹙劀治之。而惡與乘時取勢者往來。然處家委順。善得尊長歡。與叔妹居。無間言。獨時邑邑不樂。常欲趣死。余數遇禍。而寶銓亦時怏鬱。民國四年四月。㸚如京師省視。言笑未有異也。然燕處輒言死爲南面王樂。余與季女㠭常慰藉之。寶銓數引與觀樂。或遊履林囿閒。㸚終不怡。見樹色益憮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與寶銓㠭談笑至乙夜。就寢。明旦起視。已自經。足趾未離地。解撫其匈。大气既絕矣。醫師數輩皆言不可治。遂卒。烏呼。余以不祿出入生死幾二十年。寶銓亦顛沛者數矣。幸雖有功。未得以觴酒與賓婚故人相勞。而釁咎復時中之。成章之死。與其他故舊無窮失據之狀。皆㸚所親覩也。身處其間。若終身負疚疾者。其厭患人世則宜然。㸚未死十日。余嘗以苛養欲購石藥。㸚懼有故。輒止僕人毋往。其操心

危厲如是。而遽自毀其躬。比斂。面如生。顏色更如歡笑者。此曷爲而然者邪。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章炳麟書。

龔未生事略

未生名寶銓。嘉興人也。未冠。直義和團之變。即有光復志。遊學日本。以爭俄約與黃克强鈕惕生楊篤生陶煥卿湯爾和相集爲軍國民教育會。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頃之。與煥卿偕歸。得交山陰徐伯蓀。謀光復事。伯蓀謂在野無措手地。必稍得政權乃可。由是集資援例各得一官。其後伯蓀果誅恩銘。而未生與煥卿終不仕。相從行浙東諸縣。日躡艸履行八九十里。所至交其豪俊。數瀕危難。亦有天幸。得免於禍。時同縣敖夢姜亦善結客。相與支柱爲光復會。其後漸幷爲同盟會。淸光緒三十二年。未生教於蕪湖中學。會江西萍鄉事起。諸稱革命黨者皆被嫌。明年楊作霖謀誅端方被逮。事益急。乃與煥卿復走日本。時南洋群島諸僑人謀置小學。請於同盟會。於是李柱中沈復生陳陶怡先往。而煥卿繼之。荷蘭屬地僑人甚信煥卿。煥卿亦以同志不能如前日精純。乃糾合光復會舊人與僑人有志者推余主會。以煥卿爲副。外事以屬李柱中。煥卿時往來南洋日本間。性急頗與同盟會人不和。未生常調護之。明年。東京民報館被封。日本頗伺察中國黨人。淸政府所遣偵探東來者甚衆。未生

懼事泄。乃悉取浙江一部黨籍焚之。故浙人無被禍者。自是優遊講誦。與世事相遠矣。宣統三年春。喻培倫林廣塵等聚擊張鳴岐於廣州。不勝。清吏始疑覗南洋。柱中等爭內渡。篤生在歐洲聞變。發憤赴水死。其秋。武昌倡義。煥卿自南洋還。赴浙江。浙江已獨立。任煥卿爲參議。鬱鬱不得志。未生歸。病甚。煥卿屢與王逸輩牴牾。欲自練兵上海。爲忌者所刺。時同盟光復二會嫌隙滋甚。而趨勢者多歸同盟會。一日署名者至二三千人。同盟會舊人亦爲其所陵轢。未生益無意世事。以浙江圖書館副理自給。自民國以來。常充圖書館長。遂終其身。民國五年夏。浙江拒袁氏帝制。逐將軍朱瑞。未生與謀焉。事定。充都督府外交顧問。復被選爲參議會議員。又選爲副議長。十年春。應浙江省長聘爲自治籌備處評議員。其夏省議會又選爲省憲法會議議員。未生以爲不急。故未嘗有所建議云。未生少年慷慨。顧不甚循禮法。晚既失意。聽同縣范古農談內典。始深自悔。與友人言至於泣下。由是茹蔬奉佛。持殺戒甚嚴。圖書館舊有翻印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未生復道人詣日本購置續藏及佗佛典甚衆。讀經論能解大義。時就同縣沈子培會稽馬亦浮請益。二子頗許之。故晚歲頗修謹。所謂德慧術智存乎疢疾者歟。十一年某月。以時疾歿。年四十。初娶余女㸚。繼娶同縣褚氏。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後。

太炎文錄續編卷五目

章氏叢書三編

卷之下

缺 页

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上

章氏叢書三編

禹廟碑

民國建元以來。諸祀漸替。唯孔林與夏后大禹之廟。係在人心。不援國典以爲重。廟自周建越國。訖今不斬。淸世官爲致祭。以姒姓子孫爲奉祠生。入民國。廟漸隤。十九年冬。故浙江省長張載陽等。請於官。以錫稅之羨。葺之。二十一年。始集役。至明年更十有六月而成。凡度銀幣九萬三千六百十七版。殿堂庌廡。瓌材究奇。壯於始造矣。唯后生於汶山。故知山川之首。學於西王國。故識流沙之外。眇達旬殷。故能理水地高下之宜。以身爲度。故辨諸侯萬人之體。於是釁河以道九牧。鑿江以流九派。刊旅以通九山。天地得一。畫爲中區。五服弼成。民得字養。自百王之功。未有如后者也。廟祀當與中國爲廢興。非一代創制殊號者所儗。東人以其國晚起。惡諸夏先進。則妄言治水爲誣。猶淸之譁欲宰中國。則稱岱宗爲長白山支峯也。末學虞受信爲故然。然惟實事固不可奪。故營繕之事。復紹於今。主其事者。紹興縣長湯日新。計工者樓之凡。督役者金湯侯。堂廡法式。冕服章采。則沈鈞業張鍾湘考於禮書而爲之。皆越士也。惟后之功。不局於一方。以山陵所在。故越人從近治之。苟中夏不滅。德廣所及。洮

於神州。百世莫得與比。昔孫皓刻廟側石船。以銘己勳。吳亡。卒爲人所創。有無其德而欲僭擬者。宜視以爲戒。銘曰。

大邦維崇。繼父汨鴻。因敗爲善。聲教遠充。神無不之。享在閟宮。九鼎雖沒。像設猶隆。后之德不可旣。而土木之壽有終。肇域方擾。唯神所恫。繕茲饗堂。聲璽上通。使大江如般。帶昆侖如蟻封。靈氣覆露。與諸夏無窮。

大總統黎公碑

公諱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也。考諱朝相。淸世以游擊隸北洋練軍。公習業水師。勤學爲諸生冠。役於海軍七年。光緒二十年。淸與日本戰威海。公以廣甲管輪自廣州赴之。船脃不任戰。遂陷。長官乘小艇逸。公憤甚。赴海水。及頰者數矣。卒泅邸大連岸。同行十二人存四耳。署兩江總督事張之洞聞公材。召修江甯江陰礮臺。皆堅精中法程。之洞還督湖廣。公從。與德意志人某教練湖北新軍。三赴日本攷察軍務。歸充湖北護軍馬隊長。前鋒統帶。擢第二鎭鎭統。兼本鎭協統。尋以饟詘罷鎭。以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礮工輜各隊。假陸軍協都統銜。並提調兵工鋼藥兩廠。監督武中學堂。會辦陸軍特別學堂。統楚字兵船六湖字雷艇四。凡兩主大操。指麾中度。聲藉甚。治軍嚴仁。不濫費軍需一錢。有餘即以逮士卒。故所部

軍裝整振。絕于佗軍。平居臥起皆準軍號。不妄先後。夜必宿軍中。雖遇歲時不移。教士剴至。唯恐不盡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歸心焉。瑞澂督湖廣。公被劾事久未下。瑞澂忌益甚。檄所部四出以披之。時革命已有萌芽。而湖北軍故多懷匡復者。期以宣統三年秋操起兵。未及期。瑞澂以事捕殺彭劉楊三十。復按所獲名册分道往兵營逮捕。人人自危。八月十九夕。武昌革命軍起。瑞澂與鎮統張彪挺身走。乃推公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初自黃花岡之難。中國同盟會衰矣。其在江漢。共進會最盛。次有日知文學諸會。各有名字與其所交關軍士。力均不能相聽下。謀帥無適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屬意公。且曰。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才。請以民政長輔公。議定三月矣。陰爲文告署檢稱大都督黎。未以告也。兵起。有數卒突入公門。公錯遌。手刃之。無幾。又數人至。促公赴軍械局。請受都督印。公見化龍在。知士大夫有謀。宣言無略財。無妄殺。如是則可。皆踊躍稱聽命。即詣諮議局就選。其日潰兵返。市門啓。時瑞澂亡已二日矣。瑞澂始謂小寇蠭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艦待其變。聞公出。乃去。軍府初立。綱紀未具。將校入謁。語人人異端。不合。或抵掌捶書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無敢輕動搖者。故軍政雖紛。紀律未嘗亂。南方諸革命軍嘗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由公鎮之也。明日。美利堅領事入謁。問邦交。公言。自今日始。邦交由民國主之。自今日以往。約如故。而先所擬文

告。其草稿爲俄羅斯領事所得。譯其辭。以爲有大體。會我師敗清陸軍大臣廕昌之師于漢口。走之。由是被仮爲交戰團體。去倡義八日耳。鄂府儲金多富兵杖。濱江諸省欲有事者。即賦予之無所吝。至十月。南方十一省與山西陝西次第反正。皆遣使來。推公爲中央大都督陸海軍大元帥。俄漢陽陷。守將黃興走。會下游亦拔江甯。清內閣總理袁世凱使蔡廷幹來戰中止。使唐紹儀來議和。公任伍廷芳爲代表。令開議上海。時香山孫公自海外歸。議者以武昌危子。宜置政府江甯。即推孫公爲臨時大總統。公副之。十一月。改宣統三年爲中華民國元年。始頒太陽曆也。二月。清帝遜位。臨時參議院復舉袁公爲大總統。公副如故。北都定。以公領參謀總長。授大勳位。當是時。南北瓦合。雖選袁公。非其意。袁公亦介北洋軍威重。以南士離果不肯親。公彌縫其閒。卒不效。先是湖北有一鎮一混成協。及倡義。稍增至八師。公痛裁之。存其三。及軍民分治制。皆自公剏之。自義師起。督府苛禮盡去。公尤任自然。嘗夏日入謁。公短衣持徑尺蒲葵扇。與客語半刻。所侍者進壽麥屑。公手分牛乳與客盡之。易簡如此。海內鄉風矣。然誅鉏賊猾。亦幾二萬人。軍人被裁者頗羣聚江湖爲亂。率多借黃興名號。公雅不信。而將佐頗以爲疑。交亦漸疏。明年春。袁公使賊殺故農林總長宋教仁于上海。獄不具。南北兇兇。袁公令師長李純下夏口受公調遣。實不用其命。其夏。江西安徽湖南廣東

四都督罷。皆起兵抗袁氏。以輿爲主。未一月。敗。公素善湖南都督譚延闓。及湘上主起兵者譚人鳳。又武昌倡義人也。爲解說。令罷兵。故延闓等得免于難。獨蔣翊武不肯聽。入廣西。捕得。斬之。時議者多病公持兩端。公以爲大總統非犯叛亂。不得與校。卒未嘗自明也。其秋。袁公被選爲正式大總統。公副如故。時孫黃已亡命。袁公視天下無與己伉者。獨憚公得南方心。以兵脅之入京師。館于瀛臺。公陽與和叶。而內深自爲計。袁公改臨時約法。以參政院代國會。屬公長之。亦不拒也。四年。帝制議起。始辭參謀參政二長。袁氏又以武義親王爵公。公拒其册。卻其祿。五年一月。當朝正。脅者數輩至。公誓曰。辛亥倡義。踣軍民無算。非爲一人求官祿也。諸君如相迫。即立觸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會雲南廣西起兵討帝制。師踰嶺。江上游皆起。六月。袁世凱卒。依法以公繼任。始復約法。還袁氏所奪將吏官勳。錄舊功也。時公久失兵。而北洋軍勢未衰。嫚侮跆藉。無所不至。而國務總理段祺瑞當袁氏稱制時。獨弗順。功亦高。其秘書長徐樹錚緣傅約法。謂凡事當聽國務院裁決。總統徒畫諾耳。每擬令。直入府要公署名。公任丁世嶧爲府秘書長。與相枝柱。事稍解。未平也。六年。歐洲聯軍與德意志戰已三歲。求中國參戰。公始可之。後聞國務院將因是舉債日本。亟已其事。兩院議皆如公旨。樹錚怒。雇惡少年聚擊議員。公聞。立罷祺瑞。以伍廷芳代之。令下數日。九省督軍皆反。連兵

請解散國會。於是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新以討帝制有功。難將作。公問計榮廷。榮廷者無知人鑑。稱長江巡閱使張勳能已之。難作。問財政總長李經義。經義對如榮廷。時勳與北洋將領開徐州會議。有陰規復辟計。勳故漏其事府秘書以示誠。公召勳。勳請解散國會。登經義爲總理。竟因是敗。勳以兵二千入都。與陸軍總長江朝宗結。朝宗以清遺臣梁鼎芬入謁。鼎芬請歸政清廢帝。公厲聲訶之。鼎芬退。復說守衛司令蕭安國毋用公命。安國者。鼎芬門人也。七月。勳以清廢帝復辟。經義降。公密令復祺瑞職。令討賊。未幾。祺瑞起兵擊勳。走之。遣使迎公。公謝焉。乃以副總統馮國璋攝。始就參戰事。但開和羅許庸貲。不出師也。初。九省督軍反。公使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糾義旅。至是。西南護法軍起。璧光數請公南行。道梗。不得前。自是南北交兵。緜四五歲。國璋去。北方又擁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直隸關東相持。急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騰書請公復位。北洋將領皆響應。舊議員赴天津和之。世昌走。炳麟以書邸公曰。將帥過驕難爲其上。公于段閣有前鑑矣。必欲復位。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中。公卒强起。以廢督軍要疆吏。疆吏陽應之。獨廢安徽佗未動。公入都。即下直隸關東停戰令。復召集舊議員促制憲法。十二年。改選期薄。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疑議員附公。已不得代。則以金購致議員。且遣兵迫公府。水火盡斷。公與農商總長李根源謀。令代國務總理。因出道

天津浮海至上海。欲即上海置政府。爲浙江督軍盧永祥所持。是時南北有力者。獨關東張作霖以停戰令德公。而雲南唐繼堯雅知大義。然皆遠莫能助。乃去東之日本別府。數月歸天津。自是絕口不道國政。日步馬郊外。示習勞也。明年。作霖入關。錕廢。十七年夏六月。蔣中正以兵攻作霖。時公病已亟。南軍薄天津。公薨。詰旦。北畿皆改樹青天白日旗矣。公薨時年六十五。公豐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純德。不由勉中。愛國懇至。不詘于强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始在海軍。已習水戰。及統陸軍十餘歲。日講方略。于行軍用兵尤精。山川阨塞。言之若成誦。絕甘分少。與士均勞逸。士無不樂爲用者。會倡義。諸師旅長皆自排長兵曹起。或雜山澤者帥。跅弛志滿。教令不下行。漢陽敗後。公始綜百務。未期月。燕吳交捽。日相椎杵。終掩于袁氏。再陟極位。衞士無一人爲其素練者。故公于民國爲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學。使公得位乘權十年。邊患必不作。陸海軍亦日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資望。或乃利以紓禍。不爲材用發舒地。雖就大名。抱利器無所措。與委裘奚異。悲夫。公不念舊怨。張彪在清時。數椓公。及公貴。彪來謁。公好遇之。湖南人胡瑛以謀革命。繫漢陽獄。兵起得釋。欲撼公。他有所立。後瑛附帝制。當捕誅。公以其被脅。卒不問也。李雨霖以督隊官隸張彪。入日知會。發覺。榜掠兩股盡潰。公力請之。彪不許。又屬日本人任教練者請之。乃許。陰資遣赴四川。

比倡義歸。公令宣撫荊州駐防。任尤親。後雨霖背公。欲刼焉。事發。逃走。公雖怒。亦不深誅云。性廉。初倡義時。約自都督至錄事皆月取銀二十版。事定。將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涖政。雖常奉不入。減公府經費三分之二。崇文門稅關及菸酒署舊供公府銀月六萬版。盡卻之。尤惡舉外債。以爲病國。所至節財用。愼賜予。然持承平法過嚴。絀于撥亂。亦公所短也。自民國興十餘年。正僭迭起。大氐出介冑或莫府士。世謂與共和政體應者。莫如公。其後北洋軍壞散。頗自悔。曩日困公。卒無及云。夫人同縣吳氏。初適公。家貧甚。及公貴。起居未嘗異。公再起。夫人數諫公毋行。及遇變。亦無慼容。可謂有德操侔于天地者矣。後公一歲歿。丈夫子二。紹基。紹業。女子子二。紹芬適某。紹芳適某。妾危氏。公薨後五年。紹基等奉柩歸葬武昌某山。吳夫人祔。炳麟數嘗侍公。識言行。其事或隱。即徧詢故參佐。故以實錄刻石。不敢誣。

銘曰。

於鑠黎公。胙承殷周。弱冠方毅。從軍習流。樓船舀滅。踴身大湫。萬靈翼衛。浮行得洲。總師漢上。戎士不偸。胡運方斬。軒轅下求。天棓夕隕。宣光圜陬。乃起樹翿。勝淸遏劉。大功不戡。袁承其休。客貫憎主。白刃在頭。王章綟綬。不我能紬。否之後喜。乃膺大球。中立天衢。何黨何讎。靈襄廣橐。靡物不投。伏蟲未盪。曰相其矛。胡王眈眈。狙我內憂。公命蒼兕。南總楫舟。三光乍隔。

分曹干掫。再蒞法宮。去來如浮。虹見龍藏。別風高麗。嶽嶽之鶴。爲主殺軀。胡斯謗德。植冠而猴。公之在位。視以贅游。公之下世。薊遼爲丘。焞焞北軍。亦尤無鳩。孰令夸咤。召是悔尤。盤石在茲。下詔萬秋。

贈勳一位海軍上將前海軍總長程君碑

君諱璧光。字恆啓。自署曰玉堂。其先吳人。宋熙寧間有廣平侯正誼者。經略廣州。其後著籍爲香山人。考諱培芳。以商走美洲數年。亡其貲。是時君九歲。著敝衣決屨持蒲席度海往省。居二年。考喪。以櫬歸葬。年十六。入馬江水師學堂。卒業。充揚武艦見習生。稍遷至廣丙艦管帶。廣甲廣乙廣丙者。皆廣東艦隊也。以赴北洋會操。任君爲領隊。會日本戰事起。君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請率艦赴前敵。許之。即進抵大東溝。以護陸軍東行者。敵以軍艦十一艘來犯。爲單魚貫陳。海軍提督丁汝昌令作燕尾陳禦之。日本船仗皆蠶銳。而中國礮重遲。不能制。未幾。陸軍盡敗。諸艦退保威海衞。猶日鏖戰不已。君立廣甲舳首應戰。自朝至日中。腹被彈。血漸中衣過半。不知也。卒以援絕爲敵人圍攻。將士皆沒。未幾得遣歸。君閒居二年。復起爲監造軍艦專員。海天海圻皆君所就也。累遷海軍部第二司司長。宣統三年。副貝子載振使英吉利。賀新君。以海圻行。既致命。復赴美利堅墨西哥古巴慰問僑人。中國軍艦至遠西

自此始。民國元年。淸胙已斬。而君方自遠西歸。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召欲用君。時海軍總長劉冠雄不稱職。君辭。二年春。始應命爲顧問。尋改陸海軍統率處參議。君知世凱欲更名號。陽爲柔謹。日粻鳥灌園以自晦與人書。自恨不速死。世凱亦知君終不爲用。四年秋。命考察全國兵工廠。君已行。逾二月。世凱遂稱帝。五年夏。副總統黎公繼任爲大總統。以君爲海軍總長。始君嘗爲廣甲幫帶。黎公以管輪屬君。甚相得也。自威海衞敗歸。時臨時大總統孫公名尚微。方有所規畫。以醫自隱。君嘗求治疾。孫公即要君同任光復事。君諾之。事洩。亡命海外。而弟奎光以繫獄死。故君與孫公稱布衣交。黎公旣踐位。銳意完葺海軍。知非君無可恃者。又時袁氏餘蘖猶在。舉事數不如意。亦欲倚君爲心膂。用自强。以是委任甚專。君旣視事。盡罷前總長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諸將以奢惰相戒。故是時諸部皆窳敗。而海軍事獨起。國務總理段祺瑞者。故袁氏愛將也。新得政。橫甚。欲藉遠略以專兵柄。六年二月。始與德意志絕交。四月。又議宣戰。爲國會所持。祺瑞恚。徧召督軍附己者會京師。與國務員雜議。皆書冊稱從總理命。次及君。君曰。當服從民意。祺瑞不懌。然無如君何。即留所召督軍。令上書請解散國會。又購市閭乞兒以公民名入議院。擊議員。衆大兇。君聞。即夕辭職。諸總長亦相繼去。未得請也。而國務院遂空。黎公乃免祺瑞。以外交總長伍廷芳代之。衆始定。未幾。安徽省長

倪嗣沖以安徽反。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師長張敬堯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師長范國璋山東督軍張懷芝福建督軍李厚基省長胡瑞霖湖北督軍王占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陝西督軍陳樹藩山西督軍閻錫山皆以其地拒命。嗣沖以倪毓芬爲北伐司令率兵薄豐台。曹錕等亦各以兵來犯。君見事亟。即部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駐大沽口以待之。羣叛已會師天津。設總參謀處。以徐世昌爲大元帥。六月四日。君入見黎公曰。叛軍陵迫。大總統宜避其鋒。西南諸省暴力所不逮。璧光願率艦隊奉大總統南下。號師翦逆。請速定計。黎公不能決。君固請。始遣君出集艦隊以俟事變。君聞命。遂宿即行。九日至上海。召林葆懌與諸艦長議討賊爲天下倡。時孫公已先導說海軍將佐。未成。言君至。與孫公謀。以軍餉屬之。十二日。解散國會令下。兩廣始自主。七月一日。張勳以故清帝溥儀復辟。黎公遯於日本使館。君聞變。即遣三艦奉迎。以電書致日本公使。請護黎公至天津。公使不肯。乃與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宣檄以討張勳。會總統府幕僚金永炎來。言黎公已辭職。以印致副總統馮國璋於江寧矣。君固請黎公毋退。且致國璋書。言大總統尙在。號令未絕。欲以阻國璋。七日。國璋宣布代理大總統職。君復以電書詰之。國璋竟不從。於是臚書討賊。先以海琛應瑞奉孫公赴番禺。而自率

葆懌及前外交總長唐紹儀以七艦從之而南。當是時劉冠雄及海軍上將薩鎮冰數以無線電阻海軍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動。八月。君部七艦抵番禺。自是兩院議員來赴者幾百人。九月。國會非常會議選孫公爲大元帥。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爲元帥。稱軍政府焉。張勳之變。馮段皆知情。至是勳雖敗。國人不欲奉馮氏。尤惡段祺瑞首亂。凡隸於軍政府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皆稱護法。不仞馮國璋位號。其後湖南四川皆奉牒如律令。卒以西南一隅抗僭僞全制之力者。自君始也。軍政府既建。君以海軍總長赴邕寧見榮廷。廣西始發兵援湖南。十月。援長沙。君還與滇軍軍長李烈鈞粵軍軍長陳炯明東略福建。會瓊崖礦務督辦龍濟光受北廷命稱兩廣巡閱使。以水師向汕頭。君聞。即還師迎討之。以三艦分截北海關坡崖門。龍氏軍不得進。卒以大挫。時軍政府之興。四五月矣。然擁虛名。羣帥未嘗受方略。孫公在番禺。廣西諸將尤不怡。各省分峙。無適爲樞綱。唐繼堯李烈鈞欲起西南各省聯合會以擬之。君始附其議。久之知其無遠圖。心不慊。其議卒寢。七年二月。始議改建軍政府。以政務總裁易元帥。孫公尙持重。久亦不能違衆議。議未定。廣東人欲以君爲督。而君由是殤矣。初海軍治所在海珠。地迫狹。君時時屏導從出遊。或戒以自重者。會易督議起。飛書狎至。君皆不省。二十六日莫。以事乘小艇渡江。及岸。賊突至。舉銃擊之。中胸穿

匈。遂卒。年六十。護法諸省聞之。知與不知皆失聲慟。軍府及廣東將吏以令購賊。竟不能得主名。配鄧夫人妾粱。子耀楠女適江浦張鑄九年一月。葬贊山八字橋之原二月。建銅像番禺。君臨變倜儻有大節而處。官廉。雖至輔政。未嘗增服器。卒之日。遺孫公所資海軍銀幣不在經費者二十三萬。耀楠悉反之海軍部。承君志也。其後徐世昌盜國。南北乞盟。曹錕張作霖覆段祺瑞。更四五年未定。十一年夏。大總統黎公復位。贈勳一位海軍上將。而章炳麟爲之碑。銘曰。

乾德之衰。北辰其頹。國命迺回。彼驕以桀。盜之櫱。亂我法契。蹶哉夫子。奮衣卓起。於三千里。擁動而鳴。如雷如霆。羣賊震驚。寡夫猶哭。我硋其氣。以貞名器。發自江浦。撻彼大武。莫余敢阻。虎門之隈。四方是葵。蠶於坤維。乃踐邕寧。出其勝兵。以臨洞庭。乃截儋耳。寇不出涘。踠迹而止。大業未登。旻天載夢。爲姦所乘。夫子之亡。盜言浸颺。出師否臧。百艫湫久。苔蛤膠糅。艘沙則廼。雖則否臧。大龕烝湘。羣舒於襄。庚以五年。巨靈噉天。法統再延。觥觥銅梟。揚休且烈。式是百粵。仡此鴻冢。桓表有竦。書其神勇。

清故刑部主事吳君墓表

君諱保初。字彥復。一日君遂。安徽廬江人也。祖廷香。嘗舉孝廉方正。考長慶。光緒初宦廣東

水師提督。卒謚武壯。家世知兵而武壯性好士。君自少時已與賢士大夫游。忼慨矜名。不好苛禮。年十六。武壯如金州。疾甚。渡海省視。刲臂肉以療。卒不起。直隸總督李鴻章上其事。授主事。除喪。引見分兵部學習。數歲補刑部山東司主事。改貴州司。明法審聽。勤于吏職。而暇輒召賓客賦詩論時事。新會梁啓超以擧人留京師。君一見奇之。爲揚聲公卿間。啓超後卒以才名。光緒二十三年秋。清廷以外患求直言。君上書論朝政。多指斥尚書剛毅。不肯通。遂引疾歸。家多田宅。而君雅素不治生產。然好客施與不衰。時山東巡撫袁世凱出武壯門下。義和團亂。清孝欽后挾景帝竄西安。君抵書世凱。勸以桓文之事。明年復上書請太后歸政。辭指切直。當事忌之。又弗爲通。而草稿流傳人間。天下以爲難。當是時。清政益衰。士人始扼腕言革命。君自以清世臣。不欲言征誅事。然內是之。諸故舊有官祿者漸疏忌君。貧益甚。袁世凱已授直隸總督。招君游天津。月致常廩。而約不得議政事。常鬱鬱。性不飲酒。時偃臥近婦人。遂病風痹。宣統初。世凱罷。君亦遭母喪。歸赴江寧。三年秋。武昌兵起。其冬。義師拔江寧。君時依女壻章士釗居。聞南都建民國政府。而世凱亦將移清室。即杜門謝交游。有謁者輒瞠目作病狂狀。世凱既就選爲民國大總統。君亦竟不與通。民國二年二月。卒于上海。年四十五。烏呼。當清之喪。顯官貴人爭附和禪讓以持祿位者衆矣。而君以下吏退官。獨拳拳不

能忘故主。平生與倡議光復者游不爲不多。至是乃更瘖聾。無交歡者。而又明達種族大義。不自處于頑民。斯可謂中淸與權矣。豈與夫身歷二廷。顏色無怍者同日而語哉。遺著有北山樓集。皆淸時作也。某年某月葬于上海靜安寺路。銘曰。

世貴闒茸。長訞詔兮。直道事人。終頗頷兮。彼气旣竭。祀已斬兮。稿項無貳。爲吏範兮。扈瀆之脣。神澹澹兮。

張緒軒先生墓表

光復之本。自余與張繼鄒容謀其說。東漸。被于江戶。反注中域。海內外學子始歆歆言攘胡矣。繼時年少。余弟畜之。諸殊俗無所不涉歷。獨不能返鄉里。自言滄人也。家世爲儒生。父以南。受學張裕釗。能文章。王父某。潛德不仕。當義和團作亂之明年歿矣。後數歲。余自黃海來。繼自印度洋來。湊於上海。民國元年。繼始歸有家室。明年被選爲參議院議長。直袁世凱亂政。去之。八年春。繼迎父至上海。得父所次王父母事狀。持來請表其墓。其王父諱文紳。所謂緒軒先生也。先世出山東萊陽。遷直隸爲滄人。曾祖大復。淸國子監生。大父鐘麐。貢生。父佩蘅。武生。以孝友稱。先生少習經。年三十。始入州學爲附生。未嘗赴鄉試。淸咸豐中。軍事興。納貲佐饟。例得優叙。有勸出仕爲顯揚計者。不屑也。事父母下氣抑聲。與家人聚談。不敢放言。

懽亂聽視。失堂上歡。及與田野父老遇。忘其愚鄙。常與終日言。鄉人皆鄉慕之。獨不喜見貴勢。足迹未嘗入城市。性凡好書。旁通星算卜筮諸術。家中落。意氣未嘗衰。尤勤於治事。暇即閉門種菜。善因材施教。誨子弟衆多。口受指畫。無不得其意以去。遭父喪。欲爲畫象。日夜冥思。爲摹略授畫工。閉門寫之。弗肖。兄弟或有違言爭之。犯顏既而卒不肖。終身痛之。其懇摯如此。及遭繼母喪。年衰矣。猶毀瘠盡禮。人多恐不勝喪。然卒無恙。始長子以功爲廣平府屬學官。以祿養助不給。以南游學保定。歲一歸省。其後游江漢間。亦冀藉手奉甘脆。而先生于是卒矣。配王孺人。亦有德素。事親至孝。善任使。性介。居常灑掃一室。衣不數澣濯不御。貌莊。未嘗妄言笑。先先生五十一年卒。繼配袁孺人。婦時二子尚少。姁字如己生者。年八十。常食粗糲。教子有法。後先生十五年卒。子男三人。以功。以南。以增。女子四人。皆適士族。孫六人。繹。繼。坤。勃。亭。高。女八人。曾孫七人。孝侁。孝佺。孝伯。良驥。良駒。乃昌。其昌。女三人。先生卒時年七十八歲。遺命權厝郁東舊圃。以父生時所釣游。不違親也。民國五年。改葬郁西北先塋。以王孺人袁孺人祔。其家所述事狀云爾。余觀前世有隱德者。化刑家巷。而名不出其里。稍顯爲萬石君陽元。宗事以布章。其不幸而遺軼者。蓋以千百數也。繼亡命奔竄數矣。是時徼吏窺伺。指斥其家人。鄰里姻黨或諱避不肯佽。而家中泊然。未嘗有戚容。更十年不改其素。非其

家世修學厲操。以樂天命。能如是乎。有以知所狀不虛也。乃爲銘曰。
冀之北土。田疇所生。爰清顏李。以三物鳴。質直好義。唯鄉之楨。猒猒張公。上德無名。闓導善氣。乃毒乃亭。匡飭孫子。厥化廉貞。濊貊喙矣。渤海大寧。星紀昭回。天地再清。豈曰俶載。先德是型。契之玄闕。爲世法程。

丁君墓表

言古韻者始顧寧人。至孔撝約王懷祖然後備。雖三百篇韻例亦始是開。三句爲韻。發自顧氏。連章爲韻。句中爲韻。發自錢曉徵。及孔氏爲詩聲分例。得通例十。別例十三。雜例四。其法大具。日照丁君出孔氏後。以爲不完。又分單句連句閒句連章隔章變韻六類。都爲七十三例。譜以爲毛詩正韻四卷。由是言韻例者益繁。君爲是譜。蓋十餘歲始就。聲類與孔王大同。獨密於例。自一話一言。冥心參會。不閒翲忽。若有天理而人莫能解。其用力亦勤矣。余始在日本東京得其書。偉其敹穿之精。時軼出孔氏外。序而復之。以爲成均之貞符。神瞽之遺教。然未暇證明其義也。其後自日本歸。紬周頌得其韻。因與學者論韻例。遠及錢孔。近即君。聞者以爲佹離不常。余亦頗自疑。尋漢以來詩賦。大抵不出孔氏十通例。其連章爲韻者。自國風麟趾以降。獨魏武帝步出夏門行耳。句中有韻。於詠歌若疣贅。疑其寡用。久之。觀墨翟書。

稱古者誦詩三百歌詩三百。明歌與誦異齊。誦者按偶章句而歌者作與闋不恆。匏有苦葉之二章。誦之爲句四。歌之爲句八。皆得成韵。其疑爲少解。顧念錢孔所稱說者其行列猶有法。及君演之。夢儷相入。常患其不齊。又久之。復發篋得原壞登木與聲伯夢涉洹之歌。壞歌爲句二。爲韵者四。聲伯歌爲句四。爲韵者八。其上下相應者率多不就行列。乃知君之言至矣。孔氏所謂繁聲促奏則字皆有韵者是也。自余爲序十二年而君沒。又十年。其子維汾以狀來。道君臨終時猶舉甫蒯鄉人之謠。依通例爲者韵五。其雜出爲韵者二十。蓋二十六言而入韵者二十五。視余所舉原壞聲伯事尤悉。烏呼。君之好學也。耄不惛忘。病憊而稱道不亂。蓋年七十有六矣。君諱以此。字竹筠。丁氏爲日照望。君少遇亂。貧困。未弱冠即從許瀚印林游。得聞古學。以諸生再赴鄉試。不中式。旋棄去。以故治聲音文字益專。中間博識史書百家雜說。時亦論兵。嘗北游京師。西抵晉陽。得詩草二卷。然非其至。至者獨在毛詩正韵。晚爲甘肅李叔堅訂爾雅聲類。亦其緒餘云。齊魯閒儒者自清時善爲小學音訓。其精與皖南班。而君實要其終。君之沒。嗣之者寡矣。時中華民國十年也。余既論次其事。又念周頌般一章七句。高喬敷下皆韵於句中。顧句末不可得其韵。孔氏以山河對命對轉相協。蓋强爲之辭。余嘗紬鄭箋。猶圖也。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知鄭以墮山喬嶽尤猶爲

句。翕河乃自爲句。六言成文。猶夙夜基命宥密。二言成文。猶肇禋。然則周猶相韵。不煩於曲解。惜君死矣。余不得而質之也。系曰。

肇自曲阜。孔之詩商。桂之名守。青齊而東。越有郝公。雅故洞通。安邱後出。建文有類。亦代其匱。汲汲印林。邵是德音。與數子參。君受其言。理三百篇。繼孔而宣。大文不采。世有眞宰。以表東海。絕於君乎。德鄰遂孤。道衰人痛。

陸軍上將第二十七軍軍長李君碑

君諱雲杰。字俊三。湖南嘉禾人。少善技擊。尤習算。民國初。卒業保定軍官學校。以工兵連長起家。張敬堯據長沙。時湘南尙爲南軍守。敬堯將襲之。君獻策零陵鎭守使劉建藩。宜深溝高壘。侗隙。然後戰。建藩從之。令監護江道。郴桂工役既成。甚精堅。敬堯以是不得逞。九年。南軍還攻長沙。君以警備軍第四營營長任前鋒。由寶慶趣會城。所向披靡。敬堯敗走。湖南定。自是積十年。大戰四。小戰四。咸寧汀泗橋之役。瀏陽之役。衡陽萱洲河之役。汨羅之役。漢川仙桃之役。澧津市之役。光化之役。太康曹莊之役。都殺敵數萬人。以功累遷至第二十三師師長。其事非人民所緣以休戚者。今可得而略也。自共產黨蹂江西。據贛水上游。依險阻傅蔣潰而處。時出剽掠。所至殘破。官軍數逐捕。不得。二十年六月。朝命數軍聚攻之。君以二十

七軍軍長兼故師長與役。至南昌。經臨川崇仁宜黃進克樂安太湖坪藤田沙谿。九月。至頭陂。頭陂當廣昌寧都衝。君築雕樓周其地。制賊侵軼。守三月。未嘗遇警。當是時日本陷關東三省。明年又侵上海至嘉定。君憤激。請以所統應戰。不許。練兵益勤。作軍事訓練課程授將士。所部戰術日益工。二月。移師南城。就四郊築雕樓數十。彌望羋嶽如張棋枰。賊雖拳捷。則不能入。已八月。賊大舉北犯。樂安宜黃崇仁皆陷。進逼臨川南昌。慢時八師二十四師皆自南豐退守南城。被令聽君節制。賊攻南城三日。守堅不能動。君出擊。賊退南豐。因東犯福建。君要擊於西城橋。大破之。十月。賊陷金谿。君以二十三師及某師往攻。某師先發被圍。明日。君始自南豐返。方食。告急者踵至。即率部晝夜行百六十里赴之。遇賊薄擊。積尸滿山。賊潰。某師得全。衆以是服君能。二十二年春。任贛江防守司令。兼制二十八師七十七師。自泰和至峽江。三百餘里。築雕樓千餘所。賊無敢引領望者。二十三年秋。賊自贛信豐間西犯湖南。被任追擊軍第四縱隊司令。至永興高亭。賊十餘萬。走宜章。行甚遲。君度桂陽嘉禾藍山間可要擊。即率所部詣桂陽。賊右翼已至方圓圩。復西南求渡鍾水。君要之泠水鋪。破之。進至行廊圩仙人橋。賊大潰。會日莫。君曰。今夜當及嘉禾城。時大雨如注。道濘不得前。躡屝趣之。翌日。賊前鋒亦至。擊走之。進據車頭橋。賊數萬來爭橋。短兵接。更迭進退。賊終不能奪。乃並

鍾水東岸走藍山。時賊已定計西竄。擊之。賊以精銳更應戰。戰七晝夜。賊死傷枕藉。自間道走貴州。自是江西無賊壘。二十四年夏。被任駐黔第三綏靖區指揮。其冬十二月。歿於貴陽。年四十六。君性堅忍。而與人和厚。治軍善參彼己。未嘗爲敵所乘。共產黨喜間道襲擊。官軍出不意。往往撓敗。所在山谷嶔巖。礮術無所施。君始築雕自守。諸軍效之。其後卒賴以困賊。江西被寇首尾七年。卒逐之踰湘沅而西。由君始建制賊之策也。君歿三月。子罕得等以狀求石刻。余不善爲將帥飾終。以其出民水火。宜爲辭。銘曰。

禦寇有道。或以四正四隅。不功。或以連牆遮賊。著效。非方略之異。異其將之靜躁。君之築雕。非因非造。又將之以廉悍。察之以明照。故能使狂寇讋栗。失據奔跳也。何彼夜光。戢其燿也。功成身去。亦何悼也。

奉化俞公墓表

奉化俞飛鵬以其先人俞公狀來求表其墓。狀甚略。余曰。有餘事乎。曰。無餘也。增一字者是誣其親。余辭不工。獨序事不能爲溢。尤喜飛鵬無僭言。故樂爲道之。俞公者。諱德桂。字叢山。自署曰丹崖。直淸之季。性恬淡。善數術。不務末業。而能約己撙用。不求仕。而好振民之疾苦。嘗言不患遇窮。患所學不至。不患事劇。患應事無術。仁民愛物。吾之志也。奉化故農邑。然傍

山海。地墝埆。嘗置社倉以豐歉發斂。公主其事。筦覈出入。未嘗失銖分。又嘗督治栗樹塘橋。親視畚梮事舉而功倍。邑人利賴焉。飛鵬所狀如此。余聞之。傳稱千人曰俊。萬人曰英。今縣大者口至十餘萬。然則英俊者鄉亭之良耳。其人或纊袍布裳。徒行持苫蓋出入。未嘗敢自燿。然發一言。旄倪嫗婦皆翕應。有所召募。力過官府發徵。不謂之英俊得乎哉。自上之人輕鄉治。諸長者名不登于史官。以是磨滅者衆。獨晚世爲郡縣志者多舉鄉里高行臚爲一書。唯君子亦樂稱之。如公者則其選也。凡人子得意。即多爲矯稱以詡其親于世。金石刻畫。亦從之爲諛。言辭雖美。後世率不信。校公所爲。蓋守筦籥屬徒庸之事耳。其子姓未嘗妄爲文飾。雖傳千百歲人無回疑。是乃近於實錄者矣。俞之受氏。孫愐林寶皆不著。或云出俞跗。事難知。宋時明州著者有及章閣待制充。不知奉化之俞何別也。公父祖皆不顯。生清道光二十某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年六十四。配周氏。繼配范氏。子男四。長繼堯。次學雅。次鳳蔚。飛鵬其季也。女二。長適宋。次適嚴。孫二。皆幼殁。二十餘歲。民國二十年。塟西圃銅山之麓。系曰。

衣錦者尙褧。懷玉者被褐。闇然自修。不以表揭。何其行之愼也。欲揚其親。質無侈辭。以貞于父老。以詔于來茲。何其言之信也。故石可甐以盡也。事不可增以損也。

梅黃君碑

君諱元文。字宗周。一曰郁卿。廣東嘉應人。民國興。廢嘉應州置梅縣。故爲梅人。祖金秀。家給富。好施。有義聲。考春官。能世其業。君少寧靜寡言笑。成童就傅。不喜舉業。而刻苦好學過人。獨留意經國之務。尤好春秋左氏傳。時以左氏癖稱。及長自治嚴整。未嘗干名位。家居教授。以振起儒術自任。學子雖多務科舉。教之必先古文辭。以累世高貲鄉邑稱長者。民有爭鬩。得一言輒解。嘉應地墝瘠。民廩中無三月糧。君以身倡導集貲數治。自是里無荒萊。又立義倉。以備歉歲相時發斂。民以不莩。君之力也。自淸中葉。學者厭科舉日久。光緒末。始立學校。而主者爲權貴所忌。相隨竄死。君所居在西陽黃坊。爲設西陽公學。及黃坊家族學校。又出主州中學。數年。未嘗避黨禍。黨禍亦不及君三合會者其徒猾獷不齊。時出刼略。所操兵仗甚利。吏民不能制。君起任西陽團防。瞭望擊射。無所不具。羣盜爲之却。鄰比諸屯保相率效之。民始得偃息云。凡君在淸末所施於州里者如此。卒能行其所學。而君之志固非以鄉之善士終者。是亦小試之也。及武昌倡義。廣東應之。州吏竄逸。時議推盧某任州長。以君主庫藏。遣使四輩敦趣。君雅不願爲祿仕。以事亟。故起。遭變。計簿散亂。於是綜核出內。姦欺無所嘗其技焉。君雖嬰世務。然素淡定。公事畢。輒游觀山澤。歸而灌園。所居碧池精舍。徧植菊華。

華發。置酒速客。超然若不爲形役者。夫人李氏。以勤順聞。太夫人嘗祝天願世世得賢婦。如今鄉人傳其語不衰。子振寰任寰皆善繼君志。振寰終陽春縣知事。任寰至廣東第一集團軍第一師師長。則君不及見矣。君卒於民國二年三月。春秋五十有六。葬下李子坑之陽。後十六年。縣長吳欽禪爲之狀。又六年。任寰以狀來。今海內縣邑多士人者。四川則巴。湖南則長沙。雖傭保大氐知文字。然計都數無過什七八。安徽之桐城。廣東之梅。至里媼侍婢皆知書。而梅之別子遠徙者。雖居蜀地二三百年。死必族葬。家人私語。猶用其方言。君雖特秀。然其勤學不鶩科舉。與其所以居賢善俗者。蓋亦有所從來。淵原所漸。在宋五代以上已。任寰請爲君樹碑。碑碣之制。唐以來品以秩分。今民國階級已廢。尙攷漢世之立碑者。亦不限以名爵。故如其請而爲之銘曰。

士之所處。唯達與窮。窮達之閒。粤有素封。入以事亭毒。出以任折衝。故微烏桓之擾。則子春槁項於無終。微隗王之使。則文淵塞上之禿翁。嗟茲先生。遇殊德同。誠令沒而配社。奚必銘功乎大鏞。

蕭一之墓碣

一之諱傳檄。湖南湘潭人。祖陞高。淸時以軍功至提督。父榦。余校試湖南所得士。以縣知事

改陸軍少將。荒湖北第九區保安司令。一之貌甚偉。性剛。好施與。年十八。從其父宜昌。請率一隊自試。父不許。固請曰。祖父年十五從軍。未二十年。名業炳然。兒年過此矣。獨不任殺賊邪。父終以避嫌難之。是時日本據關東已二年。一之入北平民國學院習業。院長董其志。令宣傳殺敵事。每羅衆陳說。纚涕漣洏而下。聽者皆爲泣。已而大吏以其言害鄰交。不聽行。一之憤甚。常搏膺大罵。上父書稱生趣已絕。願以死報國。父慮有變。身走北平迎歸。家居二十日。所父爲說史傳遇忠義事。輒隨手移錄。見秦檜名字。必舉火爇之。父時以溫言寬譬。但泣不語。頃之。爲北平同學書言通車通郵事已定。市上殺敵揭帖皆滅。同學或被漢奸逮捕。死生不可知。而所在大學生亦有通款僞廷者。一之讀書已。號哭盡焚其日記文字。曰。我不作亡國奴也。明日頭痛至夜。以頭力擊牀柱。父持之。即舉手椎其胸。父曰。自殺非孝。答言有弟妹在。兒自此不爲亡國奴矣。又舉頭擊牀柱不止。鼻血大衄。以手自捫。掌盡殷。因笑曰。不能以身殺賊。且以是血澆灌國人昏睡者。已言。死。須臾復蘇。父執其手。流涕曰。爾吾長子也。爲國殤。吾必不使爾無後。即俛首應之。泣少選。氣絕。面赤如生。至大斂。胸猶熱。時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也。年十九。明年一月。葬烏石峯下班竹塘。所聘妻方氏。前卒。祔焉。冬。其父以狀來。余衰耄。不能爲國家陳力。所遇朝士。亦徒儕儕無能者。殊不意少年綴學感慨如此。

後生信有望哉。一之殤死。以法宜樹碣。疏其事如右方。銘曰。

或蔌蔌以穀。或㬉㬉而敗。回哉跖哉。孰隆與殺。噫。富貴可懷也。金丸洞胸。亦可畏也。

嵩明謝烈婦李氏表頌

嵩明謝烈婦李氏者。父曰朝珍。雲南鄉試舉人。適同縣諸生謝蘭。蘭父曰思用。兄曰芝。清咸豐三年。回人杜文秀叛。烏蒙廠丁馬二花舉嵩明應之。自是訖於同治八年。回亂龕定之歲嵩明拔而復陷者三。最劇者爲咸豐十一年城陷事。時被屠者數百家。謝氏父兄皆死。獨蘭先他適得免。烈婦聞變。匿小子丹墀於積芻下。自趨入井。井中積尸已數輩。蹈之不得下。賊窺井。見少婦。揪之以出。求狎焉。烈婦指荆棘中二尸曰。是我翁與夫兄也。請葬訖然後從命。賊排牆揜之。已遽前犯烈婦。烈婦罵曰。我李孝廉朝珍女。豈從賊者。速殺我。毋妄行。賊刃之。僵。因斷其髮以去。明年。葬北壇下。蘭憤父兄及婦皆死於賊。從軍積功得五品翎頂。同治八年。歿于楊林龍家村。寇既定。吏上其事。清廷旌李氏曰節烈孝婦。訖今六十餘年。丹墀子聚哲錄其狀來曰。吾大母以罵賊死。而州志稱取賊刀自殺。事有誤。請書於闕以刊正。余以爲州志之誤。緣采訪與奏牘不實。方作奏時。徒欲以烈名得大廷旌式。顧不暇審覈其事。扶義慷慨之狀。因以不傳。按是時賊方相逼。何自得取刀。以少婦與賊角。其力亦不任奪取。令

果得刀。當殺賊報仇然後死。如秦女休所爲者。縱不能殺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猶必奮而爲之。無爲汲汲於自裁也。當烈婦紿賊求葬時。豈不欲乘其間隙耶。顧卒卒無所藉手。又無同力與制賊者。故决然罵賊以死。如志所云。非徒誣其事。且沒其情矣。是當刊正者也。烈婦之死。迨今七十年。諸女子守節與臨難不肯苟免者。昔之時郡縣往往而有。今之時天下所希有。故就爲之頌曰。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兮。越以龍淵有時而磷。唯至精之純烈兮。浩然不可乎緇塵。怛家國之無祿兮。寧形殘而志伸。穨盛怒以當寇兮。冒白刃而歊青雲。彼昔媛之倜儻兮。抗孱軀於九軍。何末俗之便嬛兮。唯宛舌以偸存。嗟時未百歲兮。淸渭變而爲昏。死者不可作兮。將以厲乎今之人。

張太夫人神誥

淸宣統三年秋。江南反正。鎭海李徵五以偏師起黃浦。余始知徵五爲人也。聞其家高貲。昆弟子姓幾百人。母張太夫人猶健云。民國七年冬。徵五來告喪。明年。以年譜至。請爲之辭。太夫人姓張氏。鄞人也。考諱有恭。商於皖南。太夫人生婉娩。事親著順。年十八。歸鎭海李君。李君諱嘉淸。江蘇試用同知。先世以貨殖起家。門內事甚殷。太夫人雖年少。治家已有條秩矣。

居三年。太平軍陷浙東。舉家僑上海。雖遭亂而化居益起。六年。喪翁。同知君承父業。主幹外事。家事皆太夫人專之。持家三十年。室中掤致。子姓皆成造。清光緒二十四年。浙江大旱。鎮海民欲略富人窺積者。富人兇懼。李氏故有義莊。每年發斂糶餘二一年儲。乃告於宗子曰。多藏厚亡。平糶則交利矣。顧災區廣。義莊稽粟不足贍。胥以本鄉爲齊。從之。然翔踊者猶不止。時同知君適病。即掖持自間道走抵上海。明年。同知君卒。歸葬鎮海。會姦人略賣良家四百七十人赴南洋。已登載矣。而鎮海當孔道。輪艦所從出入。被賣家號於道。太夫人聞之。亟遣徵五走府治。見提督及海關稅務司求救。皆諾。寧紹台兵備道春順持之。舟日遠矣。歸報。太夫人愠。命長子雲書及徵五走上海。集寧波人旅居者十餘萬。電告外國紅十字會請救。且遣急信賫銀四萬兩南行贖之。得歸者四百五十餘人。居一年。浙東荐饑。復購上江米數萬石平糶。米至鄞。米商壅遏不得移傍郡縣。太夫人咤曰。吾所以舉平糶者。爲浙東耳。非私寧波也。今市人欲遏糶耶。乃止。浙東紹興頌其德不衰。後六年。鎮海又饑。復命雲書與邑父老集貲糶暹羅越南米五萬斛振之。蓋先後濟荒者三矣。清光緒二十八年。太夫人年六十。始令諸子異財。壹意爲鄉里倡學。先度鎮海澥浦建兩等小學。次設益智中學於府治。初寧波工商善航海。而舟山象山海皆窈博容軍艦。太夫人自少時出入島嶼。識波濤期候。以[illegible]

尤險惡。而落伽山無燈塔。舟夜行不便。乃發家貲植燈塔山巓。航行賴之。其建益智中學也。亦欲因是爲海軍造端。治講堂校舍甚麗。所費十餘萬。建築爲一府冠。海軍旣不可私授。其後七年。歸之郵傳部。郵傳部亦不能擧。學舍遂廢。常以爲恨云。浹浦小學旣成。病樵牧子不能終日肄誦。又度竺山廟設普及半日學校。使子鴻祥親督教焉。里人或設靈傑初級學校。財乏。使諸子助之。先後所就學校四所。然性不喜人習陸軍法律。嘗曰。兵凶器。勝卽殺人。不勝還自賊。法律雖治具。無素行而挾之。高材者以成巧宦。次乃舞文耳。農冶百工醫師榜人之業。以術利人。故可爲也。子孫宗之。就學皆成業。無習陸軍法律者。及徵五起兵。稱光復軍。屯師閘北。襲聯軍饋饟。數不足。則令雲書持屑麵千囊濟之。得無乏。軍興民國元年春。南北旣一。亦趣徵五解兵云。七年十二月六日。卒於上海新閘邨中。年七十六。子男八。雲書故名厚祐。清度支部郎中。厚祉。清鎭海縣學生。前卒。厚祺。武昌關監督。厚礽。清江蘇候補知府。前卒。徵五。陸軍少將。鴻祥。故名厚禎。清順天府治中。厚祚。清候選主事。今中國銀行赴外稽核。辰祥殤。女子子三。長適鄞夏啓瑜。清甘肅學政。今財政部參事上行走。次適同縣方啓新。清候選同知。次適鄞陳震福。清內閣中書。今財政部泉幣司科長。孫四十二。女二十九。曾孫九。女六。以同知君前葬黃梅堰大奧山麓。命祔宅焉。禮也。夫言行恆物。放乎家人。門外不悉知。

若夫箸于物象。事敍可覩者。雖後嗣不能增也。故書其犖犖大者以爲神誥。且爲頌曰。

蛟門之壁。外陂冥池。於奭媼神。龔姜登嬀。初事尊章。莫不順移。中饋有蠲。象服中規。陳椽海壖。相夫操奇。發此困鹿。以振羸罷。大啓精廬。洄泳聖涯。南紀有姦。略人爲斯。躡俘萬里。挺其鷙麋。嘩嘩烽表。下臨鮚埼。大德備矣。純嘏是宜。俾爾緡綽。不騫不敧。胤似孳衍。不億其麗。千歲厭世。服龍上馳。生榮死哀。俟其汜移。申薦褒頌。以章令儀。

邱太夫人神誥

余昔與井研熊克武同在江戶。未知其世也。數歲而克武與黃花岡之役。得不死。其秋。武昌倡義。克武亦以蜀軍起東川。後數遭變。卒自保。匡復全蜀。斥髦奭而遠之。至于繕完。克武亦自以成功有退身之志。民國十年。以母邱太夫人狀來。余始識熊氏家事。蓋克武喪母亦久矣。邱氏本爲丘。清雍正時。避先聖諱。始著邑爲邱氏。或曰出魯太史左邱明後。或曰非也。清末有處士諱鶴靑者。則太夫人之考。女子子四。而太夫人當其仲。年十六。歸熊太公保周先生。事姑吳太夫人以孝聞。舉子男四。太公常遠游學。太夫人以主婦持門戶。鄰之桀黠者覦其家有田畜。數侵之。隨事設應。卒莫能害。尤樂施予。至乏無不悔。外孫廖氏子數人。家赤貧。相將來依。悉將護如己子。幼者或以乳乳之。其字愛如此。及克武與兄克成稍長。教督甚苦。

恆以古人志行相厲。太公令克成就師成都。而遣克武之日本學。鄉人時稱異言異服爲害。太夫人不爲動。撙節事用。以濟旅食。克武在江戶數歲。終不令歸省。是以卒之日子姓皆遠處。無得視屬纊者。太夫人固安之。而克武兄弟至今以爲恨。今去太夫人之卒十有餘年矣。聞其流風遺範。猶稱道于鄉邑士大夫間。夫能制侵暴。可謂才矣。惠其婚姻。可謂仁矣。處下縣之地。撊然使子學于海外而不疑。可謂知廢興矣。邦人誦之。不以私其子。斯固不可忘也。太夫人旣葬數歲。而克武以故督軍家居。直太公末篤老。猶得盡奉養。然愈欲顯母名。此亦人子之志也。余已受狀。于是爲之神誥。系曰。

倬彼坤維。鮮原豁兮。厥生邦媛。在執笏兮。遠師巴淸。禦虔奪兮。解食之恩。惠于出兮。分遣宦學。弸其泱兮。烏呼仁明。竟中憖兮。厥壽伊何。卌有八兮。有子啓疆。謝天伐兮。井絡大澄。神來括兮。

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中

章氏叢書三編

贈大將軍鄒君墓表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君少慧。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喜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嘗與善化秦力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歸潛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為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邪。英吉利國民邪。乙慙。事中寢。君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為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為也。君與士釗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歡甚。約為昆弟交。

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聚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擔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慙。明年、與外國公使雜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君以少年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憹煩寃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歲矣、詰朝日加巳。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因君二年。因至是。君程未滿纔七十日遽死。內外皆疑有佗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兵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孫公親拜遺焉。劉三者。性方絜。寡交游。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冬。炳麟始求得之。十三年

春四月。與士釗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勛如鄒君。而墓無石刻。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

勳一位耀武上將軍兩廣巡閱使陸君墓表

君諱榮廷。字幹卿。其先廣東高要人。徙廣西爲武鳴人。考業秀。縣學武生。妣歐。君生逾年而孤。五歲喪母。育於外氏。七歲就傅讀書。至古任俠事。輒嚮慕之。筋力絕人。能兼人負擔。年十六。赴龍州充緝捕兵。會法蘭西寇越南。清廷屬兩廣雲南出師禦之。時桂林唐景崧以吏部郎奉命勘越事。亦自立景軍五營。君應募入選鋒營。頃之。統帥馮子材以大軍出鎮南關。收失地。既克諒山。會貴州布政使王德榜。前以偏師入越。方被圍山谷間。聞捷。自圍中突出奮擊。斷敵兵不相錄。大破之南服響震。而清廷殊未知。遽下令與敵和。將士怏怏然。無敢抗命者。君率衆踞景崧前泣。請毋聽命。景崧知君材。以兵授之而去。君率義勇樂從者五百人入越南險地。與法蘭西軍抗。遇大敵即斂兵避其小敵也。即乘間掩擊。必盡殲乃止。越南民爭輸饟給軍。高平七谿廣淵諒山諸道多附從者。凡數年。法蘭西人甚苦之。私請邊帥蘇元春徙其軍入關。而約不得任以方面大將。元春許之。君歸自健字前營管帶。累遷至榮字軍統領。岑春煊督兩廣。以君勦山寇功。奏授廣西右江鎮總兵。事聞。法蘭西公使以前私約赴清

廷抗議。清廷下其事春煊。春煊覆曰。中國任將領。非他國所得可否。且爲患越南者陸阿宋。今所請授總兵者陸榮廷。陸榮廷非陸阿宋。不得妄摭相冒。法蘭西使語塞。阿宋者君小字。在越南時稱之。故法蘭西與蘇元春結言。但稱陸阿宋也。旋徙左江鎭總兵。擢廣西提督。未幾武昌倡義。廣西應之。以巡撫沈秉坤爲都督。按察使王芝祥副。後二月。二帥親統師踰嶺援武昌。以君代。時副總統黎公感廣西之援。尤愛君。民國二年。黎公被脅入京師。君知大總統袁公必改號。陽順命而陰自爲備。外人不知也。四年秋。帝制議起。以明年爲洪憲元年。其冬。蔡鍔唐繼堯以雲南軍討袁氏。廣東帥龍濟光遣其兄覲光率師道百色窺雲南。君伏兵襲破之。盡奪其仗。始宣言討帝制。與雲南應。北伐次長沙。袁世凱卒。依法以黎公繼。被任湖南督軍。復徙廣東。明年春。入覲。授兩廣巡閱使。當是時。府院不輯。朝野恇遽。黎公問君計。君素愷直。又生長山海間。不悉人情狙詐。入覲時。道銅山。與長江巡閱使張勳遇。勳陽示忠欵。握手誓約百端。君信之。及對。即言張勳可屬大事。歸未三月。黎公竟以召勳敗。君憤甚。與前臨時大總統孫公謀會師北伐。議方起。勳以爲故國務總理段祺瑞所破。遂命其師曰護法云。君老於戎事。軍行遇百姓有恩。初治廣西。羣盜屏迹。其後仍歲出師。未嘗加賦。橐中無餘金銀遇士大夫尤謙下。而時兩廣魁桀久相猜。廣東人尤好弄。日夜接構。九年。陳炯明自東

江來番禺陷。明年。廣西盡陷。君出走。未幾。廣西軍民復請歸主善後事。歲餘。亦去之。處吳下數年。絕口不談國事。十七年十一月。終於上海。春秋七十有三。配譚夫人。子裕勳。充袁氏侍從武官。早卒。庶長裕光。廣西陸軍第一師師長。次裕藩。廣西寧武軍副司令。次裕彰。孫四人。明年春。返葬武鳴獅嘯山之陽。余自討帝制時識君。及君隱吳下。往過之。言語姁姁。未嘗有不平色。貌瓌異。喙銳。決前出寸。所與明祖絕相似。爲人表裏洞通。舉事無不可語人者。獨謏於張勳。率爾任舉。幸其材劣。不返踵而仆。而君之過。可謂如日月之蝕矣。然自民國興至今二十餘歲。南北流汙。南瀰汙於北。而慭北者咸慕趣南。其兩無所染者。獨君與雲南倡義數公而已。好惡亟易。今人之視君如灰塵。歿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舊部以爲請。余以爲闡幽輔微。野人之責也。故次其事。樹於墓道。

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

君諱瑞璣。字衡玉。山西趙城人也。曾祖行簡。清千總。祖登仕。縣學生。考星。遼州訓導。清宣統末。南方十二省舉兵以黜清。山西陝西皆應。時大總統袁公以清內閣總理遣使與民國臨時政府議和。宣言秦晉羣盜。不與南方革命比。不在議和數。臨時政府苦與相持。不能得要領。而北軍下山西者。已自娘子關突前。太原兇甚。君時以財政司長致袁公書曰。執事言秦

晉羣盜瑞璣不敢辯。然奉執事令征羣盜者。害且百倍於盜。執事視其焚略不禁。是殘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樹敵也。避南軍之鋒。專攻秦晉。是示怯也。朝議停戰。夕謀進攻。是背盟也。殘民不仁。樹敵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敬厲兵抽矢以待執事。袁公得書。立召其師還。秦晉得完。當是時。北軍勢盛。臨時大總統孫公願以位讓。而蒙古王公又馳書全國。請推袁公爲元首。君再與袁公書。鐫之曰。大總統者國民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舉。孫公人望所歸。天下翕然舉爲大總統可也。不能以其位私授之人。及清主退。袁公卒當選。人無敢異議者。而君義聲以是動天下。袁公自得二書。已深奇君。下令以君長山西。君已解職去。明年。被選爲參議院議員。時被選者多以饋遺聲氣得之。君獨介然爲衆樂推。未嘗自營也。君本起州縣。以清光緒二十九年成進士。分發陝西。知韓城興平長安臨潼咸寧五縣。皆有聲。自八國聯軍陷京師。所在基督教徒張甚。有獄訟不得直者。主教必强辭爲理之。縣邑事役。教徒率扞不與。君下教禁訟辭自署教民。有事役無得避。主教怒。以告省大吏。大吏皆密諭君息事。君不爲動。凡宰五縣。所至主教必戒其徒曰。謹避强項吏矣。知長安時。直巡撫幸姬生日。羣吏皆賀。君獨以疾辭。巡撫不懌。曰。適於今日病邪。徙知臨潼。適會城商人以苛徵罷市。巡撫百方諭之不能得。屬君爲說。君柴立市上。發片語。事立解。然巡撫忌益甚。曰。吾擅方面。乃不如一

縣令爾。會所屬新豐鎮有被刦者。即記君十大過。奪奉三月。未幾。捕得盜魁劉光升鞫之。得與同刦及爲囊橐者王炳燿吳晉芳等。皆新軍士也。即具獄上謁曰。縣所被盜。即帥府所部兵。兵能刦民。下吏奪奉記過。固當。巡撫慙。促竟其事。卒無如君何。在陝西八年。民稱張耶。爲良吏第一。及中國同盟會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與黨人景定成等過從甚密。黨人或讀書縣廨。西安將軍聞。欲劾之。會武昌倡義。君亦返太原長財政。時課校出入。無豪忽失紀者。山西財政之起。自君始也。方革命黨起時。多自田閒來。不習吏事。諸法家又務外鑠。不與民意中。未有貞幹如君者。而君用卒不竟。屬長山西又不就。至於今吏道泯泯。斯亦民國之缺已。

初。君生時。母王太夫人夢巨物繞柱下。人以爲龍祥。及長治學。徇敏應事。顧樂易與昆弟四人友好無閒。從政秦中。惠澤周渥。性輕財。既入民國。每國政有變。逋客往來秦晉者。皆主君所居。誰闉。將迎餽贐。無不滿志以去。蓋異乎所謂龍性者。獨其在官。斬斬震發百里。使彊衙之徒。回面奉法。及改革之際。處勢亦急矣。而能兩折袁公。抑其盈志。後十年。浙江督軍盧永祥僞稱廢督自治。又馳書痛詰之。皆諤諤不爲孫辭。易所謂有亢之象者非邪。揚子云。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君素好學。自陝西歸。載書百簏。爲北軍略奪皆盡。晚又得十萬卷儲之。戒其子曰。所以遺女亦足矣。善詩書畫。自謂書不如畫。畫不如詩。詩不如其爲人。蓋篤論

云。自袁氏敗後。綱紀愈散。君數馳走南北。嘗一至陝西。解客軍之難。及孫公薨。遂絕意政事。以民國十六年冬歿。春秋五十有六。明年春。葬城東磨頭郵。鄉人士德君。為祀之三立閣。配劉夫人。子爾公。以保定軍官生歷陝西軍署晉綏總司令部參謀。山西清鄉督辦公署顧問。女適同縣王迺寅。余素識君名。然不數見。二十五年一月。爾公輯其遺文得十二卷。因以事狀來告。嗚呼。拂士也。今不可得已。為表其隧。

龍研仙先生墓表

清末言改革者。或主法治。或以光復漢祚自任。往往相出入。久之徽識益分。光復家多軍人。及諸少年意氣之士。至以言吏治為諱。又器迫欲盡芟柞異已。功雖就。卒不能治。而法家久更任權數。逢迎暴豪。養其惡而踣之。亦不可獨任。如攸之龍君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君諱璋。字研仙。家世以文學仕。故治小學聲均甚精。以古義無經國用。始博涉政書。期於今可行者。清侍郎郭嵩燾以出使歸。好言遠西事。鄉人譁以為漢姦。君往見。語相得甚歡。嵩燾歎曰。舉世無知己。獨此一少年耳。年二十三。舉光緒丙子科湖南鄉試。久不得成進士。以中書改官知縣。分發江蘇。歷署沭陽如皐上元江寧諸縣事。補泰興縣知縣。雖官小邑。名聲出諸監司上遠甚。大吏多從決事。光緒中日本侵奉天。海運不通。兩江總督張之洞懼敵艦入江。

斷江淮轉輸道。未有計。君奏記言守禦甚悉。之洞壯之。令別治一軍扼江淮間。敵竟不入。後數年。淸那拉太后既黜康有爲。欲因廢景帝。密敕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議之。坤一召問君。君言廢立之事在宮廷。一言耳。所以訪疆吏者。懼其有後言。公中興宿將。張公亦舊臣。會奏持之。太后當懾而止。坤一從之。景帝位遂定。又二年。義和團起京師。南方諸猾多假其名。所在刼殺賓旅。燒禮拜寺。甚乃賊長吏。勢不可止。君入見坤一。請亟奏誅首禍。而與東南諸督撫會牒所在領事。立保護僑民約。及上書之洞。請淸君側。之洞性持牢。不敢發。然兩人卒從君議。與外人約保護東南。由此南方得無事。當是時。淸政惙亂。幾亡者數矣。賴張劉補綴其間。得引歲月。而大議實自君發之。猶不能盡用。君已知淸命將斬。胡漢無兩立理。亦不欲爲淸純臣。諸任光復倡義師者。君輒陰贊之。初淸日本既平。識者知舊法不足自保。初言教育。君在如皋。實始置小學。自是江蘇有旅寧。湖南有明德經正諸校。皆君所規建也。及知泰興。泰興當長江孔道。過客多。君輒留與談國事。有游學海外者。即與資裝。人人皆如其所欲。士以此歸君。光緒末。黃興始倡義長沙。君先後資以銀幣十餘萬版。興嘗以事頌繫上海。君救之。亦纍數千版。及君歸老。河口鎭南關黃花岡諸役。皆陰有所助。其事祕。故淸吏莫能擿也。宣統三年夏。鐵道國有議起。頻江民匈匈欲爲變。君日夜說新軍防營。爲規度起兵事。八

月焦達峯自夏口來。言武昌且反正。期不過一二旬。君亦已部署諸軍。及事起。財十日長沙即定。因布告屬縣將吏。皆受牒。獨鎭筸拒命。於是推達峯爲湖南都督。陳作新副之。君爲民政長。清攻夏口急。方調兵食遣師赴援。會難作。達峯作新皆死。其部曲憤欲報仇。君痛哭言江漢方亟。不宜自相斃。乃推參議院長譚延闓爲督。以禮葬達峯作新。出師援夏口如故。時鎭筸尚未定。君請西征。到辰州。游擊楊讓黎抗命。即縛殺之。反側者皆讋服。遂入鎭筸撫苗人而還。民國二年夏。黃興以江寧拒袁世凱。江南諸省皆應。未幾敗。君以嫌走上海。四年冬。世凱將稱帝。蔡鍔自雲南起師討之。數月。廣西貴州兵侵尋向湖南。世凱所遣將軍湯香銘知勢不敵。亦以湖南應。君知香銘反覆。亟率義故返長沙。人或爲君危。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彼名義已與世凱絕。往必無害。到長沙。香銘走。士民復推君爲民政長。君以政爭方起。旋引退。爲義故謀久計。至忘寢食。以是病悸。七年三月卒。年六十五。配陶夫人。繼配張夫人。妾唐。子祖同。女子子五。長適瀏陽譚傳贊。次適永明周元漾。次適湘鄉劉清棃。次適湘鄉李正紱。次適安化陶佑曾。九年六月。葬於白泉鋪牛欄坡之岡。所著小學蒐佚。爾雅邢疏刪繁。甕勤齊集如千卷。君在清世位不過州縣。其風烈足以厲具臣。矯曲朝。晚乃佐革命。不大聲色。而功與開國諸將齊。制變有漸。不自乖異。於智仁勇可謂參之矣。余知君名幾二十年。

顯未嘗一識面。十一年夏。祖同以狀來。述大事甚備。其餘興工藝規鐵道及治事可稱者衆。于君則緒末也。故摭其方略卓絕者以爲表。

安康陳君墓表

子姓起風塵任將帥。其親雖有僞才。有退就養耳。即不退。則以權威橫於鄉里。擅其膏腴。甚乃爲盜賊囊橐者有之矣。不然。父子相媢。或逃之窮巷。不食其祿。此雖踸踔亦往往而有若夫不易初服而起樹鄉政。同其貫利。與農圃什伍而不爲卑。尊加莫府而不知貴。則安康陳君其人也。君諱某。字配岳。其先湖南人。清乾隆中始遷陝西之安康。至君六世。君少有至性。能任事。先世多以武舉歷軍職。至君以貧輟業習織縎。自安康負擔之長安。往返千五百里。歲以爲常。以是家稍裕。而督子弟讀書甚嚴。子樹藩。清末以保定陸軍速成生卒業。民國初以陝西混成旅長破流寇白朗宣有聲。五年。抗袁氏帝制。登爲督軍。時年三十二耳。君語之曰。兒年少。遂專方面。此非吾所樂。陝西民苦苛政久矣。有以尉薦之。則吾心也。長安龍首渠歲久淤湫。城北及東北隅井盦不可食。君欲浚之。召徒。躬自程督。寒暑未嘗間。歲餘渠成。渭水咸陽渡者通隴蜀孔道也。舫師挾以爲重。求買渡金錢甚酷。君爲具舟楫。且以家財置恆產爲經用。事未竟。然規模亦略具矣。又於長安建成德中學。復歲送學生十人就燕京大學

受業。二者皆斥資數萬。云。始陝西嘗規設造幣紡紗兩場。貸日本銀幣三百萬。已致七十萬矣。更變故。多貤以饟軍。君愀然曰。舉此債本以利民。今若是。是引外人來。重爲民累。促樹藩亟償之。不足。則盡斥家財以助。卒毀其劵。君任事能爲鄉國美利。多此類也。陝西自宋時氣已衰。及清愈惰。獨秦嶺以南其民精悍。與秦中異情。君所以能起廢有功者。亦本其風土。然也。然先世本習騎射。君少亦讀史。明地理。曉古今行軍利鈍。及以商行役。所至多識形勢阸塞。獨未用耳。方白朗宣踰武關而西也。樹藩以素聞於君者告陝帥曰。秦嶺道險。鎭安爲其關籥。縱寇出險。必滋蔓。宜以重兵扼之。軍未到。朗宣已過鎭安。徧蹂關隴數十縣。及樹藩往剿。以君所述山谷曲折從事。卒成大功。七年。長安警備隊變。時樹藩不在。賊襲擊督部不下。即攻君宅。宅中守兵不滿二十。君指麾防禦。如安閒無事者。頃之遂定。十年。樹藩解陝西督軍。君與歸漢南。部曲從者尙數千。過沔謁武侯祠。語樹藩曰。此軍人典型。爾能鞠躬盡瘁。斯可矣。吾不欲累汝。遂去。東行。浮大江至上海止。十二年一月。卒於上海。年七十五。其年三月。葬杭縣金沙港。夫人夏氏。年十八歸於君。逮事三世尊長。恭儉服事。門內無間言。時家貧。藜羹自給。以甘毳奉親。年五十。遇姑不懌。猶長跪自責。不能起。樹藩少就傅。歸必問所業。篝火課讀。比樹藩游學。始已。後君二年卒。年七十六。就金沙港塋祔焉。右樹藩所述。余識樹藩十

年。觀其言論明白駿快。未嘗妄高下人。知所述實。故就爲表如此。亦以見父子之道有得其中正者也。

清故千總楊君墓表

君諱燦。字蔭華。雲南石屏人也。其先居湖廣麻陽。明初有諱清一者。從沐黔寧入雲南。掌臨安之馬坊衞。于其西邵宦屯家焉。四傳有諱禎者。當正德中始遷石屏。又十八傳至君。當清咸豐同治閒。直杜文秀之亂。臨安屬縣多陷賊。獨石屏未下。君年少已有大志。即杖策謁總督岑毓英軍門。轉戰復臨安諸縣。以功得把總。光緒初。法蘭西寇越南。大府檄君隨軍出關。轉戰北圻臨洮間。比有功。拔千總。諒山之役。提督楊玉科戰歿于陳。而敵將孤拔亦梟。殺傷過當。方乘勝逐北。清廷遽與法蘭西講解。割越南南圻屬之。下令班師。諸將皆憤激。脫幘大噭以兵杖築地。君知不可奈何。曰。統帥以死勤事。朝廷棄其功如遺芥。久在行間。徒辱耳。即解職歸。縱覽山水。至嵩明。家焉。里居十三年。寢疾。病顧諸子曰。往者越南之役。斬將搴旗。指顧耳。以廷臣畏葸。苟與法蘭西和。吾時微末。涕泣無所控告。越南失。雲南亦困邊患。汝曹他日未知誰屬。亟自靖獻。毋爲先人地下羞。明日卒。年四十四。時光緒二十三年也。葬嵩明。配吳氏。子五。長福生。次殤。次蘭生。次瑞生。次池生。池生以嵩明籍隸軍行。民國初。任護國軍團

長。遷靖國軍旅長。累官至江西贛南鎮守使。距君之卒三十年矣。又四年。將歸。增其壙壟。以墓表屬。君以偏裨食微祿。謁府不得侍坐。燕見不得列議。而能發憤於藩屬之失。釋冑徑去。至死猶不忘疆事。其風流所漸遠矣。昔余爲騰衝李根源銘其父都司君。蓋其居邊緬甸。憤英吉利人之蠶食。常出入求障塞舊跡。後根源行視片馬。卒按以從事。卻强鄰之請。關其口而不敢謀。君之在麾下。視都司君尤微。顧所爲能如此。其後雲南將帥終成國勳。自是法蘭西不敢陵侮。蓋觀一人一家之事。足以知一方士氣。故足述也。若昔人所譏銘一隊長亦效項羽本紀者。今固未嘗絓其責也。

李君墓表

賓川李君。儒者也。晚而好佛。中夜必端坐持佛號。年至八十未嘗衰。會其家謀築室。朝將栽。君曰。無遽。待某日幷舉之。及期。則命懸佛像注視良久。舉家人抗聲誦佛號。漸如入定。遂殁。殁而頂熱如火。石屏袁嘉穀爲作家傳。以爲往生之徵。余案是事儒家亦有之。明三原王端毅之殁。閉戶作辟歷聲。視之。白氣彌曼其室。新會陳文恭之殁。頂出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儒者以爲焄蒿悽愴之氣發揚于上而爲昭明。佛家以是符驗。知上者生佛國。下者生天。余觀李君所行。皆儒家恆德也。其少時固習儒書。清光緒初。以試童子冠其曹。補縣學生。應

鄉試不中式。遂棄去爲醫。時時施藥餌。所全活甚衆。家故有中人產。及君以療疾得稱。家富矣。所居傍雞足山。盜賊常依巖險屯聚。時出剽略。君自當事。集民團。編什伍。以自衞。盜不敢近。以功得五品銜。被舉爲賓川中鄉議事會議長。始設初等男女學校。又斥貲設中區高等學校。其後賓居學校貧民工廠成德中學求實中學文化大學次第興起。皆舉家貲助成之。諸鄉里建橋梁施饘鬻及營建佛寺精舍。有所求。未嘗不諾。其好施予蓋天性也。賓川去雲南會城千餘里。君時輿轎往。與諸耆碩相集爲眞率會。會城將率長吏所萃。民國興。雲南以討。帝制有大功。車騎益鮮明矣。而君自壯時絕意仕進。自山水以外不好也。卒民國十八年十二月某日。鄉人以君有功德。祀之於社。由是觀之。其往生邪。將比于儒者王陳之事邪。君諱光炳。字燦廷。先世以糧官從黔寧王沐英入雲南。始居賓川之喜洲。祖諱機。遷賓居。考諱發元。清咸豐時遭回亂死。年九十餘。君歿之明年。其子故雲南省議會議員培炎以家傳來請表其墓。余昔在雲南識培炎。今十有二年而得君事。其舉措依儒術。而綜佛家檀施之行。念佛三昧者。其始亦禪定之一術也。君于六度縮其二。其往生佛國速成不退也。則宜。民之祀社。世間法也。歿而往生。斯出世法也。事理無相違者。故書于墓以爲表。亦以見西方之教非鄙吝嗜進者所能借爾。

賓川蘇君墓表

君諱榮字春池。其先楊氏子也。生五歲。就外傅。八歲。誦經史皆上口。出語驚人。直杜文秀之亂。比喪二親。渴葬避兵。學業中輟。乃自奮從蘇公鎭峯學。蘇公老。無子。識君明慧。以門人有子道。因傳重焉。自是署蘇氏。會楊玉科克賓川。官軍與賊相壘。市閭殘破。蘇公大亡其財。未幾卒。君素篤學。至是貧甚。乃歎曰。堯舜尙不遠人。范蠡白圭寧與人殊絕哉。遂絕意仕進。力營農工。數年。斥田數十頃。有餘。即散以周乏。里有違言。得君一言立決。中年嘗循例入國子監。然未嘗應舉也。其敕子弟學甚嚴。鷄初鳴即起。督課稍怠。楚扑未嘗弛。子長。即遣游學。以爲常。元配某氏。繼配祥雲朱氏。朱夫人少以才行稱。雖遭兵亂。縫裳視爨。未嘗愆度。天姿卓特。技能過人。君既喪耦。聞其賢。遂委禽焉。先夫人已有子化南。夫人更產蔭南及女孟蓮。撫視三子。平無偏暱。時人以爲難。其後君更老病。而夫人代任之。日督雇傭耕作。度土宜。辨種植。雖老農弗逮。體伉健。常行視田園。往復二三十里無倦。家居鹽豉瑣屑必躬親之。分敕子婦各任其職。惠於婢僕。勿使失時。以是內外秩然。舉事無乏。君以民國六年卒。春秋七十二。後三年。朱夫人亦卒。與先夫人並合葬白塔山。禮也。初君嗣蘇氏時。年長矣。晚以化南後蘇氏。而令蔭南還後楊氏。與田瓊庾蔚之所議四孤禮合。顧於王修所辨有識未有識者猶未

究。議禮之家自古如聚訟。蓋亦難言之矣。陰南以法政卒業。佐雲南自治。有勞。後歷知永善彝良縣事二十三年秋。以君及朱夫人事狀來求表其阡。余嘉君治生致饒。而不忘其素業。故詮次其事如石刻。

濬縣孫處士墓表

濬縣孫處士諱曉山。字振清。少果敢。稍長。長六尺。盼睞有威。年十六就學。縕袍蔬食不厭。漸習騎射輒工。補縣學武生。旋去爲商。爲人精明慷慨。善識發斂。兄弟分產。取其薄。所居瀕衞河。北賈天津。水行二千里。以賤易貴。輒操其盈虛。嘗曰。貨殖無他道。如兒童舉紙鳶持之牢。縱之遠耳。然每一事。處士爲之輒獲利。他人百計效放。終不逮也。從事二十年。有田三千畝。屋宇相連半街巷。旋罷去。振人之阨。雖千金無所惜。族黨藉其力得長養子孫者以十數。處事儆敏。無巨細皆就班。鄉里倚以爲重。自有大度。橫逆不校也。嘗有醉人詈於門閭戶不與辨。子弟恥之。處士曰。曲在我。詈當受之。曲在彼。何傷。其達如此。晚歲蒔花縱酒。常牽狗行里陌閒。乍見不知爲千金翁也。民國某年。年五十三卒。其孫至誠爲次行事。曰鄉里所稱。未足以盡吾祖。雖然。如范蠡不遭句踐。亦以賈人老耳。既而請表其隧。余曰。人貴有補於世。何必仕宦。濬於七國魏地也。白圭在魏。未嘗仕。自謂治生若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至今莫能易其道。若處士者。其有白圭之風者歟。至誠所述文質略具。故就爲刪略立於墓。使濬人觀焉。

黃梅胡君墓表

大江過田家鎭。屈而東行。九江當其南。黃梅當其北。方太平軍與淸軍搏。常爲兵衝。胡家洲胡氏者。黃梅望也。積而能施。獨於兵後繕完邑落。保聚其民。比再世不衰。君諱智燮。字調陽。其先有節母汪孺人者。以守志被旌。胡氏始大。自節母至君三世。祖義純。考獻庚。鄉人稱海門翁。家素饒於財。遭太平軍之難。失亡多。海門翁以諸生教授。仰事尊長。以其餘散於鄉井。民賴以殖。君之生。江上脫兵禍十年矣。妣余太孺人早卒。育於大母。以逮成立。時市里猶未復。所在藍縷。君見海門翁行事。又聞其語諸生以姚江之學。卽奮曰。人生貴質行耳。安用章句。年二十。卽起承家事。銳自匡敕。整殘釐理荒蔓事無細大。悉以身任之。邑有饑饉。無不振貸也。矜寡孀婦。無不恤也。以是繼父之績。凡四十年。家致良奧。而邑里之盛過於昔承平時。年四十一。子宗鐸與武昌倡義。家聲益尊。時海門翁尚無恙。其後宗鐸統軍萬人。近駐漢上。而君審於屈申之數。猶督諸子力耕。與鄉人耦俱云。黃梅漢時稱尋陽。晉宋閒卽其地置新蔡郡。以縣有蔡山名。格人元龜。於是乎出。桑門之傑。亦往往依是顯。或病方內無聞人。尋梁

陳卌魯悉達廣達兄弟以其父嘗守新蔡。占居其地。直侯景之亂。以新蔡等五郡自保。力田蓄穀。外禦强寇。時兵荒洊饑。京師及上游皆携老幼歸之。所全活甚衆。此與漢末田子春事何異。而廣達嘆唶善戰。卒爲陳氏忠臣。此所謂聞人者非邪。如君父子篤行任俠。與桑門固不類。比於魯氏兄弟。亦可謂得其步趨矣。若然者。固將爲一邑表儀。非光寵其宗而已。君晚自號茂林居士。題其像曰。少失恃。老無爲。蓬廬息影。非明夷。意若有恨望者。蓋其志猶有未旣者也。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卒。春秋六十有四。配某孺人。子六。長卽宗鐸。次宗周宗華宗春宗援宗益。孫五人。家學家源曉愚曉鐸家治。某年某月葬於港坳先塋之次。凡樹德於鄉者。處安平易。處殘破之後難。故揭其墓。以爲世法。

三等嘉禾章邱君墓碣

閩人之去國也絕。粵人之去國也還。還其鄉者。示不背本也。而子姓田宅分在海內外。更數歲則杭行往復視之。隨所終而歛形焉爾矣。梅縣邱君諱宏賓。自署孌亭。縣之雁洋堡大石鄉人也。父曰達堂。母朱氏。有二姊一兄一弟。六歲父歿。家貧甚。母子力作。至伐薪爲炭以自給。未幾。二姊適人。幼弟殤。益不自聊。母子或相抱飲泣。以爲常。稍長。傭于惠州。年二十。應其姑壻楊招南渡海。至爪哇。爪哇隸荷蘭三百年矣。而爲閩粵羈旅所萃地。莽平宜種植。又暑

不待御袍襦、往游者雖庸販或暴富至累鉅萬。君所處則其屬邑巴達維亞也。以自治勤慎漸起其家。出任甲必丹。甲必丹者。外人以中國僑民繁猥。分爭辨訟。眊不可理。置甲必丹爲調人。其任與漢時三老有秩相類。黠者得之。因爲橋虔。而善人亦得以行其志。君既受任。則建中華會館中華學校。以懸羣衆。初倡議時。僑人負高貲者皆謂君狂。君忍辱處之。稍久。和者漸多。所規畫竟就。南洲之有學校會館自此始。君雖在寄寓。然未嘗忘中國事。故臨時大總統孫公陸軍總長黃興。微時嘗以謀革命南行。無所藉。君傾產助之。其後黃君率義從攻廣州。賴君貲藉爲多。民國四年。大總統袁世凱謀稱制。志士多遁海外。爲荷蘭官吏所疾。君陰爲調護。得無恙。卒歸國傾帝制者。亦賴君之力云。君既以遠客得意。時時歸梅縣。斥金置永捷族學三堡公學。又佐縣立東山師範學校。遇少年貧廢書者。必饋贐焉。使究其業。凡所成就卒業于東西諸大學者三十有餘人。又于梅縣植森林。置織布場、北行至江蘇句容。畝荒蕪興蠶桑。始至時。句容歲產繭三十斤。末年至二萬斤。十七年。因會孫公葬北行。登泰山。西抵匡廬。是時河南洊饑。流民徧江淮閒。君令長男心榮以貲遺歸鄉里。其擧念不忘故國如此。十九年六月。卒于巴達維亞。年七十一。配李氏。妾徐氏廖氏。有丈夫子五。心榮卒業日本早稻田大學。向榮卒業法蘭西國立大學。孟榮卒業美利堅挨阿華大學。陶榮卒業嶺南

大學。佐榮卒業暨南學校。女子子四。孫十。初僑人在荷蘭屬地者。受其職役。不自知位望崇庳。或妄自僭儗。自比中國巡撫部院。行入叢祠。謂鬼神當避之。君素恭謹。民國初。受湖南都督譚延闓聘充顧問。其後四給等嘉禾章。晉給三等嘉禾章。于國有祿位而子姓又章章識中外事。故自處與諸妄庸異矣。以歿于海外。故心榮等葬之巴達維亞之丹容山。蓋骨肉歸復于土者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倭大創。增援若再。戰幾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軍死傷亦稱是。功雖未就。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鬥以來。未有殺敵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軍所部多廣東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廣州黃華岡之南。以爲公墓。遷而堋之。黃華岡者。清末志士倡義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與比。功足相副。昔明遺臣張煌言死難。遺言立墓岳于二公間。蓋生以毅烈相附。死以塋兆相連。其義固然。今之遷葬。非徒飾美觀。侈功伐。亦欲推其事類。以興來者。自黃華岡事訖。僅半載。武昌倡義。卒以仆清。固其氣足以震盪之。後之繼十九路軍而成大業者。其必如武昌倡義故事。以加于倭。然後前者爲不

徒死爾。蓋功大者不賞。業盛者不能以筆札稱揚。故略舉死者之事。以俟後之終之者。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餘杭章炳麟撰並書。

三原于大家房孺人墓表

吾友三原于右任。少失其母而父常遠游不歸。以是爲世母房孺人所撫。牧羊采萏。以入於學塾。以及於顯。右任之所以奉其世母者如母。及世母卒。辟踊哭泣。猶於其親也。既虞而來。曰。吾微世母。今乃爲溝中之骴矣。以恩宜斬衰。先王制禮。若弗可過也。今欲表之墓道。以揚吾世母之德。庶幾報之萬分一邪。右任乃言曰。右任自育於世母。六歲。驅跛羊至荒冢間。遇狼。得不死。世母始將以入學。數問母容貌及外家安在。世母具以告。因言汝舅已前卒。汝外祖所出者獨有汝。右任時在塾中嬉戲。世母恒數日不歡。夜歸輒自督課至三鼓。及長。中鄉試。式而大吏聞右任言革命。奏稱大逆。方赴會試開封。符已至。逃上海。得免。里中傳右任死西安菜市。請世母匿佗所。曰。同死耳。使人走會城收骨。不得。始知事解。右任播遷幾十年。民國興。始迎養至上海。三年而歸。七年。右任治兵三原。世母已老。猶夙興親汎掃浣衣炊食。不盡以役諸婦。自言吾生鄉井。不憚勞也。十年。右任去三原。謁行。見兒時澡面木盂。驚問是物故在邪。世母言是物長汝。且數歲至今不敗。人當以艱貞赴事。如此盂矣。數歲歿于家。則民

國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世母所以顧復右任者如此。右任少不得知母形狀。事世母。禍又幾及之。中間奉甘旨者無幾。歿又不得視含襚。欲爲三年。猶豫。故以表請。按晉鄧攸活其弟之子綏。攸無嗣。綏爲之喪三年。其事特異。故不以經禮限。今房孺人自有子。則右任不得依綏事。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抑喪紀以衰麻爲文。而哀毀其質也。右任之哀。已效其情矣。而其保抱誨馴之迹。不可以不書。孺人涇陽人。年十七。歸右任世父漢卿。子曰某。歿年七十。合葬某也。

張母杭太夫人墓表

銅山張振漢師長喪其太夫人七年而祔於雲龍山之阡。來求樹表。按太夫人姓杭氏。考曰孝先。世爲銅山望族。妣楊。年十九歸張公。諱政平。二十六而寡。五十七而歿。歿時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也。初來歸時。張公前室孟太夫人有兩男。延英延正。皆初齔。撫之如己子。後乃得振漢。事舅姑以孝聞。處娣姒間尤孫順。諸娣相謫。即微辭講解。或輕褻以非理陵己。即躬躬遜避如畏狀。久之各追悔。相敬愛如初。張公歿時。太夫人年少。所產振漢財三歲。痛無恃。以頭觸棺流血。水米不入口累日。舅姑敦諭始解。數年。羣從子弟益多。與夫兄弟分財。轉益貧匱。然每得一異味。必以饋舅姑。而已常食半菽。姑有疾。晝夜侍湯藥。臥不著席者旬有數

日。及居喪。哀毀骨立。與喪夫時等。然頗好施舍。清光緒三十二年。淮南北大饑。孛殣彌道。則節食解衣服簪珥以貸餓人。已或竟日一餐。無慍色。曰吾家固貧。猶不如某某甚。吾餘一黍。即以一黍啗人。可以善小而不爲邪。蓋太夫人食貧三十年。至中華民國八年。振漢任邊防軍軍職。始迎養致京師。其後七年而歿矣。大氏婦人善事尊長與字育前室之子易。善處儕輩難。有具前者二德。而冢介諸婦不相怡者矣。未有善處冢介之際而不能俛仰事畜者也。貧而務施。簞食銷粥。難於兼困。而有力者顧靳固之。獨貧者往往布其赤心。如太夫人者。可謂兼之矣。振漢又曰。吾始入小學時。吾母舂揄紡績至夜半不舍。以奉學費。其後自江北隨營學校轉入京師陸軍講武堂。限促過銅山不及歸省。質明登車。吾母已先在。蓋丙夜疾走二十里至此。語頃。車輪動。過二里。所猶見吾母雪涕竚望。至今思之有餘痛。烏呼。人子力養時短。後可以酬其親者獨片石而已。亦賴其親行義足述。言則不虛。非是不殆於媿辭乎哉。抑余聞銅山故彭城也。姜伯淮徐仲車之行。令人追慕無已。今不可得見。其餘風顧猶被於婦人。余爲是表。非徒舉太夫人之懿聞醇德以尉其子以匡飭其後嗣。亦以觀示彭城之化也。

賓川趙孺人墓表

賓川趙孺人者。以其夫就壻于趙而爲之後。故夫婦皆稱趙氏。夫曰廩膳生錫疇。本同縣舊家張氏也。初孺人父曰池當清同治中以都司督兵討杜文秀。攻漾濞。創念同姓無期功親。遺命館甥以承宗事。卒時孺人始六歲衰麻哭泣如成人。鄉黨稱之。稍長操薪水。勤女紅。言動如禮。年十三。以居室湫隘請于母而新之。十六。張君來就壻謁趙氏廟。受重焉。自是孺人常主家事。仰事俯畜以一身任之。而張君常遠游學。得資則歸以廣其園亭。後十六年。張君卒于大姚。孺人聞訃。撫其子光燾曰。爾父不幸。我何用生。爲顧念母衰老。爾同產未能自立。遺事悉委我。我能棄之去邪。既葬。益撙節自勵。于是上奉甘脆。下畢婚嫁。旁理逋負。十有五年而喪其君姑。又四年喪其母。哀慟欒棘。以至于終。初光燾以諸生從蔡公鍔出師討袁氏僭制。轉戰瀘敘間。逾年。雲南四川有違言。雲南軍不利。光燾以故留滯蜀西。而孺人以不勝喪卒矣。時民國八年八月也。年五十三。凡舉丈夫子一。即光燾。女子子三。長適楊。次適熊。次適朱。光燾以母歿不得親含飯。懼終身爲負。十八年冬。錄狀來求表其墓。禮未有異姓爲後者。自魏田瓊王朗始爲四孤之論。唐律遺棄小兒被收養者即從其姓。明集禮始定子爲養母斬衰三年。特未有以壻爲嗣者。鄧子賈充立外孫爲後。皆不應經法。顧方言稱南楚瀑洭之間謂婦妣曰母姼。婦考曰父姼。與所生同呼。末俗漸漬久矣。不足論。而孺人之喪其君姑。

固有禮也。其養親也能不匱也。其誨子也能有造也。于是删取其略。以表于墓。

太炎文錄續編卷五下

章氏叢書三編

前長江巡閱使譚君墓誌銘

君諱人鳳。自號石屏。湖南新化人也。少病喘。病作。即夢游天際。失足踢地。已乃大汗。病有瘳。如是者數矣。稍長能文。不屑意生產。嘗以事赴訟。爲吏所侮。發憤欲摧折之。値義和團亂。淸主跳西安。言光復者始起。君聞之曰。鉏去非類。斯吾志也。始設福田鄉學。漸就縣治設小學。招學子俊悍者教之。欲以集事。後知其道迂。改與會黨耆帥游。數作小册散之。自寶慶達辰沅常德。和者甚衆。隆回耆帥劉綱領以數百人來屬。皆伉健有精采。君分遣赴永郴桂陽。北及衡山。皆樂聽命。自是會黨言光復者。辯於湖南矣。始善化黃興居會城。謀光復。未嘗識君。所部多學子。及是。漸與君并力。勢寖尋及江西。其隨營學兵皆附焉。已又率兩部入廣西。亦隨營學。廣西故多洪楊舊部。聞有言種族革命者。皆距躍樂爲用。故嶺左右耆帥秀民多宗君。嘗沿江下上海。到旅舍。失篋中銀幣二千版。方搏髀詈罵。須臾竊者自歸。其德信及人如此。後任新化駐省中學堂監督。適寶慶部衆起麻塘。不利。吏名捕甚亟。皆奔就君舍。事洩。乃東渡日本避之。時黃興先在。君因是入同盟會。識香山孫公。同盟會得君以爲重。部衆復起

瀏陽醴陵間。亦不利。君風操骨骾。好任俠。不甚喜海外學人。尤厭清談。與孫黃好尚異。獨重桃源宋教仁。以爲儁才。自同盟會起。聲氣甚盛。清廷懼。要日本政府禁勒孫黃。相次走交趾。其後拔鎮南關。襲河口。君皆奔赴。欲與規畫。不能得要領。往來極南島陸間。凡二歲。無所就。返至日本。孫武自湖北。焦達峯自湖南。張百祥自四川。皆來會。聞孫公設南部同盟會。專力廣東。經略不遠。皆不悅。以君楚士。欲與規長江上游。君與興力解之。卒不應。歸相延設共進會。與孫公分。其後君與教仁亦分。設中部同盟會云。會丹徒趙聲以標統處廣州。趙聲者。軍中言光復有顯名者也。君濳往爲計事。事覺。聲亡抵香港。居一歲。所與興謀集敢死士發難廣州。以新軍防營應之。事即成。興率一軍入廣西。聲率一軍入江西。以湖南屬君。議既定。君潛入長沙。部署稍就。復赴香港。興遽起。襲兩廣督部。敗走。諸興聲所爲。廣東人胡漢民及弟衍鸞輒撓之。以至於敗。聲發病死。君始知廣東人不足與。北歸到夏口。遇焦達峯及子二式。中部同盟會始成。初武達峯及胡瑛蔣翊武第八鎮所隸蔡濟民吳醒漢等。皆有部曲。聚於武昌。不相攝。君年長。能斷大事。修髯精悍。行止有威重。聲亢閬如急弦。諸豪傑皆嚴憚君。君辯走諸部。調之。得相應。復下說九江江寧諸軍。令奉約束。於是有武昌倡義之事。事起。孫黃在海外。皆出不意。君方以病臥上海。亟抵武昌。達峯亦定長沙。君親往湖南。鎮撫湖南將吏

有異言。達峯死。君憤甚。遽返武昌。是時黃興來守漢陽。漢陽陷。興與都督黎公謀東行。且移軍械九江。君詰興曰。公不留武昌待援。將何之。興謬曰。僕赴廣東。以機關銃來禦寇耳。君曰。廣東水陸軍。李準龍濟光主之。安得機關銃與公。無已。則往上海。謀速取江寧爲根本。軍械當以其半授我。興曰。持械安往。君曰。持以守岳州。興笑曰。人皆向外走。公獨向內走耶。君怒罵興曰。洪楊之役。武昌嘗三陷三復。非湖南誰爲援者。今江寧成都皆未下。湖北失。不守岳州。湖南相繼失。兩廣雲貴亦不支。九江尙足恃乎。公往廣東。且爲虜矣。興卒去。黎公亦趣葛店。以君爲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當是時。微君武昌幾殆。事稍定。黎公返。君亦以議和代表東下矣。民國元年。任川粵漢鐵路督辦。已又任長江巡閱使。予陸軍上將銜。明年。宋教仁被殺。江蘇安徽江西廣東湖南皆起兵討袁氏。旋悉敗退。君里居。吏蹤迹至君家。君已去。初。清安徽巡撫朱家寶。雲南人也。武昌兵起。下汎清吏皆慴伏。獨家寶拒命。雲南繫其家屬。君馳書釋之。故家寶德君。及是。家寶爲言於袁世凱。令吏士緩追。君得逸去。復走日本。時孫公黃興及諸失兵都督皆在。孫公厚怒興獨自矜伐。置中華革命黨。以擯異己。同亡者皆大恨興。走美洲。君數諫孫公。無所向背。故孫公不甚惡君。世凱敗。得歸。六年。張勳以故清主復辟。君聞不勝憤。上氣幾死。而孫公就廣州建軍政府。君以人材乏寡。方鎭又素驕。事不易

就。亦不與其議。寄居上海。督諸孫讀書。時應人亟。亦他往。率不過二三月歸。九年四月卒於正寢。年六十一。子男四。長德甲。次即二式。二式以七年死難安化。次德揖。次德遺。君歿一月生孫五人。君素剛。民黨獨君最長老。在武昌功尤高。自黎公及興。教仁名位已顯。君面數其過。皆唫默不敢校。晚節諸義故多廢死。移樞西南。莫有知君功者。君憤世亦益甚。時或謂君過。然以君剛果成就。而世莫用其策。捐忘舊勳。以兵多寡爲雌雄。君之發憤。宜有不能已者。撫循將校。不如黃興。然信於人民。過之。若夫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君始嘗斥余狂。余亦以君泰戇。其後更相下。復辟之變。余自廣東走滇蜀間。遺弱婦稚子。屏處上海。知友或不相聞。君時時來問燥溼。既歸。宅舍相去財百步。常相過。道公私事。語尤傾摯。雖稚子亦知君可親也。君未歿時。余適病黃疸。孝入視。歎曰。君不當先我死。我平生事君。職當敍次之。余曰。以年。君宜先。精力吾不逮君遠甚。然今病黃未死也。未七日。君病遽作。又十日而君歿矣。君死。吾懼不得久長。亟承君志而誌其墓。以交深。故言不文。銘曰。

江漢之興。鬱何壘壘。收合遺燼。非德孰綏。大哉元功。赫若雲雷。既繕以貞。無有曲隈。愷易字人。又如柔韋。體備坤乾。龍德而摧。黃河有涸。昆侖或隤。衆雌無雄。直道其衰。

清故騰越鎮中營千總李君墓誌銘

騰越李氏。先爲山東益都人。明初有裕本者。從沐英定雲南。襲騰衝衞千戶。十世至鍾英。以都指揮僉事從永歷帝奔緬甸。歸老曲石。故子孫爲騰越人。君諱大茂。字蔚然。年十二。通五經。十四。以鄉兵從都司龍玉珠。最得六品軍功。方清同治之季。洎光緒初。回部俶擾。雲南數用兵。君在軍十餘年。轉戰積功至藍翎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旣生長邊地。出入荒徼。習其阨塞形勢。嘗從副將李珍國册封緬甸。及緬甸入英吉利。將畫界。而大馬漢龍兩關湮沒不可得故址。君從百餘人。深入岨險。按得其地。又多得木邦孟密南坎遮蘭諸地要領。與其素屬行省之迹。左證甚衆。奉圖上總督王文韶。請力爭。文韶不能用。初補騰越鎮中營把總。少遷至千總。管帶騰越鎮右營操兵。光緒末。以裁缺歸。君世爲將家。而在軍中。未嘗一日廢學。尤好漢書及陸敬輿李伯紀諸家言。治軍簡易。而人不敢犯。雖居偏校。一方重之如上將。平生好賓客。急患難。晚歲解官。丁清政不綱。遣子根源入日本士官學校。得業歸。主雲南講武堂。根源始謀舉大事。而昆明楊振鴻亦欲興師騰越永昌間。事敗。名捕振鴻甚亟。君匿之。間關走緬甸。益感激。雲南倡義自此始。當是時。清政益紊。鄰國責言亦益亟。會英吉利欲通片馬。片馬圖無名。大吏莫知。根源擔笠爲負販者。出徼外。蹤迹之。知其地隸等梗土司。故明茶

山長官司地也。事既上。英吉利人弗敢言。根源所以知地形險易者。由君教也。清宣統三年秋八月。武昌兵起。張文光以兵應於騰越。根源以兵應於昆明。而永歷之辱始雪。袁世凱得政。君又憂之。逾二年。根源及弟根澐以討袁氏敗竄日本。又二年。袁世凱稱帝。根源等謀所以撥亂者頃之。雲南兵起。十省翕應。民國再建。而君於是死矣。民國六年正月十五日。葬於城西大佛寺山之原。乃爲之銘曰。

維初洪武。遣師坤維。亨滅暴强。永歷失緒。從官羣帥。負羈以亡。世保塞上。便習地形。治戎有光。大夏再復。發夷帝制。師起邊方。千秋萬歲。毋忘祖武。守此典常。

前總統府高等顧問汪君墓誌銘

項城袁公既尸大總統四年。與羣下議帝號。始有籌安會。吏民矍牾。佞辭百端。府高等顧問元和汪君移籌安會稱七不可。方屬稿。以示諸子。諸子皆跽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雖然。恐不免虎口。君不應。明日復問。曰已發矣。雖死市曹吾分也。書出。袁公以君辭直不能罪。而朝野始知有大法。其冬。雲南兵起。以討僞主爲名。明年夏。袁公以慚忿終。君亦竟無恙。君諱鳳瀛。字荃臺。清光緒初。從定海黃先生學。通羣經大義。以選拔貢國子監。得州判。入粟得中書舍人。從仲兄侍讀君使日本。還客湖北。光緒末。八國聯軍入宛平。東南戒嚴。總督張之

洞聞君達治體。召置莫府。之洞臥起無幾式。午夜或有所召命。雖監司必攝衣奔赴之。而君於參佐尤親。治奏牘。論文史。幾無寐時。當是時。督府權重。參佐任事者或俾睨諸大吏。君顧敕慎。不以驕人也。以知府累署漢陽武昌事。眞知常德府。最後知長沙府。直歲饑。民羣起略米。巡撫以下皆被譴。君亦得降級留任。會遭父憂。因去官。逾二年。清亡。君外和而內畺正。解官時年幾六十矣。諸子或已顯名及仕宦。里居優養。殊不欲役王事。而袁公以高材召之。細事未嘗有所建白。竟以沮帝制。義聲動天下。至民國十四年冬一月乃終。配張夫人前卒。側室蔡。子榮寶。駐日本公使。樂寶。前大理院書記官。東寶。桐鄉縣知事。楚寶。楨寶。椿寶。松寶。相寶。女子子二。長適義寧陳衡恪。前卒。次適南陵何元瀚。是年三月。葬於吳縣西鄉陸墓山之麓。炳麟與君先後直總統府。充顧問。帝制議起。炳麟方以牾被囚。得無罥絓。聞君移書。心義之。然未嘗一識君。少嘗與榮寶游。而東寶又吾弟子也。故知君事稍詳。以爲無道如矢。史魚之直也。乳雞搏狸。仇牧之勇也。卷懷以去。蘧瑗之卓也。其大節宜在民國史。而君未嘗自伐。懼歲久湮沒。故次其事。書於幽宮。且爲銘曰。

有曲如鉤兮。侯印亦褫。有直如弦兮。卒爲元者。覽天綱之紘覆兮。豈寥廓而無知。要離墓兮伯鸞塋。君參茲兮吳之師。

故駐日本公使汪君墓誌銘

君諱榮寶。字袞甫。江蘇元和人。清末省元和入吳。故爲吳人。考諱鳳瀛。清長沙府知府。入民國充總統府顧問。妣張太夫人。昆弟八人。君其適長也。生時太夫人夢人授以珊瑚翦刀。故小字夢珊云。九歲畢羣經。十六從大儒定海黃先生游。研精故訓。爲文夷猶清典。自以上嗣陸機。視江鮑蔑如也。弱冠。選元和縣拔貢生。踰年。朝考。除七品小京官。籤分兵部。八國聯軍入京師。君年二十三矣。始有濟物志。赴南洋公學爲師範生。旋游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治東西洋歷史。旁逮政法。於是清政不綱。主革命及君主立憲者。坌起相競。而皆不爲清廷所喜。多亡命日本。會日本與俄羅斯有違言。主革命者。陰部署國民義勇軍。有所規畫。君與焉。事既不就。謠諑達京輔。復返官兵部。累遷民政部參議。充資政院議員。清末憲法。君屬草爲多。是時遊學日本歸者。除調甚驟。朝野多異言。而君束修自敕。實未嘗以奔走獲也。宣統初。革命黨人謀殺監國載灃。捕得將置極刑。君陰左右之。得毋死。民國元年。復被舉臨時參議院議員。時南北假合。所在薛暴。大總統袁公欲以力蹂定之。君知有變。乞外任。三年。出充駐比利時公使。兼考察憲法。遠西戰起。從比利時政府遷法蘭西。密疏列國從衡情勢以聞。袁公欲就帝制。召君將屬以法制。且問物論異同。君遽應曰。願公爲華盛頓。不願

公爲拏坡侖也。袁公大沮。時長沙君亦上書駁吳帝制。袁公知君父子終不爲用。即遣還。七年。徙駐瑞士公使。十一年。徙駐日本公使。自民國興。邦交獨日本最劇。君故學於日本。識其士大夫。奉使十年。悉得其陰謀牙蘖。二十年春。東三省難將作。君上書告變。外交部以爲妄。君請遣使赴東京覈實。使者歸而吉林萬寶山事起。韓人暴變。部令君行視。君親歷撫諭。盡得其實。方具草陳覆。遽罷君歸。未一月。日本兵陷瀋陽。君時在北平。主者聞變。倉黃招君議。君力言宜戰。斥遷延避寇爲非計。不省。君憤甚。自是不復論國家事。君平生遇人坦易。粥粥似無能者。及遇變。鉤校敵情。動應機括。而兩爲當事所拒。聞故四川督軍陳宧言。今日之敗。坐樞府非其人。誠得中材主之。折衝尊俎。但任袁甫有餘矣。宧智謀士也。其重君如此。二十二年七月。卒于北平。配黃夫人。子子延熙。駐義大利代辦公使。出爲君從兄後。次楙熙。次孝熙。次績熙。次重熙。女子子二。長適中山鄭氏。君天性孝友。先後遭張太夫人及長沙君憂。皆哀毀骨立。幾不勝喪。既善文辭。雖公私繁攘。未嘗廢筆札。尤好楊子法言。以爲漢儒冠冕。少即爲之疏證。後凡數易稿。及寫定。距君卒十八日耳。以君文章之美。而又諦審國交形勢。蓋陸太中鄧伯苗之儔。惜乎所遭非其時也。孔子云。宗族稱孝。使不辱命。文之以禮樂。如君庶幾近之歟。二十三年二月。葬於吳陸墓山。延熙等奉狀求爲銘。余識君在少壯時。後在北都數

相見。論文學甚相中。君弟東又從余學。曩長沙君之歿。余爲銘之。今老矣。而又銘君。非以爲故舊私。以君父子之行誠有不可諼者也。銘曰

噫乎袞甫。外彪中堅。珥筆從事。何其敬耆。大號渙矣。不拔其鱗。專對之選。行遠以文。伏寇西闞。窺我廣員。制變在速。驅以救焚。何聽之藐藐。而言猶諄諄。退反初服。理其舊聞。餘感未絕。龍性匪馴。噫其學也子雲。其行也子雲。何足以云。

黃季剛墓誌銘

季剛諱侃。湖北蘄春人也。余違難居東。而季剛始從余學。年逾冠耳。所爲文辭已淵懿異凡俗。因授以小學經說。時亦賦詩相倡和。出入四年。而武昌倡義。其後季剛教於京兆武昌南都諸大學。凡二十年。弟子至四五傳。余之學不能進以翻。而季剛芳穎駿發。所得視曩時倍蓰。竟以此終。世多知季剛之學。其志行世莫得聞也。黃氏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徙蘄春至季剛如千世。考諱雲鵠。清四川鹽茶道。署按察使事。以學行著。所生母周。季剛生十三歲而孤。蘄春俗輕庶孽。幾不逮學。故少時讀書艱苦。其銳敏勤學亦絕人。既冠。東游學日本。慨然有光復諸夏之志。嘗歸集孝義會於蘄春。就深山廢社說種族大義。及中國危急狀。聽者累千人。環蘄春八縣皆嚮之。衆至數萬。稱曰黃十公子。清宣統三年。武昌倡義。季剛與善化黃興

廣濟居正往視。皆曰兵力薄。不足支北軍。乃返蘄春集義故謀牽制。得三千人。未成軍。爲降將某所襲。亡去之九江。未幾。清亡。季剛自度不能與時俗諧。不肯求仕宦。嘗一爲直隸都督趙秉鈞所迫。强出任秘書長。非其好也。秉鈞死。始專以教授自靖。民國四年秋。儀徵劉師培以籌安會招學者稱說帝制。季剛雅與師培善。陽應之。語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諸學士皆隨之退。是時微季剛。衆幾不得脫。初季剛自始冠已深自負。及壯。學成。好酒。一飲至斗所。俾倪調笑。行止不甚就繩墨。然事親孝。喪生母哀毀幾絕。奉慈母田如母。嘗在京兆召賓友會食。北方重蟹羹。庖人奉羹前。季剛自垣一方問母得蟹羹不。母無以應。即召庖人痛訶譴之。世以比茅容阮籍云。性雖傲異。其爲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即眙視不與言。又絕類法度士。自師培附帝制。遂與絕。然重其說經有法。師培疾亟。又往執摯稱弟子。始與象山陳漢章同充教授。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後又善遇焉。世多怪季剛者。克其能下人。又如是。爲學務精習。誦四史及羣經義疏皆十餘周。有所得。輒箋識其端。朱墨重沓。或塗劉至不可識。有餘財。必以購書。或倉猝不能具書簏。即舉置革笥中。或委積川席皆滿。得書。必字字讀之。未嘗跳脫。尤精治古韻。始從余問。後自爲家法。然不肯輕著書。余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

五十當著紙筆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獨三禮通論聲類目已寫定。他皆淩亂。不及第次。豈天不欲存其學耶。於是知良道之不可隱也。配王繼娶黃子男八。念華念楚前卒。念田念祥念慈念勤念寧念平。女子子二。長適潘季剛。以二十四年十月八日殁於南都。以十一月返葬蘄春。銘曰。

微回也無以胥附。微由也無以禦侮。繄上聖猶恃其人兮。況余之瘣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竟絕命於中身。見險徵而舉翮兮。幸猶免於逋播之民。

黃晦聞墓誌銘

晦聞諱節。廣東順德人。弱冠事同縣簡先生朝亮。簡先生者。與康有爲同師。而學不務恢怪。尤清峻寡交游。事之數歲。通貫大體。冠其儕。歸獨居佛寺讀書又十年。學既就。直清廷失政。羣仳用事。遂走上海。與同學鄧實等集國學保存會。蒐明清間禁書數十種。作國粹學報以辨夷夏之義。時炳麟方出繫。東避地日本。作民報與相應。士大夫傾心光復自此始。簡先生聞二生抗言以爲狂。頗風止焉。而二生持論如故。清兩江總督端方知不可奈何。欲以賂傾之。不能得。香山孫公主中國同盟會。聞晦聞賢。以書招之。亦不就。及民國興。諸危言士大氐致通顯。晦聞獨寂寂無所附。其介特蓋天性也。始自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歷京師大學文史

教授。凡在北平十七年。中間嘗出任廣東教育廳長通志舘長。歲餘即解去。其爲學無所不窺。而歸之修已自植。然尤好詩。時託意歌詠。亦往往以授弟子。以爲小家琦說。際亂而起。與之辨則致訩訟。終不可止。詩者在情性之際。學者浸潤其辭。足以自得。雖好異者。不能奪也。其風旨大氐近白沙而自爲詩激卬厲峻過之。自漢魏樂府及魏三祖陳王阮籍謝靈運朓鮑照詩。皆爲箋釋。最後好崑山顧氏詩。蓋以自擬云。晦聞始因京師大學校長蔡元培招充教授。然論議與元培不相中。其後覩學制日頹。與人言輒憤吒。久之。民國二十二年。簡先生歿。晦聞哭盡哀。自是始病。二十四年一月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二。先卒時人爲刻其蒹葭樓詩二卷。然諸涉風刺者。亦略刪之矣。子男二。大星大辰。女子子三。以其年七月葬於白雲山之阡。以狀屬爲銘。余之辭不足以增飾晦聞。雖然。使晦聞而用民國之政。必不偸薄以逮今日無疑也。乃爲銘曰。

其言足與。不列勳籍。其猷足容。又何詻詻。蓋剛棱其中而守以淡泊。彼禍之父兮。孰知吾之精白。古所謂天民者。其斯人之徒歟。其斯人之徒歟。

清故龍安府學教授廖君墓誌銘

君諱平。并研廖氏。海內所知爲廖季平先生者也。余始聞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孔子

改制考。議論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義者。後稍得其書。頗不應。民國初。君以事入京師。與余對語者再。言甚平實。未嘗及怪迂也。後其徒稍稍傳君說。又絕與常論異。君之學凡六變。其後三變。雜取梵書及醫經形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其第三變最可觀。以爲周禮王制。大小異治。而康氏所受於君者。特其第二變也。職方氏大表中國疆域。面相距爲萬里。君以清世版圖外及蒙古伊犂南北。財距六千里。故推周禮以爲治地球之書。豈未考古今尺度有異耶。語曰。聖人不考時變是守。自周官之行。逮春秋末。閱歲已五六百。中更覇制。朝章不能無變異。春秋所記地。望南不暨洞庭。西不及蜀。雖聖人惡能張大之。謂春秋無太平制。足以破董何。其大小何足言。王制者。特後儒摭拾殘缺所爲。愈不可爲典要。其言東不盡東海。地反陜於春秋。海嘆盡棄。小亦不得矣。顧君或未之思也。君之言絕恢怪者。以六經皆孔子所作。雖文字亦孔字造之。與舊記尤相左。人亦不敢信。初。君受學湘潭王翁。其後說漸異。王翁頗非之。清大學士南皮張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統說周禮。之洞遺書。以爲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而有爲之徒見君前後異論。謂君受之洞賄。著書自駁。此豈足以汙君者哉。君學有根柢。於古近經說無不窺。非若康氏之剽竊者。應物端和。未嘗有倨容。又非若康氏自擬玄聖居之不疑者也。顧其智慮過銳。流於譎奇。以是與樸學異趣。康氏無儒行。其後數傳。言益亂

俗。而君持論以教孝爲立國根本事。毋先意承志。如恐弗勝。乃不爲末學狂穉者所借。亦可以知君雅素矣。君著書一百二十一種。年八十二而卒。則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也。淸時嘗成進士。以知縣用改教職。受五品封。配李宜人。有丈夫子八。女子子五。其年九月。葬榮縣陳家山之陽。逾二歲。其孫宗澤以狀來曰。先生持論與大父不同。無阿私之嫌。願銘其幽。余聞莊生有言。聖人之所以駴世。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次及賢人君子亦遞如是。余學不敢方君子。君之言殆超神人過之矣。安能以片辭褒述哉。以君學不純儒。而行依乎儒者。說經又兼古今。世人猥以君與康氏並論。故爲辨其妄云。銘曰。

斯也燔經。不可以罪孫卿。慮也刼后。不可以誣高密之叟。廖君之言多揚詡。末流敗俗君不與。

棲霞寺印楞禪師塔銘

印楞禪師者。余所與游于方外者也。而甚達方內事。語默之際。人莫得而窺矣。當淸光緒末。海宇多故。士皆瞋目扼腕。道執政無狀。雖宴游未嘗衰。而上海舟輿之會爲尤劇。是時禪師自上江來。以繒事識諸名士。論議往往及時政。皆中癥結。諸名士甏鋊眙不知其所從來。良久乃知爲金山江天寺僧也。余時粗涉釋典。且好事。以是得與禪師游。頃之。余以駁康有爲

書貶絕清室。與鄒容同下獄。禪師百方爲營解。卒不得。又八歲。武昌倡議。余自日本歸。舍吳淞都督李燮和所。禪師來。知其嘗爲燮和饋餉。顧時方重刻日本宏教書院佛藏。又綜時事。秉關道俗。未嘗得休舍。民國興。佛藏就。諸與游者皆驟貴顯。則禪師廓然歸矣。方義軍攻江寧時。金山當兵衝。材官武騎駱驛止舍。寺僧慁賓甚。禪師力與諸將帥言。請禁樵牧。事得已。民國三年。復充江天寺首座。明年。閉關徧覽十二部經。凡三歲。出則登匡廬。陟黃山。還至攝山棲霞寺止焉。自禪師返金山。與諸聞人闊絕。尤厭新起持政柄者。顧嘗一二過余舍。啜菽飲荈。終日言未嘗及方內事。其肌體亦日肥。蓋自是于世灑如云。棲霞寺者。建于齊梁間。即明僧紹隱處也。清咸豐時。與太平軍戰。殿堂精舍一時然除。禪師喟然欲修復之。寺主法意乃推禪師住持其地。度材商功。模略始定。而禪師滅矣。時民國十年七月也。昔韓退之于澄觀。尹師魯歐陽永叔於祕演。皆歎其才足周用。當世不能任以事。以窮老終。如禪師者。蓋嘗小試之矣。而又不足以盡其器。凡學佛者自以其法爲根本。卉然出與人事接。雖爲國師元耆儒林之宗。則其塵垢秕穅者也。禪師何曹焉。禪師姓黃氏。常熟人也。年二十。于清涼寺出家。受具于江天寺顯諦法師。字曰宗仰。自署烏目山僧。滅時年五十七。僧臘三十八矣。既滅八年。其弟子惟德繕完殿堂。卒就師志。且以塔銘請。乃爲之銘曰。

彼世如蠅。菌黄腐蒸。公逃于僧。朱張不恆。見龍在塍。戎狄之膺。漢道既升。歸而擔簦。凄然如冰。烏呼禪師。斯所以爲如來乘歟。

二等寶光大綬嘉禾章兼三等文虎章哈同君墓誌銘

君姓哈同氏。諱歐司愛。故猶太人。而隸英吉利籍者也。遠西署刺先名後氏族。故君父曰亞倫哈同。君曰歐司愛哈同云。君生於土耳其倍克特城。五歲遷印度孟買。其年遭父憂。遺孤六人。貧不能自振者數矣。稍長。以習猶太教典養母。年二十。遭母憂。明年東游至香港。又明年至上海。時清同治十二年也。服賈周慎。其主甚重愛之。稍與謀廢居事。而君撙節服食。雖銖兩不妄費。十有六年。竟以商起其家。始任法蘭西租界工部局董事。又十年。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清宣統三年八月。武昌倡義。其九月。安化李燮和以義從百餘人攻江南製造局。下之。巡防軍三千皆來會。需餉數萬。燮和卒愕無以應。君聞。立貸銀幣三萬版。餉始得給。是時君年六十。家貲甚盛。于遠西諸商東來者稱冠冕矣。顧事急。諸商皆顧望莫肯爲助。獨君能任之。後二年。故清兩廣總督岑春煊與民黨結大總統不怡。春煊急求走海外。道多狙者。亦賴君屏護以免于難。君有聲民國。自此二事始。初君娶于福建羅氏。清末嘗就上海靜安寺路闢地二百餘畝爲園。臺池移樹。爲海濱園林最。以羅夫人名儷蕤。合君名署曰愛儷。

當上海舉義時。君外應賓旅。內斥貲二十萬以刻佛藏。因即其園立華嚴大學。教諸釋子。民國四年。又就其園立倉聖明智大學及附屬中學高等小學。五年。又立廣倉學會。皆祀黃帝左史倉頡焉。尊六書也。君本猶太產。處中國久。漸其禮俗。故諸以國學見者。悉敬禮如師友。旣以倉頡名校。又數延賢士大夫行投壺及鄉飲酒鄉射禮。其戚屬昏嫁者。又爲行冠笄昏禮。入其室者。幾忘爲異域人也。性儉。雖累貲鉅萬。自奉不過中人。唯羅夫人亦未嘗御文綺。治第雖嚴博。然不欲陳珍玩也。獨周窮乏。恤災害。未嘗少吝。每遠近有大侵。無不立振澹者。先後所斥銀幣無慮三百萬。政府義之。初予四等嘉禾章。累進二等寶光大綬嘉禾章。又以嘗佐光復功。予三等文虎章。然君未嘗敢佩。曰名器至重。敢褻用之乎。其約敕又如此。二十年六月。卒于上海。年八十。逾月。卽其園葬焉。歛用猶太禮。不忘本也。作主用夏禮。衰麻哭泣如之。從所居也。余自武昌倡義之歲。歸自日本。假館舍于君。自是二十年。數從燕飲。如平生歡。旣多君義。又于君故舊也。宜爲之銘。銘曰。

玄黃之交。義兵釘釁。饋饟惟鐐。不施其勞。食以瓦缶。飲不重酎。飢溺是疚。不屯其有。教思不同。涉海而東。大弘儒風。不滯其宗。烏呼若人。吾黨之賓萌耶。大蒙之淸英耶。

李希白墓誌銘

希白姓李氏。諱學詩。雲南騰衝人。騰衝故淸時騰越廳也。先世嘗隸晉王李定國麾下。及淸世。雄長西徼。代爲軍官。考恩澍。商于緬甸。故希白少時數往來雲南緬甸間。年十九。補騰越廳學附生。三赴鄕試。不中式。三十三。以楊振鴻介入中國同盟會。三十六。就學雲南講武堂。明年。發騰越鎭。充西防第五營右哨哨官。三十八。武昌倡義。希白應之。與張文光復騰越。任第二路統領。下永昌。出順寧。雲州。緬寧。版署順寧府知府。補順雲協副將。兼統領順雲各軍。民國元年。希白年三十九矣。時西藏事起。以維西協副將任援藏軍先鋒隊支隊長。攻克鹽井。巴塘。裏塘。兵抵察雅。明年。師還。補陸軍步兵上校。予三等嘉禾章。頃之。維西協廢。被任察勘滇緬界務專員。四十三。以上校充雲南督軍署參謀。四十六。從族弟根源至番禺。明年。主文昌淸瀾港稅廠。四十九。以前功補陸軍少將。予二等文虎章。自是常居吳下。五十七歲。十一月十七日病卒。時民國十九年也。希白本將家。而習儒術。爲諸生時。攻苦更數師。以是善吟詠。騰越緬甸間多明永歷帝蒙塵遺跡。又以先世有扈蹕勞。作磨盤石竇妃墓諸詩以寓意。竇妃者。永歷帝妃也。葬騰越西南疊水河。是時始有匡復之志矣。及入中國同盟會。壹意攘斥。卒有所成。就職事至知府副將。散秩至少將。不可謂不遇。負才倜儻。不欲以一試自畢。比征西藏。師數克捷。滇緬間又素所涉歷。勘界爲得其任。是數者足以發舒。而功皆不終。斯

其志之未就者也。希白以勘界觸瘴。自爾十餘歲數患瘧。體衰矣。其平生游宦征戰事狀一著之詩。有羅生山館詩文六卷。居吳下又有治平吟草四卷。始時氣甚豪。所序徼外山川風物險譎奇麗。爲稱其意。晚居吳。數與文士遊。閒頗持誦佛號。其詩亦恬穆。時有感槩。然未嘗以失職爲恨。其素養亦有過人者。希白邊將才也。善任之。或爲一方宣力銘功山崖。不然。久處邊塞。詩亦當益奇拔。冀上追唐世高岑步武。而今遽止于此。斯亦命也。配藺夫人。先五歲歿。子男五。長肇華。次肇蔭。皆前卒。次肇薰。肇蕚。肇蕃。女肇英。明年某月某日葬吳縣小王山。希白存時。余嘗爲序其治平吟草。臨歿又言當得余誌其墓。故論其事如此。希白復有天南隨筆四卷。滇緬邊界記四卷。圖一卷。今未見。故不能詳云。銘曰。

長駕之材。何馭之短。利器在躬。何體之癉。憔悴之人歟。爪牙之選歟。

袁百舉墓誌銘

百舉冠而游大學。問史於樂淸陳震黻介石。問經訓文辭於海鹽朱希祖逖先。蘄黃侃季剛。介石者余舊友。朱黃又從余受學者也。百舉有雋才。治古學能軼其伍。其季父故習史事。有疑滯常與百舉共訂之。卒業。歸年二十四五耳。民國六年。余以事至昆明。疆吏與余升碧雞山下。即浮舟滇池。置酒作賦。百舉未嘗不在列。聞其論與人。視之姸雅如吳楚士。與劇談半

日。百舉遂詣余稱弟子。其後自昆明北出。過畢節。下巴江。東至沅水而歸。未嘗得百舉問。嘗獨念曰。少年才如是。徧國中不易得。微獨雲南。未知得遠遂否。自是四年。與騰衝李根源印泉論南中後進。必以百舉爲甲。印泉徐曰。百舉甚自負。入督府充秘書。與用事將校不相中。得狂易病。恐遂殆。余聞且悲且疑之。改歲。問雲南來者。百舉果以狂踰垣死。人志行拔出其俗。往往侘傺無俚。不得盡形壽。顧文學之士尤甚。如百舉者。前世良有之。余始在滇池舟中。聞百舉有意起南中文學。因告曰。南中以樸致材武。故其軍無敵。教之宜雜文質。文勝則樸亦衰。百舉以爲過。然使百舉才不駿發。其文學或不至。至則順檢柙不敢以驁。亦自無亢進意。雖少忤俗。必不憤噎以傷其天。天之傷。其才使然。集數良師程四五歲功就之。一朝失志即自隕。將亦文勝之效也。百舉姓袁氏。名丕鈞。雲南石屏人。歿時年始壯。故著書不大就。有滇南文化論歷代文學變遷論各一卷。皆淹貫有條理。銘曰。

莫邪之銛。不以截莁蒲。垂棘之璞。不以抵鵲烏。彼緣督以爲經兮。顏冉又夭而枯。烏呼百舉。奚憾乎。

余覺先先生墓志銘

余以暇日窺本草經方。聞范玄平殷仲堪陸敬輿劉夢得之風而慕之。友人鎭海余巖雲岫

習遠西醫術。亦徧窺域中方。時與討論。往往有所獲。顧以爲醫者利物之技。令其人奇俠任卹。又折節爲是。其扶衰羸起沉錮。當過于前者四。公余病未之能也。民國十五年冬。雲岫以其先人覺先先生狀請銘。視之。則奇俠任卹人也。先世以商自給。而先生獨高邁。輕財信然諾。昆弟六人。當析產。先生推新宮與諸昆弟。自取庳屋三間處之。家既世商。顧性不能逐什一。爲之輒折閱。有乞貸者。撫識與不識。皆與之。未嘗書符券。以是家落。終不悔。每被酒。則爲劍舞。或擊几案爲節以歌。其任達知此。年四十七而終。雲岫少識其先人行事。東學醫日本。以武昌倡義之歲。集紅十字團。赴陝西療傷。道陝州。爲羣盜所困。知其義。禮而歸之。可謂繼父之志者矣。先生諱志伊。覺先其字也。配俞氏。早卒。繼配劉氏。亦好施舍。數爲人排難。當雲岫入陝西遇盜也。獨言吾子以義拯人。若有天道。必不死。竟如其言。以民國元年卒。有丈夫子五。女子子一。雲岫其長也。烏呼。好施之行。至敝裘馬無怨悔。惟季路爲能行之。其次壺飧之惠。一袍之贈。無新故能均。所與者世已不數見。若其坐擁倉廩。以暇行糜粥給纊絮。此所謂順風而行。其勢便也。先生家非給富。斥財不吝。雲岫又推其意。深入虎穴。以針藥濟人。遇危而家人不以爲懼。非世所難能者邪。故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充先生之教。豈徒刑于家人婦子而已。十八年十月。與二配合葬縣北金家池頭。乃志其事而銘之曰。

倜儻之行而束於市闠。百金之產而施若有餘。趙邠卿之節與。王彥方之德與。

清故翰林院庶吉士潘君墓誌銘

君諱祖同。號譜琴。字桐生。江蘇吳人。祖世恩。清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恭。考曾瑩。吏部左侍郎。母陸太夫人。有子五人。君其長也。生而端重。稍長以名教自任。初以蔭得主簿。旋賜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文恭薨。以恩賜進士。後二歲。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協修。君雖以門第上遂。然少勤學。文行有聲。嚋人閒。吏部所交皆一時閎碩。並折節與君齒。在翰林。人不以門蔭蔑也。咸豐八年。肅順等起科場獄。自大學士伯葰以下。論死者五人。蔓連既廣。君亦以嫌被逮。初吏部素不事權貴。嘗面折親藩用事者。會其人主獄事。欲以危法中君。奏上。清顯帝察其冤。得免官納贖。君懲於仕途險巇。自是絕意進取。以文史自娛。猶侍吏部處京邑者二十年。性至孝。陸太夫人老。齒不決齕而性不棄物。君每侍輒乞其吐餘茹之。其先意承志如此。光緒初。吏部與陸太夫人同日卒。肅毅伯李鴻章。故吏部門下士也。以白金千兩賻。君力謝之。曰。家雖貧。喪紀能自盡。不以累公。鴻章歎曰。吾師有子矣。居喪哀毀骨立。既歸葬。杜門讀禮。不交人事。比祥除。家無餘財。以田二頃自給。而蓄書至四萬餘卷。皆手自鈎校。分部而處。始文恭在時。受賜內府寶玩甚衆。吏部又善繪事。藏法書名畫亦不訾。君悉推與諸

弟。獨取書數篋曰。此我所好也。竟以是成書藏焉。平生不信鬼機。不事蒲博。尼師巫嫗無敢窺其門者。家風肅然。爲鄉里矜式。顧好觴詠。善詩及宋元樂語。常自度柳稍青詞。以笛飲之中律。一時傳誦焉。初在京師。順德李文田獨推重君。及在吳。與先師德清俞君善。先師所著經說。時與君商訂云。有竹山堂隨筆。國朝人物徵疑年總錄校勘隨筆。提要便檢。及詩文如干卷。唯詩行世。潘氏自文恭以來。再世爲宰輔。羣從成進士入詞苑者以十數。君獨以受誣頓躓。清中興。君不與其盛。自是四十餘歲政衰。八國聯軍之役。君臣奔迸。而君亦不與其敗。將天以圖書觴豆祿君。故不以圭組束也。君免官後。以從弟祖蔭貴。貤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四。明年。葬於木瀆鎭寮里村之阡。配某氏。以得罪出妾錢氏攝內政。尋亦卒。繼配仲夫人。浙江桐鄉人。歸時。君已過五十矣。家居財用數匱。夫人以勤樸董之。雞鳴而起。督僮僕糞除。夜即篝燈絡緯。自奉至約。而觴客未嘗有吝。此君歿後。積功復十餘歲。家計裕如矣。性好施與。獨以逸游致乏者。即峻辭拒之。尤惡蒲博。故潘氏室中無博具。自以不逮事舅姑。享祭必腆。藏書既多。歲輒一暴之。斷編蟲蝕。手自補治。曰。所以貽子孫者。莫是先也。後君二十九年。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九。嗣子二。長成穀。清光祿寺典簿。先君卒。次亨穀。清光祿寺署正。先仲夫人卒。孫六。承典承厚承弼承

譽承彬承岵。承弼出爲君弟祖楨後。女孫三。長適顧。次適曹承典等。以二十一年十二月奉仲夫人祔於君之宅。禮也。銘曰。

有馬千駟耶。孰若藏書以自厚。有奉萬石耶。孰若壹醉以自富。嗟南箕之哆口兮。獨呼天而無救。惟吉凶之糾纆兮。吾將貞之於北叟。蘇除名於奏院兮。沈踣碑於隴首。伊滄浪之咫尺兮。固前修其時有。沒三十年而不銘兮。銘之猶足以信後。

黃岡李君墓誌銘

黃岡李翊東少以測繪生與武昌倡義。促黎公出主大事。以功任軍務部參議。名在國勳。黨國起。又被任。爲宜昌關監督。兼宜昌沙市交涉員。既而以其先人之狀來。曰。吾父少篤學。教于鄉里。年三十五。疽發於膝。卒。時翊東始七歲。吾父臨終懇懇以勤學命。吾母繼之。家貧。忍飢寒。督子讀書。始入學受業。卒年四十六。今吾父卒三十五年。吾母之終亦二十四年矣。往以貧不克襄事。渴葬吾母于陳家園。父未堋也。今始得善地。將遷而祔焉。生無以養。歿將遺之令名。請爲銘。余曰。子弱歲慷慨。決死生以興民國。功成不伐。固先德之遺也。是可朽歟。乃敍其世系曰。李君諱啓義。字信臣。卒清光緒二十一年。配王氏。卒光緒三十二年。子四。繼柏。繼鈞。即翊東。繼紹。繼忠。女一。適周。三子皆前卒。翊東遷葬其親于武昌卓刀泉之珠斗山去

倡義之歲十八年也。銘曰。
傷哉貧也。還葬無槨。斂手足形。今始備禮。就茲兆塋。歿而有子。不隤家聲。

慶雲崔君墓誌銘

崔氏有清河博陵二望。唐世最盛。宋以來名爵弗如。子孫被其風範尚如故。河北慶雲崔氏者。則博陵之緒。清道光中有諱晨者。君之考也。以兄旭嘗從張問陶學詩。故兄弟並以詩名。君諱光篦。字仲甫。生百日而孤。育於母李太夫人。稍長好學。又以善賦詩承其家。平居遇人恂恂。人亦無敢以非禮干者。然內負氣岸。雖勤生事。不肯齷齪求苟活。自刻意吟詠外。兼工繪事。畫蟹入逸品。一蟹出。雠數金。非乘興亦不妄下筆也。以是艱苦色養。未嘗遠遊。卒以諸生老於鄉。李太夫人歿。杜門三年。居喪如禮。以是家益匱。而君安之。不以自芥蔕也。晚直清政衰。橫議蠭起。常稱孟子語。仰不愧。俛不怍。以示子弟。且曰。以高官厚祿尸位。不如長一縣。猶足以庇百姓。及義和團變作。燒香下神徧滿巷陌。人無敢議其非者。君獨於稠人中訶之。其黨亦不敢害。光緒末卒於家。春秋六十有六。配某氏。子男三。慶鏞。慶鈞。季友。女一。適滄張繼。繼素於余善。因是得聞君風操。詩人芳絜。自古多有之。今獨見君及其指斥妖寇。與唐李涉遇盜賦詩事相類。而涉未嘗敢面數之也。如君者。誠加人一等哉。銘曰。

馬熲之滑世有儁民。獨弦鏗鏗。以畜其親。力訶怪神。穎鍔不礱。寇不敢狺。一坏歛魂。風流尚存。以是遺子孫。

富平胡太公墓志銘

富平胡景翼勵生以定曹錕之亂督河南。未一歲卒。余既爲之傳。聞其太公角亭先生敦行長者。教子義方以成功名。頗屬意焉。已而太公東行至海上會關東不守秉國者無善計。太公持論慷慨。辭旨皆出人慮表。聞之愕然因歎曰。非此父不能生勵生也後二歲太公歿。適孫希仲條其行義以告。且請銘。太公諱彥麟。角亭其自署也考諱得鼎。清同治初以團練禦回亂死。時太公方七歲。避難困瘁弟吉麟又死於狼。拾棊爲食。以柴枝照讀年十四。學賈鄠三原間以養寡母漸致饒給兩娶侯氏有六子。長即景翼。次景瑗景銓景宏景通景鐸。教之學甚嚴。景翼長入西安健本學校。每歸省。必以志聖賢爲國家敕之民國初。景翼有光復功。事定令解兵求學。其不欲子弟速成如此。近世將帥多起隴畝。所自出大氐鄉里善人。太公獨精駿知大計。五年景翼以護國之役抗袁氏。十三年以國民軍之役討曹氏。太公皆先意導之。及景翼貴且死。十年。太公猶親督農事。治家嗃嗃。雖老未嘗衰。嘗言耕稼以治生。節儉以養廉。讀書以正己。嚴恪以治家。統師涖政。爲國盡勞。非自爲致富。故景翼及諸弟統兵十

餘歲。未嘗以財幣致家。自景翼卒時。舊部以太公衰老。集賻銀幣十萬版。其後長安三原爲鎭嵩軍所圍。援守諸軍不得相救餉。太公即取六萬版貸之。又屬諸子收合將士所得十萬版略盡。事久不償。亦不以屑意也。凡希仲所狀者如此。余以所親聞於太公者。驗其狀。知所書愨質無夸言。嗟乎勵生。今世奇材。固天所授也。然生亂世。人紀衰薄。倜儻者輒流而之他。非太公以正督率。勵生所就未可知也。太公以二十三年八月卒。年七十四。明年月日。葬於莊裏鎭先塋之次。銘曰。

爵屏貴言中倫。老彌厲。磨不磷。關中盛耶。今之王氣不在秦。關中衰耶。莪井之間何以有斯人。

竟陵沈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德攀。先世出浙江仁和。明末有官於湖廣者。愛竟陵山水。遂家縣東白湖。及清末。宗族環湖居者三千戶。祖顯學。父相起。皆厲名節。不求仕。公生八歲而喪其母。直太平軍起。家被兵。貲產耗盡。事定。力耕以養。時就鄉先生廖鳴鑾問學。務達儒效。不肯爲章句。父有腫疾。三年不能起牀席沾汙。躬自湔浣。不以任婢僕。及歿。泣血終喪。未嘗見齒。士大夫以爲難。已而脩家祠。繕譜牒。族人德之。稍稍與人事。非其義。雖巵酒弗受也。非有益。不作也。然亦善

文詞。取法六代。以爲三百篇之遺。晚尤好詩。暇輒扶杖登隴首。諷詠不去。嘗言。詩以道性情。倍其情以效他人者。是外鑠之也。故所作往往任自然。詩既多。亦不自珍秘云。公既以行義自厲。爲鄉里慕重。民有分爭。不詣官而就公爲平亭。每處一事。皦曲開說。必得其情。受理者皆無閒言。始壯時。即家教授。以正風俗植材俊自任。積數十歲。出其門者行能皆過人。晚歲新學漸興。即就其鄉置義塾。令貧者得師。富者以次游學海外。事聞大吏。爲旌其里。配胡夫人。亦有賢行。有子鴻鈞鴻烈。督之嚴。每二子受書畢。莫夜挾筴至母所。夫人則就機下課之。口授詞。耳正誤。未嘗有倦色。及長。公令鴻烈以諸生習武備。未幾。赴日本就學海軍。自是子弟以戎事知名矣。觀公之志。非獨善其身者。然卒蜚遯以終。蓋見清政之偷與民俗之亂。而無紀。不宛言屈行。則不足以就功名。寧善一鄉。自弢帙而不悔。斯龐德公宗少文之亞耶。民國興。鴻烈任吉林黑龍江江防數歲。洊擢至東北海軍副司令。自瀋陽來迎養。時公與夫人皆篤老。軍事蠭午。鴻烈不能時定省。公常以賢勞職事勉之。關東氣寒。不甚宜老人。而公緜袍大裘處之自若。雖氷雪必浴。至歿。未嘗近藥餌。蓋學道清靜之效也。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壽終於瀋陽。後五日。胡夫人亦卒。春秋皆八十四。既卜葬。鴻烈來請銘。余昔從利川范騰霄鳳皇朱樹藩所聞鴻烈名。稱其處事精敏絕人。雖全國習流之師。未有能過之者。

又五六年。其治海軍聲藉甚。謂兵事得由師受。文志行必有所從來。於今乃知君子之澤矣。古者長老有德行即稱公。不斷以三事大夫。如漢蓋公竇公申公皆是也。已正其名。乃爲銘曰。

蠱之上九。不事王侯。貞以餘事。艱難所投。人知其孱守。而莫知其大猶。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周湘舲墓誌銘

太史傳貨殖。以子貢范蠡建首。言有其質不可無其文。至猗頓之倫末矣。近代如無錫安氏。常熟毛氏。世擅田園。而讀書懷隱君子之德者。蓋不數見。逮淸世鬻賣之家。亦頗有秀出者。往往喜賓客儲圖史。置酒作賦。積爲別集。以自異流俗。顧文行之士亦蔑之。謂其以多財著書。大氐假手請[illegible]。無心得之效也。吾世有吳興周子者。獨異是。周子故士族。伯兄嘗以鄉舉仕宦矣。周子與其仲兄皆嘗以諸生授儒官矣。以吳興士人好貿絲。嘗從之。中道改而行鹽。卒以是起其家。累見任爲甲商。自淸世以逮民國。略四十年。釐飭綱紀。未嘗少怠。嘗著鹽法通志百卷。爲中外重。又爲商人子弟置浙西鹺務學校。欲其不以游閒廢業也。家既給足。藏書至十餘萬卷。性嗜別銅器。獲古尊彝亦至多。以是工篆隸。故有復古叢編。金玉印痕。夢坡

室藏硯拓本。歷代金石詩錄之作。以市井塵垢。復放意山水外。超山莫干。往往有別業。所至與辭人酬唱。故有夢坡文存詩存詞存。玉溪碎錦集。淞濱酬唱集。晨風廬唱和集之作。諸游記亦稱是。年五十學鼓琴。得其節族。故有琴史補琴史續琴書存目樂書存目琴操存目夢坡室所藏琴書提要之作。杭縣文瀾閣藏四庫書。遭兵殘毀甚衆。則遣人移寫文津本得四千四百餘卷闕者始完。故有補鈔文瀾閣闕卷紀錄之作。其於文藝可謂盡心矣。與夫辭不辯心攘人之功以自觀美者寧可同日道邪。彼夫興業以倡衆分羨以惠寠築館以歸賓槎山以通道。頃世富人多能之。則不足以盡周子也。太史公云。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如周子庶幾近之歟。周子諱慶雲。自號湘舲。考諱味詩。妣同縣董氏。配震澤張夫人。子延礽。周子在清時。官至知州。後延礽官民政部主事。累封得資政大夫。民國二十三年一月某日卒。初周子生日至是適七十周。故舊欲為祝。而周子不逮。先期二十日歿矣。以其年某月葬於某。延礽以狀求銘。余家餘杭。去吳興才百餘里。聞其地擁高貲者衆。然往往不甚佳人口。獨於周子無間言。非夫儒素篤雅。處亂世不失其清者。能若是邪。乃為銘曰。

苕水之波。軼為運河。轉轂吳會。取精用多。胡風物之美。而縉錢絓羅。不有君子。誰任嘯歌。澹

兮其不負巖阿。芊芊兮隴上松檜之柯。

史量才墓誌銘

君諱家修。字量才。晚以字行。其先江寗人。父春帆翁。避兵徙婁之泗涇。故君補婁縣學生。少時已卓犖有智行。旣入學。尋棄去。習遠西文字。肄業杭州蠶學館。歸設小學於泗涇。數教授上海。以所得立女子蠶學館。太湖左右化之。後江蘇蠶桑學校本諸此。會滬杭甬鐵道事起。以集貲被選董事。民國興。主松江鹽局及滬關淸理處。君慮憲過人。處事悉綜名實。然尤專意新聞事。初春帆翁雖不遇。素持直道。常以是誨子。君自淸末已主時報。其後主申報。殆二十年。直袁氏稱帝。以重賂要君。請毋嬈帝制。拒之。自爾南北交鬨者十餘歲。常有問遺。悉無所染。蓋受之家訓。亦其天性骨骾然也。少時家甚貧。初教上海。布單衣。徒行。遇雨。革鞜盡淖。望之寒甚。及與語。吐辭砉然。精采動一坐。久之譽日起。所立工商事益衆。殖幣治纑靡不爲也。號爲素封矣。然自守确固。不肯隨䮒儈進退。人嚴憚君。而未嘗與忤。民國二十年日本戰事起。明年遂掠上海。君日夜貲助十九路軍。卒無大敗。雖政府亦重君才。被推上海市參議會長矣。二十三年十一月。自杭西湖歸。道出海寗大閘口。遇盜。環列狙擊。與同車一人及御者皆死。配某氏。子男必恕。遇盜時皆在側。挺走得免。君平生領事雖繁脞。然能通釋氏書。時

時宴坐亦習技擊。身手矯健。又與人無怨惡。內外皆無死道。或曰。暴得大名不祥。淸議之權。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賈禍。然自武昌倡義至今。由屠酤稗販以陟高位處方面者。蓋什百數。君本書生。積貧不過比良。賈名雖顯。不能出一州。其視權要人固微甚。且淸議衰久矣。雖百計持之。僅乃振其標末。非有裁量刻至之事。如漢甘陵近世東林比也。揆之固不足以召釁。而竟爲人阻隘以死。且若欲夷其宗者。抑命也夫。命也夫。君亡時年五十六。某年某月葬於某。銘曰。

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紓。賣漿洒削。華屋以居。以子高材。宜其有餘。何煩辱任事。而不與俗同汙。恬智相養。則亦與天爲徒。吾聞夫毅飾貌以內熱。豹菀中而外枯。智之所不能避者。雖聖哲有所不虞。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氣自如。斯古之偉丈夫歟。

淸故江蘇候補知縣金君墓誌銘

剡水東注而爲上虞江。漢時就其上游置剡縣。今嵊縣是也。其縣平土宜蠶。高土宜茶。物產足以轉輸。獨下田常苦潦。潦則穀踊貴至一二倍。桀者走爲盜。其治亦于吳越閒爲劇。有鄉之長者富而不自有其財。以之調盈虛補乏之無。使良輿得自安。貧無聊者亦不挺而爲寇。則金君其人也。君諱昌運。字𠩺甫。其先居山陰鮑瀆。淸乾隆中有國能者始遷嵊之崇仁。王考

諱坤元。考諱炳漢。皆不仕。君少徇敏。能讀書。直太平軍蹂浙東。退以賈養其親。時雖貧甘脃必無乏。與兩弟析產。推肥食磽。鄉人既擬以古君子矣。久之以茶繭起其家。連軺轉轂。輸致海表。歲率數十萬財貨孳殖。其縣亦以是稱盛。初嵊人遇水潦。旄倪失養。老人操瓢行乞者相躡也。君始依范文正法置金氏義莊。以振其族人之匱者。既而曰。及吾宗矣。未及吾鄉黨也。斥田八百畝。置養老堂于縣城。糧藥襦袴必備。死爲棺櫝。斥山十餘畝爲墦塋。生有所養。歿有所歸焉。民國九年。嵊大水。十一年秋。浙東西皆大風。嵊尤甚。剡谿水如牆而立。民死者以萬計。丁壯起爲盜。延及浙西。暨于海上。君再斥銀幣萬版振之。全活數千人。其處事律嚴名實。不好爲榮觀。故所施未嘗不得其效。諸豪舉者皆自愧弗如。性恭儉。遇人無貴賤長稚皆禮下之。雖接僕豎。未嘗用顏色。然尤好施舍。自澹災卹老以外。先後置士明學校於縣西桃源鄉。承志學校于崇仁。及修縣志。肂旅櫬。所斥銀幣無慮二十萬版。及分財諸子。裁令足衣食。曰。能自立不待覆蔭。不能者多金適以資淫靡耳。自清末嘗以助振得江蘇候補知縣。加同知銜。予花翎。授二品散階。然未嘗仕。平生苦心爲其鄉邑。豈所謂素位而行者耶。民國十二年五月。以疾卒于上海。年七十。其年十月。歸葬縣之福泉山。夫人裘氏。亦好施。與子男五。長顯聞。前卒。次元瑞。淸拔貢生。次顯道顯德顯瑞。女子子一。適裘氏。孫八。榮澄榮鑄榮汀

榮潤榮鼎榮澤榮源榮渠。曾孫衍慶。自民國九年以降。蘇浙間刼質者如蝟毛。時盧永祥督浙江。遣陸軍一旅屯嵊新昌間。弗能禁。後數年。刼質雖轉甚。指以嵊人者轉希。余甚惑之。今元瑞以君事來求銘。讀其狀。乃知君之盛德。消禍于蘖牙者。其功遠矣。而不可見也。乃爲之銘曰。

邑有大宗。是謂長者。何以廢居。維絲伊櫝。原泉逢涌。盈科而寫。鞠哉嬛獨。庇其廡序。隱民伏慝。知冰斯冶。故教不肅而成。姦不詰而寡。我聞淸芬。銘之發瓦。匪惟銘之。將以配社。

瑞安姚君墓志銘

余前爲瑞安姚氏家廟記。立廟者則姚君雁秋。逾年姚君卒。襄事有期。子琮等又請銘其墓。按狀。姚君諱用鴻。字雁秋。故出翁氏。嗣其舅家爲姚氏。先世族望具詳家廟記。君生長農家貧食半菽。性早慧。六歲登山。見山泉噴沫如粒然。喟然曰。安得此沫悉化爲米。令我飽耶。及長有田一畝。爲人庸耕。歲得錢九緡耳。乃去習賈。年三十三始娶。猶負責數百金。然天性不欺人。樂貸之。以是轉販。常獲贏。持論審正。鄉里有鬥訟者。待爲決。漸稱鄉長者矣。其後主民團。捕劇盜。剷罌粟。功常最。所居來安鄉讓金邨。有養正學校。廢不能舉。君爲理之。積二十餘歲。生徒至千人。然君本起農家。尤屬意水利及橋梁道路之役。鄉有飛雲江。發原閩浙界上。

行數百里至來安郝。其南有支瀆曰曹郝港。川邑爲害。每甚雨。水洪出平地丈餘。民國初。君以隄餘集鄉人浚之。茭防樹閘。洪流郤𣧑。淖澤所亭滀爲膏壤。由是港左右平田數十里旱不患涸。潦不患漸。民便之至今。晚歲繕道自新渡橋至江上郝。復由黃橋至江上活郝。各如干里。引弧就繩。四履坦坦。獨新渡橋治未卒而君病屬纊時。猶呼橋橋。蓋精心所錯在是也。君性儉。子琮以軍官受將印。比歲就養。乘車必三等。見後進華服。輒諷之。至慙沮乃已。尤惡惰游。嘗曰。不患家窮。患人窮。人窮乃眞窮矣。然爲鄉井度事。未嘗吝積歲以橐中濟者逾二萬金。爲人排難。至篤老不衰。或以節勞勸者。君曰。農家子不懲小忿。以是興訟破家。幸能解之。雖微精疲神往矣。卒年七十九。時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也。配董夫人。子男二。長琮。温州警備司令。次松圃。明年某月葬後半浦之原。銘曰。

世之衰也。朝無善治。在野者苴之。市無淑行。田居者擧之。朝市之偸。邦家之索也。田野有人。君子之澤也。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乃於君辨其阡陌也。

嘉禾李君墓誌銘

嘉禾李俊三。以駐黔綏靖指揮歿於軍。余既爲刻銘神道。其嗣又請爲藏幽之銘。余謝曰。古者以碑下棺。其後飾以文字刻鏤。無尊卑之限。南朝禁碑。始藏幽爲誌。唐以下或兩具之。甚

無謂。況以一人兩爲其辭其嗣曰。古義則然。蓋聞後世爲之者。碑以旌伐。誌以備變。亦各當其用。且蔡高陽爲人樹碑或二三通。今更爲誌。宜無不可者。余因念碑文偶舉戡亂大事。而其平居行義不備。且不及書世系。以誌補苴。無駢贅之嫌。乃復理其狀次之。俊三諱雲杰。已具碑文。其先出唐西平忠武王。曾祖諱啓泰。祖諱秀松。縣學生。家貧。以教授自給。考諱玉榜。能世其學。元配曾夫人。同縣車頭人。又娶於新田宋氏及同縣楊氏。子男四。罕得。宿得。夢得。寤得。女子子四。宜棣。宜菊。宜春。宜相。俊三少肄業明德學校。其後改入陸軍小學校。升湖北陸軍中學校。淸河軍官豫備學校。九歲乃卒業保定軍官學校工科。閎覽兵書。通內外之學。自連長踐更營團旅師以至軍長。未嘗以陵躐得官。其遇敵雖鏖戰蠭午。應之沛然若有餘。平生寡嗜欲。戎事稍暇。但讀書蹴鞠。未嘗近蒲博狎聲伎。以軍事劇。不恆得家食。嘗修嘉禾市道。及爲其族設尊崇學校云。自西平在唐中葉。功最高。旣下世。其子涼公愬能繼之。自唐以下。鮮以勳伐著者。俊三去西平涼公蓋二三十世。而能興於南陬。每戰必克。其勇驍蓋與涼公類。謙退下人。亦有西平風。豈古所謂將種者非邪。以民國二十五年某月葬於某。銘曰。律律九疑。迺爲金雞。君子所依。抶彼猾狂。自贛啓行。亦衞其鄉。逐寇三帀。過戶不入。寇震且業。良與旣孳。善刀藏之。斂形於茲。

清故分省補用道何君墓誌銘

君諱聲煥。字仲呂。安徽望江人。祖俊清、江蘇布政使。考維鍵。以漢黃德道署湖北按察使事。有子三人。君其仲也。少隨按察君官所。楗戶習誦。不與人事。每出衣不華組。人忘其爲監司子也。年二十四。以優行生貢國子監。明年。考授知縣。以年少不敢任長吏。援例得兵部郎中。是歲舉鄉試。再赴會試。不中式。以分省補用道告歸終養。年未三十也。當是時。母孫太夫人病暍。爲醫誤治。幾不起。則發憤習經方。以盡子職。後直母病。按其脈代錯愕悶絕。既蘇。奏方旋愈。自是以醫名。賃居或揚州或上海。爲人治疾。往往多奇中。然每遇危篤。必翔步苦思數刻所。倜然有悟。即疾書處方。十常起八九。江南諸大醫皆折節焉。配阜陽李夫人。少時嘗刲股和藥。用愈其母。既適君。先後侍王姑及姑疾。衣不解帶以月數。夫婦皆以孝事尊長。直海上多疫。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屬君施治。君猶豫。夫人促之曰。世言良醫比良相。誠能利物。是亦爲政也。君意決。身疏方。夫人合藥。以是獲全者甚衆。既以孝思及物。尤好施舍。振災逮海外。及宗族有急。必傾身濟之。嘗言財者身外物。重外物。疏同氣。非忍人不爲也。每誦蘇氏族譜引。爲之泣下。力有不給。夫人亦助之。自告歸後二十年而清胙斬。君齒未艾。亦不更求仕。子世模、商於上海。直改革事起。大清銀行攫籍沒。世模入謁大總統孫公。請更名中國銀

行。而爲政府發軍需劵。卒無事。始按察君嘗有志興學。君受遺命。未果。民國十一年。子世楨世枚自美利加得法學博士歸。即令就上海起大學。命曰持志。持志者。按察君字汝持也。數年。世楨起任安徽教育廳長。改上海臨時法院兼上訴院長。時有嫌疑犯二十八人。判無罪矣。得急令促解京。君語世楨曰。寧守法獲譴。無枉民也。二十八人皆得活。晚尤好佛。常持無量壽佛號。年六十六。終於上海。屬纊時。令家人悉退。曰。毋亂吾精誠。時民國十九年秋十月也。夫人後君六年卒。年七十五。子男四。世模。出爲世父後。世楷。世楨。世枚。女子子四。長適程。前卒。次殤。次適吳。次適葉。孫四。某年某月。合葬於某。世楨以狀請爲銘。余觀前世以貴游習醫者。若范汪殷仲堪褚澄王燾。皆卓然稱良工。然大氐皆以親疾自盡。不研精不足以慊志。以是拔於凡庸。末世恩日薄。而君實纘其事。蓋發於天性者然。故能推其馴德。始於門內。光於四海。所謂孝子不匱者如是矣。銘曰。

何氏之先。自韓而分。大山小山。駢爲逸民。令望世嬗。中江是遵。緊君純孝。則揚其芬。壯歲挂冠。以方事親。奇咳五色。取精用淳。乃奏甘藥。厥功疑神。一匕之潤。亦惠路人。黃金白溢。以振墊昏。恩及嫠婦。澤被吹脣。卌年考槃。軒冕匪存。何世卿之胄。而德諸隱淪。閨門穆如。亦得其倫。懿哉萊婦。孝思咸肫。蒲盧之誨。施於後昆。乃伐玄石。納諸羨門。

武陟魯君墓誌銘

武陟於漢爲河內郡治。淸分守河北道治之。濟河而南。距敖鞏各不過半驛。然傳貨殖者不列爲都會。獨云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野王好氣任俠。以爲其俗世遠。道易任俠者不能如古初而擅賈利者益寡。時有魯君連城字聯卿。自負販而成邸肆。由纂組以至杼軸。勤生不彫。以就成業。始年二十四時。嘗墮水。隨湍數十里。悶絕久之。聞有呼己者。寤則臥草中也。以是自負。後九年與二十年稱良奧之家矣。然君少固涉學。以貧廢。既壯。直淸之衰。念非材武不足以自衞。由是晝持籌算。朝莫習矢石技擊以爲常。以是補縣學武生。吏以其術授弟。民國初。河南北盜賊數作。君起主所居木欒店團練。後十二年。復起主之。邑里賴以安。此其小試之矣。初河南督軍嘗預征武陟田賦。後督軍至。又食其麥。君上謁求償。得諾。有軍吏自洛陽來詣縣。徵芻糧。勢張甚。縣遽給之。君不可。即詣洛陽謁巡閱使。知徵者擅命。得巡閱使手札以歸。軍人不敢動。其扞衞鄉土多此類。自民國六七年後。河南北處四戰地。悍軍驕卒歲往來其閒。君竭誠支拄。幸無大變。而窺盜者亦時起。子孫連刼質。身亦兩被軍人迫猲。皆持萬金去。疑故鄉不可居。溯河至解止焉。時年七十五矣。初君在武陟。以始建紗廠名。後在絳亦如之。其條法皆可觀。既去鄉久。始終以木欒店砦垣爲念。先是砦垣築土爲之。易崩。

君病亟。語其子曰。吾欲獨力纘完以釁發垣。久矣。今且死。宜斥銀幣五千版。歲歲取其息。供役。不過十餘歲。可以集事。遂卒。時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也。春秋七十有九。君在清時。循例得州同知。配張安人。子男三。長錫爵。次錫侯。出為弟後。次錫田。河南省議會議員。女適梁廷棟。孫二。其年十月葬木欒店先塋之次。以狀請銘。近世有力之家。多能就石刻。苟無其實。雖蔡邕韓愈銘之不能工。如君者可謂好氣任俠。紹其土風者矣。所貴非善賈也。於義宜銘。銘曰。

禽父之裔。徧在八埏。卓犖抗議。是惟仲連。横江雄傑。身將少年。曠二千歲。其道不延。君實具體。如殷之縣。勇以禦侮。散財如煙。覃懷清謐。民安其廛。我書片石。藏於九泉。

張君墓志銘

君諱承租。字選書。浙江平湖人也。先世出宋魏國公浚。宋末有諱溥者。始遷平湖。傳二十二世至君。君初生。有同里沈生以勤學病且死。戒家人毋悲。吾當生張氏。沈生歿。是日君生。少徇敏。六歲誦四子書。悉上口。人以為宿慧云。直洪楊兵亂。轉徙無常。遭祖喪。哀毁過成人。兵罷。家貧。益刻苦厲學。敝衣粗食。不恥也。年十八入縣學為附生。時科舉冗濫。人不知書。君獨心非之。撙節生資。求各省官刻經史。旁及諸子文辭讀之。至夜分不輟。誦溫公通鑑畢氏續通鑑二十餘周。四史晉書南北史亦校讎至十餘返。傳記浹洽。為文章連犿瑰偉。而以餘力

治科舉久之。補縣學廩膳生。數應鄉試。不中式。是時清政日亂。而君淡于仕進。遂終身不應舉。獨以書史自娛。時作詩。爲書法初唐。日摹衞景武公碑高申公塋兆記以爲常。暇則闢畦藝菊。召朋友圍棊。意泊如也。尤好施與姻黨。存錄孤寡。澹以金穀。有故人歿。君塗中見其子黃頭菜色。問之。曰絕炊二日矣。即取斗米錢八百資之。月以爲常。至其人成立乃已。年四十三。疽發背。創大小二十餘孔。醫者皆言不治。逾年竟已。人以爲好善之報也。方創甚時。癘醫家有竊盜入。盡略衣服去。明日得盜。問藏所在。言兄死貧無以斂。已質錢市棺矣。君惻然曰。是子以兄故受汙名。即貰之去。病已。益周卹窮乞。常自歎家訾少。不能博施。然貧民賴以存活者歲常六七人。年六十五。某年某月卒于家。所著南北史捃華補三卷。金樓子注六卷。及詩如干首。配俞氏。子女九人。皆有學行。能繼其志。某年某月。葬於某。銘曰。

乾稱體仁。見龍在田。雖無好爵。流澤及民。我思前哲。繄田子春。末世槍囊。而有斯人。將動後聽。契于堅珉。

黃安王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正身。字國定。其先江西人。自明初徙湖廣之黃安曰龍潭會者。清興。有諱晋功者。結斬黃四十八砦。與虜抗。事敗。懼族誅。焚其譜。終清世無敢議修。處士蒐求數歲。粗得梗概。蓋

自居黃安以來二十餘世。大父諱啓秀。父諱應珍。處士少慧。顧不工爲科舉文。心亦厭之。曰。此不足利物。家故高貲。遭太平軍起。廬舍盡毀。即廢書習田畜。雜庸保操作。而家愈貧。然與人爲賒貰。未嘗作計簿。或求償過其直。輒如言與之。雖甚貧。猶好施與。每食麥飯菱羹。釜無餘粒。遇乞人必分半與之。久亦稍自給。以小囷儲粟。有貸者即穿垣取粟與之。不求償也。事父母以孝聞。始兒時嬉戲。母欲箠之。即斂袥趨前曰。兒知罪。請與箠。母常笑置之。以貧居養兩親。皆至上壽。無一事忤意者。遭喪哀毀。病幾殆。伯兄歿。遺子女三人。長者財四歲。處士事丘嫂。撫諸孤。未嘗有間言。其孝友亦天性也。初處士不事科舉。且逆知其必廢。晚歲學校興。長男兆祥赴會城受業。則親負擔送之。逴行日百里而遠。常避雨廢陂葭菼間。日稷。父子未得食。爲說孟子天降大任事及古豪傑以堅苦成就者百端。兆祥大感悟。民國初。兆祥以縣知事發陝西。瀕行。又戒以毋失清操。頃之。兆祥知安康縣。處士猶敝衣不借。從事於甽畝間也。民國九年二月。年六十一。歿。配方氏。舉丈夫子五。兆祥兆澍兆麟。其二殤。女子子二。長適鄭。前卒。次適成。明年冬。葬於王山之陽。銘曰。

誦詩書不以干祿。勤耒耜不以積粟。先意事親。而養或不具肉。吐哺逮人。而惠不過半菽。精誠所至。何淡非尊。是謂見素抱樸。是謂推赤心置人腹。

廣濟周翁墓誌銘

周翁諱榮想。世居湖北廣濟。以力田自食。自幼好施。未嘗求仕。直太平軍起。江寧張氏避亂抵廣濟。見翁賢之。以女耦焉。事定。從婦翁之江寧。教之服商。時兵事初解。江南邨屋成山丘。營繕迫亟。翁知平地乏木。多取材上江。專發意運簰。歲致千章。以是致封殖。嘗貸人粟百石。其人貧不能償。願徹屋輸負。翁閔之。立焚其券。鄉人有僑居不得歸者。將鬻其子。翁予之資。得歸。或壯未有室。欵門求濟。必斂錢爲逆女。其好義如此。既以富奧寄異地。江寧亦視翁爲其鄉人。有事就決。悉平不頗。張孺人少明淑。既適翁。助之施舍。蓋散樽以百數。居江南四十年。有丈夫子女子子各二。以下江無良塾。始以子女歸。後幼子武彝卒以陸軍大學生與武昌倡義。累官至中將。而翁與孺人皆前卒矣。翁歿於清宣統三年。年七十三。孺人先翁一歲卒。年七十一。民國二十四年。武彝將葬其親于某。先事屬爲銘。楚之材聞於天下。昔人嘗以杞梓比鄉材矣。翁轉轂山澤。得其餘檥。而其子果以材應之。比類象物。豈虛乎哉。然非翁與孺人之篤誠善誨。亦無以致此也。銘曰。

少扶義。老不釋。善發斂。唯其權。富而知教。今所鮮。翁之誨子能三遷。樅檜鬱鬱翁之阡。

歐陽母黎太夫人墓誌銘

初桃源宋教仁在民黨獨雋才。教仁與寧遠歐陽振聲交最歡。改革之計無不咨也。教仁歿。振聲繼其事殆十年。終辭衆議院議員。就選湖南省議會。未幾被推爲議長。持論齗齗。仡然爲一方重。民國十四年秋。余以事至長沙。過振聲舍。振聲方居憂。潸然以母黎太夫人狀告。且語出啓期而請銘。觀其子也。足以知其母。案歐陽氏在淸累世仕宦。至奉直大夫諱紀彭者。則振聲之考。而太夫人之君也。太夫人年十六歸歐陽。舉丈夫子五。女子子五。側室文舉丈夫子一。奉直君早終。遺六男六女。太夫人親督教之。振聲次居長。始遣入湖北文普通中學。旋遣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次振金。振德。振湘。及女子雅文皆游學。得業以歸。是時淸失其政。東游學子言革命者蠭起。還反數有事湖湘間。輒敗。太夫人懼振聲怯也。數從遠道移書戒無餒。民國興。振聲被選爲臨時參議院議員。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教仁言論動一世。卒爲袁氏所伺以死。而振聲性澹靜。時未之忌也。太夫人又戒以勿躁。故能回翔海上。以待時淸自袁氏稱制。段祺端迫散國會。西南先後舉兵討之。振聲皆與其謀。張敬堯據湖南。振聲與廣東軍政府計用術間之。卒走敬堯。然後迎太夫人就養長沙。蓋淹於海上者七八年矣。湖南既復稱自治。布省憲。振聲知中樞不可與謀。故退而就省選。地當南北交。省治萌芽。數遭傾撼。卒毅然持之。數歲自定。太夫人亦得以端居受色養。蓋教之成也。余所過振聲舍在

長沙北郭。右顧麓山。後倚瀏陽之瀆。廣庭曲誃。垣有壟畝。足以娛尊者。就之方逾歲。而太夫人歿矣。古之女宗不以門戶盛衰營其意。而善爲其子分國之憂。昔何無忌夜於屏風下草檄討桓氏。母劉氏登橙窺之泣曰。我不及東海呂母明矣。今太夫人以義訓子。見幾宿戒。蓋有賢乎無忌之母者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九疑之山。舜妃所終。吐內神氣。以生女宗。國難方遒。南爲未融。教子貞篋。授之令聽。匪惟受之。又綢繆之。剛柔之制。與天游之。茫茫禹甸。既平且成。荆南之氣。重秀而明。怡我北郭。衄然長寧。靈其逝矣。行爲世程。

利川范母銘

義師敗績於漢陽。武昌熸。參軍事范騰霄爲講守禦術。請毋郤。將士皆讙踊。城以不潰。民國既立三年。而余始識騰霄。時方以參謀本部科長居戚也。騰霄曰。吾母蕭夫人年十三來歸吾父。拜時未婚。則以貞嫺孝淑聞鄉里。既成禮。佐吾父治家。家故貧。養舅姑無敢不洗腆。從叔父漸陸早孤。而吾母字育之。卒用文學起家。吾父歿。母年三十一耳。家無賃婢。薪水自操也。以撫騰霄及妹騰桂至於婚嫁。騰宵既赴義。稍竭謀慮。計城守。妹適年鴻勳。以倡義受勳五位。騰霄不敢言勤勞日月。既光冀以將母。而母以三年二月十九日卒於京師。年五十三。

身軍史也。不得居廬以盡哀毀之節。傷已。啟殯有時。將合葬吾父。父諱鳳雲。請銘其玄宮。已而騰霄以柩歸葬。未至兆域三十里外。鄉人奔走來訝。然爆竹以至兆。時俗有喪則飯客。客至二萬坐。既葬。而鄉人私謚曰仁懿。請於官以令表節孝。余聞之長德至行。獨鄉人知者爲誠。利川地僻左。民性悃愊。而騰霄仕未貴。親喪能致空城會送。其名實不愆矣。於是爲銘藏於羨門之側。曰。

修之家。德乃餘。詢於鄉。思不亡。名何駙。質是怙。玄石滅。聞無絕。

樂清朱母陳太夫人墓志銘

予少女適樂清朱鏡宙。鏡宙少貧。而體弱不良於行。父太公性慷慨。好酒及客。家事一以任其母陳太夫人。自鏡宙三四歲時。未嘗一日去母懷。及長仕宦。父母皆前卒。既伐石爲太公樹表。時時念母。欲刻銘。未果。每念輒頭痛。夜即夢見如平生。覺痛轉甚。至口戾目眹。醫工所不能治。欲書其事。即又痛刻骨。且不成寐。如是半歲。始執筆爲事狀以來。按太夫人樂清之虹川人。曾祖德聰。清歲貢生。祖茂祺。國子生。考存德。鄉飲賓。年十九歸於朱。朱氏兄弟分居。而太公取薄俄。又以訟破家。太公藉教授自食。有三子二女。時從牧豎飯牛。家雖困。太夫人謂鏡宙能督之讀書。事師未嘗失禮。歲時設客必有酒肉。或不給。則損衣服奉之。平生未嘗

御絮纊。雖霜雪。袷衣屣如也。年四十九。患上氣舌重。病篤不肯言。獨自解鹽湯服之。子女繞牀請進藥。時適有銀幣八分以購藥。藥來。火齊未成而歿。時清宣統元年八月十八日也。予以爲精誠所感深矣。自念少壯嘗趨候長姊。姊適病困。不時見去宿他所。詰旦復往候。而姊歿矣。慟不能止。自是每夢姊明日必作疾。眩冒悶絕。更五六歲始已。夫以同氣一哭泣之哀應猶若是。况屬毛裏而感終身者。其創鉅故其楚深。其情摯故其言不能文也。不可以不銘。葬地及子女名爵壯太公表中。故不著。銘曰。

傷哉貧也。周身斂形。無以爲禮也。比其有之而又苦親之不洎也。情發於中。寤寐蹔𠻳以及其膚體也。銘可鑿也。報其德未也。

楊母楊太夫人墓志銘

民國十九年。賓川楊如軒以其母楊太夫人百歲建坊自軍次歸。屬余爲之辭。時太夫人適九十七歲。故事。得舉閏月充數。故曰百歲。明年坊成。而如軒兄如膏適舉曾孫。太夫人有四世之奉矣。身得上壽。子姓孳衍。於是而終。如軒等雖甚哀毀。亦以其親爲幾無憾也。太夫人少遭杜文秀之亂。文秀據大理。與賓川連。父永壽及翁國髦以團練守芹菜塘。兵敗死之。未幾。妖人大沽復爲亂。數歲之間。奉母轉徙。衣履胻趾皆穿。已而還鄉里。雖弱小已能爲先人

營葬。哭泣盡禮。里黨以爲賢。年十七。楊君崑峰就壻焉。楊君以諸生從軍有功。擢都司。加參將銜。母老歸養。家貧甚。有子八人女一人。太夫人晝操鉏犂。莫歸紡紝。炊爨皆躬任之。比如軒兄弟貴。太夫人親薪水者六十年。未嘗導引。而卒享大耋。行不扶杖。坐不隱几。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者猶信。八子者。某某殤。某某皆先太夫人卒。比歿時。爲主後者四人。時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初。二楊公當寇亟時。相約以婚。及戰。太夫人二兄皆死。故以壻楊君承其祀。余按周道。男女避宗。至於今爲式。然有同氏而異所出者。若魏晉間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得爲婚姻。唯楊氏派別亦多異。子雲自言無他楊於蜀。是其徵。二楊公所爲。亦猶行古之道也。以壻承祀。傳嗣至於外孫。晉賈充嘗爲之。習禮者以爲譏。今以禦寇。父子皆盡。族人又無可以爲後者。道窮而變。君子以爲無責爾矣。廿一年某月葬於某。如軒復來請銘。乃爲銘曰。

作其無逸。是以久生。如彼松柏。歲寒而貞。施於宰樹。在冬夏青青。千秋萬歲。守此佳城。

唐母蔣太君墓誌銘

永明唐碧年四十餘。走吾門求學。時已宦河北長束鹿縣矣。問之。識經史指歸。不與凡俗吏同。自言其學由母蔣太君就之。逾年。以太君狀求墓銘。太君之考曰聲猷。永明廪貢生。少從父學。通列女傳及治家。應物法式。謙以下人。動由檢柙。年二十。歸唐君。諱大章。舉丈夫子二。

修琛及碧女薰琴。唐氏故儒家。而太君有遠識。自初嫁即賣簪導得銀百餘兩。置田百畝。爲異日子孫游學事師資。及舉子女。夜必令持書諷誦於前。時舉昔賢言行以董之。修琛既以諸生修業嶽麓。碧年十七。喪父。好技擊騎射。太君數之曰。若失父再期未見讀書近師友徒怒馬使氣。恣其衙彊。欲紾爲鄉里無賴子耶。碧竦然爲泣下。始折節讀書。明年即入儒學矣。其後碧游學日本。喜新說。歸取篋中故書。欲置鑪炭中。太君遽訶止之曰。故書何負若。若身不能讀。不可留遺子孫耶。其善教督如此。初事舅姑以孝聞。造次必以莊敬將之。和於築里。恩逮僮御。分產取薄。周亟以厚。衣非數浣不易也。飲食未嘗見其求珍異也。歿之日。適淫雨。遠近聞之。戴雨弔者以百數。蓋其德有以動人者矣。自衡嶽以南。水清而山孑。士多材蹻。永明南直都龐嶺。尤奇峻。產勇夫。而碧少時尙氣矜。及來吾門。舉止翔諦。溫溫如宿儒。碧言吾母能以片言化人材性。亦信矣。太君佗行可傳道者衆。舉其要者。其餘可略也。歿年七十九。則民國六年三月也。肂背後岡。二十二年某月。葬於某。祔唐君也。銘曰。

九疑之紛兮。瀟水之淪兮。地何逋峻。德何馴兮。保誨之篤。逮耳孫兮。

陳氏母吳太君墓志銘

余中歲亡命日本。所識羈旅奇材之士。以荊楚爲多。晚而三至湖南。與其賢士大夫游。亦衆

矣。去後二年。江南大亂。湖南尤益甚。聞素所觀覽之地。皆夷爲廢墟。而士人亦多從亂。汙昏狂之命。爲憮然者久之。逾年。龍山陳樹森來。聞其爲省議員時有聲。後知耒陽縣。比亂不隨于反側者也。又二年。樹森因故議長歐陽振聲。以其母吳太君事狀來屬爲之銘。余束筆不爲刻石之文已數歲矣。涉江三千里而求銘。問其以。曰君言之信。不欲總總者之爲之也。雖然非潔身于亂世者。吾亦不欲銘其先人。今樹森可謂潔身者矣。其可以辭。按太君龍山吳氏。考曰自仁。生而深靚。未嘗妄言笑。年二十五。歸同縣陳君翼之。陳君性銳敏。喜任俠。借交報仇。太君規之曰。君子有中道。如朱家郭解者。奚貴焉。陳君始折節爲儒生。然猶好施舍。家雖貧。未嘗吝、餘財。或時啜粥啖瓜。推食以振族姻。而太君亦能安之。年三十。舉一子。則樹森也。愛之甚篤。然督教亦嚴。樹森始就傅。召誨之曰。汝家素爲士。不可以斬。然田畜所入亦僅矣。不勤學。空食數石粟。不如退爲農圃。語甚厲。然終不及見其成也。清光緒二十三年。年四十二。卒于家。樹森既少失母。又寡兄弟。感親言。奮志力行。以至於成。余初游湖南也。自施南出來鳳。輿轎以過龍山。其境上去來鳳治十五里耳。其地于七國爲黔中。龍山即漢酉陽地也。林木茂盛。士礦然。民性勁果。重然諾。有以知樹森述其先人之行之信。而樹森能以一縣令不食僞祿。廢而中權者。亦其家素訓然也。始樹森葬太君于馬羅里壽星堡。及是去太君

之卒。三十三年矣。始追爲之銘。銘曰。

堅如石耶。貞如柏耶。壽不中身遽落魄耶。型于後嗣。嚼然白耶。彼何人斯。印之累累軒三百耶。

黃安王處士妻方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方氏。黃安人。自在室已善字幼弟。長適同縣王處士。處士家故富。遭兵蕩盡。孺人躬井臼以相其夫。上奉尊章。下畜子姓。旁撫羣從。未嘗敢言勞。家或甚匱。至不能龔菜茹。然遇賓祭。必稱貸以奉之。遭大喪。處士毀不能興。而殯葬悉如禮。民國興。長男兆祥知陝西之安康縣事。次男兆澍亦被推爲鄉長。孺人敕兆澍毋就。曰。兄服官。爾力田樂之至也。苟力所能逮。爲鄉里解紛訟可矣。安用是名。名在必府怨。兆澍懼不敢就。其後共產黨擾江漢閒。名宗望族。遭戮以千數。而王氏卒無恙。人始知孺人先識云。當孺人與子婦間關避難時。戚屬某從。寇躡之十餘里。縶某去。終不敢執何孺人。蓋其言行足以動人者深矣。以民國十七年一月卒。年六十九。二十四年七月葬於新王山之陽。銘曰。

處困不貿。處泰無咎。黔婁婦耶。陳嬰母耶。參其德而龍受者耶。

潘母江宜人墓志銘

植威將軍潘文華自重慶越五千里以其母江宜人之狀來。曰吾母行事。不敢以超絕倫輩者相誣、而蠠沒字愛可道也。請爲之銘、按狀。果相應。宜人諱悟英。父曰登龍、母汪孺人。世居仁壽之東鄉、年十六歸於潘君在田。有丈夫子四。女子三。潘君以課讀自給。月得錢數緡耳。門內之事皆責諸宜人。每晨起。采疏菜爲糜。子女纍纍集肘下。譙譟唐園間。須臾糜成。啟釜。白氣上融、羣兒皆俛首挽衿覗。惟恐後。得食。宜人則先取厚糜。而若其菜之腴者。奉於舅姑。次分啖諸子女。自食不過餘瀋。中饋已。即適機下織。積稍多。徐以布易肉食奉其上。暮夜集諸子燈燭下。且織且誨之。與長者言耕桑。與幼者言文字。少息則博舉鄉黨廉貞之行仁義之風以感之。故諸子皆習母化。不與人訴諍。室家椢致。自尊長以逮子女皆忘其貧。其後。一女三男盡病。縈禳療治。率不解。比再期。皆殤。宜人謂潘氏且絕。哭之目盡腫。而身亦病。歿時。惟文華及二女在。病亟。執文華手曰。兒好自樹。以塞我望。語斷續不能成詞。家人皆泣。時年三十一。則淸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也。其年葬於縣之椶樹灣。文華又曰。吾母健時。常自作鹽豉下食。文華時與諸弟妹爭。碎其盎。母正色曰。兒長宜分讓。奈何與少弟爭。及文華壯。以軍事得官。四任師長。每之蠻徼窮瀆間。逢午風雪。求鹽豉亦不可致。雖欲與諸弟妹爭食母前。其可得耶。至於今吾母之歿三十三年矣。往事十不能記一二。略舉叢脞以

告。哀可知也。余以爲凡處約者非日夜昏作難。化其子以禮則難。昔之言事親者曰。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亦無間於親之存歿已。文華祿養已不逮。顧廉讓可以自盡。亦所以不忘其母之誨也。豈徒勒之瓴甓云爾。乃爲之銘曰。

行儉而劭。性淑以圭。以載馴德。遂其耄倪。先絡黃帛。其道已奇。如彼龐行。後先同規。蜀山嵯峨。墓道委蛇。宰樹拱矣。厥德不移。

應氏母袁太夫人墓誌銘

民國興十有五年。道中圮。其時仕宦與親戎事者。或以其先事狀求石刻。余臥不省也。友人騰衝李根源以黃陂應氏母袁太夫人事來。曰。應龍翔者。吾士官同學。且有志。願銘其所生。余曰。仕乎。曰。清時嘗任河南協統矣。民國中嘗任夏口鎭守使矣。曰。此後復仕乎。曰。未仕也。以商隱也。曰。如此可以顯其親。誌之曰。袁氏者。黃陂大族也。太夫人少讀書。習內則女誡甚勤。年十六。歸應贈公。時流寇大起。河淮間南及光黃。黃陂陷。太夫人從其姑避之保安小砦。砦毁于火。掖姑登陴。不得上。火迫其衣。未嘗捨。火中見一白頭公招之曰。來。吾引汝去。因導之登。得出。有子女六人。教之嚴。時舉古人自貧賤奮起者以爲勸。年五十。贈公歿。又十年。而清廷廢科舉。始教士人習兵事。于是命次子龍翔入行伍。頃之。龍翔得考送日本士官學校。

就太夫人取進止。曰。若不聞宗慤乘長風破萬里浪耶。行矣。毋多慮也。龍翔行未百日。太夫人以子女三人之喪失明。及龍翔卒業歸隸陸軍部。分教貴胄王公。迎養京師。以覃恩封一品夫人。又數年而龍翔任河南協統。復迎養至開封。未幾。武昌倡義。河南將校欲應之。時太夫人方家居。龍翔歸請命。太夫人出地圖示之。曰。河南四戰之地。北兵發燕都。一二日薄大梁。昌兵新造。力不能爲援。貿然一擲。祇禍生民耳。宜就鄂軍府商大計。謀定而動。未晚也。及南北成。河南卒無恙。晚歲尤好爲鄉邑興利。規建慈德橋東鄉校舍。及舉平糶施棺櫘以振乏無。屬長子建勛及龍翔爲之。不愆于素。素輕健。不服餌。雖失明。猶扶杖步里巷閒。時與翁媼道桑麻事以爲樂。民國十七年三月七日終于夏口。年八十三。時子女在者獨建勛龍翔及季女一人。有孫十。曾孫三。十九年某月葬于某。初。蕭耀南督湖北。龍翔被任爲夏口鎭守使。數歲。湖北亂。棄而爲賈。夫不汙于無道之世。又不能就山澤拾芧栗者。次則逐什一從農牧以供朝夕。其愈于苟祿者十百也。太夫人蓋有子矣。余亦樂聞其事而道之也。乃爲銘曰。

五鼎之奠。不如魚菽之爲歠也。南山之封。不如白楸之安也。丘壟之宛也。松柏之丸也。期于萬祀。長無諼也。

荆母夏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承德夏氏。考諱景岫。工醫術。自少傳其針法。年二十一。歸同縣夏君連城。夏君以儒術教授。內事悉以屬太夫人。時事勤樸。字三子一女。皆成立。家故中貲。貸乏無吝。性尤疾惡。族黨有不長弟者。必面數無所避。及小子有岩仕。數主庫藏。常以淸白敕焉。晚遭東人寇瀋陽。太夫人方從有岩宦北平。告以政府訟直國際聯盟會。歎曰。不自禦侮。顧走告萬里外。寃侮雅遜乃至是。鄉邑不可振矣。自是感激病心悸。病中聞義軍勝。政府當出師。即大喜。爲加餐。及聞熱河陷。則沮喪若不欲生者。諸子數從旁慰藉。即叱曰。吾豈自經於溝瀆者耶。是時關東僑人日夜入關以萬數。周之不能給。終不已。兩男有年有容。以侍親家居。而有岩以官事遷潯陽。欲退就養。責之曰。國難如此。吾東北無家之人。當爲國家宣力。何郤顧爲。及行。毋子相對泣下。然終不令其歸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疾甚。時時道關東僑人貧困。輒不怡。逮屬纊。未嘗語家事。病四日歿。年六十七。歿後。有年等爲斥米麪五百石濟焉。有年有容皆不仕。有岩嘗至長蘆鹽運使。女適趙。孫男八人。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一。明年某月葬於某。有岩以狀求銘。如斯人者。子孫繼其志亦難矣。乃爲銘曰。

轂下何爲。陳騶卒以大譁。曰東藩摧。士女靡不悲。雖悲弗悲。是固如遺錐。豈徒如錐。又鑽其口。使人不敢違。烏呼。古人所以行野采謳。俾女子之懷也。如荆氏母者。其不可哀哉。其不可

哀哉。

某妻沈氏墓誌銘

夫婦之道。發乎情。止乎禮義。外是者法士所不言。言之。家實齋翁謂之自拘司敗。今司敗無其科矣。禮教遂廢耶。某以其室人沈氏狀來。自言相慕四年而通行媒。通行媒二年。然後昏。與其中間男女悲感之事。鄭重不殺。情雖篤。其言讋於禮。君子不道也。顧猶有可道者。始雖相誓。未嘗隳其容止。聘之迎之皆如禮。居室十年而沈氏歿。歿之前。夫婦要以同死。涕泣漣洏。不敢有他語。合乎詩人葛生之義。與夫華落色衰旋相棄背者異矣。是於前世常有。而今亂世不常有。昔者文王之作易也。閨門之教。楷之以恆。猶懼其大無功。況今上無禮。下薄行之時乎。有其恆之君子矜而取焉。沈氏者。字蓮如。海寧之峽石人。年二十四歸某。三十四而歿。時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九日也。子男三。慈護慈蔭慈寵。女二。萱懷萱憶。其年某月葬於某。

銘曰。

草蟲之鳴。萬物情也。迎以三商。不失經也。要之同穴。誓以誠也。烏呼濁世。鐵之錚也。銘以藏幽。非觀榮也。

太炎文錄續編卷六上

章氏叢書三編

李自成遺詩存錄

湖南石門縣者舊隷澧州。西南有皂角鎭。則澧水東折之處也。其地有禪院。俗稱皂角寺。寺後有墓碑。書奉天和尙道俗相傳爲李自成。以自成嘗稱奉天倡義大元帥也。寺有自成詩集。積久蠹爛。惟詠梅花詩存。余昔在施南聞其事。欲往觀之。事冗不果。今歲有人從津市以梅花詩來。則以木刻印行者。聞舊有百首。今存五首耳。自成自陝西南竄入湖廣境。相傳死於九宮山。明史及王而農永曆實錄皆云自成以略食爲村民所斃。然其事暗昧。不足徵信者有數端。明史流冦傳言自成死在九月。實錄高李列傳言自成死在五月。其差已四月矣。按自成所部李過高必正等。實降於何騰蛟。實錄言八月高李諸軍渡湖。是其降在八月以前。然則自成敗死。斷不得在九月。清人是語何從得之。明史又言獲自成兩從父及自成妻妾二人。然按高李舉營降明。自成妻高氏在焉。而清乃於事後獲自成妻妾。明爲虛妄。乃復謂高李降明在九月後。顚倒錯繆。至於如此。此明史不可信一也。明史於自成之死。一云自縊。一云鉏擊。又云大兵遣人驗尸。尸朽莫辨。夫形色膚理之異。朽潰則不可知。若鉏擊之與自

縊。其骨有傷無傷易辨。雖閱二三年。檢驗者猶能知之。淸果遣人驗尸。何以縊死鈕擊尙爲兩端之辭。明知驗尸實無其事。此明史不可信二也。自成部兵明史稱數十萬。實錄雖不具數。然十三家營以萬人爲一營。則兵數至十三萬可知。十三萬人飢疲。自成以數騎略食。焉能濟之。此明史與實錄皆不可信三也。輕騎略食。必非寬衣大袑。明史稱剝衣得龍衣。此龍衣者爲袞服乎。則非輕騎所宜。爲中衣短襦織爲龍文者乎。則偏裨小寇亦得服之。見衣龍衣眇一目者。何以定知爲自成。且驗尸之事既虛。則所云衣龍衣眇目者亦僞。此明史不可信四也。自成所部十三萬兵。縱爲村民掩襲。部曲報復。如洪爐燎毛髮耳。何以束手不報。聽其告於淸人。此明史不可信五也。自成果死。高李必親言之。何以騰蛟告捷。朝士皆以自成未死爲疑。此實錄不可信六也。以此六疑。則自成之死竟無誠證。按實錄稱弘光元年春自成再敗於秦。由商雒走襄樊。追兵復至。自成倉皇渡江。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五月自成至九宮山。食絕。自率輕騎野掠。爲土人所殺。李過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恇懼不知所爲。諸部從賊久。頗厭剽徙。爲虜大挫。心魂俱褫。聞南京立天子。欲降附。不知所介紹。禽田野民問之。乃知何騰蛟爲楚撫。遂欲因騰蛟降。顧因緣無由得達。方騰蛟之棄左軍而逸也。從九江斜走瑞州。由萬載入湖南。亦不知賊渡江事。猝聞平江瀏陽間有賊野掠。意爲土寇。遣長

沙知府周二南率二千人往擊之。過等既欲降。無格鬥志。按兵徐退。二南誤以爲怯。麾兵進薄其營。刃數賊。賊乃合戰。俄頃披靡。二南墜馬死之。賊追潰卒。呼欲與通語。皆益喪精魄。驚走歸長沙。騰蛟知爲大賊。惴惴惟嬰城守。過等斂兵不欲追長沙。執士人。縱之走。詣騰蛟所道意。士人得釋即走。亦不爲通。久之稍傳聞至騰蛟所。乃募人持白牌齎手書往過等。大喜遂舉軍降。八月率諸部渡湖。屯公安江陵間。連營百里。觀其降明之心。懇至如此。實以甚畏清虜。且聞南都有主故。然南都之亡正在正月。若於五月後始思反正。則不得云聞南京立天子。意者南都在時。自成已有降志。而以負罪深重。不便歸附。故先去之。以紓其衆耶。是則皂角出家之說。固未爲無因也。其詩五首。無草澤粗獷之氣。而舉止羞澀。似學童初爲詩者。亦舉事無就之徵也。以其有補史事。疏錄如左方。

松眼梅

松肥梅瘦雙堪畫。歲暮相親似弟兄。一操一妍神更爽。奇花珍木孰如君。

香雪梅

白玉花心白玉粧。枝枝倒掛箏琳瑯。敲窗竄壁高低舞。又帶餘香上草堂。

雁來梅

邊外梅芳雁字開。隴羌性魯亦能栽。奉詔天使行邊後。帶得新香馬上廻。

放鶴梅

先生深隱湖山水。愛把冰花湖上栽。一味賞花情性古。梅妻鶴子日和諧。

夕照梅

一林凍雨新霽後。倒影纖紅射玉心。小鳥一羣枝上下。啾啾唧唧若枯吟。

史考

記永曆帝後裔

永曆帝崩於舊晚坡。從官遺嗣殆盡。然淸乾隆時尙有宮裏雁者。爲永曆帝後。事見師範滇繫。其傳曰。桂家宮裏雁者。江寧人。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緬刼永明時。諸人分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桂家。兵力强。羣蠻畏之。徼外諸廠兵力不能支蠻者請即往。時亦有敏家。大抵桂家之與也。宮裏雁貌偉而怪。滿面皆髯。每鬬矢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時與緬酋隙。乾隆十一年。茂隆廠主石屛吳尙賢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敏家戰。不勝。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其酋達剌。入據其城。有甕藉牙者。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桂家戰勝之。遂敗敏家。十九年正月。甕藉牙擊敗波龍廠。

走桂家。遂竄緬甸。其子孟絡嗣。與各部擁兵如故。廿七年。宮裏雁爲所追。率其下謀內附。駐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苛索之。宮裏雁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廠周彥青招之。宮裏雁念妻妾不相能。乃置其妻囊占及男婦千餘人于孟連。而挈其妾並奴婢六人赴廠。宮裏雁既去。刀派春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囊占及二女於城中。已而索其畜產。即與之。索其次女。即與之。索其長女。即與之。乃索囊占。囊占怒。乘夜進其家。手刃三十餘口。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撒拉朶等奔孟養。遂歸緬甸。宮裏雁不知也。永昌守楊重穀聞變。欲以宮裏雁爲功。乃詷周某好逆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獄已具。殺之于龔城。以其妾婢六人及阿占阿九付功臣家。妾亦死之。宮裏雁素與木邦相依。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緬禍自此起。滇繫所述云爾。胡清攘絕明代子孫。唯恐不盡。始必滅臺灣。後必殺宮裏雁。遺燼滅息。百無一二存。及民國更始。未嘗誅清裔一人。而更存其帝號世爵如故。可謂以德報怨矣。然桂家生齒既繁。不獨一宮裏雁。囊占之歸。其男婦盡從以往。則永曆猶有遺種。及緬甸滅于英吉利。其蹤迹遂不可得詳矣。抑緬甸之亡也。余年方十七。光復諸子亦先後篤生。是時中山黃陂二公已及弱冠。項城則殆欲秉兵矣。貞下起元。其是之謂乎。

記李赤心後裔

李氏部曲既降於何中湘。李赤心封鄂國公。高必正封鄖國公。至永曆三年。赤心卒。必正秉統其軍。五年。必正爲孫可望所殺。餘軍推李來亨爲主。處鄖夔間。至淸康熙三年。始敗死。赤心既以良死。騰衡李根源言赤心有後。在騰衡城東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後。更姓曰段。蓋永曆帝西走永昌。赤心之子實從。復從至緬甸。二年而帝爲緬甸送致虜軍。赤心得脫。遂寄居騰越。以段爲雲南大族。遂改稱段氏以自晦。事見松滋王後朱氏家譜。以朱段世爲婚姻故。淸末騰越有把總朱開寶。即松滋王後。貢生段爾超者。即李赤心後也。余按李氏部曲歸明者。視張氏部曲戰略固未足擬。然秉心純固。亦未有如孫可望之反覆者。當高李初反正時。自成妻高氏語赤心曰。汝願爲無賴賊耶。抑願爲大將耶。赤心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貳。吾所願也。赤心自是無異志。必正即高氏弟也。永曆實錄稱其雅有志義。陳邦傅欲殺金堡。勸必正爲之。必正遂惡邦傅。奪其兵糧馬仗殆盡。又嘗請身爲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疲弱。分汛戰守。此二事皆非寇盜所能爲者。來亨處鄖夔間十有四年。敗時部曲尙三萬人。或死。或逸去。就俘者纔百五十人。此則比于田橫壯士亦不遠矣。觀其一心爲民。未嘗攜貳。而赤心幸獨有後。是亦君子所樂道也。

松滋王者。太祖弟十五子遼簡王植後也。遼本封廣寧。永樂時遷荆州。簡王子松滋安惠王

貴炘為松滋始封。六世至王術桱。萬曆二十七年襲封。史表不載術桱薨年。亦無謚號。是必終於崇禎亡後。及荆州陷虜。亦不知術桱所終也。然自萬曆二十七年至永曆十五年。首尾六十三歲。恐術桱壽不至此。或薨在永曆初元而子孫襲爵歟。自弘光以後。諸王承襲。史表皆不載。故莫能知其詳也。

記袁督師家系

明督師東莞袁崇煥以勤王被讒死。其下獄在崇禎二年十二月。至三年八月磔於市。明史本傳言崇煥無子。故東莞不聞有督師後。袁項城慚于代清。嘗自謂督師苗裔。亦誣也。民國元年。予以事至關東。有清故黑龍江將軍壽山子來謁。其刺書袁某。余怪問曰。袁大總統起君遂從國姓耶。對曰。非也。吾祖實明季袁督師。今落籍于此。問其原委。亦不能甚悉。歸見項城。時項城已有意稱督師後矣。從容問壽山家事。予曰。其子云云。此疑事。不可以質項城。笑曰。豈有督師子孫而忘仇事虜者乎。予亦是項城言。其實督師固無子。予與項城皆不記明史語也。逾十年。有北人與滿洲達官通家者。言壽山孫女為某達官婦。亦自言督師後。且言督師家屬隨任在關外。既被執下獄。部將某驚突出關。護其家屬。後遂挾以降清。其言似近情。所謂部將者即祖大壽也。督師既無子。降清者殆其兄弟近屬。世遠。故誤稱以為眞子孫

耶。以督師鎭遼之功亞於孫熊。勤王時力戰殺敵。與淸爲深仇。其死又淸人間之。宗族覵然隸淸旗下。眞隤其家聲矣。或以其時逮捕嚴迫。不歸淸無自全理。且其權在部將。有不能自主者。然據何如寵傳。如寵以崇禎二年十二月入閣。帝欲族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而大壽潰叛以後。孫高陽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己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及高陽鎭關門。大壽卽斂兵待命。至四年十月。大壽以守大凌河援絕糧盡。乃降于淸。其時袁督師之獄已竟矣。謂大壽挾以降淸求爲保全計者。固無其事。然以督師宗族三百餘口。寧知無落魄東竄者。且其宗族雖以何如寵申救免死。兄弟妻子猶擬流三千里。鋌而走險。事所或有。然竟以爲督師有子。則明史不可誣也。若以爲死後遺腹。或族人承嗣者。則亦不敢知也。

再書李自成事

余前以明史記李自成死事不實。作六疑以難之。近閱淸世祖實錄靖遠大將軍阿濟格等疏報自成死事。則在閏六月。與明史所載在九月者又殊。按其事曰。閏六月甲申。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等疏報流賊李自成親率西安府馬步賊兵十三萬。幷湖廣等所屬各州縣賊兵七萬。共計二十萬。聲言欲取南京。水陸並進。我兵亦分水陸兩路躡其後。追及

及鄧州等七處。大破八次。賊兵力窮。入九宮山。隨於山中徧索自成不得。有降卒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竄走時携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遂自縊死。因遣素識自成者往認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訪。俘自成兩叔幷自成妻妾。又獲僞汝侯劉宗敏等。及術士僞軍師云云。是自成敗竄九宮。本在五月。而清臣則於閏六月奏報。或存或亡。究不得而辨也。秋七月壬子。攝政王諭阿濟格等曰。爾等先稱流賊已滅。李自成已死。故告祭天地太廟。今聞自成逃遁。現在西江。豈有如此欺誑之理。以此不遣使迎王等。據此。清廷於自成之死。固知其虛造矣。合之明史永曆實錄所載。隆武帝及閩中朝士皆疑自成未死。則知縊死鉏擊。悉爲讆言。由今度之。阿濟格奉命征討。則務於虛報戰功。何中湘撫安高李。則利於速了舊案。高李竭誠反正。則懼於引起猜嫌。故無肯證明自成未死者。乃隆武帝與清攝政王固知之。是非誠僞。不可誣如此。皂角出家之案。誠有其因緣也。明史欲言自成死於五月。則礙於攝政王七月之諭。欲言自成不死。則又有護惜寇賊之嫌。敘述之道既窮。於是强移其事於九月。冀以此彌縫焉。萬先生於此。可謂進退維谷矣。

書張英事

革鼎之際。漢族之變。降臣亦衆矣。其在進士末吏之屬。與處翰林部曹而未與朝政者。雖昭

身虜廷。不免淸議。其實不足責也。若其家庭尊長盡瘁死國。然猶身仕虜廷以致顯貴者世人反不論。要其反易天明。甚於身仕兩朝者矣。桐城張英仕淸至大學士子廷玉亦至大學士。且封三等伯。配享淸太廟。餘三子亦各官侍郞詹事。廷玉二子又並官內閣學士。一門鼎盛。爲淸室世臣。英之伯父卽明山東布政使張秉文。與淸力戰偕妻妾赴水死者。英之父曰秉彝。則千里負骨携孤以歸者也。秉文之事在明史忠義傳。崇禎十一年冬。淸兵自畿輔南下。本兵楊嗣昌檄山東巡撫顏德祖移師德州。於是濟南空虛。止鄕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諸將觀望。淸兵已臨濟南。秉文與巡按宋學朱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明年正月二日。城潰。秉文擐甲巷戰。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妾陳並投大明湖死。斯亦可謂至烈者矣。時秉彝以諸生奉父母家居。位走數千里。携孤負骨以歸。然則張氏與淸誠有不能兩立者也。英勿能報。而又仕其朝。父子爲樞輔。秉大政。餘子貳宗並得膴仕。豈獨無以對其伯父。亦深負其父矣。淸初儒者如潘耒兄檉章以私史事爲淸所殺。耒卒應詞科。入翰林。此已爲君子所詬矣。然耒時或以解禍。非以求榮祿。故雖剛正如顧寧人猶有爲耒寬假之辭焉。若英者固非耒比也。王裒以父死于晉不仕。諸葛靚以父死于晉。終日不向洛京而坐。英與淸爲伯父之仇。雖不若裒與靚之於晉者。然秉文夫婦死難。事關家門。

非一人之事。英忘仇事虜。父子洊居權要。且家門數世爲清貴胄。歸而入家廟。掃墳墓。當何顏耶。明徐達二子。輝祖爲建文守節卒。被幽死。增壽通欵燕王。亦先爲建文所戮。其後輝祖之裔仍襲魏國封。處南京。增壽之裔特封定國。處北京。羣從不相見。如英與其父所携秉文之孤。則猶定國魏國之比歟。且英廷玉仍世充明史館總裁。今明史稿及後定明史。秉文皆列忠義傳中。當其奮筆述事。已之不義。蓋亦心知之矣。世傳英妾私侍清聖祖。遂產廷玉。故清任廷玉特重。此蓋以其認賊作主。忿疾而爲之辭。魯桓公所謂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雖然廷玉之罪自爲人倫所不齒。亦不賴此加誣語也。

書李巨來事

宋元間有朱陸異同之論。及姚江出而專爲陸學者亦微。唯清臨川李巨來猶以陸氏爲宗。全紹衣稱其泰山巖巖。且言庭臣稱己爲小李詹事。其慕往至矣。顧其述巨來入獄事。謂專以劾田文鏡故。則不了之說也。巨來爲直隸總督。當雍正四年。時世宗與諸弟不咸。而塞思黑死於囚所。巨來之獲譴。蓋與塞思黑事相因。蔣良騏東華錄。雍正四年六月。王貝勒等奏阿其那罪狀四十款。塞思黑及允禵罪狀十四款。請速正典刑。奉上諭歷數三人罪狀一千餘言。末云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即斷。候再詳思。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

旨頒示中外。八月。直隸總督李紱奏報塞思黑病故。又諭朕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回京。胡什禮到京回奏述李紱有塞思黑一到我便行事之語。朕聞知駭異。斷斷以爲不可。特命胡什禮馳往諭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云云。七年十月。諭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李紱蔡珽授意。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令暫住保定。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邪黨及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李紱戕害塞思黑之誣語。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于衆。以致啟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公忠爲國。而李紱蔡珽極力陷害。指使謝濟世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此風何可長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觀上諸件。即知巨來獲譴實以塞思黑之死爲主。而彈擊田文鏡事特借以發端耳。世宗爲人險詖而强鷙。刻意欲殺其弟。顧外牽于親親之名。始言速正典刑。必自諸王大臣請之。而自己宥之。其既亦欲巨來希旨殺塞思黑。使名不歸于已。胡什禮奏述李紱語。即世宗所自造也。巨來堅不肯承。于是塞思黑暴死。此爲世宗使人戕害甚明。然巨來不死。則陰事終于宣泄。是其必欲殺之之因。豈果爲彈擊田文鏡事邪。李以殺之無益而更嫌于滅口。且見其廷訊對辭。但言臣罪當誅。請即正法。無乞憐語。若鹵莽而殺之。懼必臨刑大呼。宣其事于市。是欲蓋之而反愈彰。故終不得不赦焉。此以刀筆吏

之技而爲天子者。其技亦有時竆也。不然援蔡謝以攻文鏡。文鏡亦反攻之。事既未成。其罪亦至細。何以廷臣議奏言紱罪應絞者十七。應斬者六。必擠之淩遲處死。妻子財物入官而後快也。紹衣以事關皇室。碑文不能正其辭。亦姑假彈擊田文鏡事爲柄。然其言公歷官事迹有事秘不能直陳者。此正指四年八月事。又其述巨來語曰。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得失。所謂內省不疚者。即謂暗昧殺人之事已未嘗屑爲也。或疑巨來事與近世趙秉鈞事相類。陰爲其主殺人。亦終不免於禍。焉知其不肯希旨邪。然觀淸世道學諸臣。誠多作僞。巨來則猶儻中佼佼者。且以紹衣天性伉直。巨來果有陰慝。亦不至阿好如此。世宗所恨。正以不肯爲君任過耳。雖然。處胡虜之朝。而果於用世。遇賊害之主。直嫌疑之地。而不能先幾引避。使周程陸楊處之。必不然矣。觀巨來先奏塞思黑患病。次奏塞思黑病故。是雖不與戕害之事。要不得不先事起本。以爲其主弇飾。平居自謂直道事人。至是乃終枉。獨自奏報以外。終不肯以塞思黑自伏冥誅宣示于衆。爲枉尋而直尺焉。使周程陸楊處之。亦必不然矣。江子屏作宋學淵源記。凡仕淸與聞政事有顯名者。悉屏不錄。良有以也。

巨來論學。不慊于眞文忠。雖紹衣亦主之。文忠言行誠有不厭人意者。紹衣譏之可也。淸王以無罪見誅。文忠則謂理宗處人倫之變。且請爲濟王立後。其處人主兄弟間。過巨來遠甚。

如巨來者無乃厚于責人而躬自薄歟。世宗之戾。自什伯理宗。然巨來以剛腸自任。亦謂賢于文忠之優柔者。卒其行己處變或不逮。故知以道學受清廷知遇者。則鳳德之衰已

書呂用晦事

明末諸遺逸不入姚江之藩者。寧人桴亭所成就爲遠大。其學蓋主經世與勃窣理窟者稍殊。次如應潛齋張楊園皆密近朱學。苦節艱貞爲時輩所不逮。此與夏峯二曲諸公立言雖異。其躬行皆足以爲人師。不專以著述重也。若呂用晦則以俠士報國者。本非朱學。其始館黃太沖于家。用晦與子公忠皆北面請業。後與太沖立異。則以祁氏淡生堂書之爭。所爲者不過禮記集說東都事略二種。太沖發怒。因劄其弟子籍。用晦遂以朱學與太沖抗。購書細故。成此大郄。用晦則誠薄矣。然祁忠敏本蕺山弟子。身既死節。其子傾家爲國復仇。竟坐遣成。太沖乘其衰落。入化鹿寺。載其書十捆而出。梨洲年譜又藉用晦貲力以取之。亦於故舊爲恝也。用晦以太沖主王學。欲借朱學與競。乃觀用晦文集。尙信呂洞賓事。是果爲朱學者邪。陸三魚祭用晦文稱年四十不聞道。用晦與語。見始定。蓋亦未探其本也。由今論之。以學則三魚優。若夫分北華戎。義形于色。其媿用晦實多。祭文自傷不得從用晦於泉石間。蓋猶爲服善者矣。或視用晦爲坊肆評選之士。則不知用晦者。用晦本豪俠。祖父爲明淮府儀賓。家既

給富。北都亡。年始十六。散萬金以結客。往來銅鑪石鏡間。竄伏林莽。數日不一食。事竟不就。清順治初。爲怨家所訐。從子亮功論死。而用晦得脫。爲保宗計。始易名光輪。出就試。至清康熙五年。仇復事定。乃棄諸生。見張符驤呂晚村先生事狀 然性善治生。欲以家貲有所就。公忠稱其大治宴飲。不失一匕。清世宗稱其日記所錄。徵及糞壤。皆善治生之證。其選錄時文。蓋亦爲營業計。且以其易傳播。使人漸知有天蓋樓書耳。令方靈皐之徒不幸而誅。遺書盡燔。則人亦徒知其爲科舉之俊也。吾儕生二百年後。不能爲科舉文。讀其獄辭。猶能勃然發憤。以踣胡清。是豈其科舉程選所感耶。用晦擧事既不就。以被迫應童子試。旋即棄去。其名留良。取子房報韓義。觀其詩率爲故國發憤。時若獷厲。如入日詩云。雞狗豬羊馬又牛。看來件件壓人頭。獷厲之氣可見。 要非可以飾爲者。繼志述事不得之于其子。公忠于康熙丙戌成進士。距用晦卒已二十四年。 而得之于弟子嚴鴻逵沈在寬。則其所不意也。要之俠士報國。其人足重。朱學科舉皆非其素志云。用晦長子公忠小字大火。後改葆中。次子毅中小字辟惡。曾靜事起。用晦與葆中皆戮尸。毅中處斬。諸孫皆戍寧古塔。後以佗事又改發黑龍江。隸水師營。民國元年。余至齊齊哈爾。釋奠于用晦影堂。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爲業。士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爲臺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初開原鐵嶺以外。皆故胡地。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

人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至于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

嚴鴻逵者。歸安人。其譜稱鴻逵字賡臣。自號寒邨。順治廩貢生。烏程縣志稱鴻逵謀不軌。被逮至京。雍正八年。死于獄。鴻逵與嚴元照嚴可均爲一族。今其書尚有存者。則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是。是書成于康熙戊戌。（五十七年）刻于庚子。（五十九年）自序稱成先師呂子未竟之緒。與邵陽車鼎豐商訂者也。按順治末至雍正七年曾靜獄興之歲。首尾六十九年。據清雍正七年諭。嚴鴻逵日記。荒唐叛逆之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不勝枚舉。作何治罪之處。著速議具奏。是鴻逵是時固在也。其譜稱順治廩貢。則順治時必已弱冠。逮至雍正六年。年幾九十矣。一老禿翁。亦何能爲。尙與曾靜輩謀樹漢幟。殊不近情。恐譜有誤爾。

沈在寬。籍貫不可考。清諭稱其雜志載沈崑銅杭純夫黃補菴詩。又有自著詩集。則當時詩人也。杭純夫詩言漫嗟郤聘同君直。又言痛哭錢唐原隰哀。黃補菴詩言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二子亦是時有志者。清既不問其事。亦湮沒不傳。惜已。

曾靜獄起。呂氏弟子蓋無孑遺。而齊周華猶稱私淑。周華與召南爲兄弟行。乾隆中處死。召南亦以故左降。所著有名山藏。于清虜不甚詬厲。或更有佗書。

書梅伯言事

上元梅曾亮伯言善文章。能言政事。在清時官部郎。老歸其鄉。至今江蘇人言伯言嘗受洪氏尊禮爲三老五更。余觀吳敏樹爲伯言誄辭。以名高爲嘲。以卒於顛倒爲詬。因疑傳之者非無因。民國初遇桐城馬其昶於京師。因問伯言事。其昶言聞洪氏破金陵時。伯言不及走。爲所掠。令擔水。不勝任。則厲聲誦詩以助力。見者怪之。良久知爲金陵尊宿。擔水之役得弛。其後仕洪氏以否。不敢知也。今歲余以事赴金陵。入其圖書館。見金陵儒先著述。檢得柏梘山房集。以館長鍾某爲金陵士族。因問伯言仕洪氏至三老五更信乎。鍾答曰。不敢質。然金陵城中積口相傳盡如是。且其始嘗應洪氏鄉試中式。舉人後始至三老五更爾。余念清人言洪氏者指爲逆賊。故無敢實徵伯言事。然鄉里相傳無異口。是豈文字所能掩耶。伯言既爲金陵耆舊。洪氏欲用則用之。必以鄉試中式延進。懼非其實。意者弛擔以後。即命爲三老五更耶。伯言先世本宣城人。移家南都。其聞引光間事。視他人爲切至。晚迫於洪氏。受其尊禮。亦自謂無損大節也。以伯言之才輔相新主。雖未足比於劉基陳遇。必不在宋濂陶安下。顧洪王非有太祖之略。慮致尊養。終不采納其言。而伯言亦老矣。以子孫爲累。則去之亦宜。按柏梘山房集。癸丑歲無文辭。續集乃錄其詩甚多。有癸丑春避地王墅村詩及六無歎。

是時猶未遇洪氏也。其借衣歎諸詩。則多重九前後作。又已去洪氏也。雜詠五首在夏時。則正處洪氏軍中。有云蛛網結牆隅。弋獲那可必。胡爲翾飛蟲。避定自投室。膠絲一罥挂。振羽空唧唧。又云飛蚊臥繞鬢。屢摑不可去。言爲人氣拘。如魚遭網布。君看帳外蛟。擾擾謀進路。方無人臥時。過此了不顧。大患在有身。小物亦可悟。此前一首爲被洪氏拘繫。後一首則已作老更而他人欲緣以進身也。又有移家詩云。庚桑俎豆非吾願。好伴魚樵作幸民。伯言在金陵一退老之郎官耳。非有民社之職。何故以庚桑俎豆爲言。則知移居者爲辭洪氏而歸。庚桑俎豆者。指三老五更爲洪氏所尊事也。伯言出後。仍居王墅。故甲寅七月有王墅有警攜家赴鹽城詩。昔劉公輔明祖。禮貌甚至。然猶時歸括蒼。有大事則以書問計。伯言之歸王墅。其果與洪氏絕否。猶不可知也。自赴鹽城後。則託於南河總督楊以增以訖於死。其於前事。即汲汲以文章自解。且其在南都不過數月。諱之甚易。癸丑諸詩。疑有事後爲之者。若王右丞凝碧池口號。正爲免罪計。豈果在祿山時所作耶。由今觀之。伯言本算師梅定九裔。定九杜門習數。未嘗求聞達。而終以獻書自襮。其孫曰玨成者。少養於君。仕至都御史。然亦執方技以事上。不能以大儒節概責也。伯言挺然學於姬傳。以文行自飭。而姬傳亦故降臣姚文然後也。世宦虜朝。終身不敢言夷夏事。視戴名世輩。蓋有薰蕕之辨矣。伯言之受洪氏尊

禮。雖由羈致。然受之不辭。是明知虜非吾主。死節爲不足尙。視曾國藩之倫以死力爲虜爪牙。迷以終身者。其相去豈不甚遠矣哉。假令守之不退。雖爲其父與師幹蠱可也。然以進退不恆。旣去洪氏而復不能隱遯。寄食淮上。以媿辭自解免。所謂卒於顚倒者蓋有之矣。然吳敏樹數親國藩。亦不足以詆伯言也。余謂淸史傳伯言者入之文苑。不如入之逆臣。淸之逆。非中國之順歟。

書顧亭林軼事

亭林先生四十五歲往山東。七十歲歿於山西曲沃。中間遊歷北方諸部。歲無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嘗匱乏。世多謂其墾田致富。近聞山西人言。亭林嘗得李自成窖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始明時票號規則不善。亭林與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從。以是饒於財用。淸一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按先生五十三歲始置田地屋宇于章丘之大桑家莊。五十四歲出雁門關。與李天生等二十餘人鳩貲墾荒于雁門之北。觀其每歲出游。輒返山東。至六十一歲尙有刈禾長白山下詩。是章丘之田爲其本業。雁門則以畏寒付人治之。其時當事尙遣人到南方求造水車水碾水磨者。則農事實未害也。竊意墾荒鈍事。非旦夕可以致富。雁門寒瘠。先生又不親督課。其經畫固有不周者。先生亦自言北方畜牧之獲饒于耕耨。

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是墾荒難效可知也。全紹衣爲神道表。稱先生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纍致千金。夫其能致千金者。必其本數倍于千金。按熟田常率歲息視本。無過百分之七八。章丘之田本以士人謝長吉等負先生貲以田爲償。此熟田也。假令歲息得二百金。則其田幾値三千金矣。墾荒之利。過於熟田。雁門之墾以貸貲與之。其時赴官領荒所費或少。然披草萊立室廬。其費亦不可紀。假令三年而熟。歲息得二百金。其本亦在千金以上。自非素饒於財。又孰肯以重貲貸者。若章丘雁門二處。得田甚少。計本甚薄。則亦無纍致千金之理也。然則發金置號之說。似非無因。按先生五十一歲至太原。始與青主相識。章丘雁門營田之事。乃在其後二三歲。則或發金在前。後乃以餘貲與農耳。至其行跡所到。輿馬輜重。焜燿道上。而終無寇盜之害。世傳先生始創會黨規模。蓋亦實事。全紹衣請先生徧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是則先生外以儒名。內有朱家劇孟之行。非多財亦不能然也。

書朱子春先生事

舅氏海鹽朱子春先生。於吾母爲從父兄弟。弱冠善畫士女。復得儀徵阮氏所摹宋本列女傳。其圖顧愷之筆也。師其法則。技益精。所學汎濫百家。然不善爲舉業。家世仕宦。遭兵禍中

落。數應鄉試。不中式。授書於家。貧益甚。性嗜飲。秋日門外有呼賣蟹者。欲買下酒。家人言錢已盡。先生叫且起曰。河蟹老酒。雖典袴子。必取食之。方解袴。有求畫者。以錢五百易故畫去。遂取蟹飲終夕。其畫蓋值白金四兩也。余兒時侍先生。未十歲。今忽忽五十年。而先生沒亦四十餘年矣。觀其風物阨窮。不厭以一醉飽適意。自余壯以來。未之見也。

書譚茶陵遺事

清故兩廣總督茶陵譚文勤公。嘗撫浙江。聽政未半歲。誅錢塘猾吏何秉仁。令所在納稅者悉自封投匱。毋得關胥吏。民有告折漕重者令縣悉還民復徵米。民大驩說。至今理財字民稱最焉。嘗恨織造虛費。欲與兩江合奏裁之。三織造皆大恐。欲行賂嫯公。知政府倚公專。而時新疆方議設行省。公便習西事。乃因內廷亟致公陝甘總督以去。前後在陝甘閩廣治迹皆過人。其奏議已詳矣。公未撫浙時。先以監察御史出知杭州府。捕斬土豪徐正魁。吏民盡肅然。尤哀無告。重士大夫。嘉興舉人鮑敏卿者。以受誣部令傳送京師。巡撫得牒。不知狀。錄敏卿以屬杭州府。敏卿至。則被琅當。貫三木。公遽問曰。已褫革耶。曰。未也。即命脫械。問所得何罪狀。敏卿亦不知。明日。省會諸名士饋糧藥者踵而至。公知其端人。直詣院請咨部問敏卿所犯。部以通梟匪覆。公召問敏卿。敏卿自列。素不與人事。種竹賦詩。安得識梟匪。復延諸

名士問狀。皆同辭。嗣問嘉興。亦不省也。公曰。敏卿與朝士有怨耶。敏卿言。家有舊宅。比鄰朱御史欲得之。以予直少。不肯鬻。此爲小怨耳。公復諮院請再咨部問何因知敏卿通梟匪。誰告敏卿者。部乃錄朝士奏事下浙江。奏事者果朱御史。朱御史者。故嘗出公門。乃詒書責讓之。而白巡撫釋敏卿。由是惠愛流于旁郡。其後擢河南按察使。將去杭州。民有檛鼓白大寃者。臨問。自陳台州人。弟以稗販處海寗。見誣爲盜。奉撫部令將誅矣。公白巡撫緩其事。而遣法吏之海寗襍治。囚果異辭。公令送府自臨治之。自朝至餔時。囚稱在海寗賣麻枲碎物。莫夜見道旁有遺袍。持歸。其旦。捕役金阿奴窺吾門。即曳我去。以釅酢灌我鼻。炊許气幾絕。阿奴大聲言。某家遇盜。汝從我見州官。當自承盜首。此袍則贓也。不承者。釅酢復至矣。少頃。入州廷。猶稱寃。出。阿奴復以酢灌我至再。遂誣服。後省遣法吏來。復異辭耳。今日見青天。請救命。公命逮阿奴來與囚對。阿奴不伏。公笑曰。釅酢猶在。毋自及也。取酢灌阿奴鼻。炊許。阿奴始承誣盜狀。與囚辭同。即釋囚。置阿奴立籠上。未絕。代者至。杖阿奴遣之。公猶以爲恨云。及撫浙江。民以前事知公威惠。故令行如轉規。無所同異。其才在明周忱況鍾間矣。公未開府時。文牘多不傳。遺事頗衆。家大人嘗與公游。而伯兄籛少在公門。長又更其幕府。故聞其一二也。民國九年十二月。餘杭章炳麟書。

書范光啟事

悲哉。桃源宋氏之變之劇也。其始不過求主大政。不獲。乃以他術箝制。主者梟雄不可刼。災逐逮身而義故爭以抗命爲諒矣。雖隕身湛族。猶不悔也。如范光啓者。當淸之末。嘗以淸議忤當路矣。及兵起。又與攻拔金陵之役矣。此其志素堅定。非暫以赴義要名者。儲其用。老其材。以待人之惡。孰可也。當宋氏變作時。袁世凱雖傾險爲謀主。其元首之號未去。非蒙外患內亂之罪。不得而譴之。徒以見微知著。故師雖無名。而志有可哀也。然謹名義。負方略者。斯時宜伏以俟之矣。光啓篤于故舊。感憤所激。願與袁氏爭一夕之命。故入蕪湖。徇大通。窺潁州。將據淮上諸郡。以睨中原。所志未伸。而金陵潰。又去之安慶。亦敗走。名捕旣急。跳身下江。無絲髮之援。猶糾合義從。將乘間襲上海。卒爲姦人狙擊以死。吁。其可哀也。自光啓輩死。逾年。袁氏果改號。而東南人物耗矣。討之者則蔡鍔唐繼堯陸榮廷。非素有瓜葛者也。光啓合肥人也。於皖北植根深。同志如龔振鵬輩。皆沉勇知軍事。不幸猝起。以至於敗。其窟穴遂不守。至於今皖北亦無完宇。是孰令至是哉。丈夫謀大。行固有道。或以術取。即往往蹈危地。此宜以一身任之。毋牽率才俊以殉可也。雖然。氣矜所至。誠有令人不皇審顧者。當宋氏致禍時。余未嘗與宋之謀也。聞變。猶解官赴難。濡首而不恨。況如光啓秉人之質乎。光啓旣歿數

年。其女天德從余學。數囑余爲之傳。余於斯事。蓋太息不忍言。晚得劉文典所作行狀。爲略論其事。然未能道其什一也。民國二十三年章炳麟撰。

書黃君玉田事

雲南光復之緒。起會澤黃子和。余既粗述其事。又二年。其父黃君玉田亦歿。以狀來。知雲南諸志士所以保聚無後患者。亦由君任之也。君諱德潤。字玉田。其先江南產。從沐黔寧征元梁王。始居雲南。轉徙至會澤。遂家焉。君以清光緒十六年成進士。籤分四川。歷知渠彭萬酆雲陽銅梁江安諸縣。爲政廉。有聲。尤善折獄。以功擢道員。歷主官印局邊藏餉械局瀘州鹽局。民國興。版署雲南司法司長。五年。護國軍起。復推督籌餉總局。其伐閱如此。余嘗過昆明與君長子子實遊。時君已老。家既舊勳。又主東川銅礦。子弟皆樂施予。好賓客。爲一鄉宗。其鄉人言。君自通籍時。見清政窳敗。已有改革志。既從政四川。有楊維黃芳者。以謀革命被錄。爲婉言全之。及雲南光復。則子和功最多。以是爲主者尊信。袁氏得志。所摧殘民黨衆矣。每發一令。欲鈎致人。無內外皆爲盡力。威暨大荒。亡逃者無所竄。雲南雖僻左。顧勢盛不敢方命。以君力。諸民黨得無死。卒成護國軍。至居北廷。帝制擢勵。案狀皆合。其所以懷保善類者。非功之至歟。余因念改革以來。江湖嶺南之域。人士多拔起有功。然未有耆碩長者以蔭之。

旋多致死。存者亦渙散。至于乞食。失其宗故也。君仕四川幾二十年。官不過監司。未爲尊寵。其行事精明安肅。亦未有赫赫功。而能更歷興廢。膏潤一方。非其言行有以過人。固未能如是也。故樂爲書其事。若夫莅政治獄之美。則其家所狀備矣。民國九年春。餘杭章炳麟書。

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陷瀋陽。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黑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戰隊襲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閘北。我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後敵復以軍艦環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倍于我。發砲射擊十餘里。我軍無與相當者。要塞司令鄧振銓懼不敢。遽脫走。乃令副師長譚啟秀代之。照垣時往來閘北吳淞間。令軍士皆塹而處。出即散布。砲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機關槍掃射之。彈無虛發。軍人又多善跳盪。時超出敵軍後。或在左右。敵不意我軍四面至。不盡殲即繳械脫走者纔什一。卒不能逾我軍尺寸。始日本海軍陸戰隊近萬人。便衣隊亦三千人。後增陸軍萬餘人。數幾三萬。我軍亦略三萬。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三四。小戰不可紀。敵死傷八千餘人。而我軍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

制勝之道。誠由將帥果斷。東向死敵。發于至誠。亦以士卒奮厲。進退無不如節度。上下輯睦。能均勞逸。戰劇時。至五晝夜不臥。未嘗有怨言。故能以弱勝强。若從竈上埽除焉。初敵軍至上海。居民二百餘萬惴恐無與爲計。聞捷。饋餉持槖纍纍而至。軍不病民。而糧秣自足。諸傷病赴醫院者。路人皆樂爲扶輿。至則醫師裹創施藥。自朝至夜半未嘗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于內爭。怯于禦外。民聞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强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軍者愼之哉。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書宛溪翁事

蜀之錦。漢以來以爲利。其絮纊繒帛弗如。江海通。賓旅集。貰絲者不之蜀而之下江。宛溪翁者。三臺諸生也。家素貧。賃人田而耕之。嘗讀書僧舍。見牆下有桑數株。問其値。僧具以告。喟然曰。治一經不達。又不能樹藝以自給。是惰游之民也。即歸就所賃田種桑。家人里黨皆笑之。不省。數年桑成。獲利自倍。即又賃田種桑至五百畝。奇羨益多。念販桑不如親殖蠶。殖蠶蠶就。積數歲募貧以機繅絲。自三臺始。其後又置之樂山兩塲。南北相望。爲全蜀治絲者冠。家益富。其絲亦益布於海外。未三十年。蜀人爭相效者以千數。自中江以上。唯蜀產與吳越

閭齊。翁以七十三歲卒。蜀人偉其事。傳相告語。以聞於章炳麟、炳麟曰。昔武侯有成都八百株桑。使其子孫有餘饒。常道將亦言蜀好斑采。所從來遠矣、顧閱世久。民之好惡勤惰亦異。夫豳風記條桑。漢時齊有三服官。織作冰紈純麗之物。今關以西無植桑者。山東乃獨有柞繭。堪作綈耳。且蜀中所產布有黃潤者。其細不可見風。今亦無其物。獨蜀之蠶事未甚衰。然非苦心如翁者。猶不足以繼長增高。物之盛衰。豈不以其人邪。聞翁以新術事蠶桑。不祕其道。有利。亦時以分役人。積而能施。蓋得計倪之術者。其事宜書。且使豳齊之遺民聞焉。翁姓陳氏。名開沚。趙熙爲之傳。宋育仁志其墓。其家世行事已備。不盡書。

書長沙張母事

長沙張母者。同縣徐氏女。年二十六、歸張公春亭。而張公亦以五十始婚。相處穆如。不厭其晚也。徐氏於長沙爲望族。尊長皆仕清至京朝大官。而張公少出塞。爲人販茶。絕流沙。踐天山。更二十年。持鉅萬以報主人。銖黍未嘗有所私。家居衣裘輿馬不能甚鮮明。婚之夕。帷帳不過中人。不憂其貧也。張公同產三人。其季最雄。能綱紀一方。張公卒而母與羣叔異財。姑歿。季治喪獨厚。母請三家分任之。賣田宅以貲季。不憾其奢也。母少時讀書、衿禮法。既適張氏。日夜作勞。猶不廢學。有子時俊。生三歲而孤。爲口授論語毛詩章句。既通、必示以旨要。倍

文少謏。即操筆從之。未嘗假辭色。稍長。親傳事師。無敢不腆。或諷以廢書治生者。則曰。貧何害。禮義不可缺也。時俊以是厲學。既壯。從軍。已而出楡關。任艦隊書記軍需諸職。以是致養。家稍給。母性好施。振人不盡力不已。然不肯苟受人惠。客或爲鄰人捕魚。私取二尾。致廚間。欲以導意。母見之。謂家人曰。魚。鄰物也。鄰不饋我。我食之不義。卻之。又傷客心。宜瘞之。即埋置圃中。鄉里以是感其德信。諸偸兒爲避其門。里有强匄者。桀黠張甚。人莫敢近。母常厚賙之。其人感激。自是遂改行。此二事。雖晉陶母漢王彥方所行無以過也。初時俊既從軍。母時致手書。教之忠於職事。後在海軍。不數得定省。而母年八十二矣。以庸行不爲世人矜異。又不敢蔽其親之善。自威海衞二千里遺書屬余識其事。既繕定。則語之曰。以德化人。可謂至行矣。貴而能貧。壯而能事人。可謂盡人道之紀矣。若是者。其名往往不能越里黨。矜式之亦不至。顧前史傳列女。不純取瑰意琦節。晚世乃務以烈相高。故諸恆德在人者。事狀不過在方志。其次在譜牒。是亦國史之失已。然猶幸有一二著者。足以爲後人儀法。余之書此。蓋以補采風之遺爾。抑余以爲德之盛者。頌聲亹亹在人口耳間。有貴乎書者也。

書宜黃許貞女事

許貞女名蓮芳。江西宜黃人。年二十二。許嫁廣東顏鍾遇。顏生有文學。未成禮。顏生歿。女與

父守貞書誓不嫁。今四十六年矣。時時作詩樂府以見志。題曰芸窗小草。頗效李供奉語。甚似。然未嘗妄下筆也。自明歸氏著論。以爲夫婦之義成於合巹。故未嫁不得自專。余謂禮以定中庸之則。使凡庶可企而致。所不責者。微特未嫁夫死而已。雖與人處室有子死而倍之復適人者。禮亦無所禁。苟言其極。昏禮至納徵受其聘幣結纓以示有屬。既許爲伉儷矣。死而不渝則宜。觀貞女所爲樂府於顏生遺畫及其宅兆數數致意。斯情發於中者。固非以爲名也。今世衰夫婦道苦。聞其事。或笑以爲愚。斯又何足辨耶。貞女處杭縣留下。去余所居不過二十里。然未得知其名。南昌邵祖平以爲言。始志之。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餘杭章炳麟。

太炎文錄續編卷六下

章氏叢書三編

西南屬夷小記

今人通稱雲南曰滇。滇乃其東偏一部耳。蜀漢時則稱南中。古則稱濮。周書王會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南百濮。尙書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春秋傳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杜氏釋例。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建寧本漢益州郡。蜀漢始改益州爲建寧。是雲南稱濮之證。陳氏蜀志李恢傳。恢爲庲降都督。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常璩南中志。建寧郡談槀縣有濮獠。永昌郡有閩濮。興古郡多鳩獠濮。是漢晉時並稱雲南夷種爲濮矣。濮之得名。蓋因於濮水。猶因天齊以命齊。因晉水以命晉。因荆山以命荆也。漢地理志越巂郡青蛉。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益州郡葉榆。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來唯。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依今水道。僕水即河底江。東源出雲南縣梁王山。西源出趙州南山。合東南流至于元江。又東南至河口。出交趾。稱富良江。入于南海。是爲雲南中部之水。源遠而流長。與北部金沙江西部瀾滄江怒江相擬。故其地以僕水得百濮名。其西及永昌東

連貴州廣西者。亦悉稱濮。猶荆得名本荆山。其後北及南陽南郢郴桂。皆稱荆州部也。地言百濮。而種人亦受是名。猶蠻荆山越以地名其種也。于北金沙江之岸。在漢時曰越巂。于南瀾滄江之下流。在殷周曰產里。今曰車里。亦同受百濮名。而或自有其號。說見後。要之雲南舊種皆濮也。說文人部有僰字。云犍爲蠻夷也。犍爲本與南中連界。其治曰僰道。所屬堂琅則雲南之東川。大要淸時敘州嘉定眉州資州昭通東川四府二州。皆其地。太史西南夷傳說楚莊蹻王滇。秦常頞通五尺道。以後。漢興。皆棄此國。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司馬相如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此皆專指犍爲。相如檄言南夷之君。西僰之長。疑不專係一郡矣。今雲南蠻種最大者在西謂之百夷。在東謂之爨夷。爨夷偏于曲靖。大族有釧姓者。爨氏之正適也。百夷在順寧永昌南及普洱。而緬甸暹羅皆其族。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師氏滇繫。皆謂僰之音誤爲百。余以爲湯武之世已有濮名。春秋傳亦言濮。無言僰者。呂氏恃君覽乃始言僰人。僰之爲字。疑因濮轉聲而造。爾雅釋地南至於濮鉛。即爲南極。夷聲轉鉛。故爲濮鉛。濮聲轉百。故爲百夷。本之一濮夷也。時閱今古。言音譌變。不知僰語所自來。郭義恭廣志說有五濮。曰木緜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見御覽四夷部引。唐南蠻傳因之。謂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既以僰濮累言矣。李元陽顧祖禹洪亮吉又皆以順寧蒲

蠻爲濮人。顧炎武師範述其遷徙之迹尤詳。其言曰。百濮本在永昌徼外。誤濮爲蒲。有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干之類是也。永昌鳳谿施畦皆其種。勤力耕鉏。徙跣登山。舊時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其流入新興祿豐阿迷鎭南者。形質純黑。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砦。皆號野蒲。頗作蠻蒲。桀鶩甚。諸夷在景東者。淳朴務農。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嵩爲盜賊。不鞍而騎。馳突迅疾。善用槍弩。二家所言蒲人皆與百夷少異。然又言百夷種出黑水之外。則與百濮在永昌徼外者同地。明淸職貢。永昌順寧皆貢濮竹。而順寧專貢矮犬。與王會百濮獻短狗相契。以音讀之。蒲普皆與濮近。而樸子蠻與濮尤近。樸子蠻唐時有其名。御覽四夷部引南夷志曰。樸子蠻勇悍矯捷。以青婆羅段爲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又樊綽蠻書曰。自瀾滄江以西。越睒樸子。其種並是望苴子。然濮轉爲僰。于雙聲亦切。則疑古者通稱爲濮。秦漢以降。又以其小別分之。若者言濮。若者言僰。于是漢之僰人。局于犍爲十二縣。其專稱僰道者。局于今之宜賓南谿屏山諸縣。而說濮者。多指永昌建寧。則自東以昭通。而外盡雲南。皆濮種。今質以武王伐紂諸蠻。慕義從者有濮無僰。若濮僰必異者。何故遠者先從。近者獨沮。又質以元地理志。其于雲南種人。有言僰。無言濮者。安有濮種盡滅。而僰人偏盛者也。故知濮爲初語。僰爲後造。猶閭之變爲驢。欒之變爲楝。語其字則一音而小殊。語其物則一類而小別也。鄭語。荊子

熊嚴生子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又云楚蚡冒於是乎啟濮。是濮地嘗爲楚附屬。莊蹻王滇。亦因其故迹也。楚之疆土。其始不過西至巫山。稍南亦有五谿地耳。其去建寧永昌甚遠。逃濮啓濮。蓋道巴溯江。入金沙江。以逮雲南北部。未能盡百濮之地也。春秋傳。又有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麇在今鄖陽。去雲南亦甚遠。疑其時百濮之種已突入貴州四川以東。左思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劉逵注。濮夷也。傳曰。麇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常氏巴志。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是說百濮入巴之事。觀是役。巴人出師從楚。蓋百濮通麇。必侵軼巴地。乃得達。故巴人與楚同憂也。

雲南漢人全部語言皆相似。蓋沐西平所携淮兵甚多。又迫其土人作江淮語。久之。蜀人南遷者稍衆。故其語與蜀相似也。近聞雲南人言。西南百夷人語與漢特異。而與福建語同者十有二三。余頗怪兩地相距七千餘里。不應相會。檢南中志。永昌郡有閩濮鳩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晉元康末。呂凱之孫爲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譔曰。南域處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也云云。乃知雲南西境自有閩濮。宜其與福建土人種類相似。按夏官職方氏稱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閩類有七。則知爲南夷通名。故鄭注云。閩。蠻之別也。亦不專指東南濱海者言。漢之閩越。即今福建。此特閩之一種耳。鄭語。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韋解。蠻芈。謂叔熊在濮。從蠻俗。按蠻芈蠻矣。職

方注引作閩芈蠻矣。稱閩芈者。正謂芈姓竄在閩濮。然則西南有閩。自周時已言之。其與東南之閩蓋大類同而小別異。故語言有與福建相似者也。

中國人種本起秦嶺以南隴西蜀滇之邊。比於北者本西羌之種。比於南者本髳濮之種。合種而爲夏人。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本姜姓之別。謂本在南岳則非。春秋所謂姜戎。亦其類也。其實姜姓出於西羌。非西羌出於姜姓。神農姜姓。由姜水也。其原本西羌。而黃帝與之同出少典。則亦西羌種也。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此西羌與髳濮合種也。江水爲岷江不待論。若水近代皆以打沖河充之。疑未足當。依漢地理志則金沙江稱繩水。然繩水名始於漢。若水則周時已爲大名。太史司馬相如傳。西至沬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今宜賓。入江。是即以若水爲金沙江。淮南地形訓云。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伊尹獻令正南之國九菌與產里百濮並言。蓋部族大類爲濮。其支系南在瀾滄江下流與交趾鄰者曰產里。北在金沙江之隩與建昌鄰者曰九菌。九菌即若菌。菌指其種。西南夷稱人曰菌。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及注。若指其地。是爲濮種小宗之民。漢越。部有會無縣。今爲會理縣。正臨金沙江。常氏蜀志云。會無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是若菌亦濮矣。若菌生聖人。即指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濮氏而生高陽也。大戴禮帝繫作昌濮。史記五帝本紀作昌僕。按濮人以濮爲姓。女子以姓舉。故帝繫稱昌濮氏。猶春秋書子氏姜氏也。周衰。唯楚與巴通。叔熊蚡冒因之以啓濮疆。其時濮

種徧滿雲南。稍東北及於貴州四川。今貴州蠻人語。侏離耆闓多矣。而亦或與古語相類。田雯黔書謂夷語稱父曰拔。亦曰罷。（按此正當作爸。）曰包。或曰索。（按廣雅釋親。叟父也。魚部變之轉。）稱母曰米。亦曰蔑。曰蒙。曰明。（一音之轉。）稱祖曰大。（按此正當作爹。廣雅釋親。爹父也。[illegible]爹音大可反。今浙西亦有此語。）稱牛曰擬。稱雞曰介。稱豕曰拜。亦曰巴。（按此正當作犯。）此正攷方言者所當知也。

羌之種類亦不專在先零。南中志云。諸葛亮平四郡。移南中勁卒靑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按張儼記亮表云。突將無前。賨叟靑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讀常志。乃知靑羌出於南中。非隴右雜處之羌也。大抵靑海吐蕃本皆西羌種類。由吐蕃而入滇邊。故南中得有靑羌。自唐至明。言雲南屬夷者。無靑羌名。然唐時所謂磨些蠻。即羌種流入者。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錄黃直指所記屬夷種人。有曰西番者。居永寧北勝浪渠。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俗尙勇力。善射。性最暴悍。隨畜移徙。有曰古宗者。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蕃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此二種者。男子皆辮髮披氈。疑即常氏所謂靑羌。師氏滇繫又言順寧所屬有巴苴者。亦名西番。元世祖取滇時。從以來。不知蒙古何部落人。男挽總髻耳帶銅環。由今觀之。此亦氐羌類也。又書僞孔傳云。蜀叟也。南中志。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項木耳。環鐵裹結。漢中志。武都郡有麻

田氏叟、陰平郡多氏叟。按後漢書劉焉傳。馬騰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蜀志劉璋傳。璋遣叟兵三百人於曹公。張嶷傳。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常志言漢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打昌討平之。因開爲郡。號曰益州。先主薨後。越巂叟帥高定又舉郡稱王以叛。雍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晉元康八年。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等及氐叟青叟數萬家就穀入漢川。是叟類蜀越巂建寧武都陰平略陽天水皆有之。是亦古之氐羌。而今逸其名者也。

蠻人進化有後先。而夏人亦或與蠻同化。叔熊之從蠻俗。是夏人與蠻同化也。莊蹻王滇。楚將士留者多矣。太史西南夷傳稱楚之先有天祿。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是滇王嘗羌爲莊蹻後。漢已開郡。猶未替其位號也。又云滇王與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是莊蹻後非一國也。以其同化于滇。則蠻夷視之爾。楊愼滇載記乃謂漢時有白仁果。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武侯南征。賜姓張氏。邵遠平續宏簡錄謂漢武惡滇王不遜。因册天竺白飯王後名仁果者爲滇王。其言與西南夷傳悖。且天竺至滇。中隔撣國。今緬甸。哀牢昆明諸部。故漢使求身毒滇王嘗羌留爲求道。皆閉昆明莫能通。又焉得以白飯王後主滇也。南中志所云永昌有身毒之民者。卽指撣國。蓋撣爲永昌附屬蠻夷也。然未開不韋以前。此則爲哀牢。撣國非哀牢之屬。則身毒種尚不

得王之年。况王滇平。依愼所述。其言出雲南舊家白古通玄峯年運志書用僰文。此蓋稗官雜錄之書。南中信佛。故以釋典附會成之。非實事也。世所稱白蠻者。與烏蠻分別爲言。其始但以衣之白黑辨耳。何與天竺白飯王事耶。白蠻之與百夷。其得名不同。唐時稱東爨烏蠻。西爨白蠻。是爲爨夷。非百夷也。

今之昆明。在雲南省會。唐之昆明。在今四川鹽源縣。陳志。李恢案道向建寧。被圍於昆明。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柯。則昆明在建寧東南。皆非漢之昆明也。西南夷傳明言北至葉榆。名爲舊昆明。則舊昆明必近今大理。舊非即越舊。昆明亦非今之鹽源。以漢造昆明池教戰攻之。其地必多湖澤。今大理有洱海。稍西北則鄧川有西湖。劍川有劍湖。此皆漢葉榆縣。則前此皆昆明地。其所謂舊者。則漢所改置之舊唐縣。今雲龍是也。要之金沙江以外瀾江以內。清時大理七屬。並舊昆明故壤也。

游趵突泉記

歷下稱七十二泉。皆濟水之踊於地者也。而趵突泉爲勝。其水坌地十有餘尺。噴沫若霧。廣袤四五丈。蓋春秋所謂華泉。近人以鐵筩導之。水踊稍緩。而旁衍亦廣矣。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余自北平來。臨流求飲。啜數勺。甘潤不絕於口。信乎泉之至美者也。飲既畢。峙躇亭上。追

華泉舊事。下車取飲。嘉丑父之忠。抽戈冒身。念齊侯之勇。嗟乎。君臣相與。其誠如此。故能敗而復振。返汶陽之田也。今之統軍者。方其得志滿意時。揚眉叱咤。若無餘人。及兵敗國蹙。求一騶卒與之戮力。且不可得。豈非以狙詐遇人。無赤心之效耶。然則斯泉之在載籍。二千五百年於茲。豈徒以水之芳洌名。蓋亦以其人焉。後之柄國者。其亦取鑒於斯。章炳麟記。

三界重建水閣記

市廛之所聚。中其市立觀臺亭閣以統之。周官謂之次。司市之職曰。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次小訟。說曰。次。市中候樓也。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行旅之所出。當其交爲傳舍。以頓止之。周官謂之路室候館。遺人之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說曰。廬若今野候。有庌也。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路室候館之制。魏晉間謂之官欂。時議者以爲官欂拘局。不如聽民置客舍便。次之制。晉以下絕。晚世民間乃稍稍自爲之。要之不離周官之遺法云。嵊縣三界鎭者。東濱剡谿。西望南鎭會稽之山。爲紹興上虞寧波孔道。船艫任輦。日夜轉轂。市居殆千家。邸店連比。而道亦湫隘。直東置水閣。祀北斗魁星其上。與北面戴星樓祀水官者相望。以厭火災。不知所自起。

民國十五年四月。市居火。延燒幾盡。水閣祀北斗魁者亦災。民失業露宿。相枕于道。前選拔貢生金元瑞以其母命倡議急振。與鄉里好義者集資得銀幣二千五百版。又具狀告省公署及七縣同鄉會在上海者。省發幣三千版。同鄉會亦稟以二千版。裹糧而給民。得以全。然闤闠未就也。元瑞度得幣三萬版。市可就。以其圖略告于衆。無適任者。乃自以三萬版貸界畫其地。令故主各自占識之。約事既就。則故主僦其舍以居。以十年之租庚償。償盡即自主。議既定。于是屬匠庸具章材。易道路。刱溝瀆。定廛舍。數月而功就。其道之迂左者。與其迫陜不容水具者。繩之拓之。過其舊遠甚。自水閣之毀。鄉人以形法家言。謂無以禦不祥。市既成。咨于元瑞。元瑞亦念古者市樓候館之法。不重建則居者無以會。行者無以息。即斥幣五千版。爲閣三重。以其上奉舊祀。其中連誃五楹。曲折上行。與閣通。以集市之議大事者。而歲時父老得以容宴豆。有警得以瞭視。有大賓客得以登而觀。其肆之行列。其下以止行旅。冬有溫室。夏有涼蔭。負擔于是息。簦笠于是解。役不告勞。主不慁賓。所以興廢也。初縣西萬金隄爲水所齧崩。元瑞嘗完復之。至是又定三界市云。元瑞既安集其人。而又爲之保息之所。市人大喜過其望。皆曰金君之功。足以配斗魁。度其像樓上。以酬德也。元瑞字憲章。父曰江蘇候補知縣昌運。素任卹。余既爲銘其墓。母裘太夫人好施如其父。于是民國十九年秋。其鄉

人以事告余以爲金氏之德。非獨在一時。其于三界。功亦不獨在建閣。以古者司市遺人之官既廢。而其事獨委之于鄉之長者。其隆替之迹可尋也。故書以刻石。署曰三界重建水閣記。

湖州機業公會碑

清時自江而南。置三織造官。曰江甯蘇州杭州。湖州于浙江爲支郡。尤善食蠶。以織綢紗名。綢紗者。古之縠也。世亦稱湖縐。而機師不隸織造官。自買絲織作。然猶以其帛鬻于商。商十七家。賤斂而貴發之。每斂輒置熅火炕其帛。一端之重減三四兩所。而機師不得以其物遠販。商或遠販不利。又強以帛卻歸之。朋黨糾結。不可剗砭。清光緒中。城北張蘭波與機師交市。得其情。與其友淩廷枚陳雲江鮑馥泉。及機師錢大亨臧維椿等。始置公所。以綢紗販境外。此二三歲。請于官。官受商人言不許。上請省中大吏。亦不許。且禁設公所。逐蘭坡去。時有張徵莊。爲委曲達其情于省。更數歲。始踣禁碑。機師稍稍自遂矣。于是摘十七家陵侮狀愬之省。省令縣集兩造坐質。十七家商不官來。機師分部赴省縣。直朔望。持香炷。照長官前陳述。亦不省。其後求得十七家侵蝕簿證。寫送部省縣。部省各遣吏來治之。始禁諸商火炕。令機師得報捐遠販。于是就塔下街起機業公所。兼設學以教機師子弟。訖今蓋三十年。二張

淩陳錢諸子皆歿。則李恢伯張旭人主之。改號機業公會。稱湖州者。仍淸時舊名也。以其始謀之不易。將植碑以詔久遠。余按古者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周曶鼎有賣絲自贖事。其徵也。今機業事雖細。然其造端亦已勤矣。書以刻石。亦古宗彝之類爾。

張督師祠記

餘杭倉前有張老相公祠。傳爲潮神。云以夏正三月六日生。去倉前四五里。又有祠數所。顧不知張老相公何神也。或曰宋少保張公世傑。是嘗疑少保功烈在崖山。明中葉嘗就江門建祠祀之。浙江無與焉。民國十五年春。過南屏山謁明督師兵部尙書蒼水張公墓。問守墓者。督師支族嘗有來墓祭者乎。答言歲歲有之。其謁墓常以三月六日。乃知張老相公卽指督師。淸時諱言之。故託以宋張少保。謂其忠相似。其傳爲潮神者。督師絕命詩有云。他日素車江畔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亦有由而然也。自明之亡。遺民祭其君臣者不可勝記。而皆匿其正名。祀思宗者或稱朱天君。或託以日。皆其例已。督師本起翁洲。後與鄭延平同圍南都。別徇皖南下二十四縣。其就義亦在浙江會城。杭人哀思。常以炙雞絮酒酹墓下不絕。其祠祀在浙。宜也。舊榜稱英濟侯。無所據。大氐有諱辭。今爲更正曰張督師祠。祠亦有夫人像。按督師夫人董氏。子曰萬祺。皆先督師三日就義鎭江。夫婦皆著忠烈。其配享非徒然。督師本

生萬曆四十八年六月九日。今三月六日謁墓者。蓋因近清明。云生日者亦誤也。督師事狀見全祖望所作神道碑。智勇忠勳不可殫述。今但記祠祀本末如此。中華民國十六年春。勳一位前東三省籌邊使章炳麟記。

童師長祠堂記

出杭縣西郭南有錢王祠。樹宋臣所爲表忠觀碑。迤北得寶石山。山以落星石名。亦吳越舊封也。浙江故第一師師長寧海童君。少以幹略聞於軍中。初舉大義。君實爲幹魁。其後拒袁氏帝制。走其幸將。功亦第一。不幸而夭。部曲懷之。民國十二年六月。則爲君起祠於寶石山。而以刻石訪於炳麟。按君初起。裁主陸軍警察耳。年二十五。直武昌倡義。下江響震。浙中志士謀應之。未敢發。君陰戒軍警。出不意攻淸巡撫部院。縛巡撫增韞以來。諸君皆縞俟命。旋推君爲浙江臨時都督。受之。約束既定。自以年少望輕。不任爲主帥。以讓山陰湯君。而身退爲其參謀。浙軍攻江寧。復佐軍長朱瑞爲參謀長。未逾月。克之。民國既建。累遷至第十二旅旅長。五年。袁氏稱號。君以國本不可動。先事率將佐詣軍府。請拒命。時朱瑞已爲將軍。佞袁氏。不能用也。頃之。西南護國軍起。露檄至浙江。衆大讙。復就君謀。會瑞病臥軍府。以短兵突之。衞士皆放杖。瑞逃死於上海。事定。君當主軍事。猶以年少退處第六師師長。改浙江第一

師師長。出屯吳興。自民國初萌芽以至是歲。君比有大功。不以自伐。而策勳亦不及。君。君亦欲自老其材。爲東南楨、卒未嘗有怨悔。六年以長官令耀兵於鄞。明年。又以長官令出師廈門。西略廣東至饒平。時以爲有功。授勳四位。予二等寶光大綬嘉禾章。君獨鬱鬱自傷志不就。明年五月。歿於廈門軍中。歿四年而立祠。炳麟於是系之曰。浙人以布衣芟大難者三矣。首富春孫桓王。次長城陳氏。而臨安錢氏爲其下、錢氏以龕董昌功。世撫杭越。常附會北朝。與其鄰江南構兵。江南亡。錢氏亦納土。斯蓋昧於善鄰之道。志脆助寡。迫而爲陪屬。猥以表忠加之、譏矣。君起偏裨。奮其馮震。卒攘東胡。恢復疆理。直袁氏彊衙。再起與之爭命。視錢氏爲難能。中遭頓挫。不能以其材遠至。惜夫。浙之祀君。義也。其建祠寶石山。與錢氏舊物並處者。地制之也。若夫表忠之義。君蓋深尤之。且非君部曲之志也。

芷江劉公祠堂記

洪氏時。翼王石大開與羣帥不台。率其衆自安慶西上。遠行二千里。無敢留者。到芷江達府治十里。以三十萬人陳於楊谿。沅人兇懼。邑長者劉公徇於衆曰。師速而疾。略也。吾當以團練一戰却之。從之。大開果解而去。未幾。貴州苗亂。並清水而下。芷江潰。公又以團練破苗於託口。沅靖得全。清大帥席寶田聞其名。檄召爲營官。拒之。獨盡力治團。以餘力易道路。通河

渠。舉常平。育孤遺。凡利於芷人者無弗爲。病者予藥。貧者予財。爭者曉以義。駻者臨以威。其誠足以感人。其力足以禁暴。卒未嘗受清一官。公諱登舉。始以田畜致富。事父母以孝聞。昆弟羣從七人。皆依以立。及分財。擇取其薄者。又出所得課諸從子讀書。治家樸勤。童子不衣帛。成人不坐食。春秋耕刈。即率家人集田間操作。農事畢。使丈夫婦人各趣其事。以是刑家而化一鄉。無子。以兄之子開侁爲嗣。開侁少從公治戎。未嘗學也。有子七歲。公使就外傅。取大學義名之曰治齊。常勅以孝友忠恕勤廉之道。且謂開侁曰。是兒力學。佗日當大吾門。即爲吾起祠堂。當以吾名榜之。毋諱。年七十三。以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卒。當清與洪氏交爭時。湘軍功最盛。然多起衡湘間。西部獨楊岳斌一人。餘無著者。觀公所爲。知奇才之士。遺逸亦衆矣。平生才行似漢末田疇。然疇纔爲大軍鄉導。且魏武兵素盛。其破烏丸。非疇一人之力。今以孤城白徒。當大開銳師三十萬人。其難有過於疇者。退而不伐其能。其高節與疇等比矣。同時上下江舉團練者。曾國藩功雖高。祇爲虜用。非義也。苗沛霖誓不服胡人翎頂。猶豫受官。卒而反之。非信也。如公者。庶幾踐其中道者歟。治齊長從黃興宋教仁謀光復事。民國興。官至柳江道尹。卒爲公起祠。命曰登舉廬。從遺教也。君子正其名曰劉公祠堂。長老稱公。禮也。

高橋杜氏祠堂記

杜之先出於帝堯。夏時有劉累。及周封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違難於周。適晉而爲范氏。范氏支子在秦者復爲劉。以啓漢家。故杜也范也劉也皆同出也。杜氏在漢世有御史大夫周。始自南陽徙茂陵。自是至唐世爲九望。其八皆祖御史大夫。唯在濮陽者祖七國時杜赫。自江以南無聞焉。宋世有祁公衍。實家山陰。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高橋者上海浦東之鄉也。杜氏宅其地。蓋不知幾何世。其署郡猶曰京兆。末孫鏞自寒微起。爲任俠以討袄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傑皆宗之。始就高橋建祠堂。祀其父祖以上。同堂異室之制。近世雖至尊猶然。故諸士庶不別立廟。獨爲一堂以昭穆敘羣主。蓋通制然也。凡祠堂爲阯八畝。其堧地以待設塾及圖書館。所以流世澤率後昆也。余處上海久。與鏞習識。祠成而鏞請爲之記。夫祠堂者。上以具歲時之享。下使子孫瞻焉以綑致其室家者也。杜氏在漢唐。其爲卿相者以十數。盛矣。上推至於帝堯。又彌盛矣。雖然自堯之盛。尚不能覆露其子使襲大寶。其餘雖登公輔。賜湯沐之邑。曾微百年。後之人至不能指其先世里居所在。此鏞所知也。爲子孫者豈不在於自振拔乎哉。和以處宗族。勤以長地材。福倍漢唐盛時可也。其兄弟不輯。其居處日媮。禍倍矜寡無告可也。抑聞之古之訓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不可謂不朽。稱不

朽者唯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覩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當陽侯預。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遠也。觿往以討賊有功。其當益崇明德。爲後世程法。然後課以道藝。使就其文質化其畔諺。以企於古之立言者。有是三者而濟以和宗族。勤地材。則於守其宗祊也何有。不然。昔之九望。奄然泯沒於今者七八矣。雖有丹楹之廟。窮九州之美味之饗。其足以傳嗣者幾何。吁。可畏也。乃記之云爾。

瑞安姚氏家廟記

瑞安讓金邨姚氏。其郡望曰吳興。宋建炎時有諱朝野者。充溫州通判。仍世貴顯。因家於永嘉。及明清間。有諱曾一者。始居瑞安四十一都。迄今幾三百歲。世譜略具。未有以藏其主祏者。耳孫用鴻以廢居起其家。始即讓金邨爲家廟。以諱曾一者爲別子。次自高曾而下。昭穆以班。不祀通判君者。中隔元明三百六十餘歲。世系闊絕。序列不可知。故斷從遷瑞安者始也。近世譜牒往往能遠徵五帝。以逮商周建國。顧於漢唐多闕。其詳者不過起五季。而世次猶多跳脫。亦非獨姚氏。又尋王僧儒賈執所箸譜錄。一姓或十餘望。近世顧以一望攝之。斯乃依附明代俗書。非其實也。獨姚氏署吳興爲審。案唐韻載姚氏有吳興南安二望。南安望其微。林氏姓纂鄧氏姓氏書辨證皆不錄。其可知者曰姚氏出虞帝。其後陳敬仲奔齊爲田

氏。至王莽封田豐爲世睦侯。奉敬仲祀。豐子恢避莽亂過江居吳郡。改氏曰嬀。五世孫敷復改氏姚。居吳興武康。生信。仕吳至選曹尙書。自是吳興之望始著。唐姚梁公之先亦自吳興遷陝郡焉。其在江南者皆自吳興而別也。故瑞安譜猶稱吳興姚氏。初姚氏在淸世多勤稼穡。未嘗有達者。及用鴻以商致饒。先爲其鄉就養正小學。其二子卒業中外大學。出身致用。文武之道彬彬矣。年七十。始營家廟。又就廟立姚氏義學。以田百畝之入爲其歲費。蓋將上繼通判君之志。使子孫世食其德也。今世家廟與古異。古者鬼神各專其廟。棟宇奘麗。祝史承事者又繁。財力易屈。故雖列卿祀不過曾祖。晉以下或爲同堂異室。又簡即異几筵。事神不必宗祝。饋食不必牲牢。易於立具。然庶人之祀猶不得過祖禰。明嘉靖中。始令庶人祀及四世。其後緜世久遠。主祏櫝積。亦不能異几筵。皆以其主合食於太祖。蓋猶古之祧而已。非廟制也。及夫收族卹孤。養老教穉。悉由家廟祠田資之。而不統於大宗。談者以家廟爲宗法之遺。訛矣。其不攷於流變也。繼自今姚氏之孫成學方聞者。當日以多其勉循禮俗蛻化之迹。以崇其先。毋詿於新說。謂廟祀爲封建制哉。民國二十一年冬。章炳麟撰

古驩室記

余友鄞張之銘伯岸。少而賈也。而好書。得中外圖籍以萬數。盡能讀之。尤好古善本。至於老

不衰。初伯岸少時。已自習史志地理算數。會學校興。與諸友立實學通藝館於上海。儲儀器以待求者。當是時人人以爲故書雅記無益於用。而舊家藏書者其子弟多不材。率舉以易重金於海外。伯岸數數游日本。見之歎曰。不及百年。中國圖籍盡矣。以其餘貲稍購取爲兩藏。一在上海。一在日本。民國十二年秋。日本東京地震。所儲書皆燒。因壹意規畫其在上海者。自四部釋典道書以逮近代學者所著。及諸碑版書畫地之版圖。歲益增廣。即得舊刻與好寫本。必躬自繕補。志其所從來。凡爲書如千部。碑版以下如干卷。檢以目錄。部居不雜。署其藏曰古驩室。由實學通藝館西行。則其藏也。自伯岸少壯儲書。至是蓋二十餘歲。年六十。鬢班白矣。鄞之藏書者。明時稱豐氏。豐氏書後歸范氏。世所謂天一閣者也。今幾四百年。而其書耗散無有成部帙者。萬季野亦多藏書。季野歿。其弟子錢名世竊載以去。然則伯岸之書。其遂所以保世耶。曩其散在國中。今之散在異域。拾其散於異域者以歸。疆識閎覽。足以自虞樂。後雖再散。猶在國中也。人家有玉石故銅器。不能保。後嗣無失。要不委於莽則止。語曰。囊漏褚中。斯伯岸所以汲汲然不憚其勞歟。伯岸爲人誠欵有溫藉。與人處在賈言賈。遇士人語文籍事。分畫精敏。未嘗有所失。性不好弄。時過人舍中。其人或會聚博戲。伯岸輒辭不與。人常爲置獨坐。坐定。舉茗飲。與博者談笑如故。素不嗜酒。而會飲亦極驩。其好古蓋天

性也。余與伯岸交三十年。余長伯岸四歲。少時所得書。散亡略盡。而伯岸亦漸老。觀其所爲。在士論譁囂中。或視之不甚重。更數百年。見其書。安知不與豐范所藏並也。志之以俟好事者。民國二十年六月餘杭章炳麟撰。

量守廬記

中央大學有師曰黃侃季剛。六年教成。築室九華邨。命之曰量守廬。取陶靖節詩義也。靖節自知飢寒相擣。然不肯變故轍以求免。今季剛生計雖絀。撫圖書厭飲食自若也。其視靖節窮蹙爲有間。猶爲是言何哉。夫貧富豈有定程。衰世之士。或仕宦二三歲。家累至於鉅萬。細者如學職。號曰褐夫之守。校其所得。有什百於儕伍而無算者矣。然仕者非變其素節。教者非心知其不然。故出其昌狂妄言則不得至此。今欲取朱紫登臺省。突梯足恭。以迷其國而自肥。是亦有命焉。非士大夫所盡能也。寡得以自多。安下筆以自伐。持之鮮故。言之不足以通大理。雷同爲怪。以衒於橫舍之間。以窃明星之號。此非吾季剛所不能也。子夏七十子之駿者也。學三年而臞。以義利交其胸中。故曰學不至穀。豈易得之哉。近世長沙有皮錫瑞者。故習江戴諸儒之學。江戴所言。慮猶不盡契。故書雅記。然頗覈實矣。術既通而時方騖今文。玩奇說。守其故。則不足以致犬酒之饋。乃去習今文。一時學子輻湊其廬。號爲大師。今錫瑞

之書具在。起死者質之。則必知非其心所厭也。固曰有所利之也。況茲末學奇邪之論。其易什倍今文。而利且百之。夫季剛之不爲。則誠不欲以此亂眞誣善。且逮於充塞仁義而不救也。靖節不可見矣。如季剛者。所謂存豪末於馬體者矣。雖然。靖節沮溺之倫也。於慧遠之事佛。周續之之說禮。猶有所不滿焉。季剛於靖節未也。抑猶在陶周之閒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章炳麟記。

附與黃季剛書

季剛仁弟足下。前由旭初轉交一片屬撰量守廬記。酷熱不能握管。遷延至今。甫於昨日脫稿。文尙不俗。其中所述皮錫瑞事。乃昔年得之葉煥彬者。非臆造也。來片欲裝三尺橫幅。吾所書不過及半。或加以跋尾。亦勉强可得此數。旭初屬作寄庵一額。亦於近日寫好。說文無庵。據戴記引書高宗諒闇。鄭注字應作闇。此字亦不莊麗。故就鄭注闇讀如鵪。借鵪用之。茲將記文封寄。祈即察收。麟白九月二日。

黃季剛答謝書

九月七日。弟子侃叩頭先生門下。奉到二日賜書及尊撰量守廬記。歡慶感激。殆不可任。唯慚糞朽。徒勞彫拭。謹當尋繹寶訓。勉之畢生。不隳師法。以醻恩造。侃以故里荆榛。萍浮

非計。謀斯環堵。聊庇妻帑。不謂樹蔽臺南。有似隱斯之宅。滕經堂下。非鄰子罕之家。即此蘧廬。猶虞侵奪。九域不靖。一室寧論。但令圭竇篳門。託尊文以傳于來葉。斯厚幸也。順風陳謝。未盡懇款。感厲之忱。伏維垂鑒。弟子黃侃叩頭叩頭。

黃氏藏書樓記

項王有言。書足以記姓名。人至沒世而名不亡者。書持之也。故知書則知榮辱之分矣。莊周欲絕學捐書。以潰其名。世終弗徇。寶玩之未嘗衰。甲者侈其博贍。期與中秘書競勝。乙者亦隨所嗜。以為庋藏。上以承其先人。下以求自補過者。衆矣。情固有不能恝者也。華亭黃氏者。余先王妣家也。清嘉慶中。徙浙之嘉興。逮今百餘年。而膺白始以朝官著戶籍于杭。膺白於先王妣為弟之孫。宦既通。俄而倦游。則上述其先人友樵丈之志。入莫干山。樹樓藏書。以無忘世德。而為反初服計。樓成。屬余發焉。以志其事。余少時聞黃氏尊屬子周丈者。尤好書。家貧。每得銀十兩。所輒造書肆盡之。性樸拙。亦不盡通其義。嘗以雜職待敘浙江。人或誡之曰。初謁撫院。宜自飭容止。無喋喋作簡明目錄語為也。遽大言曰。皇帝尚當見。何撫院也。以是人黠焉以為戇。卒落魄不遇以終。亦不遺鄉里惡聲。顧其好書不可尚已。今聞友樵丈之風。乃知黃氏勤學敦古。世相漸濡久矣。後之人誠不可以無繼也。自墳籍之興。仍世逾富。今佚

書時出四庫外。非有力者莫能具。非其材亦無由徧觀。當友樵丈存時。亦嗁蹩𧾷不足於財。雖好書。固弗能廣致。今膺白有其力矣。材又足以周覽之矣。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非歟。雖然。人固有一患。非讀書難。周用難。周用非難。求令聞難。求令聞非難。完之則難。吾覘膺白非廓然忘其名者也。當今之世。道衰人澆。求黠焉以爲𪊃者固罕。如膺白者於仕宦得聰慧名。顧亦自用其𪊃。不遽馴伏於彊有力之人。以是拒鄰援。故位不極尊寵。名亦不至於大辱。由是日進硌硌然。以樸拙自將。蓋所以上思承先。下思補過者。固非有佗道也。余老病且入墓。異日稱與無稱。固弗計。獨念與黃氏三世異姓之好。懼膺白需於去就也。故如其請作是記發之。民國廿五年三月章炳麟撰。

太炎文錄續編卷七目

章氏叢書三編

缺　页

太炎文錄續編卷七上

章氏叢書三編

靡託車箴

穆穆乘輿。五路有制。黃屋雖崇。厥心猶厲。彼摩託何。青蓋赤茷。小人所乘。君子之器。上慢下暴。陵轢無藝。兼國與鈞。而竊載以逝。盜思奪之。兩寇交弊。走馬司冀。敢告在勢。

民國五更贊

香山先覺。激揚民主。狎交宗師。不更戎旅。私智自矜。賴茲匡輔。迫竄良將。夷其肢股。屢跌復振。逢天之祜。　孫文

項城梟鷙。剿胡由蘖。良金善賈。銳師棋列。亢龍之進。淫名是揭。綱漏坤維。位替身蹶。敗不出弇。于今猶傑。　袁世凱

黃陂長者。愛國若性。承彼樂推。徂以求定。人皆貪邪。我獨廉正。不援朋黨。臚言兼聽。仁而不武。陵夷爲病。　黎元洪

善化温温。纖被軍人。奮迹南夷。乘旆漢津。略不致遠。進先羣倫。義不務高。退全其身。人菀已枯。遭時之屯。　黃興

邵陽險健。觀時進止。事上能順。總師有紀。詰朝虎變。曰雪國恥。莫府上陵。息肩海涘。譎哉二桃。而傾三士。　蔡鍔

錫麟學校贊

不有先導。誰啓大邦。烈烈徐公。智勇寡雙。一震之威。計在晝江。赤心雖剖。虜志亦降。千秋馨祀。懸名旗旛。

成章學校贊

中原向明。海隅未曉。陶公孟晉。與徐分道。誠動賓萌。義夫雲擾。殺身之由。志大地小。薰蕕判矣。終爲國寶。

南通費君贊

民國元年十月十七日。南通費鑑清卒。君以厚德聞鄉里。時爲之傳狀銘誄者已數人。十六年十二月。其長子師洪移寫諸家銘狀以告于余。而請爲誄。余觀君之素行。誠有足以激隤俗者。且雅聞師洪賢。不可以辭。雖然。襄事既久。誄之非時也。于是爲之贊曰。

夏后之胤。費褎杞繒。枝葉扶疎。宅是海陵。世載良奧。薈如雲蒸。積厚流廣。子孫繩繩。緊君齊慧。幼通羣籍。孺慕之性。逮長不易。牽車致粟。卹以千石。深藏若虛。操劵無責。長德在躬。惠及

疏逖。直歲之康。野無積聚。人皆操奇。君獨廉取。寬其貰貸。平其斗斛。陰作發歛。以振貧窶。豈曰水涸。魚沫相呴。一塵之潤。擬于京庾。遺人廢職。輿梁不修。君實度功。厲于橫流。長茭搴石。員方相投。迺就大桁。以更方舟。連軺斯兌。牛後不餡。履道坦若。速於置郵。孝弟力田。孔德之盛。令聞如君。而不從政。我思古人。窮達皆定。華冠屣履。仲憲非病。巾紺表素。衛賜非佞。豐約雖異。咸謝秩命。高之乘韋。出則存鄭。蠡之千金。處則卻聘。詘伸雖異。各遂其性。唯君優游。秉德則勁。秕穅軒冕。遠茲泥濘。謂之素封。庶方先正。日居月諸。鑽燧甚遷。自君之終。一十五年。鄉井載德。人無間言。巫陽下招。肸蠁在天。我聆清風。中心愀焉。巾薦悲誦。以呤九原。康惠之號。千秋罔騫。

朱曼君先生像贊

海陵之彥。唯君闊步。訓辭深厚。翰音飛翥。以彼良材。屈身戎路。簪筆樂浪。治書玄菟。嘉之解嘲。宏之作賦。才固絕人。厄亦難度。君歿韓亡。金遼多故。今遂耗矣。君離其沍。

馬通伯先生像贊

文章之寄。是唯樅陽。公殿其行。聖澤斬矣。新學披昌。公能憲章。括囊六藝。大典洋洋。三經作綱。我瞻法象。既溫以方。沒齒不忘。

羅母白太夫人贊

夫人零陵白氏。適同縣羅君。少實婁顯。孱守女誡。來嬪事姑。畜順無忤。侍疾奉湯。便蕃牀蓐。仁孝之稱。內外靡間。羅君既歿。與兄公分宅。子女四人。貧食半菽。橐綯分臬。所其無逸。督教所生。譽髦有厲。既而子霖等各以戎事貨殖成名。豐嗇代處。視如儻來。浣衣敝裘。不慾其素。蓋藏有餘。即以周乏。可謂示民不佻。愼始敬終者矣。年六十四卒于內寢。贊曰。

九疑之岡。寔奉湘君。飈流橫被。遺澤未湮。淵哉羅母。淑愼其身。上順尊章。俛敕後昆。窮達任運。何德之純。嬪虞信美。不化商均。鳥工雖智。不感頑嚚。鼓瑟之樂。不利耕耘。孰若此母。始卒盡倫。孝慈備矣。如玉斯溫。大夏非侈。茅茨非貧。德廣所及。施於江濆。

祭孫公文

年月日。餘杭章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臨時大總統孫公之靈。烏呼哀哉。汪是大國。古之丹楊。始兆漢季。竪剄莫當。劉石干紀。登琅邪王。姚姒正朔。湊茲南方。濠州佗起。北賓犬羊。乃植大都。阡陌有章。蠢爾胡清。軼我神疆。繼明兩作。公振其綱。惟公降生。挺於嶺外。少則屈奇。辯口能說。擾役俠士。在海之瀨。西厲大秦。脫彼羈絆。惠陽授兵。舉其白茷。郤入東嶠。驍名始大。總翕羣材。不棄葸蠢。夏聲昭播。莫我敢夆。十有七年。女眞以喙。有衆徯后。宅此江介。初

制共和。立政良難。五權之憲。鬱葵未頒。皦屣南位。以讓北藩。北藩伊何。虜之餘孽。雖悔輕授。盟不可寒、純鉤倒柄。裂我屏翰。龍蟄海隅。鸑氣不騫。僭帝始僵。又滋狼獶。再建番禺。西南結盤。齊州天度。懟屏于蠻。公之天性。伉直自聖。受諫則難。而惡方命。有勇如螭。以鼓羣勁。揮斥幣餘。視重若輕。屢蹶復完。亦不凝定。粵府再踣。未匡其政。鑾會北平。以身入穽。肝鬲醮矣。天祿爲罄。烏呼哀哉。緊昔明祖。始登雞鳴。乃醴沛公。薦號伯兄。（明祖入雞鳴山歷代帝王祠至漢高祖前遍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舉酒勸之）惟公建國。繼步皇明。大饗寢宮。畛告武成。（公正位南都清主退位率將吏謁孝陵祭告）急難在原。千年同情、遺言首邱。洪武之京。惟其得一。故爲天下貞。烏呼哀哉。天生我公。爲世鈴鐸。調樂專壹。吐辭爲矱。百夫雷同。臚句傳諾。余豈異鄰。好是諤諤。蘭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樞。委命窮朔。沮公北盟。終亦不獲。陽冰稷雪。公之往託。楊椰方莢。公之殂落。刳腸止腐。寧戰敗而膞。夜光爲棺。寧暴尸于郭。欲招其魂。天地寥廓。弔以生芻。忠信猶薄。歐公之功。庶其合莫。烏呼哀哉。尚饗。

祭黎公文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大總統黎公之靈。烏呼哀哉。天挺眞人。因無常姓。承彼樂推。徂以求定。與自一旅。若有符命。茍非羣策。疇與爲倞。中遭陽九。羽翮鎩傷。

江漢之美。去之堂堂。再仆再起。威積不揚。如艸斯萎。擊於嚴霜。公之大節。差里之後。衆枉害直。係命虎口。武義疏爵。金印如斗。正色凝然。舍生何有。伊古人傑。應變爲巨。如公貞恆。何行之踽。羊羹不斟。敝袴不予。旅之焚巢。誰固吾圉。宸極既遷。國本亦替。五色之徽。弁髦是敝。遂東骫骫。匡此神器。誰能死綏。公獨高厲。烏呼哀哉。滅頂之凶。甗于撓棟。竊鉤負乘。忝報相閧。彼素王何。棄如撥豔。曾是贅游。相引爲重。烏呼哀哉。公始蒙難。洪憲椓之。滇府杖順。足相扶持。後雖再圯。玉步未改。誰殄民國。問之南海。烏呼哀哉。創業三人。鼎足而守。彼皆畔換。公獨不負。杵臼千駟。伯夷采薇。董史有作。榮名誰歸。烏呼哀哉。尚饗。

孫仲闓誄

余始因宋恕平子識仲闓。平子者。仲闓姊壻。素負才。牢落不耦。而仲闓承其先人侍郎公學。摶心經制。有用世之略。初以通家謁直隸總督李鴻章。嘗教習北洋水師學堂提調軍械局。以知縣用。歸主瑞安縣中學堂。及武昌兵起。浙江應之。奉檄署瑞安縣事。民國初。入京師。供職鹽務署。余時以東三省籌邊使解官被禁。仲闓顧時時來。談經引篆。意氣淸發。自忘在缺絆中也。如是數歲。黃陂黎公繼大總統任。黎公故習業水師。念仲闓有師道。特徵充府顧問兼國務院顧問國史館纂修。地雖淸峻。然未嘗一日得與政事。後十年而歸。以鬻書終其身。

至民國二十三年而歿。以仲閭學行之劭。得其時。雖至卿貳不爲忝。逢遭衰亂。抱利器無所施。蓋與平子際遇無大異。顧平子天性屈奇。既失意。往往侘傺不平。或時爲玩世狀。而仲閭守其鄉先生葉正則之術。與物端和。動必由禮。乃亦奇觚於世如此。其作篆根柢深固。從心變化。視世所傳常熟楊氏安吉吳氏書。雅鄭相絕。不可爲量。然名亦不出浙東。以是知世之識眞者寡。亦不遇治世使然耶。余與仲閭別十餘歲。各皤然近七十矣。常冀其來化我。而仲閭竟歿。自是以往。吾道益孤矣。誄曰。

彼隨珠兮不豫。彼箘桂兮不可植於町疃。嗟夫子之經奇兮。絜漢宋而同貫。寧懷寶以迷國兮。罔遭時之泮奐。鳴鶴之在陰兮。自前哲而故然。操一技以華國兮。世猶狎以爲近玩。塊抱蜀而下世兮。曾未申其羽翰。吾悲夫宋子之徇齊兮。擐短衣以蔽骭。子吾繫此匏瓜兮。亦擶落而無畔。與夫子而參會兮。終不登於高岸。諒長夜之未暘兮。誠委命其何怨。

項松茂誄

故人項松茂以文士託於賈。依遠西法製藥。人甚便之。家既給足。遇事振貸無所吝。性好書畫。得明嘉興項氏遺物尤多。民國二十年冬。倭寇闚東侵。尋及上海。即陰部勒義勇軍。爲之備。爲敵刺得。略其肆中十一人去。松茂奮自求之。再入敵斥候中。卒爲所掩。厲聲罵賊。被殺。

時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也。事祕。家人不審知久之。同繫者出。始得實狀。子隆勳等以二十三年三月發喪。且出松茂存時手書稱臨大節則達生委命。烏呼。其所蓄者深矣。余素與松茂交。亦未知其弘毅如此也。乃爲之誄曰。

君之賣槳。上希韓康。厥志超奇。士也非商。名筆千金。盈於篋藏。富而能施。雖滿不斠。憬彼東鯷。軼我樊牆。發憤厲士。陰爲橐囊。賊諜胥掠。部曲磷傷。兩入虎口。以救失亡。天乎不淑。膺此巨創。臨難抗辭。厥聲琅琅。乳雞搏狸。怒駒踶狼。決計長瞑。何德之剛。乃歲初蜡。與君同觴。曾未三旬。幽明異行。發君遺墨。持論激揚。溝壑之念。志士不忘。豈曰橫夭。允蹈大方。爲義捨生。是爲國殤。

李母闞太夫人誄

騰衝李根源嘗以軍事參西南軍政府。軍政府敗。根源獨不撓。後還農商總長。爲大總統黎公所倚。黎公敗。根源從亡至天津。南氏上海。期倡大順。卒不得柄。麟多其義。而與爲昆弟交。登堂拜母焉。時闞太夫人已老。根源以世亂不求仕。築室吳葑門下。盡色養之道。太夫人性儉素。未嘗御文綺。對人誠欵。子雖貴。督教之猶嚴。民國十五年冬。根源自吳來。道太夫人患瘰癧狀。瘰癧者。詩所謂鼠憂以痒者也。少壯愁思病肺多有之。至老得是者不數見。且以根

源事親有道。閭門熙熙。又辟場圃。樹卉木。以適游觀。顧何以得是。十六年春計書至。會兵禍拏結。咫尺不得通音問。其冬根源始以曲靖孫光庭所作碑銘來。乃知太夫人所以得是者。非勤其身。蓋爲天下憂也。烏呼。斯可以厲俗已。乃爲誄曰。

坤維之野。棲媼神兮。少實嬰瘵。善自珍兮。嚴事威姑。宜家人兮。制餘僮御。秩無文兮。譽譽教子。惠以閭兮。子也亢宗。蔚成勳兮。處茲光寵。晏如貧兮。褒衣大絲。譎葩紛兮。省稼自怡。具區之濱兮。烏呼不辰。區宇裂兮。窕言朋興。無繩臬兮。民如野鹿。公相竊兮。奇服不衷。逮嬖孽兮。朝野爲市。大路訹兮。倒戈之釁。帥數奪兮。迺延廖俗。起駱越兮。覃及四方。爲梟桀兮。朝而榮華。其夕竭兮。綱紀蕩蕩。四維絕兮。哀彼憚人。汽小歇兮。烏呼昊天。茲不聽兮。不自先後。丁我躬兮。匪緯是恤。憂國之尨兮。獨寐愾歎。擢膺匈兮。寧去濁世。期長終兮。膴膴吳原。高墳穹兮。揚靈昆侖。神罔惘兮。

太炎文錄續編卷七下

章氏叢書三編

手寫民國五年出都以後所作詩三十八首

自嶺海南行抵閣婆今爪哇 五年

昔有中貴鄭三寶。手持玉節征南冥。餘皇西邁過身毒。頸系名王還漢廷。宮嬙下嫁號翁主。蠻中如望天孫星。代身金人始獻質。王會大開炎海清。餘威至今震島嶠。閣婆祠廟揚精靈。明清代謝旦復旦。日月光華今晧旰。貫頭卉服紛入市。大號俄然未渙汗。上兵豈必矜伐謀。信行蠻貊眞多算。君不見咸陽失鹿方五年。尉佗屈强猶爭先。箕踞椎髻延漢使。自問孰與皇帝賢。璽書一日布德意。桂蠹跪陳前殿前。

黑龍潭 以下六年

昔踐松花岸。今臨黑水祠。窮荒行欲匝。垂老策無奇。載重看黃馬。雲南皆以馬任重 供廚致白羆。五華山下宿。扶杖轉支離。

自畢節赴巴留別唐元帥

曠代論滇士。吾思楊一清。中垣消薄蝕。東勝託千城。形勢稍殊昔。安危亦異情。願君恢霸略。

不必諱從橫。

兵氣連吳會。偏安問漢圖。江源初發迹。夏渚昔論都。直北餘逋寇。當關豈一夫。許將籌箸事。還報赤松無。

巴歈 以下七年

金鼓且勿喧。聽我歌巴歈。人皇旣荒昧。方志傳魚鳧。自從嬴秦來。梁雝糅同區。天險固可恃。乘亂耆梟渠。公孫早躍馬。章武從後驅。狂狡逮諸李。王孟相乘除。明夏猶小豎。張公蕩無餘。七豪彼何人。及爾無葭莩。劍碧謂劍閣碧口地斗絕。瞿唐鐵不逾。胡爲行絕迹。鬱然構皇居。哀哉江沱上。百縣鮮完郛。守險一失道。良士皆成俘。族望無宋明。轉徙僵路衢。同室勿相鬥。相鬥利豺貙。

辰州

天道有夷險。神仙非久長。秦皇與避世。陵谷兩茫茫。辰州即漢武陵所治。桃源當在其地。非今常德之桃源縣也。熏穴兵符峻。蠻俚相攻。負者避入山峒。敵以柴然火熏之。無不死者。謂之熏洞。官軍攻蠻亦用此。探丸盜迹狂。中流值漁父。相對涕沾裳。

桃源歎 去辰州作

五谿天下險。叢桃何便娟。欣然裹糧至。所求喬與佺。涉水患湍磧。登陸迷畦阡。役夫殊健飯。

三升猶㭊然。解縢到吏舍。諸儌方闐闐。長官日眷臥。黃金勒膺前。昨者起軍府。罷癃不盈千。清淚虜已逼。山寇復揉撫。流黃一煎餌。沆瀣沖黃天。羣仙獲兵解。蟬蛻隨飛煙。桃根斫斧盡。桃葉從風遷。已矣下瀨去。清沅莽無邊。

長沙何氏園 以下九年

君是雲中人。主人雲南產也。來卜雲麓舍。草樹蔽埃壒。觴㪅永晨夜。未見雲中人。棋聲落巖榭。

岳麓

明發度湘水。相牽登絕巘。出郭無半驛。隨磴近千轉。纍纍冢相似。冥冥露猶泫。隔峰聞雞鳴。開徑杜鹿疃。秋風日夕來。草靜沙亦淺。成功古不易。告歸今始免。笑彼上蔡豪。父子哭黃犬。

食瓜 以下十年

膏火長爲患。呼僮且買瓜。不辭停濁酒。正爾醉流霞。卻熱頻添淩。承塵爲籠紗。青門戰方劇。莫問故侯家。

老欲灌園去。於陵已陸沉。海隅沙正白。塞上氣猶陰。大實能寒臆。明燈不繫心。休將天子樹。還以換兼金。

弔易白沙 坤

新會有大士。卜居近白沙。冥心契玄牝。志欲陵雲霞。樊籬在名節。吐辭無奇邪。茗茗四百載。名字何相若。探古詆黃農。視世如浮苴。南轅北有轡。敢此苦與荼。聞子稅駱越。江門行無遮。蕩蕩踶弛材。齒頰流芬葩。錢刀歛衽拜。鉏耰誶阿耶。蘭滄豈同御。歲晏誰爲華。何不登陽春。緼櫝而藏諸。賓名未既實。令人長咨嗟。

大學

北風吹空沙礫起。勞農笳笛聞邊裏。學童騰踔如飛狠。虎皮先生寒作羊。嘶聲傳語且歸沐。燕趙佳人美如玉，成均六代音已衰。伶簫倡舞亦可爲。詩中曹劉眞老兵。新朝鼓吹宜龍鳴。冒頓英靈頭曼朽。物寄瓶中更何有。朅來舉旛稱攘姦。須臾佻達城闕間。慶卿圖窮終見匕。敢爲錐刀爭一死。焚書坑儒信有人。未必陳吳爲報秦。

九日

國亂竟無象。天高空我知。出門時傍菊。中酒復盈卮。談笑隨年劣。猜狂入道遲。危樓亦乘興。恨乏九能辭。

防疫以下十一年

高槻日光赤。飛塵亂度牆。濟生無橘井。隱背尙藜牀。竈上君新煮。階前擣醇漿。何當赴龍廂。

一寫百金方。

少壯日已去。員輿存舊人。暴書常苦熱。裹藥暫宜春。湯燙浮筒桂。盆堅擣細辛。頽齡如可度。焉用坐庚申。

思岳陽

大江至荆楚。天險爲之開。昔過新牆驛。遙憐宗袞才。家華亭伯佐何中湘守岳陽。築大荆新牆二壘。文持殘破幾二年。萬山如馬度。獨戍有龍回。湖外今無事。飛雲自去來。

得友人所贈三體石經以下十二年

正始傳經石。人間久不窺。洛符無故發。孔筆到今垂。八體追秦刻。千金睨華碑。中原文武盡。麟出竟何爲。

歸杭州

故園時一至。妻子又攜將。爲有西山爽。而宜首夏涼。明湖澹雲月。垝郭下牛羊。旦晚胡笳動。尊彝不易嘗。

聞旭初監屠宰稅

爾昔作郎吏。清譽頗絕俗。失意黃綬中。監門無乃觳。侍史列卿相。高材滯輿僕。不見里社下。

陳平美冠玉。

晉 以下十三年

當塗既訖籙。要裊騰在天。威德震殊俗。武庫藏戈鋋。野無犬吠驚。穀升直三錢。如何夕陽亭。
苟賈來相煎。今年降歸命。去年任劉淵。此坐足可惜。寧知天道然。

金靡龍歌

陳子樹藩贈我銅繆龍。塗以黃金中函空。乘輿馬耳厥號靡。三十六兩今衡重。長安高原掊
地得。法物墮在寰塵中。鑄鱗文鏤雖闊大。紫磨鮮明千載同。太常若猶辨輿服。私家豈得儲
箱籠。王制埽滌堂陛盡。匹夫懷璧情無忡。周漢宰樹已半伐。守護塽地宜施功。自從四海起
馳道。白骨棄遺如委蓬。桐人寓馬隨地見。蕃客時買雙欒鐘。南山錮槨固癡絕。長夜猶顧恬
安終。老余玩物亦悲古。忍令發丘長自雄。

展亡友鄒蔚丹墓因與印泉議治墓道 以下十四年

窮兵向一紀。跋行常傴仄。故鬼今如何。骨肉求未得。昨歲逢老圃。委曲示行色。導我錢漕廟。
爲我指塍防。荒丘一畝餘。灌莽梗衣裓。哀慟陳酒黍。寒泉儻可食。遠念黃花岡。賢愚共一域。
殁塋雖蕞爾。吾爨猶挺特。生死閱兩代。宿草無消息。招魂空遐求。一顆殊在側。努力召巧匠。

爲子樹石刻、石刻豈足報。零涕霑茵軾。

長沙謁賈太傅祠

高鳳縹縹遡清影。公去何之石牀冷。祠有太傅石牀 未央宣室長寂寥。千家尙飮先生井。

聞廣東毀文廟以下十五年

萬物本芻狗。天地非不仁。君看九流起。燔書資狂秦。狂秦尙持法。淸談能食人。校官久失度。佻言來丁零。魯叟靈已遯。何必歆明禋。

觀鄭覲文作樂

鄭生儒者能淸謳。樂綜古今姚且幽。曾奏滿城風雨曲。鄭自製。擔夫在道皆回頭。金陵莫府素好事。招我觀樂升南樓。鈞天雲門雜衆技。編簫長笛和箜篌。鳴琴窈窈駐鸑鷟。引竽騣騣開華騮。淸壎瓷斗入酢齒。錦瑟倍弦魚出湫。鼙鼓間作亦赴節。好奇不用銅丸撥。忽度淸商翻楚調。潛氣內轉殊凡喉。飄然便起陵雲思。大人輕舉風前猴。曲終吹律中夷則。惜哉鼓簧如對牛。風生黃葛退舉酒。滿堂神動驚淸秋。顧視壁間陷神讖。東吳靈氣今存不。鄭生鄭生歌且休。銅馬徧地爭王侯。九韶如可化蠻越。羅閩何事陳戈矛。

白紵歌

羅縠常患塵。織成常患齲。誰當如白紵。鴿毳不耐汗。貂裘不耐雨。誰當如白紵。

酬行嚴天津寄詩

十年誓墓不登朝。爲愛湖湘氣類饒。以歲漸知陳紀老。量才終覺陸雲超。長沙松菌無消息。樊口鯿魚乍寂寥。料是瀛洲春色早。羈人樓上更惆悵。

避地以下十六年

聞道王江涇。依傳名借爲直波曰徑之徑· 晨朝已度兵。天黃傳語怒。赤伏見旗明。肉食嗟乖計。春農待輟耕。生涯吾自拙。恐未飽羣生。

師子

吾聞師子似虎尾如斗。今徒被鬣之蒼狗。一鳴噤獸人豈聞。搏象靈威邈何有。草中長眠志已了。況以太牢餇汝口。倨牙鑿斧苟如猰。鐵檻其能長繫守。惜哉門前雙石範。幻身尙足驚人走。師子聞之怒銜骨。鯫生何爾訾英物。世間形法多支離。牝牡驪黃那得知。蔡澤雄辯乃鶡鼻。尼父大聖如蒙倛。項王對人語姁姁。張良婦容無魁奇。以貌取人失子羽。按圖寧得華山騏。君不見麒麟麕身虎似狸。豕形人立稱熊羆。朕也似狗何足疑。

得友人贈船山遺書二通

天開衡嶽竦南條。旁挺船山尙建標。鳳隱豈須依竹實。麏遊長自伴松寮。孫兒有劍言何反。王者遺香老未燒。一卷黃書如禹鼎。論功眞過霍嫖姚。

宴坐起

八月樓居者。金風不感涼。黃連時作飲。朱印並晞陽。倘出衣常故。安禪酒漸忘。晚來新雨足。丘蚓欲窺堂。

鼉鼊

上海大世界園有物如龜。云自嶺海隨浪而下。爲舫人所得者。大若團案。重二百六十斤。文似瑇瑁。然甚粗劣。鳴吼如鵝鴨聲。四足如鰭。縵胡無指。余與旭初。鷹若同覩。識爲鼉鼊。因賦是詩

萬里淸江使。漁師未識顏。倒瀾輕自試。靈氣向人孱。無趾眞遺土。長鳴尙護斑。儻能隨海若。莫爲朶頤還。

田家

拾芋荆籬下。荆上霜未晞。縣官今劭農。誰家擧朝歸。跫然頓步屧。躑躅從二妃。識君善樗蒲。今是大農非。朝者語田家。神化固難幾。終歲事耘耔。所收纔療饑。白圭道已觳。計然寧足希。

南海起上聖。貉桀相因依。授我青赤旛。被服緹厲衣。冉冉陌頭行。翕翕生光輝。大農耕都市。何必鉏葵菻。不見古重華。龍騰與側微。公孫封平津。豈復顧牧豨。爾曹但燕爵。黃鵠能高飛。感君神農教。謀富有樞機。願棄籬中芋。朝端芋方肥。

感事

珠江閉氣開雲鼉。掉尾渚宮東入鄀。鍾山積甲森嵯峨。素車白馬度滁和。垓下四面鷄鳴歌。天欲亡我非由他。鼉去鱷來當奈何。

寄亦韓仲蓀

蹈海千行旅。磨堅一禿翁。蒹葭隨露白。鴻雁入雲空。地坼成初郡。民勞不素風。試吟紫芝曲。應與夏黃同。

夜飲

秋半月如練。婦子陳肴具。晚菘時已甘。稻蟹亦在御。賓朋雜坐期一醉。觴酒亂行無次數。老夫暫前詣杯案。奉巵逡巡徐又住。諸友對我笑。學道何陵遽。將非事禁方。委形成藥樹。吾儕口腹固有量。雋永當前亦下箸。樽間通人或中聖。曲奏將軍尚回顧。豈爲求肥食糠覈。亦未尋仙吸風露。君不見洪山芸臺君山柑。大頭魚出嘉陵南。普洱之茶宜酒酣。漫遊興至悉豪

飲。百年豈論殤與聃。關梁圮隔珍物壅。黔黎茹蓼貪夫甘。本味不逢伊尹出。一麻能勿師瞿曇。

生日自述

蹉跎今六十。斯世孰爲徒。學佛無乾慧。儲書不愈愚。握中餘玉虎。樓上對香鑪。見說興亡事。拏舟望五湖。

十七年以後詩十六首

春日書懷 戊辰

僦居雖近市。弇關如深湫。書史有常度。井竈無停漚。肉食漸忘味。時復親乾餱。承泉治百合。壅蘭澄麻油。初日上露臺。暴我羖羊裘。客來固不速。晝眠亦無郵。人生貴適志。大行非詭求。夸父既棄杖。東野方傾輈。文淵矜顧盼。終然困壺頭。借問茂陵兒。何如馬少游。

銅雀 戊辰

銅雀復銅雀。歲星俄已終。問君何棲止。委身荆棘中。赤眉軼海岱。長狄滑金墉。平臺一以望。永負分香翁。

季剛旭初行攝山得大小徐題名以墨本見示 戊辰

五姓蕩無紀。鬱然生二徐。非徒博墳籍。抗志明六書。頡誦雖懸邈。豪端見皇初。自從唐祉遷。遺文鮮殘餘。繹山數傳刻。焚魂亦已枯。莽蒼大麓閒。灌木成儲胥。豈無攀蘿客。嵩目徒睢盱。神物信有合。道通無方隅。律律四秦篆。千載起廢虛。菱紓雖微渺。筆迹猶盤紆。偉哉名教力。因子爲玄符。寶之篋笥中。奚翅隨侯珠。

長夏紀事 己巳

我本山谷士。失路趨堂廉。伐華既十稔。重茲風日炎。荃葛甫在御。短製無垂襜。粥定正代茹。齏美如遺鹽。啖此勝百牢。披襟步長檐。藹藹出牆樹。淙淙筒中瀸。市閭或問字。百名方一縑。激筆藉顯棘。濺盡穎自銛。椋玉得越巾。破瓢逸蒼磁。故書適一啓。蠹食殊無纖。呼童下香藥。胼汗勤自拈。平生遠膏沐。兩鬢常鬑鬑。朋來跣不襪。夷惠宜可兼。時復效禽戲。而不求青黏。但爲滌塵慮。焉識速與淹。大化苟我適。老漁終如縑。

附致季剛[illegible]初書

夏日吟詠。往往少山水風景。則以避暑不出故也。僕則蟄居於此。四時不異。故亦不廢斯事。適作長夏紀事一首。皆附事實。故反多新語。因自來水無名可施。以釋水泉一見一否爲瀸。即以名之。此詩略脫向日窠臼。雖然。不追步陶謝。恐與蘇黃作後塵矣。

題瞿太保及孫簡討像 庚午

我志在春秋。推鋒屬建州。春陵終紹漢。宣榭是新周。故國山重秀。先賢事再捜。東皋遺像在。長恨未同舟。

身共皇明盡。須眉尙凜存。乘城雙擁騎。晉王李定國拔桂林時入見公與別山擁騎從入城餓孔有德自焚死事見永曆實錄踰嶺此招魂。葛靚難回面。陶潛自閉門。淸芬遺呰里。樓閣至今尊。

賓川百歲泉 庚午

君問神仙術。賓川有一泉。近郵多百歲。當暑似秋天。丹穴赫相望。赤符書正妍。待逢重九日。更訪傳延年。

人日 癸酉

塞上春風艸又新。天開胡騎蹴輕塵。南朝烟柳干何事。萬里車書付故人。

聞得賊諜 癸酉四月

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借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

聞人獻圖不遇 癸酉四月

上河圖自屬王家。采石莆田繼物華。卻恨鈐山蟬蛻久。明珠空令射寒鴉。

劉屈氂歌

中山有良子。名曰劉屈氂。雖藉皇孫貴。出身人不知。武皇置相少良死。公孫涕泣徒爲爾。聞道胡巫入漢家。長安掘蠱何諠譁。節上黃旄君自加。看君明日載廚車。

詠史　癸酉五月

鶯翎雙金鍱。俘得海濱侯。遼王延禧後來天水何綢繆。楚囚相對聲啾啾。勉公飽食行靈州。寶珠未獲吾尙留。人生遇合有如此。兩國孱王何足訾。轉盼東昏金熙宗飲刃死。

川南領事移任昆明詩以送之　乙亥

海客今何往。西方有化人。寧爲桂家役。不作建夷民。柳暗蒼山霧。花明麗水春。金沙天險在。釣者莫垂綸。

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壽　乙亥

淑氣延初夏。平原重女宗。蔾蒿猶茀道。竹柏此增封。反哺終辭鮓。勤生爲解舂。夫人城自固。胡騎敢攖鋒。

詠紅豆　丙子

南風難競北風涼。日日行旌望五羊。長是相思隔阡陌。爲君遙寄紫羅裳。

曠代經神屬惠家。風流猶寄一株霞。橫塘春色凋零盡。漫問曹侯宅裏花。

太炎文錄續編四册　實價二元

編校者　章氏國學講習會
蘇州錦帆路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一

寄售處　武昌鼓架坡六號劉宅

影印说明

复旦大学、上海书店为保存史料、抢救文献，决定从民国时期出版的约10万种图书中，选择数千种辑为《民国丛书》。为便利读者选购，又从中选择若干种作为单行本发行。为尊重历史，重印时悉依原貌不作删改，希读者鉴察。

ISBN 7-80569-471-0/Z·16

(全二册)定　价:15.80元